# 武俠世界

## 唐門大風暴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新著

蜀中唐門，千百年以來一直是江湖上最可怕，勢力也最龐大的神秘家族，它能給予任何門派毀滅性的災禍。但有一天，大風暴居然在唐門家族中發生，於是………



$3.00

1012

**編者話** 時間過得很快，我們幌眼間每週又出版一期。風雨無間，依期不誤，務求每個星期一都給予讀者們一份最佳精神食糧享受。過去廿年來，我們不論在當地各大書店、報攤發行，與及本港、海外各地之基本長期訂戶，均以最速第一時間服務爲宗旨，但願各位先睹爲快。捧場！

可能由於日前本港接受投遞印刷品之影响，致使一般讀者未能如期接獲本刋出版書籍，不斷函電相詢，深表歉意！目前當局早已全面恢復常態，今後各位訂閱讀者們，保証安坐家中得到先睹爲快！

**　**　**

雪刀浪子故事「唐門風暴」是今期選刋的巨型小說，作者龍乘風君以最嶄新筆法描述是篇結構精采內容橋段……本來蜀中唐門，江湖享譽，千百年來，唯我獨尊。但有一天終於在這個龐大的唐門家族中掀起了一場巨大風波，要知究竟，請看本文。

**　**　**

秦紅先生之巨鑄，素以給予讀者譽爲金牌名著。下期裡，我們巡廻式刋載之固定性巨型小說又是他的作品：「劍客的末路」，屆時敬希千萬垂注。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 72.00 |
| | 一年港幣 | $143.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 77.00 |
| | 一年港幣 | $153.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 90.00 |
| | 一年港幣 | $180.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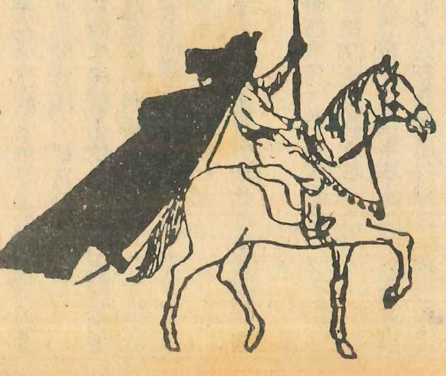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 武侠世界


**第101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吳鳳**（清聖祖康熙三十八年—高宗乾隆三十四年，西元一六九九—一七六九）

吳鳳，清福建漳州人。性仁慈，喜讀書，富思想，有膽識。康熙末年任台灣阿里山通事，前後歷時四十餘年。鳳於整理賦稅，開墾山地等事，務以保民便民。民爲依歸，故得山胞愛戴。惟其時阿里山曹族有殺人割首祭神之俗，鳳不忍買遊民以應要求，乃以身殉之。山胞感化之餘，立誓永廢惡習。鳳於台灣開拓史及理蕃史上有其重要地位，而其殉難之崇高德化表現，尤足令人崇敬。

陳捷先敬撰

蕭慶堂拜書

# 雪刀叱咤　贏得美人歸

**前言**

（一）

本故事與貓有點關係。

所以，在故事未開始前，先談談貓。

（二）

貓，性多疑、好奇。

貓是老鼠的死敵，而貓是所以一直備受人類的寵愛，最少有一半理由，是因爲貓擅於捕鼠。

貓威一發作，鼠輩落荒逃命，這正是貓的最大優點。

貓的動作和姿態，是極爲優美，而又帶着七分的高傲。

所以有人說，貓是高貴的，也是自負的。

但貓也有可悲的一面，並非每一隻貓都生活得很愉快。

當貓有病的時候，無情的主人往往就會把牠丢棄。

所以，人有浪子，貓也有浪子。

無論是人是貓，流浪生涯都是孤獨、寂寞的。

屋外的世界，風雨難免。

風雨來時，人貓都會同樣的感到倍加孤寂。

×　×　×

故事即將開始。

這個故事裏有貓。

##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唐門風暴

龍乘風・文

子成・圖



那是水貓和貓殼。

水貓不是貓。

貓殼也不是殼。

他們都是人，但他們都像貓。

不是幸福的貓，而是流浪的貓。

（三）

故事立刻就開始。

故事開始的時候鼠輩正在橫行無忌。

這也難怪，因爲這個地方附近的貓實在是太少了。

### 怪哉！九個殺手的死相

（一）

「這個地方」是甚麼地方？

答案是令人望而生厭的。

這裏叫罪惡谷。

罪惡谷本來叫平安谷，在兩千年前一直到兩年前，這裏一直都很太平。

但現在，一切都已變了。

自從沙大善人來到了平安谷之後，平安谷就不再平安。

沒有人再稱呼這裏是平安谷，因爲平安谷已變成了罪惡的淵藪。

沙大善人姓沙名不惡，他喜歡別人稱呼他做「大善人」。

於是趨炎附勢的人都叫他沙大善人。

但沙大善人幹過甚麼善事呢？

沒有。

連施捨一枚銅板給乞丐也沒有。

他看見了叫化子，通常都派遣他的兩個手下，把叫化子一脚踢開老遠。

所以，罪惡谷已整整兩年，從未出現過任何乞丐。

罪惡谷沒有窮人？

看來也不錯，因爲那些窮人，不是溜光，就是被沙大善人殺掉。

這裏原本有三百二十五戶人家，但現在留下來的恐怕還不到十分之一。

但這裏的客棧，在短短兩年之間，就由獨一無二的一間，變成了六間之多。

以前只有一間客棧的時候，客房是用來養蚊子的。

但現在，連蚊子也好像給熱鬧的人羣趕跑了，六間客棧，經常高朋滿座。

這六間客棧從不爭生意，因爲所有的客棧，都是同一老闆所有。

這個老闆當然就是沙不惡！

×　×　×

罪惡谷憑甚麼吸引如此多的旅客來到此地？

憑賭場？

憑新建設的大酒家？

還是憑藉花花樓年輕貌美的妓女？

不錯，這都是罪惡谷變成「畸形繁榮」的主要因素。

但還有第四個原因，就是這裏有九個賣命的人。

只要你肯付出代價，這九個人就會替你賣命。

就算你要行刺皇帝老子，只要付得起錢，他們都絕不會皺眉退縮。因爲他們的性命，根本就並不屬於自己。

×　×　×

深夜，萬籟無聲。

經驗告訴田老頭，不出三天，即將會有暴風雨。



近來的天氣，實在是太翳熱了，田老頭雖然並不肥胖，但他似乎比厨房裏的王胖子還更怕熱。

田老頭是金芙蓉大酒家的老掌櫃。

金芙蓉大酒家開設了十八個月，他一直都在這間酒家之中，極少走出門外。

但這一天晚上，他忽然在生意還是很旺盛的時候，離開了金芙蓉大酒家。

沒有人知道。

酒家的店小二，只知道他出門口的時候，頻頻用一塊布在額上擦汗。

天氣大熱，汗如雨下，在所難免。

但如果店小二知道那些汗竟然是冰冷的話，那麼他們就會知道田老頭一定是有點不妥了。

田老頭有點不妥嗎？

不。

不是有點不妥，而是大大的不妥。

×　×　×

住在這裏的人，就算天降橫財，他們都絕不會光顧金芙蓉大酒家。

一來他們對沙不惡憎厭已極，同時，金芙蓉大酒家本來就是沙不惡手下的集中地。

田老頭的外表不像個武林人，但在罪惡谷中，人人都知道他是沙不惡最信任的老將軍。

田老頭其實並非姓田。

她姓苗，名九田，在江湖上的外號是燒天老將軍。

他對付敵人，最喜歡採用的辦法就是用火攻。

他縱火所燒死的人，比他顎下山羊鬍子的數目更還多。

這種人，自然令人對他望而生畏。

×　×　×

花花樓距離金芙蓉大酒家並不遠。

但苗九田從金芙蓉大酒家走到花花樓，他的心臟最少跳躍了九百次。

但當他踏進花花樓的時候，他的心臟彷彿又立刻完全停止了跳動。

因爲他看見了一張臉，這張臉平時是和藹可親的，但現在已變得像塊冰，又像是一塊燒紅了的鐵板。

無論你覺得這張臉像冰也好，像鐵板也好，你都一定會有窒息的感覺。

太冷與太熱，都同樣的令人吃不消。

×　×　×

苗九田看見的那張臉，當然就是沙大善人的臉。

沙不惡平時的臉孔，的確「不惡」。

但他現在這張臉孔的表情，彷彿就算有八隻惡獅一起向他撲過來，都反而會被他一一咬死似的。

連獅子都會吞掉的人，當然也同樣吃人，而且必然吃人不吐骨。

苗九田並不呆，他當然知道沙老闆現在的心情。的確想吃掉一個人來洩憤。

想到這裏，苗九田又再聽到自己的心臟卜卜地亂跳。

其實他的心跳一直都沒有停止下來，只不過剛才他看見沙老闆的時候，有點天旋地轉的感覺，所以才聽不到自己心跳的聲音而已。

苗九田在江湖上的名氣也不算弱小的

了，但在沙不惡的面前，燒天老將軍的威風就只配用來抹地。

在罪惡谷中，人人都認爲他是沙不惡最信任的「大將軍」。

但苗九田却很了解自己在沙不惡心目中的地位。

無疑，沙不惡對這個「田老頭」也相當的信任，但如果就此認爲苗九田是沙不惡的最得力左右手，那麼就未免太低估沙不惡了。

正如一棵大樹，苗九田只不過是其中的一條根，而這一條根是露在地面上的，可以讓每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然而，這絕不是主要的根。

眞正支撐着整棵大樹的根，更粗壯，更有力，而且只是埋藏在地下，那是別人看不見的地方。

可以說，苗九田這個燒天老將軍，只是古董店門外的貨色。

眞正值錢的古董，永遠都收藏在店舖最秘密的地方內！

× × ×

沙老闆當然懂武功，而且還是高手中的高手。

但他眞正潛伏在體內的武功，已達到哪一種程度之上，這却是絕少人知道的秘密。

那是因爲沙老闆絕少出手的緣故。

當然，在這兩年來，到罪惡谷向沙老闆找麻煩的人還是有的，但沙老闆只有一次親自出手。

其他的，都由他身旁的兩個金衣衞士替他解決。

沙老闆的身旁，經常都有兩個身穿金衣，腰懸寶石神刀的衞士。

他們的性格，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

他們好像永遠都「殺氣騰騰」似的。

就算他們在吃飯的時候，臉上的神態都是咬牙切齒的，好像連飯碗裏的白飯都與他們有十寃九讎。

這種人，苗九田絕不敢和他們打交道，更不敢惹上他們。

背後裏，有人叫他們是「瘟神」。

但叫他們瘟神的人，很快就眞的去見瘟神了。

因爲這兩個人不但心狠手辣，而且耳朶也特別長，別人在背後批評他們，通常都很難瞞得過他們的耳朶。

他們很少說話，但經常動刀殺人。

苗九田只知道他們的名字，年紀比較大一點，約三十五六歲的一個，姓仇名鐵軍，而年紀較輕三兩歲的，則姓方名溪。

除了他們的名字之外，苗九田還知道：他們任何一人的刀法，都可以在很輕鬆的情況之下，砍掉自己的腦袋。

當沙老闆脾氣發作的時候，他們往往就會替老闆殺人。

苗九田覺得自己的腦袋，已有點「岌岌可危」的感覺。

雖然他的年紀已有一大把，但他還不想死。

但他在刹那之間，又好像看見眼前突然一片漆黑。

漆黑的中間，有無數寃魂在向他呼叫，還有無數隻被火燒焦了的手，伸出來要揑斷他的頸子……

他的臉上露出了惶恐的神色，然而，他終於發覺到那是幻覺。

幻覺不會殺人。

但沙不惡若要殺苗九田，簡直就比打個噴嚏還更容易得多。

別以爲打噴嚏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時候着凉，想打噴嚏又偏偏打不出來的時候，那種滋味眞不過癮。

× × ×

沙不惡沒有打噴嚏，但却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苗九田的臉有點發綠。

不是有點發青，而是有點發綠。

他的臉色早就青青白白，連一點血色都看不見。

沙不惡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之後，才對苗九田緩緩的說道：「你想不想看看他們的屍體？」

苗九田點點頭。

他現在唯一能表達自己意思的動作，就是點頭。

沙不惡又道：「他們的屍體在碧齡的房子裏。」

碧齡的房子裏？

苗九田一愕，碧齡是花花樓中紅得發紫的妓女。

沙不惡再補充道：「碧齡今天病了，她正在家裏休息。」

碧齡眞的病了，而且病得很厲害。

她患的是相思病，她思念的人是一個很瀟洒英俊的浪子。

浪子也有很多種。

當今武林中名氣最响亮的浪子當然首推雪刀浪子龍城璧。

但她相思的並不是龍城璧，而是一個流浪經驗比龍城璧還更豐富的浪子。

沙不惡很同情她。

他知道相思雖然亦甜亦苦，但畢竟還是痛苦比較多一點。

他不想她太痛苦，所以給她餵下了一顆「去也丹」。

十日之內，她就會「去也」。

「去也」的意思，那就是「歸西去也」。

（二）

苗九田曾見過碧齡，但却從未踏進過她在花花樓的房子半步。

這裏本就不是他應該走進來的地方。

碧齡並不騷媚。

她的臉龐，清秀有如鵝卵石上的水仙花。

碧齡在花花樓中已整整一年，但據說能夠成爲她入幕之賓的貴賓，只有一個。

這人的年紀並不大，臉上也沒有甚麼皺紋，但他臉上的風度却遠比他的年齡成熟得多。

碧齡沒有忘記這個男人。

苗九田也沒有忘記。

這人的名字很古怪，他叫水貓。

× × ×

水貓。

是水中貓的意思，還是姓水名貓？

苗九田不懂。

但他却認爲「這個叫水貓的人，其實應該叫金貓才對。

他身上的金葉子，多得就像是貓兒身



上的貓毛，隨隨便便的就可以揮霍一百幾十塊金葉子而面不改容。

他給下人的賞錢，最少也有十塊金葉子。

罪惡谷雖然是揮金如土的地方，但像水貓這等出手豪闊的人，還只是第一個見到。

但這並不是最令人吃驚的。

最令人吃驚的，還是他身上的銀票。

除了金葉子之外，他的銀票更是令人看得目瞪口呆。

苗九田看見他的第一張銀票，是白銀九千兩。

九千兩白銀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但水貓居然對苗九田道：「這是在下給你一點小意思。」

苗九田心中有數，他知道水貓必然是想在本谷中找那九個殺手。

他沒有猜錯。

水貓第二張銀票立刻又展露在他的眼前。

苗九田的眼珠子幾乎立刻不能轉動。

那竟然是一張十八萬兩的銀票。

水貓淡淡的對他說道：「在下要九個殺手，去殺一個人。」

苗九田立刻把他拉到帳房，問：「對象是誰？」

水貓只說出了兩個字：「貓殼。」

× × ×

光是水貓這兩個字，苗九田就已有點「老眼昏花，老耳矇矓。」的感覺。

水貓不知何許人也，貓殼更加算是甚麼東西？

貝殼、龜殼他都聽說過，也親眼見過，但貓殼……

水貓還可說是姓水名貓，但世間上絕對沒有人姓貓名殼的。

難道那僅是一個名字，不包括姓氏？

但字彙中那麼多福福祿祿，阿壽阿貴的字眼，何以不用，居然要叫貓殼？

又難道貓殼只是一個外號？

那更莫名其妙，貓殼代表甚麼呢？

但水貓既肯付出十八萬兩價錢，要買下九個殺手的性命去殺貓殼，苗九田又豈能拒絕？

雖然這九個殺手的性命，都是屬於沙老闆的，但沙老闆早已下令，這九個殺手全歸苗九田管轄，一切「買賣」亦全部由苗九田負責，沙老闆是不聞不問的。

沙老闆唯一的條件，就是每名殺手出動一次，沙老闆就要向苗九田取回一萬兩銀子。所以，苗九田早已替這些殺手訂下了一個價目。

無論顧客想要那一個殺手替他殺人，苗九田都一定要收回一萬一千兩！

其中一萬兩是沙老闆的，還有另外一千兩，則由殺手與苗九田對分。

雖然苗九田的收入與沙老闆相差很遠，但他已很滿足。

他並不是個揮霍無度的人，這些日子以來他已略有積蓄。

他甚至已有退隱江湖的打算。

但想不到在這個時候，他出了一個很大的岔子。

雖然他已收到兩張銀票，合共是十八萬九千兩，而且都已全部兌現，但沙老闆的九個殺手，竟然在今天被人用一輛馬車運了回來。

他們本來是去殺貓殼的。

水貓已給了一份資料給苗九田，資料上寫着貓殼現時居住的地方，還有一幅貓殼的繪像。

這幅畫像繪畫得很精細，甚至連貓殼臉上每一個微細的特徵，都清清楚楚的表露了出來。

水貓曾問苗九田，這份資料是否已足夠把貓殼這個人殺掉？

苗九田點頭。

但結果，貓殼沒有死，反而沙老闆最寵信的九個殺手，全都躺着回來。

× × ×

碧齡的房子，散發着一種令人想嘔吐的香氣。

這種香氣沉俗得可怕，就像是棺木的氣味一樣。

九個殺手，現在都已變成九具屍體。

屍體並不臭，他們的身上都塗抹過一種又黃又香的粉末。

苗九田木然地盯着這九具屍體。

沙老闆却冷冷的盯着他，臉上的表情就像是盯着第十具屍體一樣。

「這一宗買賣是你接回來的。」

苗九田深深的吸了口氣，半晌才道：「但……」

「但他們現在竟然全都躺着回來見我！」沙老闆的十隻手指在互拗着，發出了勒勒的聲响。

苗九田無法爭辯。

在沙老闆發脾氣的時候，任何爭辯都是絕對多餘的。

房子裏忽然沉寂得令人感到可怕。

沙老闆忽然提起了其中一具屍體，問苗九田：「你可看得出，他的致命傷在那裏？」

苗九田看了好一會。

他第一個印象就是這個殺手死前一定受到極度的驚嚇，以致臉上的神態核突猙獰，可怕已極。

這個殺手叫麥大煞，他最拿手的本領就是一掌拍在別人的後腦上，那是昔年鬼域山人閻恐的成名絕技催命鬼手。

閻恐已死了八十多年，他生前只有一個弟子，但也已去逝六十年。麥大煞今年才三十二歲，但他却不知從甚麼地方，學到這一套催命鬼手的邪門武功。

苗九田曾親眼見過麥大煞用催命鬼手殺人。

麥大煞的手彷彿隨時都可以暴然增長一兩尺，同時在一個令人絕對意想不到的角度之下，一掌拍在敵人的後腦上。就算是大黑熊的腦袋，也捱不起這一拍之力。

× × ×

苗九田看了又看，還是沒有看出他的致命傷在甚麼地方。

沙老闆突然手一擰。

屍體的方向立刻轉變，苗九田本來看見麥大煞的臉，但現在他所看見的，却是麥大煞的背面，和他的後腦。

他的後腦竟然不見了，只留下一個很可怕的血洞！

× × ×

在這一刹那之間，苗九田的身子最少

連續向後倒退了三步。

「催命鬼手！」他失聲驚呼。

沙老闆冷冷一笑，把麥大煞的屍體放下：「不錯，是催命鬼手。」

接着，沙老闆又提起了另一具屍體。

苗九田吸了口氣，這人叫邵無心。

邵無心用的是一根穿心鑽，這一根鑽只有一尺長，但用來鑽取別人的心臟，已綽綽有餘。穿心鑽並不是用銅鐵鑄成，而是用一種極其堅硬的桃木所刻鑿而成的。

這是木鑽，但堅硬的程度，却令人有不可思議之感，就算是名劍寶刀，也未必能把它削斷。

當苗九田看見邵無心的屍體後，他幾乎忍不住又要驚呼起來。

沙老闆暗暗的嘆了口氣。

苗九田老了，他昔年殺人如蔴的胆量也彷彿隨着歲月的消逝而消失。

苗九田看見邵無心的胸膛上，正插着他的獨門武器——穿心鑽。穿心鑽沒有鑽死貓殼，却鑽死了邵無心。

# 拯命回魂丸救了自己

（一）

九個殺手，九種不同的致命傷。

苗九田簡直看得呆了。

因爲這九個殺手的致命傷，竟然都是死在自己最拿手的武功，或者是自己的獨門武器之下。

苗九田簡直無法相信這是事實。

但那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沙老闆緊繃繃的臉色，忽然緩和下來：「你現在都已看得很清楚了！」

苗九田點頭。

沙老闆道：「你認爲他們是怎樣死的呢？」

苗九田嘆息一聲，良久才道：「他們好像是自殺。」

「自殺？」

「不錯，除了他們之外，又有誰能同時用九種絕對不同的武功，把他們一齊殺死？」

沙老闆默然。又過了好一會，他才淡淡的問苗九田：「他們爲甚麼要自殺？」

苗九田答不出。

雖然世間上未必有人能用九種絕對不同的武功把他們殺死，但又有甚麼理由可以解釋他們一起自殺？

沙老闆忽然又板起了臉孔。

他冷冷的對苗九田道：「無論他們是怎樣死的，但他們到底已經死了。」

苗九田的身子有點搖幌。

沙老闆忽然轉過身子，緩緩的走出房子之外。

× × ×

沙老闆走了。

但仇鐵軍和方溪仍然站立在房子內。

苗九田知道沙老闆的意思。

那九個殺手都已死了，苗九田就算留下來也沒有任何利用的價值。

何況在沙老闆的眼中看來，苗九田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手下有錯誤的時候，沙老闆通常都不會把他們饒恕。

他絕對不是個「大善人」。

× × ×

仇鐵軍和方溪的刀沒有出鞘。

他們也沒有動手襲擊苗九田，因爲他們都覺得，苗九田應該知道要怎樣做。

苗九田的確知道。

他知道，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唯一可以走得最舒服的路，就是自己動手毀滅自己。

雖然他絕不甘心就在這間滿佈死屍的房子中自盡，但除此之外，他已別無更佳的選擇。

仇鐵軍和方溪的武功如何，苗九田心中有數。

就算以一敵一，苗九田也絕對不是他們任何一人的敵手。

人貴自知。

苗九田倒有這點自知之明。

所以，他終於還是舉起了自己的右掌，猛然轟向自己的天門。

可是，他的手掌剛拍下去，立刻就被一隻像鉗子般的手，緊緊的拑住。

苗九田一呆。

把他的手掌拑住的，是仇鐵軍。

× × ×

仇鐵軍的臉，仍然和平時般，殺氣騰騰。

無論是誰看見他的臉，都可能會聯想起刑場上的劊子手。

他的長相，的確屬於是劊子手那一類型的臉。

苗九田勃然變色，怒道：「姓仇的，別欺人太甚，沙老闆只不過是想老夫死，難道老夫想死得舒服一點都不可以？」

仇鐵軍冷冷一笑：「像你這種老匹夫，本就不應該得以善終。」

苗九田咬牙道：「我與閣下，無仇無怨……」

「住口！」

「難道咱們眞的有仇？」

「當然。」

「請說。」

仇鐵軍臉上的青筋突起，也咬牙地說道：「你殺了我一個夥伴。」

苗九田一怔：「我殺了誰？」

仇鐵軍斬釘截鐵的，嘴裏迸出了一個人的名字。

這個人的名字剛一出口，苗九田呆住了。

但更加楞住的，是方溪。

因爲，仇鐵軍居然說出：「你殺了方溪！」

（二）

苗九田眞的殺了方溪？

當然不。

方溪仍然活着，而且就站在這間房子之中。

難道這個方溪是別人冒充的。

絕不是。

就算苗九田有這個疑惑，方溪也絕不會有。

因爲這個方溪本來就是如假包換的方溪，他自然知道自己並不是「假貨」。

但是仇鐵軍爲甚麼說苗九田殺了方溪呢？

一時之間，苗九田不懂，方溪更加不懂。



但方溪很快就懂了。

因爲仇鐵軍的另一隻手的五指，忽然就狠狠地插在方溪的咽喉上！

× × ×

沒有慘呼聲，沒有驚動到房間外的任何人。

這一爪眞快。

不但快，而且絕。

這是絕對無法可避的一爪，同時也是絕對無藥可救的一爪。

一爪就洞穿咽喉，一擊就已把方溪置諸死地。

方溪的腿在亂蹬。

但仇鐵軍很快就連他的全身穴道都制住，於是，方溪在沒有慘呼，沒有掙扎的情況之下站着死去。

苗九田看得簡直有點傻了。

他從未見過如此厲害的一爪，更不明白仇鐵軍爲甚麼忽然要殺方溪。

仇鐵軍漸漸把鐵鉗般的手鬆開，然後對苗九田說道：「方溪死了，但他並不是你殺的，兇手是我。」

苗九田長長的吸了口氣，道：「你是誰？」

仇鐵軍那張殺氣騰騰的臉，忽然變得柔和起來：「我當然並不是仇鐵軍，但我臉上的面具，却是用仇鐵軍臉上的人皮製成的。」

苗九田相信這個人的說話。

如果不是用仇鐵軍的人皮製成面具，又怎能够瞞得過沙老闆的眼睛？

這人挽救了苗九田的性命，同時更突然出手殺了方溪，他的確不是仇鐵軍。

眞的仇鐵軍已經死了。

但這個冒充仇鐵軍的人又是誰呢？

× × ×

「你不必理會我是誰。」

苗九田點頭。

假仇鐵軍又道：「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我保證能够讓你逃出生天。」

苗九田又點頭。

他現在好像除了點頭之外，就甚麼動作都不會做似的。

這也難怪，一來他已被連串的意外的事弄昏了頭腦。同時更被假仇鐵軍的一爪差點嚇傻。

正如沙老闆所說，苗九田已越來越胆量小了。

假仇鐵軍再接着說下去：「我知道你有幾顆拯命回魂丸，你若還想再多活幾年，最好就把它拿出來。」

苗九田又是一楞。

他的確有幾顆拯命回魂丸，但這個冒牌的仇鐵軍又怎會知道呢？

但他現在已無暇去顧及到這一點，反正他這條老命早就已交在對方的手中，別說是拯命回魂丸，就算那是皇帝老子的玉璽，也要乖乖的拿出來。

他立刻把一個灰色的藥瓶交到假仇鐵軍的手中。

假仇鐵軍打開瓶塞瞧了瞧，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神色。

雖然這張臉是假的，但臉上流露出來的神態，却與常人絕對無異。

直到這個時候，苗九田忽然想起了蘇寡婦。

蘇寡婦是罪惡谷裏的一個騷娘子，她在罪惡谷裏只是居住了十六個月。

唯一知道苗九田有拯命回魂丸的，就只有這個蘇寡婦。

蘇寡婦是個非常嗜賭的女人，她爲了要大賭特賭，居然在罪惡谷中買下了一幢不大不小的屋子。

這大概是準備與賭場作「長期作戰」吧。

蘇寡婦不但賭，而且也喜歡吃喝。

她是金芙蓉大酒家的常客，而且經常坐在靠近櫃枱的一副座頭上。

她經常與苗九田交談。

苗九田雖已年紀老邁，但對於蘇寡婦這種女人，還是有很大的好感。

漸漸地，苗九田居然對她「知無不談」了。

直到現在，苗九田才知道，這是一件如何危險的事！

× × ×

然而，話得倒回來說。

如果苗九田沒有這幾顆拯命回魂丸的話，那麼他能否獲得假仇鐵軍的從中相助，亦是大有疑問的事。

散掉幾顆拯命回魂丸，苗九田雖然有點肉痛，但想起自己的一條老命，又不覺得那是一種嚴重的損失了。

如果剛才他一掌自了殘生的話，那麼就算他的身上有一萬顆拯命回魂丸，又有何用？

假仇鐵軍得到拯命回魂丸之後，就立刻對苗九田道：「雖然你在江湖上的名氣不算的小，但在我們的眼中看來，你却只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這是令苗九田聽來很不順耳的說話。

然而，那也是實話。

假仇鐵軍又道：「但我絕不會食言，你既然這樣爽快就把拯命回魂丸交出，我就有責任保護你的性命，直到沙不惡無法再作惡爲止。」

雖然假仇鐵軍這樣說，但苗九田的心情還是忐忑不安。

他當然知道花花樓是甚麼地方，而沙老闆還在這裏，假仇鐵軍就算想帶着苗九田衝出重圍，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果然，苗九田的想法沒有錯。

他們還未衝出去，沙老闆就已衝了進來。

（三）

臉色整天都不大好看的沙老闆，在這個時候忽然笑得很愉快。

看他的樣子，就像是獵人已捕捉了一頭又肥又壯的大麋鹿。

苗九田的臉色又是變得青白，毫無血色。

沙老闆悠然地笑道：「你們兩人幹的好事，居然把方溪都殺了。」

假仇鐵軍淡漠地一笑：「方溪的刀法雖然不錯，可惜還是笨了一點。」

沙老闆點點頭：「所以你用五毒爪向他招呼的時候，他還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假仇鐵軍道：「不過就算我不用詭計，他也未必躲得過那一爪。」

沙老闆臉上的笑容仍在。

但他眸子裏的殺機也越來越明顯：「

近幾天來，我一直都在懷疑一件事。」

假仇鐵軍淡淡道：「你在懷疑我是不是眞正的仇鐵軍？」

「不錯。」

「你是從那一點看出破綻的？」

「五天前你吃了一碟薑葱炆鯉魚，那是厨子老關泡製的。」

「難道你認爲在這種炎熱的天氣之下，眞正的仇鐵軍絕不會吃薑葱炆鯉魚？」

「不是鯉魚，也不是薑。」

假仇鐵軍恍然大悟：「他不吃葱？」

沙老闆又笑了，也許他認爲自己這種笑容會令人覺得他是個聰明的人。

「小仇甚麼都肯吃，但如果要他吃葱，那麼他就會寧願去吃猪屎。」

假仇鐵軍嘆了口氣。

「既然你早已懷疑我是個冒牌的仇鐵軍，爲甚麼一直還讓我跟隨在你左右？難道你不怕我會刺殺你？」

沙老闆淡淡笑道：「你並不是想殺我，你主要的目的是拯命回魂丸。」

假仇鐵軍道：「看來你知道的事的確不少。」

沙老闆道：「如果我沒有看錯，你就是那個水貓！」

× × ×

水貓！

這個名字本來毫不恐怖，但當苗九田聽見這兩個字的時候，心中却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怖感覺。

這人眞的是水貓？

假仇鐵軍嘆道：「如果我是水貓，你將會怎樣對付我？」

沙老闆道：「我在後園子裏豢養了兩條花豹，牠們現在都必已相當飢餓。」

假仇鐵軍冷笑道：「你要把我拿去餵豹？」

沙老闆淡淡道：「如果你害怕花豹，那麼我可以改變主意，把你的屍體拿去餵狗。」

沙老闆說完這兩句說話之後，又再緩緩的走出了這間滿佈屍體，恐怖已極的房子。

× × ×

沙老闆離開房子之後，苗九田第一句說話就問假仇鐵軍：「你眞的就是那個水貓？」

假仇鐵軍沒有回答，但却用一種巧妙的手法，把臉上的人皮面具輕輕掀起。

臉中還有臉。

這一張臉看來年青了八九歲，也英挺瀟洒得多。

苗九田深深的吸了口氣。

這人果然就是把自己害得「一頸血」的水貓。

× × ×

沙老闆離開了這間房子之後，這間房子忽然就不再存在。

房子也會跑掉嗎？

不。

房子不會跑掉，但這間房子四邊的牆壁，却突然向地下陷入。

牆壁不見了。

原本是一間精緻的房子，忽然就變成了一個大廳的其中一部份。

不是一大部份，而是一小部份。

水貓和苗九田，都在大廳的中央，而大廳的四週，却有四十把刀，四十個紫衣武士。

除了這四十個紫衣武士之外，水貓又看見大廳的東方，坐着了三個人。

正中一人，就是沙老闆。

在他的左邊，有一個身穿闊袖長袍，但却瘦如竹竿的老者。

而在他的右邊，嚴格的說來，只有半個人。

那是一個獨目、單耳、只有一條左手和一條右腿的老殘廢。

他就是江湖上號稱「樣樣不全」的獨孤一！

× × ×

獨孤一雖然渾身都是缺憾，而且年紀也已很老了，他這種人似乎早就應該在武林之中死掉。

雖然他是個老殘廢，但他所幹的壞事，已令到中原各州各府六扇門中的高手，爲之大感頭疼。

獨孤一在兩年前，在古靈州玄靈道觀外，單人匹馬連殺三十餘人，把一干前往道觀參神的富商殺得片甲不留，並搶去了一批無價之寶。

他這一票案子幹得實在太驚人，六扇門中最少有五個號稱「神捕」的高手在到處找尋他的下落。

沒有人能找到他。

因爲誰都不知道他已投靠在沙老闆的門下。

水貓望了苗九田一眼。

苗九田目無光采，好像認爲自己今天算來算去，都是難逃一死。

但水貓的神態仍然是那麼鎮靜，而他的鎮靜又帶着七分高傲、自負。

——貓是高貴的，也是自負的。

這一個「水貓」，似乎也絕不例外。

× × ×

這一天晚上，罪惡谷發生的事實在太突然，也太令人感到意外。

花花樓本是浪客尋芳之地，但現在就算再「興緻勃勃」的人，也絕不敢走進裏面。

那四十個紫衣武士的刀，都是寒氣森森奪人眼目。

水貓能够同時對付他們嗎？

苗九田絕不樂觀。

如果對方的人數只有七八個，水貓也許還可以突圍而出。

但以一敵四十，同時還有三個絕頂高手在旁虎視眈眈，在這種情況之下，又有誰能衝出這種天羅地網式的圍殲？

除非奇蹟出現，否則水貓和苗九田今夜勢非葬身在花花樓中不可。

苗九田的想法如此。

沙老闆的想法也是如此。

但神態一直鎮靜如昔的水貓，他心中的想法又是怎樣？

（四）

在花花樓對街斜角二十丈外，有一幢很殘舊的古老大屋。這幢大屋的主人，自出生以來，一直都住在這裏，從來都沒有離開過這個地方一步。

他並不是以前平安谷的主宰，但他在谷中的聲望，一直都異常崇高。



沙不惡沒有殺掉他，就是希望利用他的地位，來替自己對別人多說點好話。

這幢殘舊古屋的主人，姓周名憲，今年已快七十歲。

沙不惡雖然沒有把周憲殺掉，同時也沒有把他的屋子搶過來，但周憲從來都沒有在別人的面前，說過沙不惡的任何一句好話。

幸而既無好話，也沒有說他的壞話。

沙不惡勉强的忍耐着，他知道這個姓周的老人，遲早都會死在自己的手下。

周憲不懂武功。

但他有一個兒子是會家子，而且一套地堂刀法要得很不錯。

當沙不惡知道這件事之後，殺周憲之心更是大爲熾盛。

不但殺周憲，而且更要殺他的兒子周定鑣。

沙不惡的計劃是，先殺周定鑣，然後才對周憲下手。

但在兩個月前，周定鑣到北方獵熊去了。

沙不惡儘量忍耐，等到周定鑣回來之後，就把這一對父子幹掉。

但直到目前爲止，周定鑣還沒有回來，倒有兩個看來已快醉得不省人事的醉漢，獃在周家之中。

這兩個人已喝了不少。

周憲從來都沒有見過任何人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喝掉那許多的酒。

這兩個人總共喝了十五罈酒，總共一百零五斤。

這些酒簡直已足够他們舒舒服服的洗一個澡。

但他們沒有浪費這十五罈酒，他們的酒量的確極其驚人。

然而，當第三個醉漢忽然從周家門外走進來的時候，他們就立刻停止了喝酒。

如果有人以爲那兩個醉漢已醉得不省人事，那是大錯特錯的。

無疑他們都已有了相當的酒意，但決還未達到醉得不省人事的地步。

當第三個醉漢剛踏進周家大門的時候，他們便已認出了這個人是誰。

事實上，要認出這個人，並不一定要用很清醒的眼光。

就算那兩個醉漢眞的醉昏了，他們還是可以憑一個朦朦朧朧的印象，就認出了第三個醉漢是誰。

原因很簡單，因爲第三個醉漢的身材胖大到了極點，若把周憲站在他身旁比一比，兩人的相差最少有一大半。

這個大胖漢，也是個大醉漢。

他就是杭州唐門的大少爺，也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 × ×

雖然那兩個醉漢加起來已喝了超過一百斤酒，但在唐竹權的眼中看來，那簡直不是一件怎麼稀奇的事。

他的大肚子，現在也已裝滿了差不多百斤的酒。

也許有人會認爲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一個人的酒量再好，他的肚子再大，也絕對喝不下一百斤酒。

普通人整個人的重量，也只不過是百來斤左右而已。

不錯，喝一百斤酒是絕不容易的。

尤其是喝了一百斤酒之後還能一步一步的走路，就更加罕見。

如果世間上只有一個人能够做到這一點的話，這人毫無疑問就必定是唐竹權。

× × ×

唐竹權來到周家的時候，他的特大酒罈已空空如也。

酒罈中沒有酒，對於唐竹權來說，實在是天下間最沒趣的事。

這種情況，就像是風流倜儻的花花公子找不着女人，詩興勃發的大詩人找不着文房四寶一樣。

但他一走到周家之中，居然就指着那兩個醉漢罵道：「在這種時候，你們還有心情喝酒？」

× × ×

兩個醉漢，一個穿的是藍袍，而另一個穿的則是灰衣。

藍袍人腰間有刀。

灰衣人的手中有劍。

刀是寶刀，劍是名劍，江湖中無論是誰，看見這兩把刀、劍的其中之一，都難免會爲之臉色一變的。

因爲那是雪刀浪子龍城璧的風雪之刀，和殺手之王司馬血的碧血劍！

× × ×

龍城璧來了。司馬血也到了。還有唐家的大少爺唐竹權也來到了周家。

罪惡谷，將會發生些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

× × ×

唐竹權第一句說話是質問龍城璧和司馬血何以還有心情喝酒。

龍城璧沒有回答。

他只是反問唐竹權：「貓殼是否也來到了這裏？」

## 南海飛天虎與毒虎

（一）

貓殼。

龍城璧居然也知道世間上有一個人，他的名字是貓殼。

不但龍城璧知道，司馬血和唐竹權都知道。

但貓殼在江湖上，却是完全沒有人聽說過的。就算有，也只是極少數的人，例如水貓、苗九田等等。

貓殼究竟是個怎樣的人？

沙不惡的九個殺手在死前，是否見過貓殼其人，又是否眞的死在貓殼手下呢？

× × ×

唐竹權把大酒罈輕輕的放下，嘆息一聲，道：「貓殼神出鬼沒，除了水貓之外，誰想找他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龍城璧悠悠一笑。

「幸好我也不是想找他，反正那是他們家族中的事。」

唐竹權的眉頭一皺。

他忽然又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蜀中唐門之中，唯一令老子最佩服的人，就是這個貓殼！」

貓殼原來竟是蜀中唐門的人！

司馬血忽然淡淡一笑：「近來我的生意並不好，想找殺手的人彷彿都對在下沒

有興趣。」

唐竹權一怔。

「你是天下第一號殺手，怎會沒有生意上門？」

司馬血沒有回答，因爲龍城壁已比他更早一步回覆唐竹權道：「因爲他的價錢太貴，許多人都無法付得起。」

唐竹權道：「老子還記得你曾經爲了十兩紋銀，就動手與一個老魔頭拚命，怎麼忽然間又會胡亂叫價，總不成每條人命都值一百幾十萬兩銀子罷。」

龍城壁笑道：「你怪錯他了。」

「哦。」

「他除了價錢貴一點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沒有值得下手的對象，例如兩個月前，魯北惡君子居然要聘請司馬血去殺一個已經退隱江湖的老英雄，這種生意他又怎接得下？」

唐竹權一瞪眼對司馬血道：「惡君子並不是個易與之輩，你拒絕他，難道不怕惹上麻煩？」

龍城壁道：「惹上煩厭的不是司馬血，而是那個惡君子。」

司馬血冷冷一笑：「惡君子第三次催促我去殺老英雄的時候，我的答覆是一把送到他咽喉裏的劍。」

唐竹權撫掌，大笑道：「這一劍刺得好！」

他的笑聲忽斂，然後一本正經的問司馬血：「你現在來到了平安谷，是否接到了買賣？」

司馬血搖頭。

唐竹權道：「你沒有接到買賣？」

司馬血又搖頭，淡淡的道：「我並非沒有接到買賣，我搖頭的意思，是說這裏已不再是平安谷，而是變成了罪惡谷。」

唐竹權一呆。

龍城壁悠然笑道：「罪惡谷是惡人薈聚的地方，這裏當然不乏該殺的人。」

唐竹權道：「難道他準備免費殺人不成？」

司馬血第三次搖頭。

他說：「要我替他殺人的人，他很富有。」

唐竹權托着腮梆子，不斷的點頭。

龍城壁盯着唐竹權肥胖的臉，道：「你不斷的點頭又是甚麼意思？」

唐竹權道：「老子的意思，就是老子已明白了一件事。」

「明白甚麼？」

「司馬血雖然有時會免費殺人，或者是只收取很低廉的代價，就去替別人對付一些難纏難惹的大魔頭，但對於富有的人，則絕對例外。」

司馬血淡淡笑道：「富有的人聘請殺手，通常都不會計較殺人酬金的多少，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幹得乾淨俐落，快捷妥當。」

唐竹權道：「這次你要殺的對象是誰呀？」

司馬血道：「這是秘密。」

唐竹權道：「老子不會怪你，幹你們這一行的，當然也有這一行的規矩。」

司馬血道：「但我却可以把這個秘密告訴你。」

唐竹權道：「爲甚麼？」

司馬血道：「因爲我要對付的人，勢力實在太龐大，在下必需要找些帮手。」

唐竹權道：「就算你不說，老子也知道是誰聘請你，同時也知道他要你去對付誰。」

司馬血的眼簾半開半闔，緩緩的說道：「他就是唐箭。」

（二）

在江湖上，如果有人提起唐箭這兩個字，相信知道他是誰的人絕不會很多。

但如果把「箭」字改一改，改爲「六公子」，那却很容易把胆子細小的人活活嚇死。

唐箭就是唐六公子，也是蜀中唐門三大毒王之一！

× × ×

蜀中唐門是江湖上的名門大派。

但這一個門派的聲譽，一向都並不怎樣好。

江湖中人，對於這一個大家族式的門派，可說是只「畏」而不「敬」。

天下間以毒成名的帮會門派並不少，尤以近二百年來，擅用毒暗器，下毒藥的高手更是人材輩出。

這並不是一件值得恭賀的事。

不少江湖人，他們不但心地漸趨險惡，連殺人的手段也越來越是毒辣。

唐箭在江湖上的名聲，並不太好。

他的名聲不大好，最少有一半的理由，是因爲他是蜀中唐門裏的人，而且更是三大毒王之一。

三大毒王是蜀中唐門中，使用毒藥本領最厲害的三人。

唐箭擅用箭。

那是袖箭，箭鏃之上淬有奇毒，見血封喉。

但這並不是唐箭最厲害的地方。

他最厲害的本領，就是能够在神不知，鬼不覺之際，把毒藥送進別人的身體裏去。

下毒的本領，唐箭無疑已獨步江湖。

下毒本領越高的人，自然越是人人敬而遠之。

所以，唐箭的朋友並不多。

就算是朋友，也沒有誰是能推心置腹的。

司馬血可算是他的朋友。

他們曾經面對面的喝過幾次酒。

司馬血沒有担心唐箭會在酒中下毒，他知道唐六公子雖然下毒本領極高，但絕不會隨便向朋友下毒。

司馬血和唐箭雖然並非深交，但唐箭對司馬血一見如故，那是事實。

唐箭沒有交錯朋友。

司馬血也沒有看錯唐箭。

現在，司馬血已接到了一宗買賣，僱主就是唐箭！

× × ×

唐箭要司馬血去殺誰？

唐竹權沒有再猜下去。

他知道在這一個晚上，將會發生很多令人感到驚心動魄的事。

驚心動魄的事的確已發生，除了花花樓之外，還有碧齡的家，這裏所發生的事，更是令人聽來有毛骨悚然之感。

× × ×



碧齡「病」了。

無論是誰吞下「去也丹」，却非要生病不可。

十日之內沒有解藥，這個人的病就永遠都不會有治癒的希望。

沙老闆强迫碧齡吞下「去也丹」，目的並不是想取她的性命。

他若要殺她，最少有三十種以上的方法。

這三十種殺人的方法，有死得最殘酷的，也有死得最快捷妥當，連屍骸都可以在一霎眼間化作一陣白烟的殺人方法。

但沙老闆並沒有採用那些方法。

他要採用一種「慢吞吞的殺人方法」，逼她服下「去也丹」，是一個最好的辦法。

他主要的目的，並非殺碧齡，而是用碧齡作爲誘餌，他要活擒水貓。

就算不能活擒，最少也該可以把他碎屍萬段。

沙老闆算得很準。

他知道水貓知道碧齡服下「去也丹」之後，一定會爲她找尋解藥的。

看來，沙老闆的妒忌心相當重，他喜歡碧齡，但碧齡却爲另一個男人而朝夕相思，結果就引起了沙老闆的殺機……

從表面上看來，事情似乎確是如此。

但實際上却並不盡然。

因爲沙老闆早已查出水貓的眞正身份了。

× × ×

水貓是誰？

還有，貓殼又是誰？

其實，水貓和貓殼都不是「貓」。

他們是「虎」。

蜀中唐門，有兩隻「惡虎」。

這兩隻「惡虎」，一隻年紀比較輕，但江湖經驗之老辣，却與他的年紀絕不相襯。

他就是唐箭，是蜀中唐門的六公子。

唐六公子有個別號，被稱爲「南海飛天虎」。

雖然他在蜀中出生，也在蜀中長大，但從二十一歲到二十五歲這幾年之間，他却在南海諸島之間，幹過不少令人爲之側目的事。

最少有八股海上的流匪，就是在這幾年之間，都被唐箭在無聲無息之中消滅了的。

唐箭有時候完全不下毒，只憑武功就把盜匪的腦袋敲成粉碎。

但有時候，他却會用各種稀奇古怪的毒藥，把盜匪在一夜之間殺得乾乾淨淨。

唐箭爲甚麼要對付這些盜匪？

沒有甚麼人知道。

但沙老闆却很清楚其中的來龍去脈。

因爲這八股流匪，他們已不約而同投靠在一個神秘組織的旗下。

這一個神秘組織的力量，相當龐大，但主腦是誰，只有極少數的人清楚。

沙老闆當然知道，因爲他也是這個神秘組織的一份子，而且他在組織中的地位極高，可以直接參見總門主。

這一個神秘組織，也和罪惡谷的名字相同。

那是罪惡門！

× × ×

罪惡！

單是一聽罪惡門這三個字，就不難想像得到這一個組織是怎樣的邪門。

稍爲有正義感的人，都絕對不會喜歡「罪惡」這兩個字。

但這一個組織的首領，竟然甘冒大不韙，以「罪惡」爲名，其人心地之邪惡，實在不難想像。

罪惡門的門主是誰？

唐箭爲甚麼要針對罪惡門這一個組織呢？

× × ×

唐箭就是水貓。

但貓殼又是誰呢？

貓殼是不是也在罪惡谷之中。

不錯。

貓殼已在罪惡谷，而且他更來到了碧齡香閨門外。

（三）

水貓不是貓，是虎。

而貓殼呢？

他當然也是一隻惡虎，而且遠在「南海飛天虎」唐六公子還未出生的時候，便已在江湖上享有極大的名氣。

他也是蜀中唐門的一份子，而且身份比唐六公子高出兩輩。

在他年輕的時候，別人叫他爲「小毒虎」。到他壯年的時候，「小毒虎」就變成了「大毒虎」。

現在呢？

他已七十二歲，當然就變成了「老毒虎」了。

但「老毒虎」又覺得「老毒虎」這三個字很不好聽，於是又自己給自己起了另一個外號。

他自稱爲「虎紋天王」。

他有一把「虎紋刀」，是專程派人到京師重金聘請鑄劍大師張志鋒，經過十五年的時光才鑄煉而成的利器。

雖然他是一條「毒虎」，但這一把虎紋刀，絕不淬毒。

虎紋天王是現今蜀中唐門三大長老之一，輩份之高，就連當代唐門的主宰唐百嘯亦有所不及。

唐百嘯是唐門第三十一代的主人，也是唐門歷代以來最年輕的領導人物。

唐門是一個龐大的家族，兄弟叔伯人物最多，其中自然難免有勾心鬥角的情況出現。

唐百嘯成爲了唐門第三十一代主人之後，他面臨最大的困難，並不是來自外界，而是唐門這個家族之內，本身就有不少矛盾和紛爭存在。

虎紋天王是唐百嘯的堂叔，他叫做唐愚。

唐愚在年幼的時候，曾有人諢稱他是「塘魚」。

那時候，唐愚只有八歲。

但八歲大的唐愚，居然就已開始畢生的第一次殺人。

嘲笑他的，是河北青林鏢局的一個鏢師，他雖然是個鏢師，但實際上却是個無賴。

他嘲弄別人已成習慣。

雖然他明知蜀中唐門的人並不好惹，

但他見唐愚年紀輕輕，倒也沒有把他放在心上。

但這個鏢師錯了。

唐愚當時長得白白胖胖，一副惹人喜愛的樣子，但他對於這個鏢師，早就毫無好感。

當時，唐愚是跟隨父親唐正到河北赴宴的。

在宴會散後，唐愚忽然走到那個鏢師的面前，低聲說道：「姐姐叫你到後園的柴房裏等她。」

那個鏢師聞言，不禁喜形於色。

原來當日赴宴的，除了唐愚父子之外，還有唐絕色。

唐絕色是唐愚唯一的親姊姊，她是個天生的美人胚子。

那個鏢師色胆包天，居然不斷地向唐絕色擠眉弄眼，堪稱不知死活之至。

唐愚的父親雖然看見，但因在這兒老朋友辦喜事的時候，也就詐作不見。

但唐愚却比誰都看得更清楚。

那鏢師興高采烈的去到後園的一間柴房，他以為唐絕色眞的相約自己在這裏見面。

但他錯了。

唐絕色根本就完全不知道這一件事。

當那個鏢師進得柴房之後，忽然就覺得背上一麻，竟然被人點了穴道。

他做夢也想不到把自己穴道點住的人，就是那個只有八歲大的「塘魚」。

唐愚雖然年紀輕輕，但點穴功夫居然練得相當不錯，那時候他小試牛刀，便奏奇效，心中實在是興奮萬分。

當那鏢師看見把自己穴道點住的人，竟然是個乳臭未乾的黃毛小子，不禁連肺都氣炸。

他仍然不知自己已大難臨頭，還兇巴巴的出言恐嚇唐愚。

他說：「你若不把俺的穴道解開，俺就捏死你！」

唐愚不慌不忙，淡淡的道：「與其給你捏死，不如把你毒死更安全得多。」

他緩緩的拿出一根毒針，在鏢師的臉上幌了幾幌。

那鏢師看得呆住了。

這根毒針，並不是蜀中唐門的暗器，而是這個鏢師自己泡製的五毒針。

原來唐愚一點了他的穴道之後，就用極快的手法，把鏢師身上的幾枚毒針偷取到手。

唐愚年紀雖輕，但點穴功夫與偷竊的技術都相當高明，這一點，是大大出乎那鏢師意料之外的。

唐愚把五毒針在鏢師的臉上幌了幾幌，之後，就輕輕的在鏢師的手背上刺了一下。

鏢師的臉色登時變了。

唐愚又是淡淡一笑，慢條斯理的推開柴房木門，然後又把木門關上，才與唐正及姐姐乘坐馬車返回蜀中。

那個鏢師平時已罪孽深重，但他怎樣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會死在一個八歲大的小孩子手上。

×　×　×

那是唐愚第一次殺人。

雖然這件事已相隔數十年，但唐愚還是記得很清楚。

在這數十年中，唐愚殺人無數，尤以壯年的時候為甚。

但他撫心自問，從來沒有枉殺無辜，雖然他殺人的手段毒辣非常。

在唐門，他是一個有血性、有正義感的人。

但唐門並非每一個人都如此。

唐愚行俠仗義，但並未受到唐門上上下下的一致擁護。

在唐門，擁護唐愚的人不算太少，但反對唐愚的人却似乎更多。

其中尤以唐智，他對唐愚是最反感的個人。

他認為唐愚是在陰謀奪權，想在唐門之中製造另一股新的勢力。

唐智的年紀比唐愚為輕，但今年也已將七十歲。

唐愚一直受到唐智的針對和岐視，因為唐愚本來就並不姓唐。

他在唐門之中，與唐智是堂兄弟的關係。

但唐愚却原本只是一個孤兒，他是給唐正收養，才成為唐門的一份子。

唐智的父親唐喜，本就與唐正不睦。到了唐智與唐愚這一代，他們之間的衝突更是尖銳。

唐智屢次向唐愚挑釁，但唐愚都強忍，不加發作。

這是蜀中唐門的危機。

唐智指責唐愚有叛離之心，並造謠謂唐愚在外另豎旗幟，企圖另創一番霸業。

這是一條非同小可的大罪。

但唐門的主人唐百嘯並不有個昏庸的人，他對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

雖然唐門中，唐智的勢力極為龐大，但唐百嘯並沒有趨炎附勢，相反地，他儘量壓抑唐智在家族內外的不規矩行動。

一場驚天動地的大風暴已在蜀中唐門形成，這將會是唐門數百年來最黑暗的一個時代……

## 中原十二醜

（一）

碧齡居住的地方，門前有一口小池。

池水在黑暗中，看來就像是墨汁。

唐愚不喜歡寫字，也不喜歡墨汁。

所以，他也不喜歡在黑暗中看見這一口漆黑如墨的池。

其實這一口池塘雖然面積細小，但池水却是非常清澈美麗的。

唐愚站在池邊，他看見池的另一邊，坐着一個青袍人。這人靜靜的坐在池水之旁，好像睡着了的樣子。

但唐愚看見他的眼睛並沒有完全闔上，而他的右手也放在一把劍柄之上。

看他的姿勢，似乎隨時都準備殺人，又好像隨時都會有人來殺他。

這人是誰？他為甚麼會坐在碧齡香閨的門外。難道他是沙老闆派來的手下，在這裏監視碧齡？

但唐愚很快又否定了這種想法。

沙不惡的手下，絕對不可能有這一號人物，同時，這人也絕不會是一個普通的劍客。



（二）

唐愚忍不住走上前，他第一句就問青袍人：「你是來監視碧齡，還是來保護她的？」

青袍人嘆了口氣，緩緩道：「老丈的鼻子好像有點不靈，難道你沒有嗅到一種很刺鼻的氣味？」

唐愚笑了。道：「老夫鼻子就算比不上一條狗，但也已嗅到一股血腥氣味。」

「不錯，那是人血所散發出來的。」

「無論是人血也好，狗血或是豬血也好，味道都總是差不多的。」

「不！」青袍人冷冷的道：「人血往往比狗血和豬血更腥臭。」

「哦？」唐愚淡淡一笑：「閣下何以有這種說法？」

青袍人冷冷道：「這一點在下不願解釋，反正碧齡的家中，現在已變成了死屍滿佈的地方。」

唐愚嘆一口氣：「這都是你幹的？」

青袍人道：「他們總共有十二人，在下早已調查過，這十二人全是吃人不吐骨的大奸賊。」

唐愚道：「你知道他們是誰？」

青袍人道：「他們是中原十二醜，也是沙不惡在兩年前網羅的黑道高手。」

「中原十二醜？」

「不錯。」

唐愚目中露出疑惑之色，道：「就憑閣下手中一把劍，就能把他們十二人全部殺掉？」

「不。」青袍人突然緩緩站起，道：「在下的劍法雖可對付這十二人，但要把他們一起殺掉，在下還是無能為力。」

唐愚目中寒芒閃動：「如此說來，閣下還另有幫手？」

青袍人點頭。

唐愚再問：「他們是誰？」

青袍人道：「不是他們，只有他一人而已。」

說着，伸手向左邊一叢樹林指去。

樹林中緩步走出一個灰袍老人。

灰袍老人的手中有一根松木紅纓槍。

槍桿筆直，灰袍老人的腰也筆直如槍桿。

唐愚目光大盛，脫口道：「杭州唐老人？」

灰袍老人哈哈一笑，朗聲道：「唐愚，你果然還沒有忘記我！」

這個灰袍老人，正是在杭州有老祖宗之稱的唐老人。

×　×　×

唐愚沒有忘記唐老人。

他們不但是遠房兄弟，同時，在年輕時更曾一度聯袂共闖江湖，幹過不少驚天動地，令人為之側目的事。

現在他們又在一起了。雖然他們在黑暗中相見，但黎明已快將降臨到人間……

## 鬼中仙

（一）

最黑暗的時刻已過去，東方開始泛起魚肚白色。

唐愚盯着那個青袍人，看了很久很久，才道：「如果老夫沒有猜錯，閣下就是衞空空。」

青袍人露出了一陣淡淡的微笑，道：「在下正是衞空空。」

唐愚點了點頭，道：「好！果然是少年英雄，了不起。」

衞空空道：「前輩誇獎了。」

唐愚道：「這裏是罪惡谷，也是罪惡門的要地，無論是誰想來到這裏惹事生非，都必須有極大的勇氣，和冒着難以預測的危險。」

衞空空道：「在下不怕危險，初生之犢通常都是如此的。」

「初生之犢？」唐愚哈哈一笑：「別太自謙了，老夫雖然今天第一次與你相會，他你在江湖上的事蹟，老夫已聽過不少了。」

唐老人乾咳了一聲，道：「老實說，老夫以前對他的印象不怎樣好，但近來已有了頗大的改觀。」

唐愚道：「衞空空本來就是行俠仗義的偷腦袋大俠，你何以對他存有偏見？」

唐老人又乾咳一聲，並沒有回答。

唐愚又道：「唐箭在花花樓中，與沙不惡那一羣兔崽子打得天翻地覆。」

唐老人道：「你認為他的勝算有幾分呢？」

唐愚道：「勝算不高。」

唐老人的臉色微微一變：「既然你明知他的勝算不高，何以還猷在這裏？」

唐愚淡淡的一笑，道：「雖然唐箭的勝算不高，但那是指他單獨一人作戰的情況而言。」

唐老人道：「莫非他有援手？」

唐愚道：「不錯。」

「誰？」

「那是你的兒子，還有殺手之王司馬血。」

唐老人眉頭一皺：「就憑他們三人的力量，似乎還不足以談得上穩操勝券。」

唐愚又是一笑，慢慢的道：「除了他們之外，還有一個你不大喜歡的人物，也在援手之列。」

唐老人一楞。但心中已猜到了幾分，却沒有說出來。

他心中所猜的沒有錯，還有一人，就是他一向都認為不大靠得住的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碧齡仍在屋中。

雖然「保護」她的中原十二醜，現在都已不折不扣的變成了十二個死人，但她仍然沒有離開這個屍體滿佈的地方。

她要在這裏等待一個人。

那人就是「水貓」！

（二）

花花樓的一戰，是慘烈無比的。

唐箭與苗九田在沙老闆等人圍攻之下，險象環生。

但就在他們最危險的時候，司馬血的碧血劍首先把兩個紫衣武士，在苗九田身邊把他們閃電般解決。

如果司馬血來遲一步，苗九田恐怕已變成了刀下肉醬。

碧血劍一亮出，沙老闆的神態就很不好看。

他見過司馬血，也見過這把碧血劍。

同時，他更見過司馬血的劍法。

當司馬血加入戰圈之後，他立刻就下令獨孤一去對付這個殺手之王。

× × ×

無論怎樣看去，獨孤一都是個殘廢老人。

他號稱「樣樣不全」，看來眞是一點也不錯，像這種古靈精怪的怪物，江湖上恐怕再也找不出另一個。

但司馬血沒有看輕這個怪物。

獨孤一只有一條左手，一條右腿。

他走路的姿勢，當然絕不會好看。

但就算他走路的姿勢再難看十倍，也沒有人敢輕視他殺人的能力。

雖然他只有一隻眼睛，但這一隻眼睛所暴射出來的光芒，却足以把意志堅强的人，盯得神智崩潰。

他練過攝魂大法，雖然沒有澈底的成功，但也已達到足以亂人神智的地步。

但他這一隻眼睛，今天沒有向司馬血施展攝魂大法。

有人以爲攝魂大法只靠眼睛便能施展出來，那是大謬不然的。

獨孤一不對司馬血施展攝魂大法，是因爲他知道奏效的機會並不大。

如果憑攝魂大法就能把司馬血制服的話，那麼他早已是個死人。

獨孤一沒有看輕司馬血，就和司馬血沒有看輕他一樣。

× × ×

雖然獨孤一走路的姿勢並不好看，但速度之快，却連司馬血都感到有點意外。

司馬血身形急退三尺。

獨孤一桀桀一笑：「殺手之王，你莫不是怕了老夫這個老殘廢？」

司馬血搖頭。

「在下並非怕了你，而是怕了自己手中的碧血劍。」

獨孤一冷笑：「你怕碧血劍會把老夫的腦袋砍了下來？」

司馬血道：「在下並非衞空空，我的劍很少會把別人的腦袋砍下，但倘若把你僅餘下來的一條腿廢掉，那倒不怎麼好意思。」

獨孤一冷冷道：「聽說你的毒蛇劍法，相當不錯？」

司馬血道：「毒蛇劍法雖然的確很不錯，但在下殺人的劍法有好幾套，並不一定是毒蛇劍法才能殺人。」

獨孤一道：「哼！無論你用的是不是毒蛇劍法，但閣下心地之惡毒，却已不難想像。」

司馬血道：「哦！在下又有何惡毒之處？」

獨孤一道：「老夫曾聽到一個消息，你與唐六公子是好朋友。」

司馬血道：「是又如何？」

獨孤一冷笑道：「常言有道，物以類聚，唐六公子爲人心地險惡，而且擅用奇毒，這種人的朋友自然也是蛇鼠一窩。」

唐箭與司馬血互望了一眼。

司馬血淡淡的道：「含血噴人的本領，獨孤先生可算是道行高深之至。」

獨孤一冷然道：「這並非含血噴人，而是事實。」

司馬血默然。

唐箭也一言不發。

這時候，紫衣武士的攻勢已暫時停頓下來，但氣氛却更緊張，更尖銳。

每個人都可以感覺到一股逼人眉睫的殺氣，已籠罩着整個大廳。

沙老闆仍然坐在大廳的東方。

在他的左邊，那個身穿闊袖長袍、身材瘦如竹竿的老者，神態依舊如昔，好像是個木頭人。

但他絕不是木頭。

木頭不會散發出一股凌厲的殺氣。

但是他這個人的手，彷彿隨時都可以把世間上的每一個人殺死，包括他自己在內。

雖然大廳上的氣氛極其緊張，但這個闊袍瘦老者，似乎毫無感覺。

他是誰呢？

司馬血不知道，唐箭也不知道。

甚至苗九田，他也不認識這個瘦老人，也從未見過他。

但與司馬血一起來到花花樓的龍城璧，他已認出了這個瘦老人的來歷。

× × ×

龍城璧是和司馬血一起來到花花樓。

除了龍城璧兩人之外，唐竹權也抱着那個特大的酒罎，慢條斯理的趕到。

其實說他慢條斯理，那是不對的。

雖然他的神態從容不逼，而且簡直就是懶洋洋的，但他的脚步一點也不比龍城璧和司馬血稍爲緩慢。

唐竹權一看見大廳東方坐着的兩個人，他立刻就看出其中一人，就是罪惡谷的沙老闆。

但還有另外一個瘦老人又是誰呢？

唐竹權立刻就問龍城璧：「沙不惡旁邊的老頭兒是誰？」

龍城璧道：「他就是杜舵。」

「杜舵？」唐竹權的眼睛登時睜大了兩倍：「非仙非鬼、亦仙亦鬼的鬼中仙杜舵？」

唐竹權的聲音並不響亮，但那個瘦老人却似乎已聽得清清楚楚。

他忽然冷冷的望着龍城璧和唐竹權，道：「我的確就是鬼中仙杜舵。」

唐竹權嘿嘿一笑：「老子聽人說過，你早在十五年前便已死在祁連山下。」

杜舵冷冷一笑：「祁連六傑雖然練成了六合金刀陣，但想把老夫困在陣中，還是妄想的很。」

唐竹權道：「如此說來，祁連六傑與你同歸於盡的傳說，是一個謠言了？」

杜舵道：「祁連六傑全部完蛋，但老夫還沒有完。」

龍城璧輕輕的嘆口氣：「非仙非鬼，亦仙亦鬼，杜先生練的精靈十三劍，想必然已大功告成？」

杜舵冷笑道：「老夫的精靈十三劍是否練成，你們很快就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

「案」字出口，杜舵的人已輕飄飄的從椅上升起，看來就像是一朵顏色怪異的飛雲。

颯。

人未到，劍先到。

杜舵的劍，居然是灰色的。

× × ×



花花樓中，一度停頓下來的戰鬥又再重新展開。

苗九田雖然縱火本領極高，但論到眞實的武功，他是比不上唐箭等任何一個人的。

但他現在除了公然背叛沙老闆之外，他已無路可逃。

根本上，他的「背叛」是被逼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的處境當然極爲不妙。

但他已把拯命回魂丸交給假仇鐵軍，而假仇鐵軍當時曾保證一定會把他救出生天。

假仇鐵軍就是水貓，而水貓就是唐六公子唐箭。

唐箭並沒有忘記自己的承諾。

在此强敵環伺的時候，他的確在盡力保護苗九田的性命。

如果不是唐箭的努力，苗九田早已死在那些紫衣武士的刀下。

那些紫衣武士的刀法，極其兇悍，雖然他們的武功並不算太高，但却勇不可當，攻勢綿綿不絕，有如排山倒海。

但如果只憑唐箭，那麼苗九田還是難逃刦數，因爲對方實在人數太多，想殺出重圍，絕非易事。何況除了這些紫衣武士之外，還有沙不惡、獨孤一和杜舵這些高手，在旁虎視眈眈。

但唐箭很有信心。

因爲龍城璧與司馬血都已在罪惡谷中，而且就在周憲的家內。

他相信司馬血和龍城璧很快就會趕到來了。

現在，他們終於及時趕到，而且連杭州唐門的大少爺唐竹權也一併出現。

雖然蜀中唐門與杭州唐門平時絕少來往，但唐箭在南海叱咤風雲的時候，却曾與唐竹權合作過一次，把一股兇悍的海盜殺得屍橫遍地，片甲不留。

如果杭州唐門只有一個值得唐箭關心的人，那麼這人必定就是唐竹權。

同樣地，蜀中唐門唯一值得唐竹權關心的，也許就只有唐六公子——唐箭。

× × ×

蜀中唐門的一場大風暴已展開，一向絕少與蜀中唐門往還的杭州唐門，也同時捲入了這一場可怕的風暴之中。

這兩個唐門之間，畢竟還有點宗親的關係，無論怎樣，唐老人都絕不是那種見死不救的人。

唐竹權亦然。

雖然蜀中唐門的大權，始終仍然會落在他們自己人的手上，但唐老人父子都希望，倒下去的不會是唐愚、唐百嘯和唐箭等人。

因爲他在蜀中唐門內，是代表了正義的一方，如果他們倒下去，蜀中唐門就會變得比以前更黑暗、更不堪想像。

（二）

獨孤一雖然只有一條腿、一隻手，但他的武功令人有不可思議之感。

司馬血實在不想和這種人交手。

和這種人交手，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因爲你不殺他，他就會把你殺掉。

但面對着這種名副其實「樣樣不全」的殘廢老人，司馬血却有點不忍下手的感覺。

誰說殺手無情？

就算是殺手之王司馬血，他也有心軟的時候。

幸好司馬血對於獨孤一這種人，還總算有頗深刻的認識。

獨孤一雖然外表看來的確相當可憐，但他絕不需要別人的同情，你若同情他，說不定他會無緣無故的就把你一掌打死。

而且，他在江湖上所做的惡事，比許多四肢健全的人還多得多。

所以，獨孤一絕不會輕易放過司馬血，而司馬血也不必對這種心地險惡，性格兇殘的老殘廢動其憐憫之心。

獨孤一絕不客氣。

他一出手就是穿心五爪。

五爪連環抓出，每一爪都足以把司馬血的心臟活生生的勾出來。

司馬血一側讓開。

獨孤一桀桀怪笑，突然左肘一曲，向司馬血的腰間撞去。

看樣子，他好像已完全忘記了對手是殺手之王司馬血，也忘記了司馬血的碧血劍早已出鞘。

稍爲腦筋清醒的人，都絕不會在這種情況之下作如此的進擊。

難道他敢肯定司馬血的碧血劍不會把他的左手砍了下來？

× × ×

獨孤一並不愚笨。

他的腦筋也比任何人都更清醒。

他當然沒有忘記司馬血是一個怎樣的人，同時，他也很了解碧血劍是一把怎樣的劍。

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司馬血一劍砍下來，的確是非常危險的。

但獨孤一眞正的一擊，並不在這一肘，而是在他的左腿。

左腿？

他的左腿不是已經斷了嗎？

不錯，他的左腿本已齊膝斷掉，但就在左膝之下，却隱藏着一種令人防不勝防的武器。

那是一截半尺長、可以突然從膝間暴射出來的刀鋒。

颯。

刀鋒幾乎已劃在司馬血的小腹之下。

這是極陰險的一刀。

同時，也是極其惡毒的一刀，這把刀鋒之上，淬有十八種不同的毒藥，無論是誰捱上一刀，都勢非立刻去見閻王不可。

所以，左肘曲起撞向司馬血的一擊，是假的。

但膝間毒刀，却幾乎要了司馬血的性命。

× × ×

獨孤一果然是個不容易對付的怪物。

但司馬血非常鎮靜。

他知道面對着這個「樣樣不全」的人，實在比對付任何手足健全的人，更不容易。

兩條人影乍合又分，獨孤一不斷的在冷笑。

他們動如脫兔，但靜止的時候却像兩座山。

兩座完全不動的山，三隻同樣冷酷的

眼睛，在互相的對峙着。

雖然他們剛才只是僅僅交戰幾招，但兩人的眉宇間，都竟已開始冒汗。

由極快的動作，轉眼間就變成完全不動，甚至連呼吸也好像完全停止。

通常只有高手過招，才會產生這種罕見的現象。

他們都沒有贏，也沒有輸。

他們不動，其實就是動。

他們動的不是手，而是眼睛，甚至是身上的每一寸肌膚。

他們除了利用眼睛去搜索別人的弱點之外，還彷彿憑藉某種無形的觸覺，在刺探對方那一部份是最虛弱的。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但要知己知彼，又談何容易？

× × ×

雖然在司馬血和獨孤一的身邊，有不少紫衣武士，也有司馬血的朋友，但他們都沒有插手。

他們也有他們的「戰局」。

只有一個紫衣武士，他貪功。

他看見司馬血呆立在大廳的中央，就像是被人點了穴道似的。

他在想，如果自己突然一刀把司馬血解決，這個功勞可不算小。

他是一個很驕傲的刀手。

在四十個紫衣武士之中，他一向認爲自己的刀法是同儕之冠。

他一直都想證明這一點，現在，似乎已有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他是個功利主義者，同時，更喜歡混水摸魚。

司馬血是殺手之王，這條魚當然不能算小。

這個紫衣武士已決定，要出其不意的把這條大魚撈上手。

× × ×

三隻眼睛，不斷地互向對方的身上搜索。

這是極動之後的極靜。

同時，也是第二次極動之前的先聲。

雖然在他們的身邊，情況混亂得就像九百隻大螃蟹在打架，但他們彷彿是超然的，一點也沒有受到外界的任何影響。

一直不動的獨孤一，突然微微的點頭，唯一的眼睛露出了讚賞的神色。

雖然這人邪門得要命，但他是一個高手。

識英雄重英雄。

獨孤一開始有點佩服司馬血。

× × ×

佩服，在別人來說，是一件很和平的事。

但獨孤一的「佩服」，却有點與別不同。

他覺得佩服的人，其實，心中是不服的。

他越佩服某人，除了絕少的例外情況之外，他通常都很渴望把自己佩服的人幹掉。

獨孤一的思想有點古怪。

他認爲與其佩服別人，何不索性佩服自己？

只要把自己覺得認爲佩服的人幹掉，他就可以把這份「佩服」，餽贈給自己。

這是一種很玄妙、很古怪、也邪門之極的思想。

這不能完全算是妒忌，但又帶有幾分妒忌的成份。

一般人當然不會有這種思想，這種思想根本就是要不得的。

但獨孤一就是這種人。

他的目光，越來越是陰沉。

而司馬血的臉上，却突然浮現出一種傲然的神態……

× × ×

常言有道：「驕兵必敗。」

司馬血眞是忽呈驕態嗎？

不！

他並不是個驕傲的人。

雖然他有時很狂，但那並不等於眞正的驕傲。

他現在使用的，是誘敵之計。

但獨孤一也是一條老狐狸，他沒有上當。

他並不會因敵人的任何作態而改變自己的戰略，就像是一個奕棋的高手，絕不會貪圖吃掉別人的棋子而墮進陷阱一樣。

× × ×

司馬血雖然沒有令獨孤一上當，但那個貪功的紫衣刀手却以爲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他一向都認爲自己擅於掌握機會。

擅於掌握機會的人，當然不應錯過任何有利於自己的良機。

所以，他不再猶疑，一刀就向司馬血的背上砍去。

他這一刀的去勢極其兇悍，眼看立刻就要把司馬血的背心刺個透明的窟窿。

但司馬血居然還是像一個木頭人，連衣袂也沒有抖動一下。

紫衣武士心頭暗喜。

刀的去勢更快。但就在刀尖已幾乎刺在司馬血衣衫的時候，紫衣武士的刀鋒突然「鐺」的一聲折斷。

斷折的刀鋒如箭射向屋頂橫樑之上。

「奪」的一聲，刀鋒釘在木樑上。

而紫衣武士忽然也像一枝箭般，但他並不是向上射去，而是向後踉蹌倒退了八丈！

× × ×

八丈並不能算是一個短的距離。

這紫衣武士的確一退就已八丈，而且身子停下來之後，立刻就再向後仰天仆倒下去。

獨孤一的眼睛亮了。他看見了一把刀，一把令他畢生難忘的刀！

## 司馬血劍挑沙不惡

（一）

上天下地，唯一能在這種情況之下發出如此精采一刀的人絕不多。

上天下地，能够令到獨孤一有心跳感覺的刀更是少之又少。

那是龍城璧的八條龍刀法，和風雪老祖賜贈給他的風雪之刀。

古銅色的刀柄，在龍城璧手中握着。

他好像緊緊的握着刀柄，又好像根本一點也不在意，只是隨隨便便的把它拿在手中，然後又隨隨便便的揮出那一刀。



但這一刀，已把花花樓中所有的燈光的光芒都壓了下去。

司馬血仍然是那副樣子，好像一點出手的意思也沒有。

但忽然間，雪亮如銀的刀鋒又藏在刀鞘裏，而一道紅芒却劃空而過，一擊就已降臨到獨孤一的咽喉上。

這是狠辣無比的一劍！

一劍攻出，一招立刻化爲五式。

刷！

刷刷刷刷！

獨孤一臉上忽然又變得木無表情，他沒有招架，也沒有反擊，只是施展輕功，左閃右避。

別看他只有一條腿，他的輕功居然快得令人無法想像。

司馬血五式劍法相繼落空。

獨孤一忽然像怪鳥般，兜了一個圈子向司馬血的背後撲去。

他的獨掌倏地如箭般射出，掌中還套着一根牛筋軟索。

軟索「颯」的一聲，向司馬血的頸子上捲去。

司飛血回劍削去。

劍索相交，鋒利無比的碧血劍竟然無法把這根軟索削斷。

獨孤一腕勁加强，向後一抽，把司馬血連人帶劍扯了過去。

這已是貼身接戰的打法。

司馬血的反應，絕不含糊。

雖然獨孤一這一着，堪稱奇招突出，但殺手之王畢竟還是殺手之王，他應變之快速，也絕非一般武林人物所能企及。

就在這電光石火的剎那間，他的左手施展出「指影劍」的絕技。

指影劍既是指法，同時也是劍法。

他的手指就是劍。

在此同時，獨孤一的「袖裏藏花」暗器功夫也已向司馬血的胸前急攻。

這已是他們生死存亡決定的一刹那。

× × ×

獨孤一的袖裏藏花暗器功夫，已苦練了足足三十年。

這三十年的暗器功夫，當然並不是白練的，尤其是在這種短距離之下施展，更該萬無一失。

但獨孤一還是算錯了一件事。

司馬血的劍雖然已被他的軟索所纏住，而且碧血劍也削不斷軟索，但碧血劍仍然在司馬血的手裏，而司馬血仍然絕對有控制碧血劍的力量。

三十二件細小的暗器，梅花形般向司馬血的胸膛上罩去。

但碧血劍忽然又像靈蛇般抖動不已，三十二件不可能被擊落的暗器，就在一刹那之間同時被擊落。

獨孤一的臉也在同一刹那之間變成紙般蒼白。

他苦練了三十年的暗器功夫，竟然像氣泡般消失在對方的劍幕裏。

那簡直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

然而，絕不可能的事已發生。

而司馬血的指影劍，已「篤」的一聲，深深插在獨孤一的咽喉上。

血激飛。

唐竹權同時大聲笑道：「好指法！好劍法！好一個殺手之王，他奶奶的殺得眞痛快！」

但獨孤一甚麼都沒有聽見。

他只聽見自己咽喉被戳穿的聲音。

他號稱「樣樣不全」。

缺少了一隻眼睛，一隻耳朶，只有一臂一腿的獨孤一，仍然可以生存，仍然可以爲非作歹，但咽喉被戳穿一個洞之後，他就只好乖乖的上路。

他踏上的是黃泉之路，直通往陰司地府的旅程……

（二）

獨孤一「上路」去了。

沙老闆的一雙眼睛睜大，盯着他的屍體，又再盯着司馬血的劍。

他並沒有心寒。

他只覺得憤怒。

他倏地霍聲站起，看他的表情好像恨不得把司馬血一口就吞進肚子裏。

但他很快又坐了下來。

司馬血冷冷一笑：「沙老闆，你不必憤怒，也休想逃走，你跑不掉的。」

沙老闆冷然道：「且看跑不掉的是你還是我！」

他一面說，一面用力的揮了揮手，花花樓的紫衣武士，立刻就像螞蟻般向司馬血湧了過去。

紫衣武士雖然已損折了十餘人，但餘下來的二十餘人，刀法似乎更兇悍、更老辣。

除了紫衣武士之外，最令人矚目的，當然就是非仙非鬼，亦仙亦鬼的鬼中仙杜舵。

杜舵早已站立在戰圈之中，但他一直都沒有眞正的動手。

甚至龍城璧把那個紫衣武士一刀殺死的時候，他也只是站在一旁，袖手旁觀，見死不救。

龍城璧沒有感到太大的意外。

杜舵，本來就是一個不顧別人死活的人。

別說是區區一名紫衣武士，就算一千幾百個紫衣武士同時在他的面前了帳，他也絕不在乎。

他最重視的，還是怎樣把雪刀浪子龍城璧斃於劍下。

他的心中，有一個秘密。

這個秘密，連沙老闆都絕不知道。

罪惡門的總門主，曾秘密囑咐杜舵，如果他能把龍城璧殺掉，他就可以取代沙不惡的位置。

× × ×

罪惡門的總門主，是個武林大梟雄。

他是個野心勃勃的人，他要對付的人，又何止雪刀浪子龍城璧而已。

× × ×

沙老闆沒有跑。

他不必跑，也不想跑。

他在想看看杜舵的精靈十三劍，是否能够擊敗雪刀浪子龍城璧。

唐竹權也想靜靜的坐下來，欣賞這一戰。

但那些紫衣武士，却不知死活的老是纏着他。

唐竹權的脾氣本來就並不好，這時候他的火氣更大了。

「你們簡直瞎了眼睛，也不看看老子是誰就湧上來死纏爛打！」

他每罵一句，就有一個人倒在他的指下。

唐門五絕指法，用來對付這些紫衣武士，一點也不輸虧。

直到第八個紫衣武士倒在他指下之後，第九個竟然沒有勇氣再衝上去。

但他也沒有膽量臨陣退縮。

在罪惡門中，臨陣退縮是一條絕對不可饒恕的大罪。

既不能進，復不能退，又該怎樣呢？

結果，他選擇了另一個對手。

他揮刀向司馬血進攻。

但唐竹權不好惹，殺手之王又豈是易與之輩。

這個紫衣武士直到現在，才深悔自己貪圖厚利，加盟在罪惡門的門下。

他本是個獨行大盜，平素打家刦舍，姦淫婦女，幹的「好事」實在不少。

但他不知如何，竟然也投在罪惡門旗下，成爲了紫衣武士的副領班。

紫衣武士的副領班，武功當然是很不錯。

武功不錯是眞的。

但他現在倒霉頂透，也是眞的。

無論誰遇上了司馬血的劍，恐怕都會倒霉頂透。

嗤！

這個副領班選擇司馬血作爲對手，一點也不聰明。

但就算他再聰明百倍，在這種環境之下，他又有甚麼選擇的餘地？

那「嗤」的一聲，就是司馬血一劍刺穿他的心臟時所發出的聲音。

清脆玲瓏的聲音。

清脆玲瓏的一劍。

所以，這個紫衣武士副領班倒在地上時所發出的慘叫聲，也是清脆玲瓏的。

沙老闆的臉色又變了一變。

形勢本來是對他絕對有利的，但絕對有利又漸漸變成對他相當不利。

但他仍然坐在那張椅上，一點也沒有準備離去的樣子。

他忽然望了唐箭一眼，好像在說：「現在鹿死誰手，還是未可預知！」

唐箭的心中倏地一動。

看樣子，沙老闆好像還有再「賭」下去的本錢。

但他的本錢是否就全靠杜舵和那些紫衣武士呢？

（三）

紫衣武士的刀法雖然都相當不錯，可是這次他們遇上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再加上獨孤一的敗亡，令到他們的氣勢更是大打挫折。

紫衣武士一個一個的倒下。

四十人只剩下了幾個，他們已完全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沙老闆唯一的希望，就只能寄托在杜舵的劍下。

但杜舵只能對付龍城璧，就算他贏了，還有唐竹權、司馬血、唐箭和苗九田，這些人又由誰來打發？

就在這時候，唐箭已一步一步的向沙老闆走去。

他的步伐並不急速，但很快就已來到沙老闆的面前。

沙老闆凝視着他，忽然嘆道：「六公子的武功雖然不錯，但若與本門的總門主相比，却還是差得遠了。」

唐箭淡淡一笑：「本公子現在面對的，並不是你們的總門主，而是你——沙不惡先生！」

沙老闆乾咳一聲。

他仍然舒舒服服的坐在那張椅子之上，一點也沒有站起來動手的打算。

他只是冷冷的道：「如果你認爲我是個很容易對付的人，那可是大錯特錯。」

唐箭道：「但你對本公子的認識又有多少？」

沙老闆道：「閣下擅用毒。」

「不錯，說不定你現在已中了本公子所施放的毒藥。」

沙老闆搖搖頭：「你不必恐嚇，六公子用毒的本領雖然高明，但想毒殺本座，還不是一件易事。」

唐箭眉心一緊。

「難得你對自己有這份自信。」

沙老闆淡漠地說道：「倘若本座連這一點自信都沒有，又怎配坐在這張椅子之上……」

話猶未了，沙老闆坐着的椅子竟然向下急跌。

唐箭的毒袖箭也同時出手。

察！

察！

察！

察！察！察！察！察！

七枝毒袖箭，同時如流星般擊向沙老闆。

但七箭俱射空。

原本坐在大廳裏的沙老闆，已連人帶椅一起掉進地下了。

地下當然暗藏着機關。

唐箭沒有追。

他沒有追，但地下却有一道鐵板突然冒了出來。

沙老闆的反擊，就在地底下發動。

唐箭七箭沒有擊中沙老闆，沙老闆掉進地下之後，這一道鐵板却有七十枝箭向唐箭激射過去！

這就是沙老闆的反擊。

你給我七枝箭，我十倍奉還。

——七十枝箭你不必全部收下，只要一支就已足够。

——足够要你的「貓命」！

× × ×

貓命！

唐箭是水貓，也是南海飛天虎。

但無論他是貓也好，是虎也好，這七十枝箭却絕不容易避開。

唐箭雖然擅長用箭，但他並不是箭的神。

就算是箭神，恐怕也難免會有給箭射中的時候。

箭是無情的。

七十枝箭，只要一箭命中，唐六公子立刻就得變成唐死公子。

唐箭不想死。

只要罪惡門還存在世上一天，他就不想死。



所以，他居然把這七十枝箭，全都用一把短劍擊落。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居然能够把這七十枝箭全部擊落，的確令人爲之側目。

但剛掉進地底的沙老闆，忽然又再衝了上來。

他並不是赤手空拳的衝上來，而是從地底之中取出一桿八尺長的金槍。

這一桿金槍，長達八尺，威力異常驚人。

但八尺長的金槍，竟然還可再暴伸三尺，變成了十一尺長的奇形兵器。

察！

好快的一槍。

唐箭一連擊落七十枝利箭，身形難免爲之一窒，但沙老闆的攻勢，却是緊接而來，絕無半點時間的罅隙可讓唐箭喘息。

七十枝箭未能把唐箭擊敗，但這一槍却居然一擊即中。

槍尖穿過了唐箭的右肩，洒出了一蓬血雨。

唐箭吸一口氣，不但不退，反而伸手把沙老闆的金槍一手拿住。

沙老闆一凜。

他已把唐箭傷在槍下，却沒料到受傷後的唐箭，仍然如此勇猛。

沙老闆暴喝一聲，想把金槍從唐箭的手中抽出。

但唐箭腕勁之强，却又在沙老闆的意料之外。

沙老闆的額上開始冒汗。

那一桿金槍，竟然被唐箭憑腕力把它扭曲。

筆直的金槍，居然被扭成一個弧形。

沙老闆索性放棄金槍，準備用掌力對付唐箭。

但唐箭的拳頭，却比他的掌勢來得更快。

沙老闆身形左右飄忽閃動，但居然還是避不開這一拳。

「砰！」

一聲悶響，沙老闆捱了一拳。

這一拳結結實實的打在他的臉上，沙老闆的脚步頓時虛浮起來。

唐箭怒叱一聲，短劍向前暴射。

沙老闆的臉上立刻充滿着一種驚訝的神色。

他發出了一聲驚呼。

連他自己都想不到，自己也有發出這種驚懼呼聲的時候。

唐箭雖然已受傷，但他緊接而來的反擊，却使沙老闆無法招架。

絕情的一劍，結束了沙不惡醜惡的生命。

杜舵的神色沒有變，好像一點也不關心沙老闆的死活。

他的確不必關心。

沙老闆陣亡，對他來說，非但不是一個壞消息，反而是一件好事。

他現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幹掉雪刀浪子龍城璧！

（四）

杜舵的臉上，通常都是冰冷的、陰沉的。但就在沙老闆倒下去的時候，他忽然笑了。

龍城璧一怔。

他想不到杜舵的神態竟如此的輕鬆。

他緩緩道：「沙不惡死了！難道你一點也不爲他的死而感到難過？」

杜舵哈哈一笑：「你又豈知老夫的心裏是否難過，難道你要老夫大哭一塲才成嗎？」

龍城璧無話可說。

杜舵的劍已出鞘。

劍尖指着的並不是龍城璧，而是指着杜舵自己的脚尖。

但這把劍的劍光，隨時都可能貫穿過龍城璧的肌膚、龍城璧的咽喉。

沒有人能輕視這一把劍的力量，就連龍城璧也不能。劍的本身雖無「力量」二字可言，「力量」是出自握劍人的手中。

但只要握劍的人有力量，劍也就有它的生命，它的力量。

這並不是一件玄奧的事，這種道理人人都應該懂得。

杜舵雖然只是紋風不動的站在那裏，但在他站立的方圓五丈之內，一切生命彷彿已在他的劍鋒所控制之下。

但杜舵缺少了的，是一種浩然之氣。

他並不是個正義的人，他沒有正氣，只有邪氣。邪氣十足的人，他手中的劍當然也就變得邪氣十足。

但龍城璧却剛好相反。

雖然他是個浪子，但他站在杜舵主的面前，就像是魔鬼面前的神！

難道這是一塲鬼神之戰？

× × ×

龍城璧來到惡罪谷，並無甚麼目的。

他並無所求，亦無任何企圖。

他只知道一件事。

蜀中唐門已分裂。

儘管蜀中唐門在江湖上的的名聲並不怎樣好，但龍城璧並不希望這一個龐大的家族，因內鬨而鬧得四分五裂。

因爲他知道，唐門中雖然不乏邪惡陰毒之輩，但仍有一部份唐門的人，他們是代表着正義一方的。

龍城璧與蜀中唐門素無往還，但杭州唐門的唐竹權却是他的老朋友。

而且杭州唐門的二小姐唐竹君，更是他朝思暮想的戀人。

蜀中唐門的事，現在杭州唐門已插上一手。在這樣的情況下，龍城璧又豈能置身於度外？

但即使沒有這種複雜的因素存在，龍城璧也會向罪惡門採取行動的。

他是個浪子。

一個專門對付江湖敗類，不畏權勢，不怕任何艱險，更不怕死的雪刀浪子。

這兩年以來，罪惡門所做的「好事」，未免是太多一點了。

## 龍城璧力鬥杜舵

（一）

霍！霍！霍！

一劍復一劍，杜舵主突然發動攻勢。

三劍之後，又是三劍。

一連六劍，每一劍都殺氣騰騰，同時更帶着幾分邪門的氣息。

龍城璧冷笑一聲，刀勢暴起。

他絕不會向杜舵示弱。

只見劍如急雨，刀影重重，兩人很快就陷入一片混戰之中。

高手過招，招式多數都是清脆玲瓏。

但奇怪得很，龍城壁與杜舵的一戰，竟然好像流氓打架，衆人看來看去，只有一個「亂」字。

是杜舵的劍法急亂嗎？

又還是龍城壁的刀法大失水準？

不！

杜舵的劍沒有亂，龍城壁也沒有任何的失準。

衆人只見戰鬥場面混亂無比，其實那是忽急忽緩的激戰情景。

兩人纏鬥得難分難解，誰也不知道將會產生一個怎樣的戰果。

罪惡門雖然形勢惡劣，但杜舵這一戰的重要性，却絕對不容抹煞。

誰也算不出，他們總共拚了多少招。

時間一點一滴的溜去。

他們兩人這一戰，竟花去了足足兩個時辰！

× × ×

這是漫長的一夜。

這也是漫長的一戰。

刀來劍往，沒有一刻停頓。

衆人看來混亂無比的一戰，居然能一直延長到兩個時辰，這是任何人都意料不到的。

就連龍城壁和杜舵，他們也同樣意料不到。

棋逢敵手的一戰，令人連呼吸亦爲之摒息下來。

天快亮了。

就在這個時候，杜舵忽然把手中的長劍脫手出擊。

× × ×

灰色的劍，影在龍城壁的瞳孔中。

龍城壁的瞳孔，也彷彿在那刹間變成了灰色。

杜舵的精靈十三劍，又翻來覆去的使用了不知多少遍。

龍城壁一直未能擊敗對方，是因爲他一直却沒有把握到對方劍招上的弱點。

龍城壁分明已看見了精靈十三劍之中，最少有兩招劍法是有破綻的。

但這種破綻，却又能使龍城壁無法眞正的揮刀攻過去。

爲甚麼呢？

這正是龍城壁精明之處，原來杜舵的精靈十三劍，全套總共有十三招，但一直以來，他都只是使用了十二招劍法。

換而言之，杜舵最精妙的一招劍法，仍然沒有施展出來。

無疑，他那十二式劍招是有破綻，但在破綻的背後，還有極厲害的第十三招精靈劍法作爲後盾。

那一招劍法，就是魚餌內的鋼鈎，甜糖裏的毒藥！

那是杜舵最後的一注本錢。

這一注本錢不但可以保命，同時更可以把敵人誘而殺之。

精靈十三劍本來就是陰險巳極的一種劍法，龍城壁若稍有疏忽，就會陷入萬刼不復的境地。

龍城壁的刀法，表面上看來似乎雜亂無章，但實際上却極有節奏，而且耐性奇佳，絕不輕舉妄動，倒令杜舵爲之有點沉不住氣。

能够令到杜舵沉不住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龍城壁就是一個這樣奇怪的人。

他有時候很狂放，小小事情無法忍受，好像很急躁的樣子。

但有時候他耐性之佳，却會令人大感意外。

高手過招，先聲奪人固然是其中一着絕招，但後發制人却是更高明的策略。

龍城壁沒有看輕杜舵。

這個非仙非鬼，亦仙亦鬼的鬼中仙，他劍法上的造詣確然是非同小可的。

但龍城壁沒有敗在精靈十三劍之下。

杜舵終着發出最猛烈的一擊，這一手飛劍追擊，還配合着十三枚毒針。

他果然是個可怕的殺人者。

就算龍城壁能够閃過他的劍，也未必能避得開這十三枚毒針。

而且在一劍十三針之後，還有快如閃電，但却了無聲息，陰柔巳極的一掌！

× × ×

飛劍！

毒針！

無聲掌！

杜舵這一着，不啻巳施展出渾身解數的功夫。

連唐竹權的呼吸，也彷彿巳在這一刹那間完全停頓。

龍城壁是否能够避得過這杜舵連環三擊？

× × ×

劍雖快，但風雪之刀也絕對不慢。

灰色的、怪異的劍，被風雪之刀震盪開去。

那十三枚毒針，也被龍城壁的刀鋒所捲沒，恍似泥牛入海，刹那間消失得無影無踪。

但還有一掌。

那是至陰至柔、了無聲息，但却足以把石碑化爲粉末的一招毒掌。

他這一掌擊出的方位，眞是詭異得令人難以相信。

但龍城壁的輕功身法，也是出神入化，一眨眼間就在杜舵的面前消失掉。

杜舵並非庸手。

雖然他的眼睛看不見龍城壁，但憑他的聽覺，他巳聽見龍城壁正用一種快得難以形容的速度，繞過了他的背後。

杜舵忽然發出一聲尖叫。

他的掌法陰柔無比，但他的尖叫聲却比深夜的狼嗥還更刺耳。

尖叫聲中，杜舵忽然反手再刺出了一劍。

他巳丟了一把劍，但他的劍鞘中竟然還有另一把劍隱藏着。

那是沒有柄的一把劍。

劍雖無柄，但劍的一端是鈍的。

杜舵握着鈍的一方，却用鋒利無比的劍尖反手刺向背後的龍城壁。

這一着，精采詭異兼而有之。

「鬼中仙」果然名不虛傳。

他這一劍，才是精靈十三劍的最後一招。



這一劍眞快！

劍鋒呼嘯之聲驟响，重重劍網巳罩在龍城壁的頸子之上。

這一劍，杜舵巳全力的豁了出去。

這也是杜舵畢生最後的一擊。

× × ×

這是風雲變色的一劍。

但風雪之刀也在這個時候，在龍城壁的手中發揮出最驚人的力量。

龍城壁使用出八條龍刀法中的一招「龍捲西風」。

他的臉上殺氣凜然，在激戰了兩個時辰之後，居然仍是毫無倦意。

他大發神威，刀勢如旋風、似巨浪，急速地向杜舵的劍鋒上捲去。

杜舵手中的劍網，突然全部渙散，中間露出了一個缺口。

這個缺口看來似乎並不大。

但這個缺口巳足够讓風雪之刀挿進了杜舵的心臟。

鮮血如瀑布般狂射。

杜舵倉惶急退。

但他就算退得再快十倍，也不能改變一個事實。

——風雪之刀巳在他的心臟狠狠的插了一下。

× × ×

杜舵連退了十幾步。

他幾乎退到了花花樓大廳之外。

他仰首向上望去。

黎明了。

這一戰的時間眞長。

他一生殺人無算，現在總算獲得應有的報應。

龍城壁盯着他，長長的吐了口氣。

「精靈十三劍，果然名不虛傳。」

杜舵發出了一聲慘笑：「姓龍的，你果然有兩手，將來有機會，老夫還要與你比劃比……」

最後一個「劃」字他沒有說出來，因爲他的生命巳隨着心臟流出的鮮血而消逝了！

（二）

花花樓的一戰，實在慘烈。

龍城壁力挫杜舵之際，他臉上毫無倦意。

但當杜舵倒下去之後，他才眞正的感到累了。

杜舵的確是一個很强勁的對手，龍城壁甚至覺得自己的勝利，是有點幸運的成份。

如果杜舵反手的一劍再快一點，龍城壁是否能力挫杜舵，實在是一個疑問。

但事實上，杜舵巳盡全力。

他爲自己的劍法而盡全力，也爲自己的性命而盡了全力。

他再也沒有機會與龍城壁「比劃比劃」了。

這一役，沙老闆、獨孤一、杜舵三大高手悉數陣亡，罪惡門遭受到一次嚴重的挫折。看來，罪惡谷大可以又再變成平安谷了。

不錯，罪惡谷眞的又再變成平安谷。

但罪惡門仍然存在，這一個恐怖的罪惡組織，一直都在威脅蜀中唐門，也威脅着整個武林的安危。

罪惡門的總門主，就是唐智。

唐智的年紀雖然巳很老，但他的野心未老。

他一直都不服唐愚，也不服唐百嘯。

他認爲自己才是蜀中唐門的眞正主宰。

所以，他密謀叛變，在外面成立了罪惡門。

這是唐門的不幸。

也是整個中原武林的不幸。

× × ×

唐箭勇戰受傷。

但他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

他不但殺了沙不惡，而且還得到了拯命回魂丸。

拯命回魂丸，是唯一能解除「去也丹」奇毒的藥物。

碧齡是他最愛慕的一個女人，他不願失去她，也不能失去她。

當龍城壁把杜舵斃諸刀下之後，花花樓外又出現了幾個人。

那是唐愚、衞空空，還有杭州老祖宗唐老人。

除了他們三人之外，還有一個臉有病容的女人。她就是碧齡。

沙不惡强逼她服下「去也丹」，目的就是要誘敵。

現在，「誘敵」的計劃巳成功，敵人果然來了，可惜沙不惡想不到敵人不來則巳，一來就殺出幾個武功絕頂的武林高手，使罪惡谷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浩刼」。

對於整個武林而言，罪惡谷的兇徒，最好就完全死掉。

但現在，倒也算是差不多了。

碧齡服下了拯命回魂丸之後，果然藥到回春。

這一次，沙不惡打錯了算盤。

他怎樣也想不到，誘敵的結果，是變成了引狼入室。被殲滅的不是唐箭和唐愚，而是罪惡谷的人，和他自己。

## 罪惡門主　率衆刼鏢

（一）

雖然天氣炎熱異常，但在柳蔭之下，却有陣陣說不出的涼意。

這裏是風景美麗絕倫的杭州。

杭州不但風景美麗，而且民風純樸，而且並不是每個人都像杭州老祖宗唐老人那麼頑固的。

唐老人雖然頑固不堪，但他還是一個很受杭州百姓歡迎的人物。

近數十年來，杭州一帶相當太平，別說江湖大盜絕少出現，便連小毛賊也不多見。原因很簡單，因爲唐老人嫉惡如仇，而且武功奇高，等閒之輩，又有誰敢在杭州犯案，招惹到唐老人的頭上？

唐老人本身並不是六扇門中的人，而且與杭州的捕快們也絕少來往。

但捕快們都很感謝唐老人，因爲只要有這個老人家在杭州，杭州的麻煩就會比任何一個地方都少得多。

那是指一般的情況而言。

有沒有例外的時候呢？

那當然還是有的。

例如就在這一個炎夏的下午，在杭州綠蔭林下，就發生了一件令人震驚的事。

一枝鏢隊，路經此地。

負責運送鏢貨的，是蘇州韓家鏢局。

韓家鏢局並不能算是一間很有名氣的鏢局，因爲這間鏢局的總鏢頭韓翔，他本來就並不是個有名氣的人。

他成立韓家鏢局，只不過是三年前的事。

總鏢頭沒有名氣，他的鏢局也自然不受一般江湖中人所注意。

但有時候，名氣的大小，與眞實本領的高低，是絕對的兩回事。

名氣越大的人，通常都有相當不錯的本領。

但世間上也有不少浪得虛名之輩。

這些人只有名氣，但眞實的本領可就不如傳聞中那般大。

相反的，世間上有許多人，藉藉無名，但他們却堪稱是藏龍伏虎之輩。

韓翔就是這一種人。

他現在已六十三歲，年紀總算有一大把了。

不少人在六十多歲之後，都有休息的打算。

但韓翔却在六十歲大壽之後，才開設韓家鏢局。

但由於韓翔在江湖中本來就是個藉藉無名的人，所以他開設的韓家鏢局，也沒有引起甚麼人的注意。

三年以來，韓家鏢局的生意並不怎樣好。

但韓翔似乎一點也不在乎，有生意上門也好，門堪羅雀也好，他還是過着一種悠閒的生活。

他在蘇州唯一的外號，是碎骨爪王。

但碎骨爪王這個外號，似乎和他的模樣一點也不相襯。

這個外號兇巴巴的，殺氣極大。

但無論你怎樣看去，韓翔却不像那種人，他只像個優柔寡斷的老太爺。

所以，碎骨爪王這個外號，在江湖上也絕不响亮，絕大多數的武林人物，都不知道碎骨爪王韓翔究竟是個怎樣的人。

× × ×

說來奇怪，韓家鏢局雖以「韓家」二字爲名，但整間鏢局，除了韓翔之外，就再也沒有任何人是姓韓的。

韓家鏢局的副總鏢頭，是一個鐵石心腸的屠戶。

他宰殺牛羊從不眨眼。

但他殺人時的樣子是怎樣的，却沒有人見過。

他也和韓翔一樣，在江湖上毫無名氣，他的武器是一把很普通的屠刀，而他的名字也同樣平凡，他叫梁平。

世間上叫梁平的人有多少？

梁平不知道，但他知道一定不會少。

因爲他曾經殺過一個人，他的名字也叫梁平。

這兩個梁平，都是如假包換的梁平，唯一可惜的，就是這兩個梁平雖然同名同姓，而且還是同鄉人氏，但他們也同時喜歡一個女人。

結果，梁平殺了梁平，而那個女人，却在血案發生之後投井自盡。

世間上類似這件事的悲劇實在太多。

不但太多，也太平凡。

但梁平是不是個平凡的人呢？（這當然是指活着的梁平而言。）

× × ×

除了梁平之外，韓家鏢局還有四個武功很不錯的鏢師，和十幾個精壯結實的趟子手。

就在這一個炎熱的下午，韓家鏢局運送了一批貨物，經過了杭州。

那是一批怎樣的貨色？除了韓翔和梁平之外，沒有人知道。

這一趟鏢，韓翔親自出馬押運。

韓家鏢局雖然生意並不怎樣好，韓翔空閒的時間也很多，但他從未親自運送過任何一趟鏢。

這是韓翔第一次親自出動，顯見這一趟鏢實在是相當重要的。

但重要到甚麼程度呢？

鏢師們不知道，趟子手更加不曉得。

× × ×

杭州綠蔭林，的確是個風景美絕的地方。這是一條不算太長，也不算太短的路，雖然天氣異常炎熱，但綠蔭林下却清風徐來，舒服極了。

韓翔騎着一匹棗紅色的駿馬，左手倒提着一把八尺八寸長的大刀。

如果他的臉色也是「面如重棗」的話，那麼他最少有九分像關雲長。

這本來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

綠蔭林中，綠草如茵，蝶舞蜂飛。

但就在這個時候，美麗的地方忽然就變成了一個恐怖、充滿血腥的屠場。

（二）

十二個黑衣殺手，突然在綠蔭林中出現，攔住了這一枝鏢隊的去路。

他們都戴着面具。

但這種面具却只有一半。

他們遮住了自己的左臉，却把右臉完全的露了出來。

這種面具不但罕見，而且比任何的面具都更恐怖、更詭異。

因爲他們的半邊面具，是慘白色的。

但他們露出來的另半邊臉，根本就不像人的臉。

他們的右半邊臉，都被火燒焦，連眉毛都完全被燒得乾乾凈凈。

十二個只露出半邊焦臉的人，十二桿鐵槍。

梁平挺刀怒叫：「滾開！」

十二個怪異的黑衣人沒有「滾開」，反而更向鏢隊逼近。

情況再也明顯不過，這些神秘的黑衣人是來打他們主意的。

韓翔輕輕嘆了口氣，抱拳道：「各位未知有何貴幹？」

十二個黑衣人都好像是啞吧，沒有人出聲。

但十二桿槍却同時向韓翔更加逼近三尺。

韓翔道：「各位再這樣胡鬧下去，老夫可不客氣了。」

他的臉上，已然露出了一絲憤怒的神色。

十二個黑衣人仍然一言不發。

但在不遠處的一座八角涼亭下，却突然出現了一個衣白如雪，臉色焦黃如蠟的老人。



黃臉老人乾咳兩聲，忽然淡淡的說道：「韓總鏢頭僕僕風塵，所爲何事？」

韓翔沒有回答。

他只是不斷地打量着這個黃臉老人。

過了半晌，黃臉老人又道：「明人面前不說暗話，老實的說一句，咱們是來刦鏢的。」

「刦鏢？」

「不錯，」黃臉老人緩緩的從涼亭中走出，道：「只要你把鏢放下，老朽大可以饒你們不死。」

韓翔面色倏變。

黃臉老人淡淡的道：「韓總鏢頭，老朽知道這是你第一次親自押鏢，所以才放你一馬，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如果第一次押鏢變成了最後一次，那可無趣極了。」

韓翔沉聲道：「韓某早已知道你心謀不軌，但想不到你居然敢在這裏動手。」

黃臉老人嘿嘿一笑：「你已知道老朽是誰？」

韓翔冷冷一笑：「除了你之外，又有誰會動韓某的主意？」

黃臉老人冷冷道：「你並不愚蠢，但韓家鏢局的開設，根本就是多餘的。」

韓翔道：「韓家鏢局是罪惡門的眼中釘，在你的眼中看來，當然是多餘。」

黃臉老人怒道：「放肆。」

韓翔神色不變，冷笑道：「這一趟鏢就算給你搶到手中，也沒有甚麼用處。」

黃臉老人哼一聲：「有用與否，是老朽的事，不勞你多加費心。」

韓翔冷冷道：「你要刦鏢，除非你能把韓某的腦袋摘了下來。」

黃臉老人神色忽然變得極其陰沉：「你以爲本座眞的不敢動手？」

「老朽」忽然變了「本座」，黃臉老人的態度也彷彿在刹那間變得驕橫起來。

韓翔押送的是甚麼紅貨呢？

這個黃臉老人又是誰？

別人也許不清楚，但在綠蔭林中的另一個人，却很明白。

這人是個腰懸金刀的白衣人。

他又是誰呢？

× × ×

這個白衣人姓許。

他就是武林三大奇俠之一，與龍城璧、衞空空齊名的醫谷谷主許竅之。

醫谷，一直是江湖中人感到最神聖、也最神秘的地方。

無論你患上任何傷病毒症，只要一息尚存，醫谷就總有辦法能够將病者治癒。

在醫谷中，有十幾個老醫師，每天都不斷在研究草藥醫術，他們在救人治病方面的本事，可說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許竅之爲甚麼會在綠蔭林中呢？

原因簡單得很，因爲他一直都跟隨着韓家鏢局這一枝鏢隊。

那個黃臉老人，就是罪惡門的總門主唐智！

## 一批無價值的鏢

（一）

唐愚與唐智之間的糾葛，已逐漸擴大，成爲蜀中唐門的一場大風暴。

唐愚與杭州老祖宗唐老人關係雖然並不密切，但却站在同一條陣綫之上。

對唐老人，唐智自然是深切的憎恨。

唐智爲了要擴展勢力，這幾年來已網羅了不少黑道高手，加入罪惡門之中。

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打擊唐愚、打擊唐百嘯。

至於唐老人，也是他要針對的目標。

但這件事情，又扯到醫谷谷主許竅之的身上。

其實許竅之對於蜀中唐門的紛爭，並沒有多大的興趣去理會。

他是醫谷一谷之主，他本身的事務就已繁忙得很。

但唐智却在打醫谷的主意。

雖然醫谷與罪惡門河水不犯井水，但近年來，醫谷的神醫拯救過不少人的性命，而這些人都是被罪惡門的人所打傷的。

這種事發生在別的帮會，未必會怪責醫谷。

醫谷是神聖的地方。

醫谷羣醫，爲武林造福極大，早已獲得武林同道一致擁戴。

不但武林正道中人，對醫谷存有尊敬之心，便是黑道中人，對醫谷也是譽多於毀。

醫谷是一個和平的地方。

醫谷中人，極少在江湖中惹事生非，也甚少在江湖中走動。

醫谷唯一在江湖中有所活動的，也許就只有許竅之一個！

許竅之畢竟是個年青人，而且他有兩個經常闖禍的朋友。

這兩個經常「闖禍」的朋友，當然就是龍城璧和衞空空。

有時候許竅之甚麼人也沒有得罪，但卻無緣無故的會有人來找他尋仇。

那是龍城璧與衞空空在外面闖了禍而帶給許竅之的餘波。

那些人給龍城璧或是衞空空逼得有點瘋了，後來想找他們報復，但有些不敢去找他們，也有些根本就找不着他們，於是索性去到醫谷找許竅之，把龍城璧和衞空空的帳算到他的頭上。

這看來是一件很荒謬也很可笑的事。

但是，江湖中的恩恩怨怨，往往就是如此糾纏不清，並不是每個人都是恩怨分明的。

江湖中雖然人人都在講究恩怨分明，但卻有更多的人黑白不分，每每意氣用事，結果弄得一塲糊塗，人與人之間的糾紛仇怨也是越弄越大。

這是很寃枉的。

但江湖人往往就喜歡自己給自己製造麻煩，結果也就自己給自己弄出一個寃哉枉也的結局。

江湖人。

唉！

他們是不是太可悲了一點？

× × ×

江湖人有可悲的一面。

但江湖人也有他們值得自豪的時候。

尤其是醫谷的神醫，他們不但是醫術深湛的醫師，同時，也多是武功極高的好手。

醫谷的第一號神醫時九公，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的醫術，在中原武林堪誇第一。

但他脾氣之暴躁與怪異，也是「獨步江湖」之一。

他已有一段時期，沒有動手替任何人治病。

但現在，不替人治病的時九公，已變了。

他變得很積極。

只要有值得他出手救治的病人，他就會毫不考慮的把對方的傷病悉心治好。

他的醫術天下第一，並非過甚其詞。

別的不說，就以偸腦袋大俠衞空空來說，他曾經數次身受重傷，如果不是時九公的醫術出神入化，衞空空早就可以「去了」。

但衞空空沒有死。

他不想死，時九公也不肯讓他死。

時九公希望衞空空儘量能够活得長久一些，最好他能够活到八百歲。

他希望衞空空的劍，多砍江湖敗類的腦袋，砍得越多越好！

這並非時九公心腸狠辣，希望殺人的血案不停發生，而是因爲近百年來，中原武林實在太過「他奶奶的不像話」！

中原武林何以會變得烏烟瘴氣，亂七八糟？

主要原因，不離八個字，那是：

「妖氛瀰漫，豺狼當道！」

× × ×

近兩年來，醫谷的神醫治好了不少人的傷毒，而他們有一部份，都是被罪惡門所傷害的。

醫谷沒有去找罪惡門，甚至對罪惡門的罪行隻字不提。

他們儘量少惹麻煩。

這些醫師都很老了，他們不去惹麻煩，並不是爲了怕死，而是他們本身的工作就已非常艱重。

醫谷羣醫沒有罵罪惡門，但時九公卻例外。

他本來就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老怪物。

時九公對罪惡門這個組織極爲反感，他甚至曾把罪惡門的兩個武士用拳頭活活打死。

這兩個罪惡門的武士的確該死。

當時九公用拳頭轟擊他們兩人天靈蓋的時候，他們還沒有穿着褲子。

當時他們正在風流快活，聯手合力去輪姦一個白痴的少女。

時九公看得鼻孔都快冒烟。

他的拳頭毫不保留的，就像兩塊巨石轟在他們的天靈蓋上。

這兩拳打得眞痛快，而且居然神不知鬼不覺，罪惡門查來查去，都查不出這兩個倒霉的武士是給誰打死的。

雖然罪惡門查不出這件事，但唐智對於醫谷，却已越來越是不滿。

唐智再三調查，發覺許竅之與杭州唐門甚有交情，更動起了他的殺機。

他已決定要對付醫谷，打擊醫谷，

× × ×

那十二個戴着半邊面具的黑衣人，他們都是罪惡門中的奴隸。

他們的神智早已被一種毒藥所摧毀，形同白痴。

但他們的武功，並未失去。

唐智利用他們的武功，在江湖中爲非作歹，已非一朝一夕之事。

許竅之看得很清楚。

唐智武功極高，再加上這十二個白痴般的蒙面黑衣人，實力更覺雄渾。

韓翔能够抗拒嗎？

× × ×

韓家鏢局這一次運送的鏢貨，可以說是毫無價值的，但也可以說是價值連城。

原來這一批鏢貨，却是一些稀奇古怪的草藥。

這些藥草，是許竅之僱用數十位採藥老手，從深山野嶺中，經過千辛萬苦才採摘得到的。

這些草藥，對於不懂醫藥的人來說，當然是一文不值。

但對於醫谷的神醫們來說，這些草藥却是無價之寶。

唐智倒也消息靈通。

當他知道韓家鏢局運送這一批鏢貨之後，就開始部署了一個計劃。

這一個計劃的目標，就是把這一批草藥刦去。

韓家鏢局這一次的確接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任務，這批草藥關係着不少傷病者的安危，除了唐智之外，相信任何人都不希望這些草藥會遭受到任何的意外。

許竅之身爲醫谷谷主，他對於這些草藥，自然是極其關心！

所以，他不辭跋涉，專程趕到蘇州，背後暗中保護這一批草藥的運送。

果然，這一趟鏢眞的出了岔子。

唐智在杭州綠蔭林中，向韓家鏢局下手。

× × ×

梁平的脾氣一向都並不怎樣好。

當他看見這十二個白痴般的黑衣人，心中就有一種忿忿難平的感覺。

但他並非黑白不分的人。

他已看出這十二個人的神態呆滯，顯然是被罪惡門用毒藥控制。

這種敵人，最難對付。

他們本身未必是奸邪之輩，更可能是俠義中人，他們當然不會服從唐智的指揮，於是唐智唯有使用這種卑鄙的手段。

這種敵人，殺亦難，不殺亦難。

短兵相接，你不殺人，別人就會把你一槍刺死。

但現在韓家鏢局面臨到的另一個難題，就是他們能否應付得了這十二個黑衣人的槍陣呢？

× × ×

雖然綠蔭林中清風徐來，但這裏的氣溫彷彿比外面更炎熱。

唐智臉上帶着詭秘的微笑，他背負着雙手，整個人像釘子般釘在地上。

他突然發出一陣怪異的哨聲。

哨聲一响，十二個黑衣人就像瘋子般向韓家鏢局的人衝了過去。

雖然他們的神智絕不清醒，但他們排列出來的陣勢，却是井井有條。

這股力量，又有誰敢輕侮。

但韓翔的大刀，却把他們的去勢封住了。

韓翔的外號是碎骨爪王，但他在這一柄大刀上所下的苦功，絕不會比十根手指所下的苦功爲少。

他的大刀一揮出，連柳蔭上的陽光也彷彿黯淡下來。

在此同時，梁平的屠刀也開始發揮了它的威力。

這兩把刀，一大一小，同樣能够把敵人置諸死地。

但這十二個黑衣人的槍陣，却組合得異常嚴密。

兩把刀的威力雖然不小，但還是未能把槍陣衝散。

唐智臉上木無表情。

他的目光並非凝注在戰圈中，而是盯在遠處的一叢柳樹。

那正是許竅之站立着的地方。

（二）

許竅之並不喜歡與任何人爭鋒頭，但他也並不喜歡藏頭露尾。

他一向以光明磊落的人自居。

而他的確不愧是個光明磊落的人，雖然他不會隨隨便便的就去闖禍，但當事情衝到自己臉前的時候，他也絕不會退縮。

唐智要刦這一批草藥，許竅之當然應該負責阻止唐智的行動。

許竅之落落大方的站了出來。

唐智終於看清楚柳樹後的這張臉。

但他的目光，很快又轉移到許竅之腰間的那把金刀。

他淡漠地一笑。

「莫非是許谷主大駕光臨至此？」

「區區正是許某。」

唐智的目光彷彿明亮了不少：「本座聽說閣下是醫谷歷代谷主中最喜歡出外遊蕩的一位，看來這個傳說，倒是不假。」

許竅之搖搖頭：「區區並非遊蕩。」

「哦！」唐智冷笑。

許竅之目光一閃，緩緩道：「無所事事，遊手好閒到處亂逛的人，可以謂之遊蕩，但許某現在既非無所事事，更無閒情到處亂逛，又怎能以遊蕩二字來形容？」

唐智沉吟着，半晌後忽然道：「杭州是一個美麗的地方，但最美麗的地方，只要染滿了血腥，就會變得醜惡。」

許竅之冷冷一笑：「不但醜惡，而且是罪惡。」

「醜惡」與「罪惡」驟然看來似乎相同，但含義却並不一樣。

例如說某某人相貌醜惡，但這種醜惡並非罪惡。

但罪惡却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最好看，最漂亮的人身上。

唐智並不好看，更不漂亮。

就算他年輕的時候，他的外貌就是令人不敢恭維。

但那並非罪惡。

眞正的罪惡，並不是生長在他的臉上，而是生長在他的心中。

× × ×

唐智本來就是一個與「罪惡」二字結下不解之緣的人。

有人稱蜀中唐門是罪惡之家。

但那是不公平的。

無疑，蜀中唐門擅長用毒，而馳名天下，但並不是每個人的心腸都和毒藥般惡毒。

例如唐門這一代的主人唐百嘯，他就絕非一個心腸惡毒的人。

而唐箭號稱三大毒王之一，但他下毒的對象，也僅限於邪惡之輩。

至於唐愚，他更是一直都在維護正義，因而與唐智展開了這一塲嚴重的糾紛。

唐智在蜀中唐門以外的地方擴展勢力，是具有雙重的目的的。

他第一個目的是雄霸武林。

而第二個目的，就是準備挾着雷霆萬鈞之勢，返回蜀中唐門，擊倒唐百嘯，統治唐門。

× × ×

十二個黑衣槍手，已展開了一幕驚心動魄的血鬥。

韓家鏢局的鏢師，其中有兩個使用的武器也是槍。

但他們用的不是長槍，而是一雙短鋼槍。

短鋼槍雖然短小，但它的殺傷力絕對不在任何長槍之下。

但這些鏢師的短槍根本就無法逼近這十二個黑衣人。

颯！

其中一個鏢師的胸膛上捱了一槍。

血殷紅。

他的眼睛，也變成殷紅之色。

許竅之的臉色也微微一變。

這十二個人雖然神智不清，但使用的却是不要命的槍法。

也只有他們這種人，才能使出如此兇悍、不顧自己死活的槍法。

唐智忽然瞪了許竅之一眼。

「你現在應該看見，誰會贏得此仗了罷？」

許竅之道：「我看不見，也沒有聽見你在說甚麼。」

唐智道：「本座並不想殺你，只要你離開這裏，保管你平安無事。」

許竅之冷冷笑道：「你爲甚麼要趕我走？難道你以爲除了我之外，就再也沒有人會保衞這一批草藥？」

唐智板着臉孔，又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既然你堅持要死在這裏，本座也只好成全你的心願。」

就在他說出這兩句話的時候，他的左袖突然射出一蓬紫色的濃烟。

許竅之急退。

唐智冷冷一笑，道：「嘿！原來你也怕死。」

許竅之沒有開口說話，因爲他若一開口說話，立刻就會吸入毒霧。

這種毒霧，許竅之曾經見識過。

無論是誰吸入一口這種毒霧，他的腦袋都會化成一堆膿血。

因爲這就是唐門最歹毒的一種毒氣，稱爲「化頭十香霧」。

唐智淡淡一笑，又道：「就算你退得更快，你也只有一條路可退。」

許竅之當然明白他說的是甚麼路。

那是黃泉之路，死路，通往酆都城的路！

但許竅之並沒有給他嚇倒，他仍然是那麼安詳、那麼鎮靜。

綠蔭林中，殺機已把一切籠罩，刺鼻的血腥氣味也開始四處飄揚。

這是一個炎熱的下午，所以每個人流出來的血與汗，都是灼熱的。

（三）

在杭州東北一里外，有一座古老的廟宇。

廟宇中沒有和尚，也沒有尼姑，只有一對年紀很老的夫婦。

雖然這廟宇距離杭州並不遠，但這裏香火並不怎樣旺盛。

每年來到這間廟宇參神的香客，實在寥寥可數，而這一對老夫婦的生活，也是過得相當艱苦。

這是甚麼緣故呢？

原來在廟宇的對面，有一間義莊。

那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人客店。

這間義莊並不古老，是最近幾年才由一個老員外建造的。

廟宇的香火並不旺盛，但這間義莊却很快就住滿了「房客」。

自從這間義莊「客滿」之後，這裏就變得鬼氣森森，據說在半夜深更，還經常鬧鬼。

這間義莊，本來有兩個老看更。

但現在兩個老看更只剩下了一個，因爲其中一個在三個月前死了。

他是被義莊裏的鬼活活捏死的。

× × ×

義莊本來就是死人「居住」的地方。

死人「居住」的地方鬧鬼，這種事說出來，並不會有多少人指爲荒謬。

世間上儘管有不少人不相信神鬼之說，但相信鬼神，甚至言之鑿鑿，說自己曾親眼見過鬼的人，也並不少數。

總而言之，鬧鬼這種傳聞，是信則有之，不信則無的事。

現在，兩個老看更已死了一個，而且他是被鬼捏死的。

如果不是被鬼捏死，那麼他的頸子何以會被捏得像是爛豆腐一樣呢？

據說只有鬼才會有這種力量，而人是絕對辦不到。

× × ×

「據說」這兩個字，有時候會很可靠，但有時候却會無稽之至。

這一個「據說」又如何呢？

在杭州，絕大多數的人都相信這個老看更眞的是被鬼捏死的。

但也有例外。

例如唐老人，他就絕對不相信鬼捏死老看更的這個傳說。

× × ×

唐老人回來了。

當他還未回到杭州，就已在途中聽到這個故事。

唐老人雖然頑固，但他絕不相信鬼會捏死人。

他號稱杭州老祖宗，杭州內事無大小，都幾乎在他管轄之下。

他雖然並非官府中人，但他的說話與命令，敢違背的人實在還不多。

他爲甚麼巴巴的從罪惡谷回到杭州？

原來他忽然接到丐帮的一項秘密消息，罪惡門的高手，有逐漸分批前往杭州之勢。

顯然，唐智已準備向杭州唐門下手。

× × ×

杭州是唐老人的故鄉，也是唐老人最喜愛的地方。

無論是誰故意侵犯杭州的一土一木，他絕不會跟對方客氣。

唐智雖然是他的宗親，但這種宗親恐怕比一條野狗都更不如。

唐門內鬨已成定局，唐老人本來不想捲入這個漩渦，但爲了唐愚，爲了唐百嘯，他覺得自己實在無法置身事外。

幸好唐老人本身並不是個怕事的人，他不怕唐智，同時，更不怕鬼！

× × ×

所以，他回到杭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抓鬼！

# 魔鬼神仙蜘蛛

（一）

夕陽黯淡，夜幕將垂。

在蒼茫暮色中，那一座古老的廟宇看來更是沉寂。

廟宇的後面，有一間用石磚砌成的小屋，屋頂上有一個小小的烟囪，烟囪裏正冒出陣陣黑烟。

有烟必有火。現在正是舉炊的時候，屋子裏有人正在煮飯，那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不錯，屋子裏的確是在舉炊煮飯，看守這間廟宇的一雙老夫婦也是人，並非神仙，他們當然不會「不食人間烟火」。

但他們今夜的菜式將會吃些甚麼呢？

相信任何人都不容易猜得出來，因爲他們吃的菜式，根本就不是人類應該嚥進肚子裏的。



他們準備吃一罈毒蜘蛛。

× × ×

蜘蛛並不能算是一種很特別的東西。

但蜘蛛有很多種。

有些蜘蛛很常見，牠隨時都可能會出現在你的眼前，甚至是爬到你的身上。

這些蜘蛛不但普通，而且通常都不會對人類構成任何的威脅。

但有些蜘蛛却很罕見，就算你全心全意的去找牠們，也不容易找得到。

當然，蜘蛛就算不太令人討厭，也並不可愛。

世間上絕大多數的人，見到了蜘蛛都會避之則吉，或者是把牠們打死，又有誰會去找尋蜘蛛呢？

但這兩個年紀老邁的夫婦，就是找蜘蛛的人。

他們花費了足足十年的工夫，才找到了九百九十九隻魔鬼蜘蛛！

要找九百九十九隻蜘蛛，絕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是魔鬼蜘蛛，更加難找。

魔鬼蜘蛛的長相極其醜陋。

蜘蛛這種小生物本來就並不好看，而這種蜘蛛更是難看中的難看，無論是誰看見，都會有噁心的感覺。

但這一對老夫婦，却把魔鬼蜘蛛視如至寶。

這種蜘蛛通常都只在一種地方出沒。

那就是棺材。

不是空空如也的棺材，而是裝着死人的棺材。

牠們不吃蚊子，不吃蒼蠅，因爲這種蜘蛛根本就連結網的興趣都不大。

牠們只喜歡吃死人腦袋中的血漿。

× × ×

這種蜘蛛有沒有毒？

說來奇怪，牠們居然無毒，就算你給牠咬了一口，也不必大驚小怪，牠們並不是有毒的蜘蛛。

但九百九十九隻魔鬼蜘蛛，再加上一隻神仙蜘蛛，那又如何？

× × ×

如果說魔鬼蜘蛛是世間上最醜陋的蜘蛛，那麼神仙蜘蛛應該是絕對相反的。

牠的體型遠比魔鬼蜘蛛龐大，身體上的顏色更是璀燦奪目，異常華麗。

牠就像是蜘蛛中的皇后，色彩神秘，神態高貴而驕傲。

在蜘蛛之中，神仙蜘蛛是值得驕傲的一種。

因爲牠不但有一襲色彩繽紛的外衣，同時更是毒蜘蛛中的毒蜘蛛。

蜘蛛與蜘蛛之間，雖然屬於同類，但牠們絕不友善。

蜘蛛經常打架，而且往往因打架而弄出「命案」。

甚至是夫妻，蜘蛛亦照打架可也，不是丈夫吃掉妻子，就是妻子把丈夫當作點心般慢慢吃掉。

蜘蛛的性格是兇殘的。

神仙蜘蛛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牠有一套很特別的本事，就是根本不必動手與別的蜘蛛打架，就可以慢條斯理的把對手一口吞掉。

牠能噴霧。

一種「即噴即殺」、任何歹毒蜘蛛都無法抗拒的奇毒。

但魔鬼蜘蛛却例外。

魔鬼蜘蛛雖然咬人的時候不會令人中毒，但牠們却天生有一種抗毒的本能。

神仙蜘蛛可以殺掉任何類型的蜘蛛，甚至可以殺死任何龐然巨獸，但對於魔鬼蜘蛛却是一籌莫展。

魔鬼蜘蛛經常與神仙蜘蛛展開火併，牠們是天生的對頭，有時候魔鬼蜘蛛會給神仙蜘蛛咬死，但神仙蜘蛛亦未必一定穩操勝劵，偶有差池，就會反而給魔鬼蜘蛛突擊，變成了敗軍之將。

在這種小生物的世界裏，失敗的一方，往往也是死亡的一方。

而人類又何嚐並不如此？

× × ×

九百九十九隻魔鬼蜘蛛，再加上一隻神仙蜘蛛，即被放在一個酒罈之中。

酒罈是用來裝酒的。

這個酒罈也沒有例外，裏面雖然有大量的蜘蛛，同時也有酒。

蜘蛛不懂喝酒。

就算牠們懂得喝酒，這些酒也同樣足以要了牠們的性命。

因爲牠們都已被酒活活淹死。

這一雙老夫婦，就在小屋中吃他們的晚飯，他們所吃的菜，就是蜘蛛煮酒。

酒本香濃，但加上了蜘蛛之後，酒的香味就完全消失，變成一種難聞的腥味。

但這一對老夫婦却吃得津津有味。

老人一面喝酒，一面吃蜘蛛，然後又再扒了兩口白飯，一起吞進肚子裏。

老婦展顏一笑，道：「只要咱們練成了魔鬼神仙蜘蛛大法，唐門之中又還有誰敢與我們相爭？」

老人淡淡道：「不錯，就算是唐智，他的威風也要給咱們壓了下去。」

老婦也在喝酒，吃蜘蛛。

兩人都吃個不亦樂乎，他們的神態是邪惡而愉快的。

× × ×

正當這一對老夫婦在吃蜘蛛酒的時候，綠蔭林下的一戰已結束。

韓家鏢局在這一戰之中，已盡全力。

但唐智早有預謀，他在綠蔭林下所佈署的計劃，是志在必得的。

韓翔雖然在江湖中的名氣並不响亮，但許竅之沒有看錯人，他的確是個武功極高的高手。

還有梁平，他刀法上的造詣也相當不弱。

但無奈罪惡門的實力更是強横，除了那十二個戴着半邊面具的黑衣人之外，還有幾個一直都隱伏在樹林中的黑道高手，又再突然從中殺出。

這一戰是異常慘烈的。

結果，韓家鏢局遭遇到第一次極嚴重的挫折。

韓翔受傷。

梁平勇戰，中槍斷腸慘死。

四個鏢師，無一倖免。

趙子手亦損折過半，只餘下數人狼狽逃命。

還有許竅之，他與唐智苦鬥了百餘招，結果還是防不勝防，在脇下中了一掌。

那是毒掌，現在毒力已然開始發作。

喝了一罈酒之後，「他奶奶個熊」之聲不絕於耳。

× × ×

這裏是唐門。

不是蜀中唐門，而是杭州唐門。

唐門父子雖然同時回到杭州，但很快又再分道揚鑣。

唐老人去了抓鬼。

本來唐竹權對於「抓鬼」這件事也很有興趣，但唐老人却下令他馬上回到家中，因爲唐家也需要唐竹權坐鎭。

唐竹權是與龍城璧、衞空空一起回到唐家的。

他們剛回到唐門，許竅之也和韓翔負傷來到這裏。

韓翔垂頭喪氣，頻頻說：「完了，完了。」

唐竹權瞪他一眼。

他又道：「甚麼都完了。」

唐竹權再也忍不住，大聲吼道：「你想要完蛋就最好馬上去上吊，去投井，去割脈，別在這裏悶死老子！」

韓翔的神色木然，好像一點反應也沒有。

但他那「完了」之聲，總算停止了下來。

他的身上，有三道傷痕，其中以左腿捱了一槍最爲嚴重，幾乎連大腿骨都給槍尖所折斷。

許竅之躺在一張太師椅上，臉色蒼白得可怕。

唐竹權背負着雙手，左右兩邊的踱來踱去，忽然又咬牙切齒的道：「時九公那個老烏……」

但他只說了一半，就沒有再說下去。

其實他並不是「說」，而是「罵」。

他想罵出來的說話是：「時九公那個老烏龜爲甚麼還未趕到這裏？」

原來時九公也到了杭州接應許竅之的，但事有湊巧，時九公騎的一匹馬忽然病了。

本來時九公就算不施展輕功，也可以趕得及的，但時九公却「醫與大發」，把馬匹的病治好才趕到杭州。

所以，他來遲了，而且許竅之還受了傷。

當時九公來到唐家大廳的時候，唐竹權罵他的說話已罵了一半。

但時九公突然出現，唐竹權總算收斂下來。

時九公哼一聲，瞪着唐竹權：「老夫若是老烏龜，你就是龜兒子，龜蛋……」

唐竹權忍不住怒道：「好了好了，還有龜甚麼？」

時九公「呸」一聲，索性再罵：「看你這副長相，簡直像一堆龜屎！」

唐竹權掄起拳頭，幾乎想向時九公動手。

但他忽然又臉色緩和下來，想動手揍人的手又垂了下來。

「老子不與你計較。」唐竹權氣呼呼的道：「你快去醫治許谷主，他若有甚麼三長兩短，老子保證你吃不了兜着爬！」

不是兜着走，而是兜着「爬」。

這個唐家大少爺的說話，有時候眞的給他氣爆肚子。

雖然時九公的肚子沒有給氣爆，但眼珠子却已氣得向外凸了出來。

如果許竅之不是受了傷的話，時九公第一個要對付的，就是唐竹權。

× × ×

許竅之捱了一記毒掌，傷勢非輕。

若不是他身上有不少靈丹妙藥，再加上他本身亦醫術高明的話，他可能早已死在杭州。

但他現在的情況，仍然是相當危險的，幸好時九公總算及時趕到。

當時九公爲許竅之檢視傷勢之後，不禁長長的吐了口氣。

唐竹權忍不住問：「他有沒有性命的危險？」

時九公冷冷道：「許谷主洪福齊天，怎會有性命的危險？」

唐竹權哼一聲，不再說話。

龍城璧心中暗暗失笑。

許竅之的傷勢不輕，但有時九公在此，這條性命總有辦法挽回來的。

這一來，罪惡門與醫谷的仇怨，當然也就越積越深起來，罪惡門不會放過醫谷，醫谷也會對罪惡門施以報復性的反擊行動。

（二）

夕陽西下，夜色黑得就像是義莊裏的那副黑棺木。

這一副黑棺木，是最近才放在義莊裏的。

直到現在，它還是很嶄新。

但這一口棺木裏的死人，在搬進這間義莊的第二天後，就已不翼而飛。

屍變嗎？

不，這具屍體除了快將腐爛之外，並沒發生過屍變這回事。

這具屍體是被人撬了出來，然後將之放進隔隣的一副棺木裏。

換而言之，這一口黑色的棺木沒有死屍，而另一口棺木却躺着兩具。

是誰攪的把戲？

原來這就是義莊剩下來唯一那個老看更的傑作。

他把這口黑色的棺木騰空出來，只有一個目的。

他看上了這口棺木，並佔有了這口棺木作爲他憩息之所。

× × ×

義莊裏有沒有鬼是另一回事，但這個老看更的行動，却眞的是與鬼不相上下。

他在白天的時候睡覺，而且睡在棺木裏。

到了晚間的時候，他就由棺木裏爬出來，像幽靈般在義莊四週走來走去。

一般義莊的老看更，總有點酒癮。

雖然他們已習慣與鬼爲隣，但酒能壯胆，而且更能讓時間消逝得比較快一點。

有酒意的人，通常都很容易消磨時間，也許他們的時間觀念都給酒所冲走了。

但這間義莊的老看更從不喝酒。

烈酒固然不喝，連清淡無味的水酒也絕對涓滴不沾唇。

他只喜歡喝茶，喝附近的山泉之水。

這個老看更叫何寬，相貌平平無奇，是個看來很平凡的老頭兒。

但何寬眞的是個平凡的老頭兒嗎？



當然絕不。

他的一雙手枯瘦得可憐，但却隨時可以把任何人的額子捏斷，而且額子上的肌肉會被捏得像是爛豆腐一樣。

義莊裏以前的另一個老看更，就是給何寬活活捏死的。

那個老看更不懂武功，但他却連做夢都想不到，何寬居然是一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 × ×

何寬的眞正姓名，當然也並不是叫何寬。

他根本就並非姓何，而是姓唐。

他是蜀中唐門以前的總管唐正邦。

唐正邦的外號是「毒幽靈」。

如果蜀中唐門沒有唐正邦這一種人，這個家族在江湖上的聲譽一定會比現在好得多。

遺憾的是，像唐正邦這種擅長用毒，心腸亦同樣狠毒的人並不少。

不獨蜀中唐門如是，即使是江湖的其他各大家族，亦有類似的情況。

但自從唐百嘯成爲蜀中唐門主人之後，唐正邦就忽然神秘失踪。

誰也不知道他爲什麼會失踪。

只有唐智，他很清楚。

唐正邦與唐百嘯，是不能並存於這個家族之中的，他們之間的成見實在太大。

唐智並沒有放過利用唐正邦的好機會，他找到了唐正邦，並且極力說服他加盟在罪惡門的旗下。

唐正邦答應了。

除了唐正邦之外，還有兩個早已脫離蜀中唐門的夫婦，也加盟在罪惡門之中，他們就是那間廟宇內的一雙老夫婦。

× × ×

這裏距離杭州唐門並不遠。

唐智早就已部署好一個龐大的計劃。

他的發展是迅速的，也是多方面的。

他不會放過任何機會，也不會放過任何與他作對的人。

在他的心目中，世間上只有兩種人：

——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他對待敵人的原則也只有一個：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而他心中的理想，就是：

——殺盡異己，唯我獨尊。

罪惡門是他一手創立的。他以「罪惡」二字爲名，其人心胆之狂妄，實在不難想像。

在廟宇後煮吃蜘蛛酒的一雙老夫婦，論輩份絕對不在唐智之下。

那個老人是唐智的堂弟，他叫唐散。

唐散的年紀，只比唐智少一歲。但唐散的妻子莫慧珍，却比唐智的年紀還大。

唐散的婚姻，一直都被昔日蜀中唐門的老主人大力反對。

但反對終於無效。

唐散是個充滿叛逆思想的人，他對任何人都無所畏懼。

昔日唐門老主人反對他與莫慧珍成親，是因爲莫慧珍是個綠林中的女魔頭，她犯案纍纍，而且行事手段的兇殘，更是令人髮指。

雖然蜀中唐門的聲譽在江湖上也並不怎樣好，但唐門老主人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

他認爲聲譽不好，可以重新檢討，他準備在三十年之內，改變江湖中人對蜀中唐門的印象。

但他的理想還未實現，就已溘然長逝，病死在床上。

唐散在蜀中唐門中的人緣並不甚佳，不但不佳，簡直就是非常惡劣。

他實在是一個極難相處的人。

結果，他與妻子脫離唐門，另闖一番天下。

他們曾經組織過一個帮會。

但這個帮會並不成功，創立了五年之後，就給江湖中的八大門派重創，唐散夫婦還受了重傷。

多年以來，唐散夫婦都無法再行練功，武功大大倒退。

直到數年前，他們的傷勢才有轉機，但已虛耗了不少歲月。

唐智沒有放過任何值得利用的人，所以他們又被網羅，加盟在罪惡門的旗下。

這一座古老的廟宇，就是罪惡門在杭州附近設立的一個分舵。

表面上看來，這裏人烟稀疏，除了義莊的死人之外，就只有一個老看更，和廟宇中的一雙年老夫婦。

但實際上絕非如此。

在廟宇和義莊的背後，還有一個很秘密的山洞，裏面還有不少罪惡門的高手！

× × ×

唐散夫婦雖然加盟在罪惡門下，但他們仍然沒有忘記以前自己所創立的帮會。

他們也和唐智一樣，並不是安份守己的人。

這十年來，他們一直到處搜尋魔鬼蜘蛛和神仙蜘蛛，終於製成了蜘蛛酒。

這是他們要練成魔鬼神仙蜘蛛大法的唯一辦法。

他們要練魔鬼神仙蜘蛛大法是一個秘密。

一個絕大的秘密。

這件事絕不能讓唐正邦知道，更不能讓唐智知道。

唐正邦的心毒，唐智的心更毒。

而唐散夫婦呢？

他們又豈是善男信女？

× × ×

蜘蛛酒已喝完。

不但酒喝盡，連那九百九十九隻魔鬼蜘蛛，和那一隻神仙蜘蛛，也已分別進入了唐散夫婦的肚子裏。

唐散夫婦露出了一種狡黠的微笑。

魔鬼神仙蜘蛛大法是一種至邪至毒的武功，他們在一個月後，可以全部練成。

練這種武功並不太難。

最難之處是要找尋那些蜘蛛而已。

正當他們得意微笑的時候，門外忽然傳來一陣巨响。

唐散臉色一變。

他立刻衝出屋外去，怒喝道：「甚麼人？」

牆角後响起了一個人冰冷的笑聲。

只聽得那人冷冷的道：「我是你的隣居。」

「唐正邦？」

「不錯。」一個幽靈般的人緩緩地從

牆角後走了出來。他的手中索着兩根粗大的繩索。

這人的臉上毫無血色，但嘴唇却殷紅如血。

果然是唐正邦！

× × ×

唐正邦手中的兩根粗大繩索，拖動着兩件沉重的東西。

那是棺木。兩副又殘、又舊、而且發開始發霉的棺木。棺木上還寫着幾個字。

## 雷門三斧

（一）

雖然天色黑暗，但這兩副棺木上寫着的字，唐散夫婦還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是唐散夫婦的名字。

唐正邦又是冷冷一笑。

他的聲音彷彿比冰還冷：「你們想自己躺進去，還是要勞動老夫出手！」

唐散臉色鐵青，沉聲道：「你早就想造反，你的野心眞不小。」

唐正邦冷冷道：「想造反的是誰，你們心中有數。」

唐散吸了口氣，道：「總門主回來之後，就是你的死期！」

唐正邦忽然發笑。

笑聲如同夜梟，令人聽來毛骨悚然。

「唐散，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想秘密練功，謀害總門主！」唐正邦的笑聲忽然又沉寂下來，厲聲的指摘唐散夫婦。

唐散的臉忽然一陣痙攣，好像胸口忽然被人踢了一脚。

唐正邦又是一聲冷笑，道：「如果你們以爲搜集蜘蛛的事神不知鬼不覺，那是大錯特錯，就算你們能瞞得過全天下的人，也瞞不過我的一雙眼睛！」

唐散的額上青筋凸起。

良久之後，他才重重的嘆了口氣，道：「你果然是個聰明的人，看來愚夫婦的一切行動，你早已瞭如指掌。」

唐正邦嘿嘿笑道：「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們還是認命好了。」

唐散道：「現在總門主還不知道這件事，難道你就不能替愚夫婦隱瞞一下？」

唐正邦沒有答覆。

但牆角後忽然又响起了另一個人的聲音。

這個聲音只說出了三個字：

「太遲了！」

× × ×

這三個字說得並不响亮，但却在唐散夫婦心中激起洶湧的波濤。

唐智竟然已回來到這裏，而且還知道了他們的一切秘密。

唐智又再重複那一句說話。

「太遲了。」

當他說完這三個字之後，本來沉寂的廟宇，忽然就變得比市集更熱鬧。

唐散夫婦互望了一眼，又再向四周望去。

只見數之不盡的武士，已把他們兩人團團圍困。

唐散忽然覺得手心有點汗。

汗是冷的。

他的心也同樣冰冷。

唐智的目光，森冷而殘酷，他又再對唐散夫婦說道：「你們若自己動手自行了斷，一定可以死得舒服一點，否則非但會死得很痛苦，而且絕對無法保回全屍，你們不妨好好的考慮一下。」

「考慮？」唐散的目光也同樣兇狠殘酷：「就算老夫今天死在此地，好歹也要找個人墊墊棺底！」

他的說話還未說完，唐智已沉下臉，雙手却同時揮了一揮。

他這個手勢，罪惡門中每一個人都很明白那是甚麼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殺！」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更決絕的含義，那是：「不留活口！」

對於唐智來說，他認爲殺人就和玩女人一樣，非要澈澈底底不可。

但他是否知道，無論是殺人也好，玩女人也好，都和玩火同樣危險呢？

他也許知道，但他年輕的時候喜歡玩女人，直到有心無力的時候，他却喜歡殺人。

今天下午，他已在綠蔭林中，把韓家鏢局殺得人仰馬翻，片甲不留。

當他回到這裏的時候，他又再準備殺人，他這一次要殺的，是唐散夫婦。

× × ×

唐智正想出手的時候，唐正邦却自告奮勇，比唐智更早一步出手。

「總門主，屬下早就想教訓這兩個老不死，也好叫他們知道老夫的厲害！」

他說得咬牙切齒，好像與唐散夫婦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

唐智臉上木無表情，他沒有阻止唐正邦，任由他先打頭陣。

其實唐散夫婦身陷重圍，這一戰他們已然凶多吉少。

但就在這個時候，唐散夫婦分別先後聽到一個人蒼老的聲音。

聲音在他們的耳朵邊响起，聲音並不大，就像蚊叫一般。

蚊會不會叫人？

唐散不知道。

但除了用「蚊叫」這兩個字之外，唐散的心中已再無別的字彙，能够形容這聲音的細小。

聲雖然細小，唐散還是聽得很清清楚楚。

這聲音顯然是有人用傳音入密內功逼進他耳朵的。

這蒼老的聲音緩緩地說道：「你若願意痛改前非，老夫就助你一臂之力，否則你倆就死定了！」

不但唐散聽見這三句說話，莫慧珍也聽見。

兩夫婦突然同時點頭。

唐智與唐正邦都不知道他們點頭是甚麼意思，還以爲他們是在互相暗示，準備使用甚麼武功的招式。

唐正邦這時已衝向唐散的身前，並拍出兩股赤熱的掌風。

好雄渾的掌力。

唐散亦不甘示弱，兩人立刻就展開惡鬥。

× × ×

唐散的武功如何，莫慧珍當然清楚得很。



如果他不是曾經受過內傷，有一段長時期無法練功的話，那麼他現在一定可以輕而易舉的就把唐正邦擊敗。

但唐散現在能否敵得過唐正邦，還是未可預知。

如果莫慧珍與唐散聯手，必然可以擊敗唐正邦。

但現在莫慧珍的情況更糟，她被罪惡門的幾個刀手，施展一種兇悍凌厲的刀陣，把她重重圍困着。

雖然莫慧珍的武功在他們之上，但由於以寡敵衆，加上關心丈夫的安危，一時之間，竟然落了下風。

唐智沉默地就手旁觀，嘴角間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他要證明一件事。

無論是誰想背叛組織，或是攪陰謀，他的下塲都一定會很悲慘。

× × ×

夜風忽然有點急猛。

唐正邦的掌法也開始急。

急而不亂的掌法，給予唐散極大的威脅。

唐散雖然已服下蜘蛛酒，但他還未練成魔鬼神仙蜘蛛大法，所以蜘蛛酒對他來說，暫時是毫無助力的。

唐正邦當然也已看準了這一點，否則他又豈敢自動請纓，去對付唐散？

掌聲呼嘯。

唐散突然一鼓作氣，連發八掌。

這八掌並不剛猛，但却暗潮湧伏，看似平淡，實則殺着連綿不絕。

唐正邦臉色微微一變。

唐散果然不愧是蜀中唐門的傑出高手，這八掌已使唐正邦不敢再輕率冒進。

但唐散的情況仍然十分危險。

雖然唐正邦一時間無法把他傷害，但除了唐正邦之外，還有唐智和罪惡門的高手在旁虎視眈眈。

唐散現在唯一寄望的，就是那個用傳音入密功夫，表示願意助他一臂之力的人了。

唐散雖然無法憑這把聲音知道對方是誰，但這人是個武功極高的內家好手，是毫無疑問的。能够施展傳音入密功夫的人，他的內家眞氣當然非同小可。

但對方除了這個內功極高的好手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助陣者呢？

這是唐散最關心的。

他知道罪惡門的力量絕對不可以輕視，就算用傳音入密功夫對自己表示將會援手的人是個武林高手，若他只有一人，形勢依然是難以樂觀的。

（二）

雖然這裏並沒有「殺聲震天」的聲音，但戰況已越來越是激烈。

用傳音入密功夫向唐散說話的人，又是誰呢？

原來這人就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

× × ×

唐老人本來是單獨一人前來到這間廟宇的。

但他來到了廟宇旁邊那義莊的時候，他忽然發覺義莊的屋頂上，有人低聲的叫他：

「老祖宗！」

唐老人立刻翻身縱上義莊簷上，祇見瓦簷上有兩個人。

他們就是唐愚和唐箭。

唐愚和唐箭比唐老人更早一步離開罪惡谷，想不到他們也是和唐老人一樣，來到了這裏抓鬼。

唐老人問唐愚：「司馬血呢？」

唐愚道：「他在廟宇的西方。」

唐箭曾受傷，但唐愚也是個精於醫治毒傷的能手，他的傷勢現在已痊癒了八九成。

對於自己的傷勢，唐箭從來就沒有把它放在心上。

他最重視的，就是怎樣收拾唐智所組織的罪惡門。

× × ×

當唐老人、唐愚和唐箭在廟宇外看見那種情景之後，他們都知道罪惡門正在窩裏反。

本來他們亂作一團，對唐愚等人是有利的，如果唐散夫婦死在唐智的手下，罪惡門極其量只不過折損了兩個高手而已。

唐老人用傳音入密鼓勵唐散夫婦，目的就是希望他們的內亂打得更激烈、更兇狠。

唐老人當然知道，唐散夫婦是不容易改邪歸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但在這種情況之下，唐老人仍然打算助他倆一臂之力。

這一對老夫婦雖然也並非良善之輩，但比起唐智與唐正邦來說，還是好得多的。

唐老人並非故意哄騙唐散夫婦。

當唐散夫婦形勢最危急的時候，杭州老祖宗的松木紅纓槍終於來了。

唐老人就像飛將軍般從天而降。

他的槍法如何，江湖中人盡皆知非常厲害，但眞正見識過唐門槍法的人，還是不多。

唐老人的槍法一經施展，罪惡門的高手全都爲之眼睛一亮。

殺風騰騰的槍法，狂風暴雨般連殺數人。

唐老人一出手，圍困着莫慧珍的人就立刻少了一大半。

莫慧珍鬆一口氣。

若不是唐老人及時出手，她現在可能已倒臥在血泊之中。

唐散的情況，也已相當不妙，因爲唐正邦不再托大，與三個戴着半邊面具的槍手聯合向他發動攻擊。

繼唐老人出手之後，另一個武功奇高的高手也開始給予唐散施以援助。

他就是「貓殼」唐愚！

× × ×

既是貓殼，亦是虎紋天王。

但無論他是老貓也好，是老虎也好，他手中那一把虎紋刀的力量，是任何人都絕對不容輕視的。

唐正邦驟見虎紋刀刀光閃動，心知不妙，總算他閃避得快，否則唐愚的第一刀，很可能就要了他的性命。

廟宇內的形勢更亂。

就在形勢紛亂無比的時候，黑暗的天空突然亮出了一道燦爛奪目，五色繽紛的

火花。

這是烟花？

不。

這不是烟花，而是殺手之王司馬血放出的一種訊號。

這種訊號當然是發給杭州唐門裏的人知道的。

唐智臉色微微一變。

雖然他不知道這些訊號是誰發出來的，但他知道，這是敵人求救的一種方法。

唐愚冷冷一笑，對唐智道：「今天咱們總算又再碰頭了。」

唐智臉上發着憤怒的光芒：「本門罪惡谷的殺手，都是你殺的？」

唐愚搖頭：「像他們這種膿包，又何必我親自動手？」

唐智冷哼一聲，道：「他們是怎樣死的？」

「自殺。」

「自殺？」

「不錯，若非自殺，又有誰能使用他們的武器，和他們的獨門武功去把他們殺掉？」

唐智冷笑道：「本座很難相信你的說話是事實。」

唐愚淡淡一笑，沒有說話。

唐智又道：「他們一向都很珍惜自己的性命，怎會同時自殺？」

唐愚淡淡的道：「他們想殺老夫，但沒有成功，反而給老夫把他們的穴道制住，除了右手之外，他們全身都彈動不得，然後，老夫就準備使用分筋錯骨手來對付他們……」

「分筋錯骨手？」

「不錯，難道你以為愚兄弟不懂這一套把戲？」

唐智無言，臉上的神色却變得極其難看。

「分筋錯骨手」，又名「分筋錯骨大法」，這不是把戲，而是一種可怕的武功，更是一種可怕的酷刑。

唐愚又悠然地再說下去，道：「想不到他們寧願自殺，也不願領教這種把戲的滋味。」

唐智的身子有點發抖。

他的發抖並不是驚懼，而是憤怒。

「唐愚，你好狠毒的手段！」

唐愚神色不變，慢慢的說道：「那些殺手殺人的手段，又何嘗並不狠毒？那是他們應得的一種報應。」

唐智的臉上，陡地升起一股濃厚的殺機。

他冷冷的道：「唐愚，你的報應也即將降臨！」

他一面說，一面退下。

他退下的時候，在他身後却有三個濃眉大眼，手執巨斧的壯漢衝了上來。

唐愚仍然是那般鎮靜。

他只是輕輕的嘆了口氣：「雷門三斧，爾等父親若仍然在世，必定會大力反對你們加盟在罪惡門旗下，三位的尊翁雷長星大俠與老夫曾有數面之緣……」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雷門三斧的其中一把大鐵斧已幾乎把他的腦袋砍了下來。

× × ×

唐愚的腦袋沒有被砍下。

但他的反應若是稍慢半點，那倒難說得很了。

雖然他的說話是佛口婆心，但雷門三斧好像一句也沒有聽進耳朵裏。

雷老大是雷門三斧中脾氣最大，殺人也最多、最狠的一個。

他的大鐵斧每年都砍死過人，好像不殺人就會全身痕癢似的。

唐愚眉頭一皺。

雷長星是江湖名俠，想不到他的兒子却變成了這副樣子。

唐愚不想殺他們。

但雷門三斧却一點也沒有領情，反而步步緊迫。

唐愚步步退讓。

若是明眼人，必然已可看出，雷門三斧的斧法，雖然厲害，但還不是唐愚的敵手。

唐愚眉頭越皺越緊，連眉毛都快要皺脫下來了。

他實在替雷長星感到可惜。

幸好雷長星子女衆多，除了這三個不長進的傢伙之外，還有幾個兒女，他們並不像雷門三斧。

唐愚還是不忍心下殺手。

但唐愚不下殺手，雷門三斧却反而以為這個「貓殼」技止此矣。

唐愚忽然一聲冷喝：「你們還再不退下，莫怪老夫手下無情！」

但雷門三斧又豈會聽從他的說話？

唐愚心中真的有點火了。

但他還是沒有使出真正的武功，因為已有人為他代勞。

颯！

颯！

颯！

三道寒光，如電般向雷門三斧的咽喉射去。

雷門三斧同時揮斧。

他們的斧法相當不錯，但他們是否能把這三道寒光擊落呢？

× × ×

在杭州唐門大廳外的園子裏，唐竹權沒有喝酒，像一隻巨熊般躺在一列石階之上。

他的臉孔仰天，一雙眼睛半開半闔。

他好像是在睡覺，又好像是在「餵蚊」的樣子。

唐家雖然地方很清潔，但園子裏有草，有草的地方也就難免有蚊。

無論是誰給蚊子咬，都覺得很討厭。

唐竹權也是人，他也同樣不喜歡給蚊子咬。

但現在，他就算給幾十隻蚊子同時叮咬，他也會毫不在乎。

為甚麼呢？

說來可笑，原來時九公在醫谷配製了一種很古怪的藥散，服下去之後，三天之內絕不怕蚊子咬。

就算再兇悍的毒蚊，也不會令到皮膚受到任何的損害。

時九公雖然一進門就與唐竹權吵嘴，但他們都是同一類型的人：他們的火氣發作得快，也平息得快。

他們之間根本就並無積怨。

時九公把這藥散的事吐露出來之後，



唐竹權立刻就表示興趣濃厚，要試一試。

所以，他現在的確是在「餵蚊」。

× × ×

時九公不但是個神醫，也是大夫中的怪傑。

這種古怪的藥散果然有效。

唐竹權親眼看見一隻大毒蚊在自己的鼻子上，狠狠的叮了一口。

但奇怪，唐竹權居然一點痕癢的感覺也沒有。

這是否痲藥呢？

那又不然。

因為唐竹權接着又用手捏一捏自己的鼻子，這一下可疼得要命。

時九公的怪藥，的確不可思議。

就在第二隻蚊子要叮他鼻子的時候，唐竹權忽然「霍」的一聲跳了起來。

他怕蚊子咬嗎？

不。

他跳起來，是因為他看見東北方的半空，忽然亮出了一道燦爛奪目，五色繽紛的火花。

× × ×

這是殺手之王司馬血放出的一種訊號。這訊號不但唐竹權看見，連龍城璧、衞空空都看見了。

龍城璧立刻問唐竹權：「那裏是甚麼地方？」

唐竹權回答：「那是一座古廟，還有一間義莊！」

「義莊？」

「不錯，是義莊。」

這時候，時九公也走了出來。

他仰首望着東北方的天際。

火花已熄滅，時九公甚麼也看不見。

「你們在看甚麼？」他撚着鬍子問。

龍城璧淡淡一笑：「時老前輩，你暫時留在這裏好好保護許谷主，我們現在要去看死人。」

「看死人？」

「不錯，如果在下沒有料錯，那裏一定已有不少剛剛死去的死人！」

## 尾聲

### （一）

世間上最難看的人，也許只有一種。

那是死人。

無論那人活着的時候是否好看，死了之後就會變得很難看。

但死人也有一種好處。

——死人不會傷害別人，也不會傷害他自己。

× × ×

龍城璧當然不是想去看死人的。

他並不是個瘋子。

也對死人的興趣一點也沒有。

但當他來到了廟宇的時候，他的確看見不少死人。

他沒有料錯，這裏有不少剛剛死去的死人，其中還包括了唐正邦！

唐正邦是給一把薄而鋒利的劍，一劍刺穿了咽喉而斃命的。

這把劍就是碧血劍。

唐正邦遇上了殺手之王，想用毒針把他解決，但被解決的並非司馬血，而是唐正邦。

唐智連番損兵折將，這口氣他如何吞得下去？

× × ×

雷門三斧與唐愚纏鬥了一段時間，苦攻不下，但他們仍然不知死活地揮斧向唐愚進攻。

唐愚到底還是沒有施展殺着。

但唐箭却看不過眼了。

他的袖箭功夫，本就是江湖一絕，此正是大派用場的時候。

颯！

颯！

颯！

三道寒光，分擊雷門三斧的咽喉。

雷門三斧雖然同時揮斧，但唐箭的射箭功夫天下無雙，又豈是他們所能抵禦！

三聲慘呼，相繼響起。雷門三斧做夢也想不到天下間竟然有這樣厲害的暗器。

三人的咽喉同時中箭。

咽喉中箭還能活嗎？

當然不能。

結果，廟宇中又多了三個死人；

× × ×

唐智一直都對自己組織的罪惡門，有極大的信心。

別的不提，就以罪惡谷來說，他就認為這是自己的傑作，

可是，平安谷變成了罪惡谷，現在又變成了平安谷。

沙不惡，杜舵與獨孤一的敗亡，對於唐智來說，這個打擊是不能算小的。

但他仍然還有不少武功高强的手下，他還要再拚。

他的年紀已非輕。

他現在的確是在拚老命。

——這正是人類可悲之處：風燭殘年，有福不享，還去爭鋒頭，拚老命，又何苦來呢？

但人類往往就是如此冥頑不靈。

人類由出生至死亡，無時無刻不在爭取。

為自己生存而爭取，那當然合理，誰出生之後不吃奶？長大之後不吃飯乎？為養妻活兒而不必賺錢乎？

但有時候許多人爭取的東西，却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一種自私的慾望，一種不切實際的虛榮。

本來一個人要爭取甚麼都不是問題，就算閣下千辛萬苦，冒着生命危險去爭取，也是閣下一個人的事。

但不少人為了爭取權力，名利，往往會傷害別人。

不斷的爭取名利，也不斷的去傷害別人。

唐智就是這種人。

× × ×

唐智雖然野心勃勃，雖然心中大不服氣，但他畢竟不是個呆子。

他已漸漸看出，形勢對己方已相當不利。

既然形勢不利，久留無益。

他已準備打退堂鼓。

但他表面上仍然不動聲色。

當雷門三斧倒下去之後，他忽然就像一隻怪鳥一般向義莊方面飛掠過去。

他這一掠之勢，簡直令人連看也看不清楚。

但龍城璧却沒有放鬆他。

唐智是元兇禍首，怎能輕輕放過？

唐智冷笑。

他連頭也沒有轉動一下，反手就是一蓬血紅色的毒針向後撒去。

龍城璧身如燕子翻飛，一閃避開。

唐智一面施展輕功，一面冷冷的對龍城璧說道：「你再苦纏不休，今夜就是你的死期。」

龍城璧置若罔聞。

唐智的恫嚇，對他是絕對無法產生任何效力的，因為龍城璧本來就是個不怕死的浪子。

× × ×

唐智很快就來到了義莊。

龍城璧緊追。

唐智又再撒出第二蓬毒針，阻止龍城璧的來勢。

龍城璧果然被這一蓬毒針略為阻遲。

唐智立刻用最快的手法，掀開義莊其中一塊棺蓋板。

這一副棺木，看來也和其他的沒有甚麼分別。

但龍城璧並不呆，他知道唐智絕不會無緣無故的把棺蓋板揭開。

唐智揭棺，可能性共有兩個。

第一個可能性：是棺中藏有一種特別厲害的武器或是暗器。

而第二個可能性：是棺中設有秘密的暗道，可以讓唐智逃脫。

× × ×

在這兩個可能性之中，龍城璧認為第二個可能性比較大。

因為唐智有甚麼厲害的武器，早就應在手中，豈會放在棺木之內？

所以弄來弄去，這一副棺木之下，一定還有蹺蹊。

龍城璧果然是個聰明的浪子。

他沒有猜錯，

唐智揭開棺蓋板之後，立刻就像隻兔子般鑽了進去。

這一副棺木當然是空的。

裏面沒有死屍，只有一條深坑，深坑中還有陣陣隱約的燭光。

若是換了別人，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定會稍加猶疑。

但龍城璧沒有。

他幾乎是和唐智一起跳下去的。

× × ×

深坑。

這一條深坑之大，連龍城璧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感覺。

「察」的一聲，上面的棺蓋板又重新闔上。

直到片刻之後，唐竹權和衞空空才趕到這一間陰森可怖的義莊。

義莊是死人居住的地方，在大白天的時候尚且陰森可怖，又何況是在黑夜？

但他們都不怕。

他們天不怕地不怕，不怕神不怕鬼，同時更絕不怕死。

但他們走進義莊的時候，沒有看見龍城璧，也沒有看見唐智。

他們當然不知道，這兩個人都已掉進其中的一副棺材裏。

（二）

深坑之中還有深坑。

唐智不再急了。

他的神態已比剛才鎮靜得多。

不過，就算他落荒逃走的時候，他仍然是相當沉着，絕不慌亂的。

一代梟雄，當然絕非一般盜匪之流可比。

深坑裏的深坑，其實，已不能算是「坑」。

這裏是一座地牢。

但與其說是地牢，不如說是墓穴還更貼切得多。

所以，龍城璧第一句說話就是：「這裏是一座墳墓。」

× × ×

憤！墳

義莊底的下的墳墓。

唐智淡漠地一笑。

「不錯，這裏是墳墓，」他忽然嘆了口氣，然後才慢慢說下去：「這可能是本座的墳墓，但也可能是你的。」

龍城璧悠然一笑：「一個人死後還能霸佔這麼大的地方，倒也是一種福氣。」

唐智蠟黃的臉，露出一個看來很友善的笑容：「你說的不錯。」

龍城璧說：「你喜歡這座墳墓？」

唐智說：「你呢？」

龍城璧乾笑一聲。

他沒有回答，卻慢慢的伸手，握着腰間風雪之刀的刀柄。

刀柄是古銅色的。

刀鋒却銀亮如雪。

當龍城璧把風雪之刀緩緩地拔出刀鞘的時候，唐智的眼色有點變了。

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楚的看見這把刀——風雪之刀。

刀鋒雪亮。

龍城璧的眼睛也同樣雪亮。

但唐智的臉色却沉了下去。

× × ×

燭光黯淡，空氣沉寂如死。

唐智忽然取出了一雙血紅色的薄皮手套，緩緩的戴在手上。

龍城璧沒有趁機揮刀攻擊。

在這種單打獨鬥的情況下，他從來都不願佔別人的便宜。

雖然他給別人的印象，是個狂放不羈的浪子。

但浪子也有浪子的原則。

龍城璧不喜歡佔別人的便宜，包括漂亮的女孩子在內。

唐智也好像知道龍城璧不會趁勢對自己發出攻勢，所以他戴手套的姿態，悠閒得就像是老太婆在繡花。

龍城璧輕輕的吸了口氣。

他忽然問唐智：「這是甚麼手套？」

唐智的答覆很簡單，只有四個字：「殺人手套！」

× × ×

手套的用途眞多。

它可以使一雙手溫暖。

也可以使一雙手不受到粗糙事物的磨擦。

但唐智這一對手套的用途却是殺人。



無論是誰的皮膚被這一手套擦過，他就是個不折不扣的死人。

× × ×

唐智與龍城璧，就在這一個「墓墳」裏，展開一幕驚天地、泣鬼神的大決戰。

唐智在出手前，對龍城璧說：「本座眞希望你並不是我的敵人。」

「可以，除非你能改變自己。」

「本座為什麼要改變自己？」唐智冷冷大笑：「我現在不是活得很好嗎？」

他越笑越厲害，整個地穴都彷彿已被他的笑聲所震撼，甚至搖動。

龍城璧仍然若無其事的站在那裏。

他的風雪之刀，仍然紋風不動。

唐智的笑聲，忽又戛然而止。

「好內功！」龍城璧淡漠地一笑。

唐智笑聲方止，嘴角間又露出了另種笑意。這是充滿濃厚殺機的笑意。

他突然撲前，伸手就是連發十三爪。

這十三爪看來完全沒有防守，只是不斷的進攻。

但龍城璧並沒有看輕這十三爪。

他也沒有貿然地反擊。

他知道唐智看來似乎毫無防守，其實，那是一個誘敵的陷阱，如果龍城璧江湖經驗稍為淺薄的話，他就會上了這條老狐狸的大當。

但龍城璧本身也是一條不大不小的狐狸了，這種手法他也懂。

但高手相爭，最重要的還是雙方眞實的本領。

若武功相差太遠的話，就算唐智佈下任何陷阱，任何陰謀，也是絕對多餘的。

爪影重重，每一爪都像是閻王的追魂帖。

風雪之刀逼人的光芒，彷彿就在這一刻間完全消失。

詭異絕倫的爪法，招式兇險無比。

唐智一雙血紅色的爪，似乎已把龍城璧整個人籠罩着。

× × ×

唐智不但施展爪法，也同時使用指法、掌法，甚至使用少林派的羅漢拳。

他的武功，看來眞是洋洋大觀。

但龍城璧沒有被迷惑，他已看準唐智眞正的攻擊力量，還是爪。

唐智屢攻不下，忽然改為守勢。

但他的守勢，也隨時可以把龍城璧的咽喉戳穿。

龍城璧冷冷一笑，目中殺機大盛。

一聲暴喝，連發八刀。

刀鋒寒芒激射，剎那之間，人與刀却同時發揮了強大的威力。

唐智心中一凜。

他改攻為守，其實重要的目的，還是去在誘敵。

但龍城璧這八刀一齊向他壓下，却使他深深體會到龍城璧的八條龍刀法，威力實在出人意表。

他開始後悔。他後悔自己給予對方一個急劇反攻的機會。

但現在後悔，是無補於事的。

龍城璧的刀，就像雷電般，無情地向唐智襲擊。

唐智一聲怪喝，貼地滾身，施展出斷腸爪的武功。

指風「嘶嘶」作響。

但風雪之刀似乎比他的斷腸爪還更要快。

雪刀如旋風般捲落。

這是絕不留情的一刀，這一刀若殺不了唐智，龍城璧的腸胃就大有問題了。

龍城璧的腸胃一向都很好，他當然捨不得讓唐智把腸胃一爪揪了出來。

刷！

一聲慘呼同時響起。

龍城璧的腸胃總算保住，但唐智的心臟，却已被風雪之刀一分為二！

× × ×

罪惡門總算被擊破了。

唐老人答應過要助唐散夫婦一臂之力，他沒有食言。但唐散夫婦却在兩日之後，突然雙雙暴斃。

因為他們服下了蜘蛛酒之後，立刻就與別人動手過招，但根據魔鬼神仙蜘蛛大法武功經典上所記載，凡服下蜘蛛酒的人，總不能提聚眞氣的。

唐散夫婦並非不知道，但却沒有想到一經動手，竟然就會釀成殺身之禍。

至於唐愚與唐箭，他們帶着碧齡，一起回到蜀中唐門。

唐箭這一隻「水貓」，從此不再在江湖流浪了，寂寞的「貓」，又再變成了蜀中唐門高高在上的唐六公子。

× × ×

又是一個炎熱的晚上。

唐竹權又在草地上「餵蚊」。

他覺得這是一種很有趣的玩意，分明看見蚊子在叮咬自己，但居然一點也不痕癢，也不覺痛，豈不妙哉？

唐老人給這個寶貝兒子，弄得啼笑皆非。

唐竹權絕不是個傻子，他比絕大多數精明的人都還更精明。

他覺得蚊子雖然可惡，但牠們吸吮人類的血液是為了生存。

但人類又如何？

人又為甚麼要殺人，弄得血腥遍地？

蚊雖可惡，但不少人却連蚊却不如。

唐竹權忽然覺得蚊子很可愛，最少比那些醜惡的人類可愛三百六十倍。

眞正了解唐竹權的人並不多。

眞正了解龍城璧的人更少。

唐竹權在「餵蚊」，而龍城璧呢？

他又在那裏？

× × ×

這是月圓之夜。

如你問龍城璧，何處的月亮最美麗，他的回答一定是：「杭州。」

因為唐竹君就住在杭州。

現在，龍城璧身在杭州，他躺在一座高樓上，仰首看明月。

一層薄薄的霧，忽然掩蓋了皎潔的明月。

龍城璧的眸子也有霧。

那是情霧。

情霧不怕風雪，不怕風浪，也不怕風雪。

他的情霧是永遠吹不散，打不掉的。

現在，龍城璧的確甚麼都不怕。

因為唐竹君就在他的懷中……

（全文完）

精選短篇俠義故事

# 飛駝王

楊威·文　子成·圖

## 巧佈浮沙陣

雲逸飛這身裝束，活脫脫就是一個回回。簇新的袷袢，斜領右衽，沒鈕扣，腰束方帶，外加小花帽長皮靴。

維吾爾族的衣着，風格迥異，看上去却很美觀；尤其是少年男女，益發顯得動人可愛。

月圓大會，歌聲在大漠上飛揚，多彩多姿的舞蹈，令人看得眼花繚亂。

雲逸飛英俊挺拔，在人羣中有如鶴立鷄羣，超然卓立，俊秀不凡！

他雖然是初來的客人，立刻變成衆少女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一雙雙妙目，蕩漾着多情的柔波，頻頻注視着這位少年人。

同樣地，維吾爾族的少年英雄，漸漸地，心內越來越不痛快，而且愈來愈忍受不住！

哈達首先跳出來，喝道：「漢族小子，維吾爾戰士向你挑戰，敢來麼！」

「大家玩得好好的，又何必傷了和氣呢！」雲逸飛笑道。態度輕鬆，似乎並不畏懼這位身高膀闊的維吾爾少年英雄，只是他本人性情平和，不願爭强鬥勝。

「懦夫！」哈達向地上吐了口痰，轉身走開，臉上露出鄙夷不屑神色。

許多少女神情漸漸冷淡起來。

由於維吾爾族人，最崇拜英雄；你本領越好，只要將他們打服，他們就越發服你！

雲逸飛的謙和禮讓，反而令他們看不起；這一來，立即將美的形象打破；許多少女立刻投向哈達懷抱中去，對於雲逸飛再不屑一顧了！

## 力服飛駝王

雲逸飛絲毫不以爲意，端着木盤，細細品嘗維吾爾族的燒肉，薄餅，酥油茶、醇酒……還有碧綠清香的哈密瓜與紅鑽石般的西瓜。

魯木夫是維吾爾族有名的戰士，二十年來，縱橫大漠，會過多少沙漠上的英雄，如今雖然年紀大，仍然是維吾爾族有名的英雄。

雲逸飛正是他的客人，所以也帶來參加月圓大會；許多少女的愛慕，哈達的挑戰，雲逸飛的含笑謙讓，又令得那班少女轉愛哈達去；魯木夫全看在眼內，但他仍然笑嘻嘻望住這班少年男女唱歌跳舞，絲毫未露不豫神色。

正在這時，有一位少年戰士呼元托，走到魯木夫面前大聲道：「魯木夫，你是我們族中勇敢的戰士，怎麼會有貪生怕死的懦夫朋友！」

「哈哈……」魯木夫放聲狂笑。

雖然這位維吾爾族老戰士沒有精湛的內功，但他族內人全喜歡唱歌，兼且他本人豪氣過人，所以這一放聲狂笑，立刻引起全場人的注意！

呼元托見魯木夫放聲狂笑，不禁頗有怒意，要不是這位素受人尊敬的戰士，呼元托眞會拔刀相向；好不容易等到笑聲停頓，立刻大聲問道：「魯木夫，你這樣笑是什麼意思！」

魯木夫絲毫不以爲忤，微笑道：「呼元托，你以爲我這位朋友是懦夫？」

「當然，他剛才的態度已說得很清楚，還有假麼！」呼元托說得理直氣壯。

「嘿嘿，」魯木夫冷笑道：「我的朋友會是懦夫，你們倒是妙想天開呵！」

「難道他敢與我一戰！」呼元托叫起來。

兩人這一鬧，立刻引起全場人的注意；許多年輕戰士跟着打哄，齊叫道：「魯木夫，叫你朋友露一手，也好讓大家開開眼界吧！」

「哈哈，我這位年青朋友，本領極大，只是性情和善，不願你們難堪，絕不是懦夫害怕！」魯木夫道。

「好呀，叫他露一手，反正我們只是比武性質，又有什麼關係！」呼元托道。

「哈哈，」魯木夫朗聲一笑，伸手在雲逸飛肩頭重重連拍幾下道：「老弟，你就別客氣啦！」

魯木夫這幾下重拍，尋常人嘛，只怕禁受不起，而且那大的响聲，可以想像到魯木夫所用力的大小，大家聽得清楚，看得明白，雲逸飛連肩頭都未沉半分，若無其事微笑坐着。

呼元托不等回答，早已跳起來，吼道：「俺先來領教你的拳脚功夫！」

雲逸飛只好懶洋洋站起來，也即是答應比試的態度，立刻引起維吾爾族衆人興趣，斯文秀氣的漢族小夥子，竟敢和維吾爾戰士比武；尤其是年青少女，頓時眼內發光，崇拜與愛慕神色比什麼時候都熾烈了！

這情景，又招起維吾爾族年青小夥子的妬火！

哈達這時大踏步起來，宏聲道：「我來做公證人，你們二位比試拳脚功夫，誰先倒地就算輸了！」

「來吧！」呼元托雙臂一振，胸臂頓時膨脹，上身衣服爆裂開來，露出渾身堅實肌肉及盤錯突出的筋脈，猛吸口清氣，全身就像有幾隻小老鼠游走，在月光及火炬照耀下看得很明白！

「好！」維吾爾族見了，叫好喝采聲，震動山岳。

呼元托頓時意氣風發，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雲逸飛若無其事，隨隨便便站着，臉含微笑，絲毫未現畏懼慌張神色。

「來吧！」呼元托一拍腰部，對雲逸飛叫起來。

「强賓不壓主，當然是你先出手！」雲逸飛含笑道。

「好！」呼元托有意逞威，當然不客氣，叫聲中右拳疾揮而出，直往對方腹部直搗。

雲逸飛凝立不動，似乎駭傻了，呆呆的等着人打；旁觀衆人眞担心他給打得飛起。

說來雖慢，拳勢又快又疾，只聽到「砰」！的一聲大响，一拳結結實實打中，但雲逸飛仍然好端端站着，露出慣常的笑容。

呼元托從未遇過這樣的事，維吾爾族戰士也是一樣，霎時之間，大家都不禁呆住了！

雲逸飛仍然很有耐性等候着！

「我再試試！」呼元托再次運足勁力，砰砰砰，一連三拳，拳拳到肉，如擊敗絮，雲逸飛依然含笑凝立，好像沒事人一般。

呼元托知道邪門，即使再用拳頭，大概也是這樣結果；突然計上心來；何不用撲跤法，只要撲倒對方，這場比試就算贏了，其它的又何必去計較，勝利才是最重要的！

沉重的脚步，一踏下去，令得地面震動，維吾爾族的姑娘看了呼元托這等氣勢，也不禁爲雲逸飛担心。

雲逸飛自始至終，微笑依然，一直就那樣站着，未作其它的表示及動作。

呼元托一走近前，雙手緊緊將雲逸飛抱着，心內不由大喜，只要抱着，不怕你跑了！

誰知雲逸飛千斤墜功夫，一施展出來，呼元托即使用出了吃奶的力，也無法可以抱起！

到最後，呼元托改作推、拉或搖動，雲逸飛就像一根堅固石椿，穩定堅實，無法動搖半分。

雲逸飛見對方攪了半天，仍然不知趣，繼續胡鬧，看樣子像是永遠蠻幹下去！

突然，雲逸飛右手伸出去，抓住呼元托手腕，一牽一引；呼元托鐵塔般的身軀，陡地飛了起來，直跌到三丈開外去了！

好在這是沙漠，跌在地上，根本不當一回事，連皮膚都未傷半分，他呆了半晌，才清醒過來，仍然不信，猛地跳起，呼叫連連，往雲逸飛衝去，鐵拳揮動，拚命往雲逸飛頭上搗去。

這回，雲逸飛再不退讓，以拳頭對拳頭，照樣劃葫蘆，迎了上去。

「砰！」雙拳相交，完全是硬碰硬，毫無取巧地方；呼元托素來自負鐵拳堅硬，今天却有點不靈光了，一撞之下，立刻感到痛澈心肺；捧着拳頭，彎下腰去，咬緊牙齦，才沒有哼出聲來。

這一來，雲逸飛完全勝利了！

哈達身爲公證，儘管心內極端不服，但是仍然依着規矩宣佈道：「漢人朋友贏了！」

「好呀！」熱鬧的喝采聲地動山搖！

魯木夫這時才站起來，待聲音平靜下去，才哈哈笑道：「我這位小兄弟，本領可大呢，剛才他不願出手，你們還以爲他是懦夫，哈哈……如今可明白了吧！」

哈達突然叫道：「我要和他比刀！」

這話一說出，整個與會的人立刻感到無限沉悶，由於這哈達不僅武功高强，手中一把刀，像玩魔術似的靈活，令人無法捉摸，別說對敵了！

魯木夫神態也凝重起來了，微一沉吟間，他立即揚聲道：「取兩把刀來！」

不屑片刻，維人立刻呈上兩柄刀，雲逸飛這次沒有說什麼，默默接過一柄刀，仍然是毫不在乎站着。

哈達一刀在手，神態立刻莊敬無比，好像是奉有神的旨意，操有生殺大權在手一般！

所有的人，屏氣凝神，注視這一場生死決鬥。

哈達雙手將刀平舉過頭，雲逸飛知道這是他們習俗，也照樣劃葫蘆跟着做。

儀式完成，比試立即開始，場中的氣氛沉悶異常，大概維人也感到嚴重！

蓋因哈達是他們族人公認的年青高手，也是他們奉的戰神一般，贏了當然沒有話說；萬一輸了時，那是整個維吾爾族的難堪，看來雲逸飛身負絕技，固然哈達刀法好，是否有取勝的把握，誰也不敢事先確定！

二人對峙着，凝神待敵，不敢稍有鬆懈。

「颼！」哈達快捷的跳前一步，彎刀有如一道電光，直往對方頭上劈去。

雲逸飛迎風快截，堪堪擋住了哈達一刀。

一招發動，攻勢連綿不絕，那般銳勢極爲强盛，平常人眞個不易抵擋！

但是，雲逸飛刀法亦如其人，自然而瀟洒；其本身力量因敵勢而增減，敵强一分，刀也强一分；敵弱一分，他也是那樣子，絲毫看不出什麼威力！

哈達全力進攻，一百招過去，他已用盡了絕招，無論你用多少力量，也無法搖動分毫！

二百招過去，雲逸飛見對方不知趣，心內知道必須施展絕技，才能令得維人心服，對他們謙讓，只怕沒有什麼大用，想到這樣，立刻大喝一聲：「小心！」

哈達見雲逸飛叫喚，立刻全神戒備。

突然，雲逸飛手上的刀，像水晶球爆炸開來，一顆燦爛耀目的光球，在晚空中明亮已極！

哈達拚命抵擋，仍然中了不知多少刀，他以爲這次是有死無生；時光極快過去；他茫然站着，全身並無傷痕，正在暗自奇怪時，一片片碎布從身上飄下，只有一顆花生大小，總有數十片吧！

雲逸飛抱刀而立，不發一言。

所有維吾爾族人也沒有說話，他們雖然不願接受這事實，但又不能否認！

「我輸了！」哈達棄刀於地，頹然說道。

魯木夫立刻走上前，用力重拍哈達膊頭幾下，然後朗聲道：「我這位朋友，雖然年紀小，一身武功，當今天下，只怕找不出幾個敵手，即是我一樣輸，不要緊，我們不妨再和他比酒量，看看誰不醉！」

雲逸飛也走上前，手把着哈達手臂道：「哈達大哥，我們喝酒去！」

維人崇拜英雄，親眼看見雲逸飛打敗他們族人最勇敢的戰士，心內自然欽佩；敬酒的、交談的，霎時間與大夥兒打成一片。

這班年輕女孩子，那還得了！

維吾爾族風俗不同漢人，雲逸飛碰到這班熱情姑娘，簡直頭都大了！

還是魯木夫有經驗，大聲道：「我這位漢人朋友，家裏有十六個老婆，兇得不得了，你們別纏着他，惹出麻煩可別怪我呀！」

維人姑娘眞個信了，如此英雄少年人，女孩子自然喜歡，十六個老婆似乎蠻合理呢！

雖然如此，她們仍有許多想加入第十七名、十八名老婆呢！

經此一役，雲逸飛立刻成了大英雄，又是魯木夫的好朋友，所以也是維人的好朋友！

月圓會後，雲逸飛就在大沙漠內，與維人生活在一起；遊牧生涯，倒也相當有趣！

這天，維吾爾族人找到一塊極美的綠洲，大夥兒歡天喜地嘻笑玩樂！

晚上，雲逸飛獨個兒散步，欣賞靜的沙漠，這時，月尚屬下弦，柔和的光益發襯托出朦朧的詩一般的境界。

燦爛星光，像珍珠，像鑽石，看起來比珍珠鑽更美，更可愛！

雲逸飛深深愛上了這月夜，這沙漠以及大漠上的一切事物。

突然，女孩子驚叫聲傳來。

雲逸飛不敢怠慢，施展絕頂輕功，循聲馳去，一個小瀑布下，有幾名女郎正在嬉水出浴，旁邊站着三名大漢，決不是維人戰士！

他們正站在池邊，望着水中幾名少女，似乎心內不懷好意；少女們驚慌失措，縮在水中，不敢上來。

「哈哈，今天我們又有收獲，維吾爾族的姑娘很好；咦，你們不上來，我們就下來一起洗澡吧！」一名漢子哈哈笑道。

雲逸飛未來沙漠，知道大戈壁居住的部落有很多，除了維吾爾族，回族，哈薩克族，蒙古族比較强大；還有柯爾克孜族、東鄉族、塔吉克族、烏兹別克族、錫伯族、達幹爾族、土族、裕因族、門巴族及塔塔爾族等。

看裝束，這三人正是門巴族。

有一人已經下水，少女們驚叫聲與門巴族三人笑聲，成了强烈對比！

雲逸飛心內已有了決定，身形微幌，已站在池邊，微微笑道：「三位朋友，今日幸會了！」

「你是漢人！」其中一人叫道。

「很好，你們還看得清楚，在沙漠上混生活，已經是很苦，又何必自找麻煩！」雲逸飛笑道。

「好小子，今天讓你知道厲害！」其中一名門巴族人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緩步往雲逸飛走來。

其餘兩名門巴族人，連那名在池中的一名也停步，注視這邊情況。

三名門巴族人很得意，在他們眼裏雲逸飛斯文秀氣，好像弱不禁風，自然是手到擒來。

只有池內的維人少女，看清楚是雲逸飛，立刻大喜，知道三名門巴族人要倒楣了，她們再不害怕驚叫。

「森巴，殺！」另兩名門巴族人叫。

雲逸飛也順着口向面前這名門巴族人道：「森巴，你可要小心啦！」

「殺！」森巴脾氣很暴燥，見雲逸飛神態輕鬆，這已經是種極大侮辱，在他想來，雲逸飛應該害怕，甚至跪地求饒命，那才是理想。

森巴身高膀闊，滿臉殺氣，看起來的確令人害怕；他這時未用兵刃；在他眼中，雲逸飛根本不值得用兵刃，甚至用拳頭都嫌囉嗦，所以碗口大的拳頭，照頭就打，希望一下子結束。

雲逸飛含笑仍然，老老實實受了那一



拳。

「砰！」的聲响，像擊在木石上，而雲逸飛並未受絲毫的損傷，連笑容都未改變。

三名門巴族人呆了半晌，似乎也不信有此怪事，森巴感覺到莫大羞辱，「砰砰砰！」一連三拳，簡直用盡了全力，照頭打下。

雲逸飛不僅在笑，反而說了話，輕聲道：「森巴，你這拳頭太差，無法傷人，依我說，你們三人還是乖乖回去，別在此處逞兇啦！」

「颼！」森巴根本不理這套，小刀子猛捌，在他想來，拳頭不管用，刀把子總會要你的命吧！

雲逸飛不願再拖，右手伸處，已把小刀奪過，外表看去就像玩魔術，比探囊取物還方便！

森巴接二連三碰到怪事，這是他平生未遇到的怪事，呆在那裏，像個木頭人，不知如何辦好！

另外兩名門巴族戰士，連那水中一名在內，也看出情況不對，女孩子也不去捉啦，急急爬上岸，雙雙抽出長刀，小心翼翼圍上來。

雲逸飛環顧四周，細心傾聽，並未發覺有其它的人，於是放心；兩把長刀挾着呼呼勁風，上劈下捌，配合得很好！

眼看刀光如電，快臨身上，雲逸飛快要身首異分，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那隻手動了，砰砰，兩名森巴族人橫飛出去，直跌到三丈開外。

「好呀！」一羣少女拍掌叫好。

三名門巴族人這時才知道不對頭，面前年輕人雖然是斯文秀氣，顯然武功高强；門巴族人也知道，許多漢人有很奇特的武功，他們也試過幾次，所以這才知道厲害，呼嘯一聲，逃竄而去。

雲逸飛轉頭對衆少女道：「你們先回去，叫大家小心防守，我去去就來！」

「知道了！」衆少女高高興興叫道。

雲逸飛怕失去門巴族人踪跡，不敢多躭誤，施展絕頂輕功，躍起三丈，掠上一株大樹頂上。

三名門巴族人顯然不知，急急往前奔跑，似乎是回營去，雲逸飛緊跟在後，以他的輕功，三名門巴族自然無法知效，像這樣綠洲，有樹木山崗，可以隱蔽，一到大沙漠，可就困難了！

由於門巴族人一向在山野生活，視覺極佳，山林中的野獸，及很遠地方的水源，他們全能看，能聞且能聽，所以雲逸飛相當爲難！

好在沙漠上的足跡，若無風吹，可以保持很久，雲逸飛只好靜靜睡在沙堆裏頭，等他走得看不見了，才抬起頭來。

費了約莫兩個時辰時間，雲逸飛終於找到了門巴族人的營地，他們全副武裝，足有五百多人，刀出鞘，箭上弦，一副枕戈待且形狀。

看來，門巴族人想侵犯維人！

雲逸飛看清楚後，不願多躭誤，迅速趕回維人營地，由於幾名少女已先說明，所以維人戰士嚴陣以待，見雲逸飛回來，立刻有幾人上前詢問。

魯木夫、哈達及呼元托等十數人，全部披上戰袍，佩帶長刀及小劍。

雲逸飛急問道：「你們戰士準備好沒有？」

「三百人已披上戰袍！」魯木夫道。

「很好，門巴族大約有五百名戰士，即將來犯，根據幾日來我所了解地形；我決定先在綠洲隱蔽處，使用弓箭先殺敵一陣，然後運用流沙陷阱！」雲逸飛道。

「好，老弟用兵比我們强，就請下令！」魯木夫聲望地位最高，既如此說，旁人自然無異議，而且雲逸飛絕世武功，衆維人親目所見，心悅臣服，而且漢人兵法確屬精明，大夥兒衷心願意聽候調度。

「兄弟不客氣，兄弟等先與三十名好箭手，在綠洲與敵接觸，然後騎馬奔向流沙陷阱，流沙前如此佈置……」雲逸飛敍述簡明，立即行動。

門巴族多數步行，只有五十匹馬，來勢相當快，五十騎如一條黑龍，聲勢洶洶衝過來。

雲逸飛心頭一動，立即下令待馬匹衝過樹林，然後放箭，後面的步兵看不到，可再使用弓箭。

正說時，五十名門巴族騎士已衝進樹林，還好是在朦朧月光下，樹林疏，地面沒有人，他們放心大胆疾衝，而躲在樹上的弓箭手就不易看到。

看看是時候，雲逸飛猛喝一聲道：「射！」

颼颼颼，前面二名翻身落馬，後面的騎者大驚，由於騎者落馬，馬匹立刻停步，後面馬匹全速疾衝下，那裏收得住韁，疾衝而上，與前面的馬撞在一起，頓時大亂，樹上弓箭手從容施展，五十名門巴族騎兵，剩下來沒有受傷的沒有幾個了！

雲逸飛立刻吩咐下樹準備，後面步行門巴族戰士已接近樹林，一聲「放箭」！立刻又放倒了三十名，猝不提防，門巴族戰士大驚，第二排又到，至第三輪箭射光，一百名戰士早已報消！

後面三大隊立即停步，雲逸飛與維人戰士伏着不動，靜候來敵。

門巴族人這次樹起藤牌，步步爲營，緩緩推進，踏着自己族人的屍體，繼續向綠洲挺進。

他們小心翼翼，尤其是遍地屍骸，更令人觸目心驚，門巴族人的推進是在遲疑中進行，所以進展很慢。

這次，再沒有冷箭，維人影子都不見了！

一百多名門巴族人茫然不知所措，敵人突然消失，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們又到那裏去了，令人的確高深莫測！

「搜！」隊長高聲下令。

整個綠洲也只有百十株樹木，有的連根拔起，濃密樹葉裏沒有半個人影！

這眞是奇事，維人弓箭手一下子在空氣中消失！

難道他們是鬼，莫不成天神暗助，否則，又如何解釋清楚！

搞了兩三個時辰後，仍然搜不到半個維人影子，門巴族戰士心內眞存着個大疙瘩！

大夥兒正想離開時——

颼颼颼，十幾枝火箭射到，預先放了

油的樹木，頓時火勢蔓延，門巴族人大驚，四下亂竄，一時陣脚大亂，自己人撞自己人，更無法逃走！

這場火愈燒愈厲害，沙漠地帶，乾燥易燃，火勢越來越兇猛，就這樣，又燒掉數十名門巴戰士性命！

逃出去時，身上也是遍體鱗傷，暫時雖然未死，那身火傷，也有他們受的了！

雲逸飛與維人戰士，正從湖內爬出，每人口內含着枝蘆管，難怪門巴族人找不到，他們全躲到水底，待門巴族人疑神疑鬼之際，悄悄從水中爬出，拿起收藏石隙中的弓箭，點上火，輕鬆射出去！

大火蔓延之時，也有許多門巴族人跳入水中，維人戰士早在水中等候，一刀一個，頓時了帳！

其餘三百名門巴族戰士，遠遠站着觀看，他們見這片樹林斷送近二百名精銳戰士，而維人却未見一個，更別說殺敵了！

他們認爲這片樹林古怪，不願再冒險，即使林中受傷族人，也任其自生自滅！

三百名門巴族人儘自去找維人報仇！

雲逸飛看見如此情況，率領三十名維人戰士，選擇門巴族人遺下的馬匹，疾衝出樹林！

這一來，門巴族戰士立刻勾動怒火，二百名同族戰士性命喪失，這仇恨何等大；仇人就在前面，還會放過機會？立即下令全速追趕！

維人騎馬本領極好，門巴族人步行又如何趕得上，雲逸飛也將其餘馬全趕出樹林，門巴族戰士早有二十幾名，飛身上馬追趕！

雙方一追一趕，早已把步行門巴族人拋離好遠，二十幾名門巴族人，根本不算一回事，雲逸飛又號令停馬，等待追兵前來！

別說有雲逸飛這等高手，即是三十名維人戰士，與二十名門巴族戰士對陣，也是穩操勝劵。

雙方一接觸，根本沒有浪費什麼時候，門巴族人全部殲滅！

後面的步兵戰士，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兄弟遭遇屠殺，苦於無法救援，徒呼荷荷！

雲逸飛等繼續在前面奔馳，餘下二十幾匹馬又爲門巴族人所用，仍然毫不畏死的衝前追殺！

三十名維人戰士，對於雲逸飛，簡直當神仙信奉，幾個回合，殲敵二百有餘，他們益發氣勢如虹，再次將二十名門巴族殲滅！

經此兩次接戰，已到了流沙陷阱前面，衆維人早已佈置妥當！

一列列帳幕，打開在外面，看得很清楚，內面擺滿了珍貴皮草食物！

只有幾十名維人婦女在門前，見了門巴族人戰士，慌慌張張逃進營中！

雲逸飛所率領的弓箭手，也慌慌張張衝進營去，維人戰士一個不見。

門巴族人歡呼大叫，鼓勁衝到，他們認爲，營內只有婦女老弱之流，三十名弓箭手，是他們在此僅存的戰士，如今再也無能爲力了。

死了兩百多名兄弟，眼見仇人已是甕中之鼈，門巴族戰士豈有不高興之理！

鼓起餘勁，一衝而入，前面帳幕中堆滿了珍貴皮草食物，還有許多年輕少女，躲在一起發抖！

「衝呀！」狂呼聲中，一湧而入，往前直衝。

這營地包圍圈子極大，三百名門巴族戰士，已有兩百多人衝進！

正在呼歡之際，突然脚下越陷越深，而且吸力極大，竟然拔不出來。

「浮沙！」不知是誰叫起來，其餘門巴人久處沙漠，自然知道是什麼回事！

有的想往兩邊逃竄，但帳幕中維人戰士，有的用弓，有的用刀，守得如鐵桶一般，未逃出一人。

除了引誘敵人深入的空帳幕外，兩旁全是維人，箭上弦，刀出鞘，靜靜站着，防止門巴族人逃走。

愈陷愈深，到後來只剩下頭在外面，那種臨死掙扎的慘狀；絕望無救的哀號，令人不忍卒睹！

古來戰爭都是殘忍的事！

當浮沙又恢復原形，門巴族戰士已全部殲滅！

維吾爾族頓時歡聲雷動，這場戰贏得漂亮，贏得澈底；最好的是自己人沒有絲毫損失。

雲逸飛功勞最大，兵法運用極好，所以維人輕易而快速將强敵殲滅！

在這樣情況之下，雲逸飛頓時成爲英雄！

女孩子更不用說啦，幾乎圍得水洩不通！

魯木夫、哈達及呼之托等戰士，對於雲逸飛，再沒有絲毫妒嫉、仇視；相反地，更希望他多娶幾個美麗少女，這樣，可以使他與維人一起生活！

有雲逸飛在，大沙漠中，可說是安全的保障，勝利的依賴，維吾爾族人多麼希望與他共同生活在一起！

現在呢，雲逸飛遭受圍困，情況危急，好像是生命受了極其嚴重的威脅！

那羣熱情的少女，此時已不止是說笑而已，更進一步用手來拉，甚至將溫香軟玉的身子靠上來！

雲逸飛已在叫救命！

而且還叫不出口，只有啞子吃黃蓮，心內在叫，表面上只是極度尷尬，恨不得地下有個洞，可以竄進去逃避！

事實上地面沒有洞，只有柔軟的黃沙；所以雲逸飛面臨的難堪仍然無法解決！

「雲大哥，你這雙手眞本事！」一名維人少女依瑪嬌笑道，同時老實不客氣，伸手抓住這强有力的手來細細觀賞，好像欣賞一件可愛的珍寶！

「你們看，這張臉可說是最美的，整個沙漠裏找不出第二個！」另一名維人少女秀英笑道。

「不僅他的手和臉很美，我相信他整個身體，甚至每一部份都是美的，我們不妨來摸摸看！」這名少女魯麗明更厲害！

「你們幹什麼！」雲逸飛幾乎跳了起來。

「怎麼胆子這樣小，摸摸有什麼關係嗎！」魯麗明嗔道，似乎怪雲逸飛不該大驚小怪！

「男女授受不親……」雲逸飛說時，



突然想起維人怎會讀過孟子的書，和她們說更加糊塗！

果然，三名少女立刻叫道：「什麼男女授受不親呀，怎不說下去呢，吞吞吐吐的，那像一位大英雄……」魯麗明愈來愈兇！

「你身體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吧？」秀英眼光中充滿着疑色，恨不得要來檢查一次。

「對呀，這樣英雄人物，要是身體不妥，那才可惜！」依瑪也悻悻道。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說；把雲逸飛弄得昏頭轉向，不知如何辦好。

這時，魯木夫走過來，他深知漢人習慣，受不了維人少女的熱情，再纏下去，眞會將他駭跑，所以哈哈笑道：「小妹妹，你們可不知道這位老弟今日累了，以後日子長，有話慢慢再說，今天就到此爲止吧！」

「好，以後再說，再見！」雲逸飛有此機會，還不逃之夭夭，溜之乎也！

這一場空前大戰，維人準備當晚慶祝，由於雲逸飛說大家太疲倦，不如休息一天，明晚再熱烈慶祝，也好有時間與精神玩呀！

魯木夫也認爲有理，下令休息。

雲逸飛自然不是疲倦，即是維人戰士，也十分興奮，打了一場大勝戰，更加精神百倍，即使再來一次，相信更加勇氣百倍，給敵人重創！

月色柔和，寧靜的沙漠；明潔、安逸，這地方適宜詩人漫步，智者思索，甚至於參禪悟道，最好也在此處。

雲逸飛獨自徘徊，心靈中突然感到空明，別有妙悟，頓時溶入重重禪境之中。

鈴鈴鈴，清亮的鈴聲傳來，大約有三匹駱駝來了，雲逸飛循聲望去，果然不錯，三個人端坐在駱駝上。

魯木夫、哈達及維人都起來了，他們根本未睡，聽這鈴聲端的古怪，透着邪門，立刻趕來觀看。

步伐緩慢而有力，隔了好半晌，三匹駱駝停下來，騎者動作劃一，似乎是輕鬆的抬腿而已，人巳平穩站在地面上。

雲逸飛心頭大震，這三人輕功佳絕，大漠上何來此等高手！

「門巴族！」維人叫起來。

「正是，本人呼耶，他們是貿奇辛、各蘇。」中間一名身材高大門巴族人宏聲道。

「你們三人够胆！」魯木夫冷冷道。

「嘿嘿，」呼耶傲然道：「今天本人有事，所以五百名同族中計，傷亡殆盡，全軍覆沒，而且是一位漢人朋友設計，我們三人趕來試試，他到底有何三頭六臂本領！」

「很平常，我們可以試試！」雲逸飛淡然回答。

「好，我來領教！」呼耶大踏步走出，站在場地中間。

雲逸飛心內暗暗震駭，這呼耶步履凝重，頗有名家風範；門巴族有此高手，眞令人想像不到！

呼耶身材高大，隨便一站，氣勢大爲不凡，令人看起來像一座山；他此時空手，未帶兵刃，似乎要比拳脚，雲逸飛當然奉陪到底，昂然走出！

「請！」呼耶竟然也學着漢人禮節，抱拳爲禮。

兩人一對立，比試開始，晚空立即充滿了肅殺氣氛，旁邊圍觀的維人很多，男女老幼全來了！

「殺！」呼耶忽地暴喝一聲，龐大的身形疾衝上前，七八尺遠近，似乎是一步跨前。

雲逸飛見對方身手快捷，尋常高手，連這第一招只怕招架不了！

正所謂難者不會，會者不難；雲逸飛脚跟不動，上身後偏，拳頭緊貼着衣襟擦過；但呼耶變拳爲掌，內力疾吐，存心要對方的命，想震碎雲逸飛內腑五臟。

在異域中遇見此等內家高手，大大出乎意料之外，雲逸飛微一提氣，身形巳退後五尺有奇，不待對方再有動作，右手翻處，疾拍而出！

呼耶神態傲然，出招快捷精奇，雲逸飛雖然避過；但似乎避得很險，所以認爲技僅如此耳，這時出掌，自然不會退讓，鐵掌飛處，迎將上去。

「砰！」的一聲大响聲中，漫天黃沙飛舞，對面不見人，兩人誰勝誰敗，根本無法知道。

挨了好半响，風沙平息後，呼耶似乎連連退後幾步，而雲逸飛若無其事站在原地。

「再接一掌！」呼耶這次含憤而發，運足十二成功力，猛拍出去。

雲逸飛心內巳有計較，也運足十成功夫，迎將上去，這次兩掌相隔五尺，掌力相反，只聽得絲絲聲响，地面黃沙突然旋轉飛起。

這現象令得在場衆維人嘆爲觀止，而場中二人却無暇顧此，全力摧動內力，毫不留情往對方打去。

呼耶咬緊牙齦，拚命支撑；但武功一道，正是棋差一着，縛手縛脚；怎抵擋得住，蹬蹬蹬，連退三步，仍然無法站穩，又退了三步，才算勉强站穩。

形勢擺得很明白，呼耶內功巳經比輸了！

維人雖然不懂內功，一個後退，一個站立不動，僅只此點，巳令得他們歡呼起來，頓時聲震大漠，驚天動地，聲勢極爲雄壯。

那位身材高瘦的貿奇辛，突然踏前一步道：「我來試試兵刃，朋友還願意再戰麼！」

「自當奉陪！」雲逸飛淡淡道。

「颼！」貿奇辛在腰間一摸，信手揮出，一條牛皮鞭子，虎虎風生，迎風展露，極甚威風。

雲逸飛也自摸出那把七寸小刀，隨隨便便站着，似乎並未把這位大漠好漢放在眼內。

貿奇辛似乎內心感到極度憤怒，這條鞭子，會遍大漠英雄，自負非常，雲逸飛竟然拿着那麼把形同虛設的小刀，豈不是令人難堪。

別說貿奇辛及呼耶心內不信，而魯木夫等維人戰士，也認爲雲逸飛太過托大，三丈餘長的軟鞭，施展開來，不容易欺近身去；七寸長的小刀，又管得了什麼用，

還不是只有挨打的份兒麼！

大戰前的沉靜！令人有一股窒息的感覺！

雲逸飛微微點頭；意思說，比試可以開始；賀奇辛深深吸口氣，壓下心頭怒火，屏氣凝神，長鞭軟軟垂下，似乎沒有什麼威風！

正在這時，賀奇辛緩緩退後二丈有奇，正是長鞭施展最好距離。

雲逸飛木然而立，似乎失去他臨敵的機智，竟然讓對手站在有利位置，魯木夫等，心內也不禁暗自担心。

賀奇辛右手微振，軟鞭緩慢而有節奏地在空中游動。漸漸快起來，也越來越神氣；到後來，就像是條有靈性的矯龍，翻雲覆雨，一會上凌穹蒼，一會深潛東海，極盡變化能事。

賀奇辛這條軟鞭，的確有其不凡功夫，別說在大漠，即使在中原武林，有數的幾位名家，也不外如此，他不知跟誰學到這等好鞭法！

看看長鞭威力已經發揮得盡致淋漓，賀奇辛才開始將鞭頭指向對方；先頭也只是試探性質，雲逸飛輕易讓開，並未有還手！

颼颼颼，長鞭有如片烏雲，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密如驟雨，猛地向對方身上捲去！

雲逸飛長嘯一聲，雙脚疾蹬，凌空飛起，脫出長鞭範圍！

賀奇辛根本不須移動脚步，右手揮處，長鞭又閃電般捲過來，由上到下，將雲逸飛密密圍住，看情形，他這次插翅難飛了！

但是，雲逸飛這次根本不退讓，不逃避，他手上那把看來不起眼的小刀動了！

首先，一片耀目精光飛起，看不清刀影和招式，那條軟鞭所施展的壓力，頓時消失於無形！

衆人只覺得一霎眼光景，爭鬥已經過去，一寸寸斷鞭分佈沙上，是那樣顯著，那樣繁多！

雲逸飛的內力，確實令人震駭，施展中的軟鞭，多麼難捉摸，簡直是連擋都不易，別說去斬斷什麼了！

但是，他竟能在一招中，割下數十段，一條六丈餘長的軟鞭，只怕剩下來的，還不够一半吧！

雲逸飛仍然是隨隨便便站着，而這時却沒有人敢輕視他了，賀奇辛固然是秉性驃悍，死不服輸，但面對如此武功高强之士，實在再無勇氣學鞭了！

「好，想不到維人有如此英雄，我們門巴族不會忘記，很快會再來！」呼耶忍不住道。

「隨時歡迎！」魯木夫輕鬆笑答道。

「依我看，」雲逸飛突然道：「三位回去好好反省，再要逞强，妄動干戈，吃虧上定當還是你們自己，又何必呢！」

「嘿嘿嘿，勝敗是兵家常事，門巴族只要有人，就不會服輸，告辭了，後會有期！」呼耶大聲道，轉身走去，餘二人也相隨而去！

至此，維吾爾族對抗門巴族之戰，才是眞正勝利；歡聲雷動之中，雲逸飛被人抬了起來，繞場一周，尤其是未出閣的少女，蜂湧而來，幾乎是衝鋒式的爭先恐後，許多氣力比較弱的，只好頹喪的站在後面。

狂歡、舞蹈和歌唱，在大漠上盡情歡笑！

這是勝利的歡聲！

一直玩到深夜，許多維人戰士已經酩酊大醉，猶自盡情暢飲。

雲逸飛有點担心，但他只是外來客人，總不能喧賓奪主，阻止狂歡；而且門巴族幾乎是全軍覆沒，一日之間，總不至有第二批强敵掩至；雲逸飛話到口邊，也硬行壓下去。

三更將近，滿空繁星，像一顆顆珍珠，透出來的寶光，照在大沙漠上，益發顯得可愛！

突然，有一騎疾馳而來，後面黑壓壓的跟着一大羣，不知是什麼東西，鋪天蓋地衝來！

「狠羣！」維人驚叫。

衆婦女立刻尖叫起來。

雲逸飛三個縱落，已到魯木夫面前，急道：「快招集戰士列隊，用弓箭對付，再用一部份人準備火把。」

魯木夫一聽，覺得這法子很好，立刻火速傳令，衆維人還來不及列隊，那當先一騎已旋風般衝到，總有數千隻狠羣，望見火把，略有點畏懼，但許多人在前面，那是多大的誘惑，略為猶豫了一會，立即忘命衝上。

「射！」一聲令下，箭如雨發，前排五十幾隻狠立即倒地，一陣翻騰，發出慘叫！

狠羣略為停頓，又死命衝上。

「放牠們進來！」雲逸飛叫道。

維人雖不明白，但對雲逸飛有信心，立即閃開，讓出道缺口，數十狠羣湖水般湧到，後面的狠羣繼續衝刺時，雲逸飛突叫道：「堵住缺口，放箭，點火！」

颼颼颼，箭如雨發，後面的狠羣又放倒了數十匹；而衝進包圍圈的狠羣，見人就撲，但維人戰士早已嚴陣以待，加上雲逸飛、魯木夫、哈達、呼之托等好手，數十匹狠不消片刻，全部殲滅殆盡。

這一來，狠羣已試出厲害，不敢再衝，但維人殺死了許多狠羣，激發了牠們仇恨心理，守在前面狺狺低叫，也不退走。

片刻間，維人火把越來越多，弓箭準備更足，雲逸飛突叫道：「準備火箭！」

維人平時訓練有素，行動快捷妥當，不消片刻，準備就緒，圈內狠羣也全部殲滅；雲逸飛見時機正好，立即下令：「放箭！」

滿空火蛇飛竄，前排狠羣立即中箭；箭上塗滿油脂，火勢越燒越盛，一時又不易脫落，狠羣慘叫聲大起，在沙上翻騰打滾，叫苦連天。

火箭連續放了大半晌，不僅前排狠羣中箭，即使後排也一樣中箭，這一來，狠羣大亂，牠們此時也知道，無法再呆下去，別說美食不易得到，只怕越來越糟；有幾隻特別高大的狠，大概是頭兒，高聲叫了幾下，當先走去，霎時間，狠羣走得一個不剩，只留下遍地的死狠屍骸。

這一戰又大獲全勝，由於組織方法好，似乎毫不費吹灰之力，舉重若輕，已將



狠羣擊退，這全是雲逸飛號令得法，維人戰士訓練有素，才輕易獲勝。

經過兩次大戰，人狠及門巴族之役，維人對於雲逸飛之崇敬，已到了無以復加地位！

歡呼之聲，震動山嶽。

雲逸飛想出聲阻止，一人聲音，那能聽得出來，千萬人的高叫聲，又是何等氣勢！

足足鬧了大半晌，熱鬧才平靜。

雲逸飛此時才注視到騎馬之人，正是他帶領狠羣前來此處，假如不是應付得法，維人恐怕傷亡甚大，說不定還有覆滅之危！

由於雲逸飛神態有異，所以其餘維人也注意到，這騎者莫非有問題，因此細心注視，此人全身裝束，似乎是個武士，由眼神中可以斷定，必然有一身不弱武功。

在衆人注視下，這年青人毫無愧色，還似乎頗有得意之神態。

「閣下今日是有意還是無意！」雲逸飛淡淡道。

衆人還未明白，雲逸飛說這話到底是何意思，但引狠來此的年青人露出特有的微笑，緩緩道：「你以為呢？

「以我看，是有意；但結果並不如理想，是麼！」雲逸飛語氣平和，神色却冷峻。

「可有根據？」年青人笑道。

「彼此心內明白，又何必說出來！」雲逸飛淡淡道。

「隨你怎麼說，俺陸林單身一人；胆量不敢說大，倒也不怕事！」

「陸林！」雲逸飛心內若有所思，他覺得這名字很熟，好像在那兒聽過，一時又想不起，無論如何，此人必然別有用意，倒要小心應付才是！

「好呀，你剛才逃過狠羣，如今又神氣，俺哈達首先向你挑戰；小子，有種的站出來！」

年青人陸林一副瞧不起的模樣，雙眼望天，大有不屑一顧之狀。

哈達那曾受過這個，心內大怒，身形猛衝前去，醋缽大的拳頭挾着呼呼風響，往陸林身上搗去。

這一拳，如果打實了，眞還不是好玩的呢，陸林似乎懶得看，瞧他神色，根本不把這一拳放在眼內，難道他眞是鐵鑄的麼！

「颼！」拳勢勁疾如風，已經擊中陸林，但他仍然若無其事站立原地，望着哈達微笑。

衆人不明就裏，這傢伙中拳之後，何以不受傷，豈非怪事！

只有雲逸飛看得明白，此人已深得上乘內功心法，可以隨意控制筋肉伸縮；剛才哈達一拳擊出，陸林胸腹向內縮八寸有奇，雖然哈達拳鋒仍然接觸對方衣襟，但去勢已盡，正所謂强弩之末，勢難有所發揮，外人不明就理，自然奇怪了！

一連十八拳，看去拳拳到肉，其實陸林避得巧，雙脚絲毫未動，身形微微幌動，即已消解掌勢，他如果還擊，哈達早已敗了！

看上去，哈達威風八面，拳風呼呼，陸林好像只有挨打的份兒，其實，哈達此時騎在虎背上，欲罷不能，正應了一句俗語，趕鴨子上架去，硬挺！

雲逸飛暗自吃驚，哈達根本不是對手；但此人有此上乘武功，孤身深入虎穴，諒來總有依仗；否則，那有這麼大胆；他到底是何來歷，令人煞費思量！

哈達此時又急又氣，滿面通紅，仍然拚命揮拳打出，直到現在，仍然未沾着對方衣角。

「哈達大哥，別逼人太甚，讓小弟來試幾招，萬一敗陣下來，再請你出手！」雲逸飛淡淡道。

「別客氣，讓你來試試也好！」哈達巴不得退下來，再說雲逸飛武功高强，自然會給對方苦吃，自己樂得在一旁看把戲；因此退出圈子。

陸林仍然屹立原地，望住雲逸飛，仔細瞧，小心看，仍然看不出有什麼危險地方，於是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放心站立原地。

「我來試試，可有問題？」雲逸飛問道。

「發拳吧，只要能擊中，我一律歡迎。」陸林得意道。

這陸林顯然有一身很好的武功，看來出道之後，一直很得意，可以說很少遇過敵手；因此養成一副唯我獨尊的想法，尤其是沙漠上，自信無敵的確有他的理由。

衆維人却心內很高興，他們相信雲逸飛；固然這年青人陸林武功好，再好也不是雲逸飛的對手；這時，他竟愚蠢到要雲逸飛發拳，那是自掘墳墓的做法，大家因此抱着看把戲的眼光望住他們。

「陸朋友，我們來賭點彩頭，怎麼樣？」雲逸飛停下來，緩緩道。

「好呀，賭什麼好呢？」陸林微笑反問。

「假如我輸了，是生是死，任憑處置；萬一你輸了，不要其它賭注，只要告訴我們朋友，誰派你來的；你說這賭法可公平。」雲逸飛緩緩道。

「好極了，只要你贏得了，什麼都好辦，快動手吧，這動口的功夫嘛，我可不願比試！」陸林驕傲得很。

「很好，這就來了！」雲逸飛說時，從容走上前去，也不見他有什麼招式，右手緩緩地抬起，慢條斯理的，輕輕向前拍去。

衆維人看在眼內，暗暗奇怪，這樣慢的動作，別說對付高手，即是平常未學過武功，也不易打中；但大家對雲逸飛深具信心，所以相信他一定有原因，大家睜大眼睛，緊盯着場中看。

雲逸飛的手很慢很慢，但去勢却越來越接近對方身體，陸林這下想閃避，由於對方太慢，反而無從動作；心內仍然充滿自信，那是讓你打中一兩下，也沒有關係，正在這時，雲逸飛的手指已印在章門穴上，內力透出，陸林只覺自得微微一麻，雲逸飛手指如飛，幽門、通谷、商曲、陰部及石關，盲俞、中注、回隔、氣穴全點上。

陸林不由大驚，想不到大漠之上，竟有如此高手，別說全無防避，即是全神戒備，也不是對手，由對方出手之快捷，認穴奇準，已可斷定結果！

雲逸飛一言不發，退後七尺有奇，望住對方不响。

衆維人已知雲逸飛勝了，立即高聲喝采，噪聲雷動，聲震山嶽。

「你贏了！」陸林有氣無力道。

「只要說出是誰指使，你就可自由離去！」雲逸飛語氣平和，却有一股令人相信的力量。

「飛駝王！」陸林口內吐出兩個字。

「呀！」衆維人驚叫起來。

「很好，你走吧，回去告訴他，今日日落之時，我即到飛駝王府，一決雌雄！」雲逸飛冷峻道。

「我一定把話帶到！」陸林說時，身上穴道已解，立即找到來時所騎馬匹，騰身而上，一抖韁索，絕塵而去。

原來這飛駝王，是大漠一股龐大勢力，手下戰士武功極佳，漸漸有併吞大漠各部落之心，由於維吾爾族一路來都不服從，所以才引起飛駝王的憤恨，先使門巴族，再令陸林引來狠犟，誰知有雲逸飛在，以致令得飛駝王鬼計落空，還找出他的陰謀證據，如此一來，只有各憑眞功夫，決一雌雄！

與飛駝王決戰，的確是很危險，但生死關頭，維吾爾戰士決不退縮，調來整個族人最勇敢戰士，大約五十人，由雲逸飛當先帶領，直闖飛駝宮。

黑水河畔，一片廣大綠洲，正是飛駝王府，這時守衛森嚴，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衣甲鮮明，嚴陣以待。

雲逸飛與維人戰士，自然不會害怕畏縮，來到門前，立即下馬，對衛士道：「我們要見飛駝王，有煩通報！」

「請稍候！」一名衛士說時，即轉身入內，大約半盞茶時分，才走出來道：「有請！」

雲逸飛與五六人直闖入宮，其餘戰士留在門外。

這飛駝王確屬非凡人物，統率大漠數十部落，橫行大漠，勢力愈來愈大，野心也越來越大，所以才引起這場與維吾爾族之戰。

這座王宮，雖然比不上北京紫禁城，但也是非常富麗堂皇，尤其是大漠上，已屬難能可貴！

大廳上武士林立，上座的飛駝王，生得好一副像貌，方面大耳，雙目烱烱有光，滿面絡腮鬍鬚。

氣氛很肅穆，雲逸飛與魯木夫等昂然不懼，直趨大廳中間。

「你們維人好大的胆子！」飛駝王宏聲道。

「爲生存，爲自由，而且是保衛戰，我們維吾爾族已算是愛好和平的民族！」魯木夫道。

「很好，今天讓我看看，你們維人到底有什麼本領，只要你們能以武功勝了，保證維人可以在大漠上生活，而且是安全的生活！」飛駝王道。

「請問大王，如何比試呢？」雲逸飛問。

「好，你們可以選一人，與本王比試，只要打成平手，大漠之上就可以任意縱橫，這是不是很公平！」飛駝王宏聲道。

「很公平，小可不才，願意捨命陪君子，與大王一戰！」雲逸飛冷靜道。

「哈哈……」飛駝王暢快的大笑，片晌笑聲倏停，冷峻道：「取刀來，今日倒要試試本王的刀鋒了！」

一名紅衣衛士，呈上一柄彎刀，刀鞘上鑲滿了寶石，珠光寶氣，名貴已極。

雲逸飛此時也不敢大意，抽出寒月寶劍，站在庭中凝神待敵。

這一戰，關係千百人性命自由，飛駝王的衛士及維人全都提心吊胆注視着。

飛駝王彎刀一出鞘，立即湧出一股殺氣，托托托，每一步踏下去，殺氣即增加幾分，五步以後，氣勢越發凌厲無匹！

雲逸飛昂然不懼，屹立如山，任由對方殺氣衝擊，絲毫不爲所動。

「殺！」飛駝王陡地暴喝一聲，刀光如電，霎眼間，已劈出三十六刀，端的是快如閃電。

雲逸飛右手微抖，已抖出九朵劍花，這是劍術上至高成就，飛駝王大驚之下，急退後看時，胸口衣襟劃破，而且是三個圓圈，即使用圓規劃，也沒有這樣圓，由此可知，對方要取他性命，簡直是太容易了！這一來，整個王宮的戰士全震駭莫名，他們雖然見識多，也未曾見過這樣的武功！

空氣似乎僵住了，只有令人窒息的沉靜橫亙在空間，令人透不過氣來。

好半晌，飛駝王才道：「好，很好，本王今日算開了眼界，輸得心服口服，從此以後，維吾爾人在大漠上，是本王的好朋友！」

「多謝大王！」雲逸飛拱手爲禮。

「擺宴，歡迎維吾爾英雄！」飛駝王大聲吩咐。

「是！」衛士們轟然相應。

一片歡樂聲，在酒香中洋溢，維吾爾族的平安，是雲逸飛帶來的，而雲逸飛本人，更覺得歡喜，他到底爲朋友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呀！

（完）

## 下期預告：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劍客的末路」 秦紅・著

俠客與劍客有分別嗎？有！最大的不同之點是：俠客的武功不一定很高，却很受人尊敬；而劍客的武功通常都很高，却不一定受人尊敬……

「劍客的末路」是一篇讀之令人懍然心驚的名作，秦紅的筆觸在這裏剖析了一個劍客的悲慘遭遇，寫盡了一個名滿武林的劍客的徬徨與痛苦……這個劍客天下無敵，每戰必勝，然而他最後得到的是什麼呢？

請留意下期刋出的巨型故事「劍客的末路」，保證又是一篇感人肺腑精彩絕倫的金牌巨作！



兩期完歷史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 古押衙（上）

## 情緣皆獨鍾 禍起國難臨

趁着翦翦的春風，年青的世家公子王仙洲，帶着個老家人塞鴻，由襄陽家鄉遠赴長安會試。

他的父母早已亡故，孑然一身，功名之意很淡泊，因爲他根本不喜歡讀書，仗着天資聰穎，勉强中了一舉，還是托着亡父的餘蔭。

那年的省府主考官恰好是他父親的門生，而且又是他舅父——現任租庸尚書郎劉震的同年，兩方人情，而且母親劉氏病篤時，也曾把弟弟召到榻前託孤，同時也懇求弟弟親上加親，把他的幼女劉無雙許給王仙洲。

劉震是姐姐撫養長大，而且能夠爬到尚書的地位，也靠着姐夫不少的提拔，當時也就答應了。

劉氏病故後，劉震對這個外甥也着實地照顧了一陣，把他接到京師去讀書，可是王仙洲對學問的興趣不高，在長安專與一些遊俠少年來往，學起擊劍揮拳來倒是興趣勃勃，經常打架惹事。

劉震一氣之下，乾脆把外甥打發回到襄陽故里讀書，要他守廬三年，同時嚴詞申斥，如無寸進，不准上京。

王仙洲回到襄陽故里後，沒有人管束，更爲自由了，唯一的遺憾是無法跟那表妹無雙見面，無雙小他兩歲，麗質天生，是個大美人，而且又是兩小無猜的愛侶，王仙洲在京師時，有了母親的遺命，舅舅也曾默許，表兄妹不避嫌疑顯得很融洽。

直到劉震看他太不上進，才漸漸禁止他們在一起。可是劉無雙並不覺得箇郎不好，他的言詞風趣舉止瀟洒，能使幾手劍，也能舉起一兩百斤的大石頭，更能跳過丈來高的花牆，正是少女們心目中最理想的少年郎。

因了堂上的禁止，他們的會晤由公開變爲秘密，花前月下，跳過花園的矮牆，偷偷的幽會，更是別有一番滋味。

但是這種私期密約，總是難以長久瞞住人的，劉震知道後，好好地斥責了仙洲一陣，才把他趕回襄陽去。

對表妹兼愛侶的思戀，使王仙洲暫時振作了一下，勉强把討厭的詞書溫習了一下，總算通過了鄉試。

舉試時的主考官受了劉震的託付，也念及先師的教誨之恩，總算把這位世弟也在榜上列名，中了舉。

可也直是搖頭嘆息，榜發之後，王仙洲隨同中試的舉子參拜座師時，這位學政大人特別把王仙洲留下來便飯。

在席間語重心長地勸他道：「世兄才情橫溢，祇是穩健不足，應制詩中，躍馬擊劍，氣吞長虹，固見少年豪情，但不是經世之學，朝廷以科舉取士，不是要造就江湖遊俠的，世兄如欲進步青雲，還當在經濟上多下苦功。」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王仙洲的志趣就不在仕途，有此一舉，雖無功名，却可以列入衣冠中人，也能够對佳人作一番交

代了。

他急急地要進京去迎親，把表妹無雙娶回來。

一領青衿，他覺得可以見舅舅了，可是他沒有忘記在青衿下繫一口長劍，這不但是時下流行的裝束，也是他最得意的一件事，因爲他的劍不是懸來作裝飾，他下過一番苦功，得過名師指點，必要時拔出來，還能眞正揮幾下。

在襄陽又學到了不少新的劍式，急着向長安市中、樂遊原上、五陵的俠少同伴們誇耀炫示一番。

這時正値天寶末年，昇平已久，權臣當道，楊國忠、李林甫相與弄權，民生日苦，盜賊蜂起，路上並不平靖，但王仙洲不在乎，他相信自己手中的一枝劍。

鮮衣怒馬，鞭絲帽影，是很容易引人垂涎的，塞鴻騎了一頭青騾，却另有一匹載着行囊。

在路上不是沒遇到麻煩，可是每當有强人藹徑時，他縱馬搖劍，殺退了一些嘍囉，而等盜匪的首領出來時，總是未經交鋒，就把手下喝退了，恭恭敬敬地向他們道歉讓路，這使得他更爲志得意滿，不過心中也有點懷疑。

每次有這種情形發生時，都是塞鴻上前交涉了一陣，才有那種結果的，塞鴻是他的老家人，在他十歲時進家的，據說是一個死囚，他的父親爲塞鴻平反寃情，脫出死罪，塞鴻感恩圖報，自願爲奴。

父親在世時，對塞鴻很客氣，母親也沒有拿他當下人看待，仙洲小時候就叫他鴻叔，到現在仍是如此。

父親去世後，塞鴻在家裏管家，忠心耿耿，一切的田租收成，都是塞鴻在經營，帳目清清楚楚。

這次是爲了晉京迎娶，才把塞鴻帶出來。

路過鄱陽，這是第三次，塞鴻以幾句話，說退了攔刦的盜匪時，王仙洲忍不住問道：「鴻叔！你跟他們說些什麼？他們就退下去了，我正想找兩個像樣的對手鬥鬥呢。」

塞鴻笑了笑道：「公子是簪纓世家，何必跟他們去逞勇冒險呢！何况他們也是逼不得已才落草爲寇。」

王仙洲道：「我是問你用什麼話把他們說退的。」

塞鴻道：「當然是提起公子的大名，叫他們知難而退。」

王仙洲道：「胡說，他們根本不認識我。」

塞鴻一笑道：「可是公子的幾位授業師，都是有名的武林名宿，老奴一提起，他們也就知難而退了！」

王仙洲道：「敎我武藝的幾位師父，固然有點名聲，但也不見得就嚇得住他們，像在襄陽開鏢局的神鎗李平，是技藝最高的一位，他的鏢車也照樣被刦了。」

塞鴻道：「當然也不是每次都靠着他們的名頭，像隆中的飛叉太保馬三貴，老奴跟他一提老爺的名諱，他才賣帳的，因爲老爺在世時帮過不少江湖人的忙，馬三貴就是受恩的一個，他不是對公子十分恭敬嗎？」

王仙洲哦了一聲：「我爹對江湖人，很肯帮忙嗎？」

塞鴻輕嘆道：「老爺爲官時，愛民如子，清廉公正，察察爲明，對於武林中人尤其有恩，別的官抓到盜賊，總是爲了邀功，把小罪問成大罪，祇有老爺，反而儘量替他們開脫，除了十惡不赦的大惡人，總是從輕發落，勸他們改過自新，所以江湖上的人，對老爺都敬若神明。」

王仙洲聽了固然爲父親感到驕傲，却又有點意興蕭索，因爲這一連幾次的豪擧，竟都不是他自己的本事，不是靠師父的名聲，就是仗着亡父的餘澤。

塞鴻明白他的心意，笑笑道：「公子志在武技，性好遊俠，固爲不錯，但公子是世家子弟，即使愛武，也該在長槍大刀與騎射上努力，博個功名前程。」

王仙洲皺眉道：「我寧可在江湖上成名。」

塞鴻一嘆道：「公子！江湖路不是你走的，身入江湖的人都是迫不得已，公子有這麼好的機會，何苦捨正途而不由呢，何况在江湖上成名，更是困難無比，有了名，保住盛名尤爲不易，整天在血腥裏打滾，在生死間掙扎……」

王仙洲聽得不入耳，催馬急行，塞鴻也祇有望着他的背影嘆氣，慢慢地追了上去。

行抵武當山下，王仙洲道：「這兒恐怕又有麻煩了，這次你別管，我要憑我的本事闖一闖。」

塞鴻却笑道：「公子！這兒絕不會有麻煩的，因爲武當山上的道士是劍派名家，江湖盜賊不敢在此惹事生非的。」

王仙洲也聽過武當的盛名，不禁大爲掃興，策馬徐行，忽然眉頭一舒道：「鴻叔！你說錯了，那不是有人在拼鬥嗎？而且是幾個人打一個，我得帮忙去。」

塞鴻在後面，被彎曲的山路擋住了視綫，連忙趕上一看，急道：「公子，這事情管不得。」

在路旁的山坡上，有四個道裝全眞，圍住一個白衣的書生，四枝長劍，圍住那赤手空拳的書生，正慢慢地逼近。

王仙洲道：「爲什麼？我總不能見危不救。」

塞鴻道：「這是武當山的道士跟人在拼鬥，不是盜賊刦路，是非曲直未弄清前，公子怎麼能知道誰是誰非呢？」

王仙洲道：「那不管，他們以多凌寡，而且以武器對一個赤手空拳的人，這就是理屈。」

塞鴻道：「武當乃劍術名家，道士個個都是高手，以四對一，可見對方必非弱者，公子也帮不了忙。」

王仙洲傲然道：「彼此同爲斯文一脈，我不能看着他受人欺凌，至少我應該上前問問原因吧。」

不理塞鴻的勸阻，他飛快地策馬上前，拔出長劍叫道：「你們這些出家人，怎麼不守本分，欺侮一個讀書人呢？」

那四名道士都是中年人，長髯過胸，步履穩定，一望即知高手，其中一人看了王仙洲一眼，冷冷地道：「滾開！」

王仙洲怒道：「道人！你是在叫誰滾開？」

道人道：「叫你！在武當山附近，道



爺們的事，你最好少管，閣下要想行俠管閒事也得看看是什麼地方。」

旁邊一個稍微年長道人却微微皺眉道：「師弟！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對人說話呢？別忘我們是出家人。」

先前那道人立刻道：「師兄！不是小弟蠻不講理，實在是被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小子惹得不勝其煩了，他們在家裏學了幾手劈柴架勢的劍法，急於成名，就跑到武當山來找碴子故意生事，拿準我們三清弟子，不會傷人，小弟担任知客堂兩年，幾乎每天都要應付這種人。」

這時被圍在中間的那個青年書生却冷笑道：「你們口中不肯傷人，手段却比誰卑鄙，四個人圍攻一個赤手空拳的人，難道你們名家氣度就是這樣的嗎？」

年長的道人道：「施主！那是你先打傷了敝觀的許多弟子，而且還出口辱及本門清譽。」

那書生冷笑道：「我說的是事實，你明明在觀中藏着女子，不守清規，是我親眼看見的。」

年長的道人急急道：「施主！武當清譽可不能容你平白誣蔑，而且貧道也沒有護短，叫你上山去搜，你又不去，貧道請你拔劍，你又不肯拔。」

書生冷冷地道：「現在還搜個屁，經過了這一陣就誤，你們早就把人藏了起來，湮滅了證據，還搜得到嗎？」

年青的道人道：「師兄！別跟他說廢話了，這傢伙分明是想前來找事的，上清宮是何等莊嚴的地方，有誰敢私藏女子，他是存心來找事的。」

書生冷笑道：「飛雲子！我要找事就不必利用這個藉口，那女子是有名的女淫賊衞紅雪，我的弟弟死在她手中，我一路追踪她前來，眼看她跳進上清宮後牆，那還假得了，武當四雲雖然劍術無雙，但我古押衙也不是隨便說虛話的人。」

四個道人似乎都一怔，年青的道人說道：「原來閣下是富平白衣劍客古押衙大俠！」

古押衙冷笑道：「凌雲子！你別假客氣了，古某是無名小卒，大俠兩個字可不敢當，不過你既是還認識我，總該知道我古押衙不會隨便誣賴人的。」

凌雲子道：「古大俠名揚天下，貧道聞之久矣，不過大俠說武當私藏女子，而且是個聲名狼藉的女淫賊，武當可實在担當不起，請大俠上去搜查一次。」

古押衙道：「不去！我說不去就不去，我要搜的時候，你們的人攔住了我，現在再叫我去搜，搜不出你們倒可以仗人多把我扣下來了，我不做這種儍事，我在這兒等着，她不可能在觀裏待一輩子，我總有辦法等到她的。」

凌雲子怒道：「假如根本沒有這回事呢？」

古押衙冷笑道：「我說有就有，古某並不怕你們武當，但也跟你們無寃無仇，我總不會故意找個藉口來跟你們作對，藉以揚名吧。」

飛雲子道：「不行！你非得上去搜一下不可。」

凌雲子道：「師弟！這可魯莽不得！古大俠是知名之士。」

飛雲子道：「正因爲他是知名之士，在這路口一站，過往的人認識他的很多，問起原因來，武當豈非百口莫辯。」

古押衙冷笑道：「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你們如果沒有藏衞紅雪，自然就不怕別人議論。」

飛雲子道：「衆口可以鑠金，武當多年清譽，不容有一絲玷辱，師兄！小弟職司知客堂，斷不容有此事發生。」

凌雲子沉思片刻道：「古大俠，貧道爲門戶計，再敦請大俠前去全山搜查一遍，如眞有此事，本門自會對大俠有個交代，否則請大俠收回成言。」

古押衙堅持道：「古某言出如風，絕不收回，我說衞紅雪在上面，就一定在上面，因爲我是親眼看見她進去的。」

飛雲子道：「那閣下爲何不敢進去搜一遍呢？」

古押衙冷笑道：「衞紅雪是聲名狼藉的女賊，被我追急了，居然敢往武當跑，可見你們中間一定有人跟她勾結，經過這一陣就誤，必然將她藏起了，還會搜得到嗎？」

王仙洲在旁邊被冷落了，總算也約略地明白了一個大概，他心中並無成見，雖性好遊俠，但向未履及江湖，對一些成名的江湖人也無所知聞，與古押衙也沒有交情。

但是因爲那個飛雲子一開始對他極爲無禮，心中已向着姓古的一方，再者他覺得古押衙身着儒衫而人在俠行，與自己較爲接近。無形中已站在古押衙這一邊，因此立刻插口道：「古兄！那可上去不得，因別說不可能搜得到，就是搜到了，武當怎肯讓這件事傳出去，一定會殺你滅口。」

古押衙哈哈大笑道：「這位兄弟說得對，在下也想到了，所以絕不上當。」

飛雲子憤怒地道：「這位施主貴姓大名？」

王仙洲傲然道：「在下姓王，名仙洲，襄陽擧子，赴京趕考，在下雖不是江湖人，却看不過不平事。」

王仙洲這個名字自然是沒沒無聞，五個人都沒聽過，古押衙道：「王兄高義，古某心感，王兄既不是江湖中人，還是別管這些事的好。」

王仙洲忙道：「古兄說那裏話來，小弟雖非江湖人，却最羡慕朱家郭解之風範，也曾粗曉劍藝，既然碰上了這件事，就非管到底不可。」

說完又朝凌雲子道：「我看你還比較通情理，才忠告你一聲，古兄是不會說假話的，你如果眞是問心無愧，還是快回山上去，把那個女賊找出來。」

凌雲子還在沉思，飛雲子已怒道：「古押衙！你雖是有名的大俠客，但武當也不是任人橫行的地方，我再問你一句，你上去不上去。」

古押衙道：「我說過了，不上去。」

飛雲子冷笑道：「那我們祇好用武功硬請你上去了，拔劍吧，我們可不想欺負你。」

古押衙手指胸前的一點劍痕道：「現在有了人，你們又要面子了，剛才這一劍也是你們刺的。」

凌雲子急急道：「那是貧道爲了激大

俠出劍，見到大俠無出手之意，不是立刻就收回了嗎？」

古押衙冷冷地道：「古某的劍只對該殺的人才拔，你們尚無必殺之罪，所以古某不想用劍。」

凌雲子說道：「大俠這可是强人所難了！」

古押衙冷冷地道：「我只是遵行自己的行事準則，你們却不受限制，殺了我也是我自找的。」

凌雲子十分作難，飛雲子却道：「師兄，他知道拔出劍來，也不是對手，所以才存心在耍賴，像這樣一個刁徒，他的話怎麼可信呢？殺了他算了。」

古押衙頷首道：「不錯！殺了我倒可以掩飾你們的罪行。」

飛雲子道：「師兄！你再不作決定，小弟可不管了，小弟寧可在不義的情形下殺了他，也不能讓他到處去破壞我們的清譽。」語畢一劍刺了過去，古押衙視若無睹，端立不動，王仙洲却忍不住了，連忙運劍招架。

噹的一聲，他不過畧知劍法，怎能與浸淫多年的高手相提並論，劍被盪開老高，胸前門戶大開，飛雲子的長劍毫不留情地刺了進來。

古押衙見狀大驚，連忙握住王仙洲的手，用他的劍輕輕一撩，化開了這一招道：「王兄！你這點本事，怎麼就想出來打不平了，快躲到一邊去。」

王仙洲這才知道自己的確太差勁，但他却不甘就此退開，一挺胸膛道：「在下憑的是胸中一股正氣，不平而舉……」

飛雲子冷笑道：「很好，那就請你一起上去，為本門作個見證，免得古押衙含血噴人。」

他的劍竟專朝王仙洲攻擊，王仙洲自己根本無法招架，古押衙握着他的手，也十分不便，無可奈何之下，祇得搶過王仙洲的劍，跟飛雲子交起來手，同時怒道：「你們眞卑鄙，居然對一個初學劍法的人出此殺手。」

飛雲子冷笑道：「不是這個辦法，怎麼能激動你古大俠出劍呢，師兄！我們把這位王公子請上去也是一樣。」

凌雲子忙道：「不可！王公子乃是局外人。」

飛雲子道：「是他自己要凑進來的，又不是我們拉他進來，這種傢伙應該好好地受點教訓，何況還有個好處，他是為古押衙出頭打不平的，把他抓上去，就不怕古押衙不乖乖的跟上去了。」

口中說着話，手中的劍專找王仙洲，古押衙憤急之下，一連幾個殺着，把飛雲子殺得連連退後。

凌雲子無奈也挺劍上前，雙劍並舉，仍然無法勝過古押衙一枝劍，飛雲子叫道：「二位師兄也上來呀。」

另外兩個道人正在觀望，不知是否該上前，聽到飛雲子一叫，才雙雙仗劍合戰，四劍聯手，威力至鉅，古押衙似乎有點招架不住了，飛雲子忽而抽身退出，改向王仙洲道：「我把這傢伙抓上去。」

王仙洲根本就不是對手，何況手中已沒了劍，被逼得滿地亂滾，狼狽不堪，古押衙空自着急，却無法馳援，急得大叫罵道：「你們武當以名門自許，到底還要不要臉？」

飛雲子冷笑道：「這是你自己找我們麻煩，血口噴人，硬要說我們私藏一個女賊？毀我武當清譽……」說着已經把長劍抵在王仙洲喉頭，逼住王仙洲不能再動，伸手要去抓他，忽然一塊石子飛來，擊中了他的手背，痛得他直跳，叫道：「何方鼠輩，居然敢施暗算傷人？」

樹叢後走出一個青衣老人，正是塞鴻，他一躬身道：「是老漢，為了救援幼主，得罪道長，請道長多多原諒。」語畢又轉身朝決鬥的四人道：「四位請住手，聽老漢說一句話，保證可以把問題解決。」

凌雲子本來就想把問題合理地解決，立刻止了手，其餘兩名道人也就止手了。

塞鴻問道：「古大俠！你眞的能確定衞紅雪上去了嗎？」

古押衙道：「不錯！我看她進了觀牆，跟着進去找了一下，就被裏面的道士發現了，他們不肯聽信我的話，指我無理取鬧，我不得已，出手連傷了幾人，準備下山來等候着那個女賊，他們就追來了。」

塞鴻點點頭道：「凌雲道長，你是四雲之首，也是武當第二代的首席弟子，為武當掌敎朗月眞人的衣砵傳人，行事當不致如此草率，古大俠雖然為武林後起之秀，俠名遠播，義行傳聞天下，所言當非空穴來風，你至少應該自淸一下。」

凌雲子道：「貧道不久前才知道他就是古大俠，但此事不論對象，貧道先前雖不知古大俠前來，却也沒有等閒視之，已經着令全觀弟子，嚴守四處，然後再請古大俠上去一搜，以澄清本門聲譽。」

塞鴻道：「這麼說來，那個女賊眞是進了三清宮裏面，搜起來並不困難。」

凌雲子道：「貧道正是此意，但古大俠執意不肯聽從。」

塞鴻笑笑道：「看了飛雲道長的行事態度，誰也不敢輕易上去，這倒怪不得古大俠。」

凌雲子訕然道：「飛雲師弟最為浮躁，但是他是心切門戶清譽，倒也難怪，這種事誰也難以忍受的。」

塞鴻笑道：「飛雲道長心急也是有道理的，因為他知道古大俠說的是實話，不澄清一下，他就是門戶的罪人了。」

飛雲子怒道：「老頭兒！你胡說些什麼？」

塞鴻笑道：「老漢當年也是江湖中人，後來因為江湖恩怨，被仇家所陷，挑斷了脚筋，散去了武功，構陷入獄，要致老漢於死命，幸遇恩官刑部正堂王明遠大人明察秋毫，知道老漢的寃情，開脫死罪，老漢從此追隨恩主，終身為奴以報，不再在江湖上行走了，但對於某些江湖人還知道一點，衞紅雪本來不姓衞，他是中州大俠司馬洛的女兒，素行不檢，被惡道巨擘衞中天勾搭上手，司馬大俠憤而將其逐出家門，她才改姓了衞。」

飛雲子大叫道：「你說這些有什麼意思？」

塞鴻道：「司馬洛因為這件事鬱恨以終，死前他把自己另一個十歲的兒子送上了武當山學藝，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道長今年貴庚也應該是四十了吧。」



衆人俱是一怔，但也明白了塞鴻所指是什麼，凌雲子愕然道：「師弟！你莫非就是中州大俠的後人。」

飛雲子叫道：「我不知道，我是個孤兒，雖然我是十歲上山的，但我自己的身世我不知道。」

塞鴻笑笑道：「令師明月眞人已然仙逝，他與司馬洛是知交，受命扶孤，為了怕日後衞紅雪貽羞門庭，沒有說出道長的身世，但道長十歲上山，對自己身世一定是知道的，明月眞人雖然無法作證，司馬洛也死了三十年，但見過他的人，一定會記得他的形貌，與道長十分相似。」

飛雲子臉色如土，塞鴻道：「手足情深，固然怪不得道長，但衞紅雪今年已是四十八歲了，仍然不艮於行，肆淫殺戮，道長實在不該再包庇她……」

古押衙道：「我說呢，衞紅雪居然敢逃上武當，直入三清觀，原來是有個好弟弟在照應她。」

凌雲子看情形已經明白了，厲聲道：「師弟！你別糊塗了，快說，衞紅雲是否躲在你的丹房裏？」

飛雲子汗流如雨，突然面向武當跪下道：「她在我的丹室床下，外面守得緊，一定還沒出來，師兄，小弟愧對師門，玷辱門戶，請你轉告掌敎師叔一聲，飛雲已經領罪了。」

凌雲子一聲喝阻不及，他已經橫過長劍，割斷了自己喉管，血流如泉，大家都怔住了。

古押衙默然片刻才一拱手道：「飛雲道長，事情證明古某並非虛妄，衞紅雪既然匿在貴處，相信貴處對這淫婦必有處置之策，古某也不管了，以後對任何人，都不提及今天所發生的事，除非古某又看見衞紅雪作惡殺人。」

塞鴻忙道：「老漢已退出江湖，幼主不是江湖中人，當然也不會饒舌，飛雲道長之死，老漢十分歉咎，他如果不想傷害幼主，老漢也不會出面的。」

凌雲子默然片刻才一拱手道：「飛雲師弟其行不可恕，其情可憫，人已死了，貧道致謝各位為他保全微名的德意，至於衞紅雪，武當本除惡衞道的立場也絕不放過她，各位能够滿意了嗎？」

塞鴻道：「滿意！滿意，其實這件事對武當的清譽無損，因為貴門也不知道，只是中州大俠一生任俠，不應有一個人去敗壞他的俠名，老漢與司馬洛尚有數面之交，重提故友恨事，逼死故人之子，老漢尤感愧見故人於地下，只希望大家都忘記這件事吧。」

凌雲子朝他打了個稽首，與另外兩個道人，抬起飛雲子的屍體，上山去了。

古押衙這才拱手道：「多謝前輩解圍之德！請敎上下……」

塞鴻苦笑道：「古大俠，今天若非幼主愛湊熱鬧，老漢是絕對不會介入這場事非的，老漢已退出江湖，名號早已丢棄不用，古大俠不必問了。」

古押衙想想笑道：「前輩擊石手法別無二家，能如此無聲無影，必是昔年的大漠名俠塞外飛鴻林玄九。」

塞鴻忙道：「老漢只是一個老蒼頭而已。」

王仙洲却叫道：「鴻叔，你叫塞鴻，原來就是把塞外飛鴻四個字縮減了，你原來是一個大名俠，可眞瞞得我苦。」

古押衙道：「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志不已，前輩雖隱本名，但仍然聞絃而知歌。」

塞鴻苦笑道：「古大俠，老漢雙脚勉能舉步，一身武功俱失，祇是一點小手法無須勁力。才能勉强一用，還是當年的塞外飛鴻嗎？今後老漢就是塞鴻，古大俠也請如此稱呼老漢吧，老漢武功已失，昔年仇家仍有幾個在世的，古大俠千萬帮帮忙，別讓老漢貽禍幼主。」

古押衙道：「再晚遵命。」

轉向王仙洲道：「王兄古道熱腸，實為性情中人，但在下說句不客氣的話，以王兄的技業，最好還是不要再管閒事了，否則徒自招取殺身之禍……」

王仙洲正要開口，古押衙道：「令尊大人的官聲，在下也聽過，確是位值得尊敬的好官，聽說尊大人只有王兄一個子嗣，王兄當以祖業為重，勿作不孝之子。」

塞鴻道：「公子！古大俠的話您聽見了？」

王仙洲只有點點頭，古押衙道：「今日王兄仗義之情，塞前輩援手之德，古某心感，日後若有所命，到富平縣來知會一聲，赴湯蹈火，古某必萬死不辭，衞紅雪伏誅有日，古某要趕回為舍弟致祭，這就先告辭了。」

語畢拱拱手，就像陣烟似的消失了。

× × ×

王仙洲不禁神馳地道：「這才是眞正的俠客，眞正的功夫，鴻叔，你以前也有這造詣嗎？」

塞鴻正言道：「老奴昔年號塞外飛鴻，劍法或許不如他，輕功却比他高出多多，可是有什麼用，老奴的一身武功却毀在一個不會武功的人手中。」

王仙洲奇道：「不會武功的人怎麼會和你作對，又怎麼會陷住了你，毀去了你的武功呢？」

塞鴻嘆道：「這也是遊俠之報，老奴曾經懲過一個强暴婦女的惡少，削去兩耳以示誡，這惡少的父親是個大官，他的父親就出重金，買通了青樓中的一個女子，暗下蒙汗藥，將老奴迷住了，老奴在被困之後，還拚將餘力，殺死了那個惡少，可是他的父親也帶了很多人埋伏在側，按住了老奴，首先挑斷了老奴的脚筋，又點破了老奴的氣海穴，本擬將老奴帶往家中凌遲以洩忿，但是那陷害老奴的青樓女子這時才知道老奴先前所救的女子，正是她的妹妹，天良發現，立刻到恩官老爺處去投案，老爺正任刑部尚書大理寺正卿，主管刑案，立刻帶人到那大官的家裏，把老奴救了出來，老奴殺人本應償命，恩公又審度案情，認為老奴行俠在前，殺人乃出於自衞，判了監候三年後戍邊，老奴在邊疆是老家，此舉等於是送回家鄉，老奴打點了人情，沒多久就把官司結清了，才發誓報答恩官……」

王仙洲聽得神往道：「鴻叔！原來你有這麼一段不平凡的過去，你的武功雖失，本事仍在，也一定比我們的師父高明多了，為什麼不敎敎我呢？」

塞鴻一嘆道：「公子，正因爲你學的武功不高明，老奴才未加阻止，否則老奴就設法加以破壞，行俠實非公子的本業，老奴受先生之恩深重，不能害公子。」

王仙洲很不高興。塞鴻又道：「學高深武功必須從小打基礎，而且只少要經過十年八年的苦練，才能到達初步的境界，公子能有那麼多的時間嗎？」

王仙洲道：「十年也不長，到時候能練到像古押衙嗎？」

塞鴻道：「不行，大概只有一半的樣子，古押衙最少已下了二十年的苦功。」

王仙洲不禁氣沮，塞鴻道：「練武功的人紮基時切忌女色。公子此去是爲完婚，當然更不可能了，如公子要練成超人武功，我們此刻就轉回襄陽，閉門苦練它個二十年，或可有成，祇是無雙小姐可不能等二十年了。」

王仙洲長嘆一聲，這下子是眞正地擊中他的弱點，塞鴻是知道他的性情，才故意出這個難題的，王仙洲眞要答應下來，他反而感到手足無措了，因此加重語氣道：「老奴絕非故作虛言，以那個飛雲子而言，他是司馬洛的兒子，武功自是從小紮的底，在武當山上日受名師指點，毫無外務干擾，三十年來，却也不過如此，那是因爲他有一個不爭氣的姐姐，老奴想衞紅雪恐怕以前也常來看他，阻礙了他進修的心情，才比不上古押衙的，可見練武的人，心中不能有一點他念。」

王仙洲道：「好了，我決心不練武了，不過鴻叔閒下要指點我兩手，使我能强身健體，這總可以吧！」

塞鴻笑道：「那當然可以，而且老奴早就在做了，公子今天在飛雲子的利劍之下，空手應付了十幾式狠招，就是老奴叫神鎗李平轉授的，否則憑李平的那點技業，連三招也過不去，飛雲子是武當有名的劍客。」

王仙洲恍然道：「難怪李平一直不敢接受我叫他師父。」

塞鴻笑道：「他當然不敢，他教公子武功，自己却從老奴處得了不少好處，若以入門先後來說，他該是公子的師弟才對，公子小的時候，拿了竹劍亂舞，老奴不就是常陪公子玩的嗎，那時候公子已經學了一些正宗劍法了。」

王仙洲苦笑道：「無怪乎一些教武的老師都驚奇我的進境，譽我爲天才，那曉得我家有名師呢。」

塞鴻道：「眞正的高人是不輕易露相的，像古押衙，他能與武當三大高手戰成平局，劍技應爲天下之冠，可是他的劍却暗藏在身襟之內，輕易不肯出鞘，公子只要記住，把劍掛在腰下的人絕非高手。」

王仙洲十分慚愧，乾脆把劍解了下來，塞進行囊裏去了，塞鴻十分高興，嘉許地看了他一眼道：「公子今天逞强出頭，不畏强敵，義俠可風。所以古押衙對公子也十分器重，他與公子訂交，並非爲了老奴之故，憑這一點，公子到了京師，也足可誇耀於同伴之前了。」

王仙洲正色道：「我絕對一字不提，因爲說出來，就得牽出飛雲子與衞紅雪的事，更要提及司馬洛老英雄的英名，我們已經答應了人家不提此事的。」

塞鴻道：「公子不是江湖人，可以不受限制的。」

王仙洲正色道：「但古押衙以友視我，也就認爲我是個可交的俠客了，我不能使他失望。」

塞鴻心中暗喜，表面上却淡然處之，他深諳人情世故，知道有些事情從反面促成，比正面的規勸還有效，他眞正的目的也是想王仙洲不要提起這些事，但他如正面相勸，王仙洲可能會倒上勁兒而不接受了。

這一路上，王仙洲也收斂多了，不再躍馬橫劍，也不再多管閒事，而且休息下來時，也把他最討厭的書本拿起來看看，這個改變，更令塞鴻欣慰無比。

到了京師，他沒有直接去見劉震，却在長安最有名的大相國寺住下，溫了一番窗課後，才整頓衣冠，帶了襄陽的土產以及聘儀，跟塞鴻去見舅舅。

劉震看見了外甥，也約略考了一下他的經課，王仙洲因有了準備，居然對答如流，劉震十分高興地道：「仙洲，你的座師孫年兄回京後，我見過他，談起你來，他直是搖頭，說你天才雖有，却不務正道，那一舉實在是爲了報答你父親的恩德而勉强圈中的，可是今天看你却又頗知上進，似乎不像他所說的那樣。」

塞鴻站在座後道：「孫大人也許是過於求全，但公子回家後，想到舅老爺對他的一番苦心，着實地下了一番苦功，考期雖遠，公子却提前晉京，正是想能够跟表小姐成了親安心下來，奮力以博一第。」

劉震道：「能這樣很好，不過婚事我不贊成太速，仙洲，你與無雙的姻事我答應了大姐，當然沒有反悔的可能，但我有三個女兒，你大表姐二表姐都嫁了有功名的人，無雙是我心愛的一個，有不少王孫公子來求過親，都沒答應就是爲了你，但你也不能讓我得罪人，找了個布衣女婿，我不指望你能金殿奪魁中個狀元，但至少也得有一點功名，那怕中個三甲的進士，也好有個交代。」

王仙洲很失望，但舅舅講的是正理，他無以爲駁，只有唯唯地答應着，劉震又道：「這次你來氣質大有改變，可見讀書必須專心，以前你跟無雙見面，把心玩野了，所以這一次我也不想留你在家裏。」

王仙洲有點生氣地道：「甥兒知道，甥兒在大相國寺租下了房子，就準備安心讀書。」

劉震道：「好！很好！這證明你眞懂得上進了，安心在那兒住着，每月初一十五，你舅母要去燒香，我叫她把無雙帶去，讓你們見見面，沒事少出門，切莫跟那些朋友鬼混，至於我這兒，你也不必常來，因爲我很忙。」

劉震的確很忙，他是租庸尚書郎中，在戶部任事，執掌全國經濟，上門打關節求人情的人很多，官場上有很多事不便爲外人所知，王仙洲還不懂，塞鴻却通達人情，連忙道：「舅老爺說，老奴會侍奉公子，督促他上進的。」

劉震一笑道：「塞鴻，你是王家的忠僕，姐夫與大姐生前常提起你，有你照顧仙洲我很放心。」

劉震在百忙中　留他們吃了一頓飯，



就在一飯之間，他進進出出，已經應酬了幾次客人。而且還有女眷上門拜會，王仙洲不但沒有見着舅母，也沒見到表妹，坐着無聊，匆匆地告辭了。

劉震收了土儀，退回了聘采，而且還送了一萬貫，給王仙洲作爲讀書的用度，依王仙洲的意思，這筆錢是不肯收的，但塞鴻作主替他收了。

出了門之後，王仙洲憤然道：「舅舅眞太豈有此理，明知道我無意功名，却偏提出這個要求，難道我一輩子考不中進士，他就一輩子不讓表妹出嫁？」

塞鴻嘆道：「表小姐是有名的美人，舅老爺子能够顧念舊情已經很不容易了，他的要求也沒有錯，劉家兩個女婿都是方面大員了，三姝之冠的無雙小姐總不能嫁個布衣。」

王仙洲道：「我已經中舉了。」

塞鴻笑道：「舉子只是一塊敲門磚，京考不第，仍然是個布衣，公子，還有兩年，你就好好地用功吧，京試三年一比，這一第如不中，就得再等三年，到那個時候，舅老爺子未必肯再等三年，遣女另嫁，你也怪不得他了。」

王仙洲憤然道：「他根本就是這個主意，因爲他現在發達有錢了，出手就是一萬貫，先父一年的俸祿也不過此數，他的官還沒有父親大，那來這麼多的錢。」

塞鴻苦笑道：「像故主那樣的清官，天下能有幾個，舅老爺子是戶部租庸，掌管稅征大權，是油水最多的官兒！」

王仙洲哼了一聲道：「他還教訓我呢，忘記我父親對他的教訓了，我父親提拔他的時候，就再三告誡，爲官必須操守，如果父親不死，看到他現在的情形，不罵得他狗血淋頭才怪，一個三品郎中家裏竟是王侯氣派！」

塞鴻笑道：「公子，租庸郎中可不是容易幹的，如果舅老爺子眞能一清如水，也就坐不穩這個位子了，上官要孝敬，下屬要分肥，他能獨善其身嗎？官場上的事你太不清楚了，故主當年寧可在刑部苦挨，也不願調個好差使，正是這個緣故，只要公子堅守家風，不墮父業就够了，不能去求別人，至於目前，公子還是埋首苦讀才是正途。」

王仙洲黯然無語，回到下處，只有苦苦地盼着初一、到了那一天，劉無雙終於來了，三年不見，越發出落得嬌美了，她的心倒是深注在王仙洲身上。刻骨相思，一番小聚，王仙洲總算知道了許多事，劉震確有悔婚之意，因爲他的上司頗欲結這門親，可是無雙矢志無二，她的母親也勸劉震飲水思源，不可忘本，總算打消了劉震的初意，才有了這個決定。

臨行之際，無雙流着眼淚道：「表哥，我的心你是知道的，但我是女兒身，不能違背親命，祇有寄望在你身上，這一次大比，無論如何你都要爭個前程，否則，父親一定會將我另配，到那個時候，我只有一死以報君了。」

悽惻纏綿，直激得王仙洲幾乎想發瘋，但是造化弄人，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只有寄望於渺茫的未來了。

三年一次京試，是每一個人讀書登龍之階，天下的英才，都集中在此地爭取那有限的名額，那又談何容易。

有的人白首窮經，一輩子都淪落在學子這一關上，一元及第，不但要有才，而且還要有命。

王仙洲不敢說必有希望，但也必須寄望此上，他爲的不是功名，而是這美麗多情的表妹。

苦讀的日子是難挨的，三更燈火五更鷄，終日鑽研在晦澀的經書中，磨盡了他的豪氣，連劍都不摸了，倒是塞鴻怕他累壞了身子，每天硬着他打兩趟拳，作些吐納的功夫，舒展一下筋骨。

就這樣苦挨了一年，一年中學問長進了，他不知道自己的武功也在不知不覺間深進了不少。

每月祇有兩天是他最開心的日子，却又是最惆悵的日子，劉無雙來一次，解了他不少的愁悶，但會少離多，匆匆一晤，又是半月長離，那滋味更是不堪。

就在一個深夜，劉震忽然派人把他召了去！他很少出門，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這次走到街上，却發現很不尋常，京師入夜即行宵禁，不准有人出入了。這一夜居然人影恍惚，現出極亂的樣子。

到了劉府，但見幾輛大車子都裝得滿滿的，似將有遠行，他感到更奇怪了。

劉震見了他急忙道：「仙洲！涇原兵變，京畿已經不保，皇上避亂離京，着令百官奔赴隨駕，我已經把家人送走了，這些東西是我歷年宦囊所積，後事不可測，這個官是否幹得成很難說，因此我的後半世生活，全在這幾輛車上了，你學過武功，還有你的老僕塞鴻，也是個江湖奇人，萬望你們幫幫忙，替我押送這批東西，出東門，找個僻靜處躲藏了起來，然後到啓夏門來找我！」

王仙洲這才知道了這麼重大的變故，忙道：「舅舅，舅母與表妹爲什麼不留下一起走呢，甥兒可以保護他們的。」

劉震一嘆，道：「如果我不把她們先送走，跟大家一起，我還能回來收拾嗎？此次兵變，朝中有人爲內應，因此一般大臣的行動都受到了監視，必須先以家人爲質……」

他壓低聲音道：「我已經吩咐了無雙，叫她們設法在出城後故意留下，朝廷能否回來不得而知，我不想跟着去冒險受罪，何況我辛苦半生，也足可過一個舒服的下半輩子，我的身家全在這四輛車子上，你可千萬失落不得……」

王仙洲聽得不入耳，可是劉震又說：「生逢亂世，也談不到功名富貴了，我們會面後，立刻到襄陽老家去，讓你跟無雙成婚，我們老兩口兒的將來全靠你了。」

祇有這個許諾才是王仙洲最聽得進的了，慷慨地拍胸膛答應了下來，劉震交代完畢，就急着去與家人會合了。

王仙洲與塞鴻押着四輛車，直出東門，京城已爲叛軍所陷，幸好他這一年中，武功打下了基礎，一枝劍也着實有點威力，與塞鴻的飛石暗器手法，更是巧妙無比，憑着主僕兩人的勇力與武功，他們居然殺出了城門！

塞鴻是老江湖，在郊外遣散了車夫，自己與王仙洲兩人找到了一個山洞，把車上的金銀珠寶都搬了進去，而且將洞口封

死，布上偽裝，讓人無從發現，這才驅了一輛車，趕到了啓夏門，已是第二天的黃昏了。

城門緊閉，人影寥落，峯烟四起，一片刦火，却看不到一點人影，劉震、劉無雙父女不知道上那兒去了。

王仙洲只感到眼前一花，差點沒摔倒在車下。

塞鴻究竟經過的事多了，比較沉得住氣，他把王仙洲扶到一邊，低聲道：「公子！別着急，舅老爺他們當然不能一直在這兒等着，也許躲起來了，我們找個地方問問看。」

王仙洲近乎絕望地道：「京城已陷，到處都亂得很，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躲呢？一定是被亂兵殺死了。」

塞鴻却道：「這倒不一定，舅老爺精於算計，不是那種肯死節的忠臣，他一定有打算的，老奴去問問。」

王仙洲苦着臉道：「問誰呢？每個人都是自顧不暇，還有誰會留意別人的行動呢？」

塞鴻想想道：「問守城的人吧，那門官倒還是原來的傢伙，多半是降了賊，用他繼續守城，一定是因爲他人頭熟，認識京裏的官兒們，因此他一定是知道的。」

王仙洲目中閃出了希望的光采，但立刻又失望了，道：「問他肯說嗎？他現在做的是逆黨的官兒了。」

塞鴻道：「當然使點手段，公子到前面林子裏等着，老奴設法把他誆過來。」

於是王仙洲把車趕到前面林子裏，兩人計議一下後，塞鴻出林，走到城門下，吧了一個喏道：「借問王德祿王大人是否還在這兒公幹？」

王德祿正是那個門官，他高踞在城樓，聽見詢問，翻着一對白眼，冷冷地瞧着下面，道：「老頭兒，有什麼事？」

塞鴻又是一拱道：「原來王大人在上面，老漢眼花看不眞切，王大人不記得了，老漢是馬御史家的……」

王德祿雙眼一翻道：「你好大胆子，朝廷已經換了，那兒還有什麼馬御史，大王正要抓他們呢！」

塞鴻計算得很準，馬御史是有名的忠臣，一定隨着朝廷北遷了，這一說必不會出漏子，於是他哈腰陪笑道：「王大人，老漢有下情禀告，請借一步說話。」

王德祿下了城，仍是翻着白眼道：「什麼事？」

塞鴻湊到他的耳朵道：「馬御史已經走了，他的第三房如夫人却來不及趕上，中途失散，要想進城。」

王德祿冷笑道：「好啊！」

塞鴻忙低聲道：「大人別聲張，三夫人是故意留下的，因爲馬大人走得很忽忙，將家中的金銀珠寶都藏了起來，她是想回來起出窖藏的，要請大人方便。」

王德祿的眼睛立刻發出貪婪的異光，精神也振作起來了，壓低嗓子問道：「有多少？」

塞鴻道：「詳數祇有三夫人知道，據老漢的估計，至少也有十來萬吧，三夫人的意思是想請大人方便，賜於協助，以兩萬爲酬，但老漢覺得這太少了。」

王德祿道：「你倒是很通情。」

塞鴻堆起一副討厭的笑容，道：「她許大人兩萬，却祇答應給老漢一千兩養老，老漢辛苦一生，好容易盼到這個機會，也想圖個後半世舒服，因此老漢想跟大人打個商量，哄哄那婆娘，等起出窖藏後給她來個殺人滅口，然後求大人賞老漢兩萬，餘下都歸大人……」

王德祿笑道：「你倒够狠的。」

塞鴻苦笑道：「大人！這婆娘貪財背主，是她不忠在前，老漢如此對她，也算不得狠。」

王德祿目中浮起狡猾的光采道：「好！我答應了，你去把車趕進來，我這就跟你們一起去。」

塞鴻道：「要那這樣子就輪不到你我了，那婆娘的車上還有一個護院，身手頗爲了得，萬不能放進去。」

王德祿說道：「進了城後還怕他了得嗎？」

塞鴻道：「話不是這麼說，這事情越機密越好，如果吵得人多口雜，洩了出去，大人那一份就不保險了，連老漢這一份也落了空。」

王德祿道：「那有什麼辦法呢？」

寒鴻道：「老奴已經有了計較，他們的車子就在林子裏等着，發現情形不對，準備立刻回頭跑的，最好是大人跟老漢一起過去穩住她。」

王德祿道：「就是我一個人過去？」

寒鴻道：「人一多，她就犯疑心了，大人不但要一個人過去，回頭進城時，最好也是我們這三個人。」

王德祿道：「可是那個護院的如何打發呢？」

塞鴻道：「大人可以說關防極嚴，壯年男子不准入城，把那個護院的留了下來，就是到了門口，大人對手下的弟兄，也要說是送自己的親戚進去，一個老的，一個婦人，也不會惹人起疑，到了宅子裏，起出窖藏，對付一個女的還會有什麼問題呢？」

王德祿道：「可是我不能擅離職守呀！如果被查到了，我這個芝蔴官也就完蛋了。」

塞鴻笑道：「大人！不是老漢說句不中聽的話，您這個門官幹一輩子也不會有出息的，有了十萬八萬，上那兒不能享福，還幹這幹嗎？趁着亂的時候拔腿一溜，找個太平地方安頓下來，豈不强多了。」

王德祿雖然有點提心吊胆，却禁不起誘惑，財帛動人心，以他這個年俸不到三百兩的小官兒，要幹三百年才能積下十萬之數，沉思片刻才道：「我帶個人去如何？萬一那個護院的不肯留下來，動了蠻怎麼辦？」

塞鴻道：「王大人！人家是借重您現在的身份，像您這麼一個八品小門官，誰會對您有興趣，如果您要帶人去，別說三夫人不放心，老漢也不放心，您雖然年歲比老漢輕，老漢却是幹粗活兒的，互相扯直了，誰也算計不了誰，如果您要帶人，老漢就另找主顧了。」

王德祿終於一咬牙道：「好吧！我去關照一聲。」

他走過去，朝兩個親信手下咬了一陣耳朵，然後才跟塞鴻一起出城而來，塞鴻



明知道他在搗鬼，不是要人先到馬御史公館等着，就是要他們暗中綴着，回頭跟車子一起走，以便金銀到手，把自己也一起坑了。

他爲了表示精明，笑笑道：「王大人！那婆娘也很精，如果她發現把護院的留下後，您沒按照約定，另外有人跟了去，她抵死也不肯說出窖藏所在的，藏東西的地方除了她之外，誰也不知道，否則老漢就一個人發財了。」

王德祿奸笑道：「老哥放心好了，我祇是叫他們照應着點，回頭車子進城時，別多盤問，我可不能明坐在車上，必需躲在車裏，剛才告訴他們就是爲這個。」

塞鴻明知他言不由衷，遂也裝糊塗，來到林子裏，王仙洲正抱劍等在車旁，見了他們就問道：「你去說得怎麼樣了？」

塞鴻道：「談妥了，王大人答應帮忙，詳細的情形他要跟三夫人面商一下。」

王仙洲一伸手說道：「請！最好快一點。」

王德祿一掀車帘，鑽進車中，發現是輛空車，正想退出時，王仙洲跳上了車子，用劍比着他的脖子，塞鴻却跳上了車轅，駕着車子急急地駛向郊外而去……

王德祿大驚失色地道：「你們這是幹什麼？」

王仙洲沉聲道：「少嚕嗦，閉上的狗嘴。」

車子駛到一個無人的荒僻之處，塞鴻才停了下來，王仙洲用劍把王德祿押了下來。

塞鴻笑道：「王大人受驚了，你放心，我們祇要問你幾句話，老實說出來，就放你回去！」

王德祿嚇得混身直抖地道：「小的祇是一個門官，什麼都不知道，二位要問什麼？」

塞鴻問道：「這兩天你一直守着啓夏門？」

王德祿道：「是……是的！小的一直在這兒。」

塞鴻道：「有那些人從這兒經過？」

王德祿道：「沒什麼，大家都往北走，只有幾個買賣小販，他們住在城外，小人記不清了……」

王仙洲把劍鋒壓得緊一點，冷冷地道：「也許我在你這兒拉道口子，你的記性就會好了。」

劍鋒吃進頸肉，已有一絲鮮血流下，塞鴻笑道：「公子，別逼他，讓他再想一下。」

王德祿顫聲道：「你們要問誰？」

塞鴻說道：「你最好想想，你記得誰？我們要找的人當然不會是普通的升斗小民。」

王德祿道：「昨天奉命閉門，午後有個人帶了幾個女的要出去，後來有人認識他是戶部租庸郎中劉震劉大人，沒有開門放行，然後金吾將軍王遂中來了，說劉郎中居然抗旨不隨駕同行，把他抓走了。」

王仙洲十分激動，塞鴻連連朝他示眼色，王仙洲才努力鎭定下來問道：「上那兒去了？」

王德祿道：「一定是押着隨駕同行了，聽說有好多大官都被他抓到押走的。」

王仙洲道：「那些家眷呢？」

王德祿道：「當時是一起抓去的，至於送到那兒可就全不知道了，到了晚上，城就被大燕王佔領了。」

王仙洲吁了一口氣問道：「鴻叔！你看怎麼樣？」

塞鴻道：「看來他說的是眞話，舅老爺既然隨駕北上，想來總會打聽得到的，慢慢再說吧。」

王德祿叫道：「原來二位是劉郎中的家人……」

才說完這句話，塞鴻一指點在他的頸後死穴，他的頭一垂就不動了，王仙洲愕然道：「鴻叔！怎麼殺了他？」

塞鴻道：「要問的話都知道了，還留他幹嗎？」

王仙洲道：「那也不必要殺他呀。」

塞鴻道：「老奴還想留在京師繼續打聽消息，這個人就不能留下，何況他也太不忠不義，死有餘辜。」

王仙洲道：「舅舅他們已不在京師了，還有什麼好打聽的？」

塞鴻搖了搖頭道：「不！以老奴看法，賊勢必不久，王師返京有日，京師爲天下之中心，往來人衆，打聽消息也容易些，老朽雖脫離江湖，舊日的伙伴故人還有不少，老奴在這兒，多少總可以得到個確信。」

王仙洲道：「那我也留下來吧。」

塞鴻道：「這萬萬不可，京師認識公子的人多，舅老爺在朝時刻薄寡恩，恨他的人很多，又是潛逃被抓去的，仇他的人很可能牽怨到公子身上，何況那天我們爲了保護那批財物，衝殺出開遠門，也有人認出公子了，爲了想覬覦那批財物，對公子不利的人也不少。」

王仙洲無可奈何地道：「那我該怎麼辦呢？」

塞鴻道：「公子還是回到襄陽老家去等着吧，相信要不了多久，老奴必有佳音以報。」

王仙洲想想也祇有如此了，握住了塞鴻的手道：「鴻叔！那就全仗你了，舅舅的窖藏全在這兒，你可以自由動用，只要打聽到舅舅的消息，不惜任何代價化費，都要把他救出來，不管他平日爲人如何，他總是我的長輩。」

塞鴻道：「公子放心好了，老奴理會得的。」

在惆悵的心情下，王仙洲回到了襄陽舊第，幸好這裏還沒有遭到兵燹的災刦，他可以平靜地生活着，但他的心却始終未能平定下去。

消息傳來，有好也有壞，好的是：國事漸轉，皇帝命太子監國，發兵勤王，借得迴胡之軍討賊，勢如破竹，眼見匡復有日，中興在望。

壞的是：朝廷避難西幸蜀中，途經馬嵬坡又發生了一場兵變，士卒不行，要求清討君側，先殺奸臣。

皇帝最寵愛的妃子楊玉環賜死，她的哥哥楊國忠爲亂軍所殺，楊國忠是當朝丞相，也是這一次兵變禍亂之由。

王仙洲更憂心了，他舅舅劉震是楊國忠的人，楊國忠被殺，劉震恐怕也很難保全了。

但戰火連天，道聽途傳的消息也未必見得眞切，王仙洲祇有耐心地等候着。

就這樣過了三年痛苦而悠長的歲月。

第一個好消息傳來，亂事已平，兩京收復，監國太子已經還京攝政，一面監軍繼續淸討叛賊，一面準備迎駕東返，許多舊臣也回到京師了，不過這些都是忠於王室的忠臣，劉震在兵變之始就意圖潛逃，不會有他的份的。

第二個消息是塞鴻回來時帶來的，令王仙洲很沮喪，因爲塞鴻的第一句話就說：「公子！舅老爺的確信已經打聽到了，他剛被抓去時，受到楊國忠的翼護，還能勉强保全無事，馬嵬坡兵變時，楊國忠被誅，他被目爲楊氏同黨，也跟着一起被殺戮了，連他的兩位姑爺，也不免被株連，幸好公子沒當時跟無雙小姐成親，否則恐怕也……」

王仙洲急忙道：「鴻叔！無雙呢？」

塞鴻苦笑道：「犯官的家屬，按律不是發邊，就是撥入宮中操司賤役，幸好是在亂世，否則還會發入官倡呢……」

王仙洲不耐煩地問道：「到底她在那裏？」

塞鴻道：「老奴不知道，當時像這樣的人很多，發交到那兒去也很難追查。」

王仙洲如同一盆凉水淋頭，呆了半截，可是塞鴻接下去又道：「當年抓走舅老爺的金吾將軍王遂中又回來了，不但官任原職，而且，氣勢比以前更大，因爲他護駕有功，頗得監國太子攝政王的眷寵。」

王仙洲不感興趣地道：「他得勢的事與我有什麼關係？」

塞鴻道：「也許沒關係，也許關係很大，他爲人耿介，與舅老爺格格不入，但對恩官先主却十分敬重，曾以同宗之誼，以族兄禮視先主人，公子若去拜訪他，一定會受到歡迎的。」

王仙洲又問道：「我爲什麼要去拜訪他呢？」

塞鴻道：「因爲他經手處理舅老爺的事，對無雙小姐的去向也許會知道。」

王仙洲臉色一動道：「鴻叔！你爲什麼不去問問他呢？」

塞鴻苦笑道：「公子！他是將軍，老奴祇是個傭僕，憑什麼去拜訪他呢，祇有公子以世誼拜晤，他才肯接見，老奴專程趕回來，就是請公子去試試這條綫索。」

有了綫索，雖不知希望如何，仍是值得一試的，王仙洲遂懷着一綫的希望，僕僕風塵，離鄉重赴京師。

這次他已失去了往日飛揚跋扈的豪情，連劍都沒佩，就這樣來到了京師。

京師又恢復了舊日的繁華，物是人非，徒增感慨，最令王仙洲感慨的是他舅舅劉震的宅第已被充公入官，撥給一個新貴住着。

王仙洲仍是住在大相國寺，略整衣冠，懷了名帖，去詣見王遂中，爲了使王遂中注意，他特地寫上了父親的名諱，這一着果然有效。

王遂中的門前冠蓋如雲，車水馬龍，却特別接見了這一個布衣青年，寒暄已畢，王遂中很親熱地道：「老世姪！尊大人在世時，遂中是十分景仰的，跟令舅一比，簡直有天壤之別，令舅如果不是太熱中名利，投身奸黨之列，下場也不會如此悲慘了。」

王仙洲祇好唯唯地答應着，等他發過一陣牢騷，才慢慢提起劉震家人的事。

王遂中道：「令舅死後，令舅母也鬱鬱以終，下官念在尊大人之誼，把她們合葬在一起。」

王仙洲道：「小姪想問的是三表妹劉無雙，因爲跟小姪從小就訂了親，小姪想知道她上那兒去了，能否設法把他接回來團聚。」

王遂中嘆道：「下官不知道有這件事，否則一定設法保全了，馬嵬坡兵變，楊妃伏誅，在亂中，她的宮人被殺死的也很多，聖上無人侍奉，在犯官的子女中，選了許多年齡適合的少女，撥作宮女，隨駕入蜀，令表妹多半也在裏面，當時因爲匆促行事，未及編列名册，所以詳細的情形也不清楚。」

王仙洲十分失望，王遂中想想又道：「當時還有一些女子則發交給隨駕的臣子作爲家奴，下官因爲急於追隨監國太子勤王，只要了一個侍候拙荊，現在還在家裏，倒不妨叫來問問，因爲她與令表妹關在一起的，或許會認識。」

說着叫人去傳喚，沒多久，來了一個少女，她一見王仙洲就失聲叫道：「王少爺……」

才叫了這一聲，她已淚流滿面，嗚咽失聲哭了起來，王仙洲也十分震動，因爲這女子正是無雙的貼身侍婢采蘋。

王遂中詫然道：「你們認識的？」

王仙洲答道：「她是舍表妹的貼身侍兒。」

王遂中道：「那就太好了，采蘋！妳快說，妳們家小姐到底那兒去了？如果是發配到別的同僚那兒，我還可設法把她討出來，王年兄是我的畏友，仙洲就是我的子姪，希望我這個世叔能爲他盡點力。」

采蘋抽抽噎噎地道：「小姐被徵發入行宮了。」

王遂中道：「眞的！妳沒有弄錯？」

采蘋搖頭道：「不會的，小婢本來也被甄選上了，可是小姐求婢子不要去，設法出來，就是爲了要找到王少爺。」

王遂中一嘆道：「這就無能爲力了，別說聖駕此刻還在西蜀，就是還京，宮女也是不准出宮的。何況蜀地瘟疫爲厲，跟着隨駕的宮女們死了很多，現在是否還活着還不得知，老世姪！我看你還是另外擇取佳耦吧。」

從一番談話中，王仙洲看出王遂中雖是武將，却是個道學夫子，如果自己要說守一爲終的話，必定會倒來一番敎訓，因此祇有唯唯地答應了，然後道：「世叔！小姪與無雙既然重圓無望，自當以後嗣爲重，而另行別娶，但爲了珍重無雙對小姪的一番情意，小姪想請世叔賜准爲采蘋贖身，以聊慰恩情。」

王遂中道：「這是什麼話，人你儘管帶去，我還能問你要錢不成，世姪已有學業，科考一兩年內恐怕還不會舉行，祇要是舉子的身份，稍加活動就可以登仕，這倒是個機會，世姪回去後略作籌措，不敷之數，我可以爲你貼補一點，趕緊謀個出身爲要。」

（未完）



武林軼事

# 陳旺・羅球兩館龍虎鬥

海雲・文
子成・圖



黃飛鴻全盛時期，不但有許多拳師踢盤，敗在他的手上，同時有一部份拳師在外邊給人打傷，到黃館求醫的，可見黃飛鴻的確是身懷絕技，而且又能够用醫術濟世，並非普通拳師所能及，現時我所說的一頁故事，發生在當日拳師羅球的身上，羅球有一日給人打傷，奔入黃飛鴻醫館求醫，至於羅球受傷的前因後果，非常複雜，値得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當時羅球在廣州設館授徒，羅館在順武橋附近，因爲他雄健力强，語聲極响，跟他接近的人都覺得他是身懷絕技，必然武功精湛，開館不久，門徒如潮而至，但因徒弟太多，良莠不齊，有些門徒學過拳棒，食過夜粥，就靠着功夫欺壓善良之輩，羅球茫然不知，以致捲入漩渦。羅館有一名徒弟姓吳，單名一個元字，因爲他的肌膚沉黑，而且臉孔有許多豆疤，綽號「煨燶欖核」，當時西關黃沙一帶，都有些無賴之徒混跡，而且靠扒竊爲生，至於吳元，不止是幹這種無耻的勾當，還有另外一些傷天害理之事，他在市井之內多方覓識無法爲生的童子，帶返家內，敎他學習扒竊，因此由他手中養成的扒手有層有次，童子無知，以爲扒竊得來的財物，那是天賜，再又因爲此舉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不但苦心學習，且又精益求精，其中有幾十個童子長成之後，仍然以扒竊爲生，廣州城內多了百多個扒手，就是吳元訓練出來的，他可以說是賊阿爸。至於吳元，一來他的功夫根底相當好，二來他陰險毒辣，無所不用其極，如果有些門徒做過扒手，打算改邪歸正，就算把他的財物全部獻出，跪地求恕，吳元仍是不會放過他的，臉上露出笑容，佯作答應，但在該童離去，便即一刀插入背上，跟着挖成三角形，挖了一塊肉之後，即使醫治得好，那個傷口接近肺部，隨時給風寒所侵，便即吐血，等於一生殘廢。此人先行製造扒手，跟着使扒手變成殘廢人，可謂罪大惡極。

有一日，吳元追逐一名十歲大的小童，直到玉器墟附近，此童失聲痛哭，跪地求饒，吳元一脚踢去，那個童子就地打滾，偶然碰着一名粉臉郎君，而且衣履入時的富家子弟，此人扶起小童，吳元趕到，大喝一聲，叫他把小童放下。

這個人看來好像公子哥兒，殊不料他正是陳館的高手，當時拳師陳旺與羅球齊名，但却兩間武館相距甚遠，故此兩人從未較量高下，吳元恃着自己是羅館的高手，根本上就不會把那個公子哥兒看在眼內，連喝幾聲之後，便想動武，此人忽然阻止他，向小童查問，獲悉站在目前的人就是無惡不作的煨燶欖核，勃然大怒，說道：「吳元，你的死期到了，你一向擾亂治安，無惡不作，應有此報，快些上來送死吧。」

吳元看見他口出大言，怒火攻心，立刻衝前，殊不料他剛剛向前直衝過去，那個好像富家子弟的也向前衝，兩人剛剛接招，吳元就非常吃虧，因爲他衝過去使用直拳連環出擊，對方却飛脚踢來，一個穿心腿正好在他的雙拳之下穿過，踢中胸膛，倒地打滾，他還不自量，喘息着站起來，仍想再鬥。

當時許多街坊圍觀，他們一向只知有

人收買小童，訓練童子做扒手，不知道做完扒手改邪歸正，還有大禍臨頭，對吳元恨之刺骨，那時看見吳元倒地，便即齊聲喝打，這個青年認爲吳元是害羣之馬，索性衝前，吳元給他抓起來，還沒有機會發拳出擊，已經胸部連中幾拳，渾身發抖，吐出血來。

此人發覺吳元奄奄一息，大聲說：「我不想你在此喪命，還是回家準備後事吧！如果你想知道我是誰，不妨告訴你，我是陳館師傅陳旺手下的門徒朱重行。」

此人說完揚長而去，當時坊衆看見吳元此人無惡不作，給武林高手抓住毆打，人心大快，但在事後發覺吳元之吐血不止，氣若游絲，反而驚慌起來，立刻扶着吳元，問他能否支持得住。

吳元想站起也辦不到，剛剛站起，便即跌落，又再嘔血，各店伴恐怕他就此喪命，立刻扶着他，問他住在何處，吳元顫聲說知師傅羅球的拳館，於是各人把他送入羅館之內，然後散去。

羅球看見吳元的臉色蒼白如紙，同時鮮血洒在衣襟之上，知道他身受重傷，立刻讓他坐下來飲跌打酒，又再敷藥，然後問他究竟與何人打鬥，以至受傷得如此嚴重。

吳元是個心腸惡毒之人，死性不改，聽了便說：「我與陳旺門徒朱重行搏鬥，因爲他說羅師傅教出來的只是花拳綉腿，口出狂言，我不甘被辱，奮起打鬥，實則爲了師門作戰，我死不足惜，弟子如果因此喪命，請師傅替我報仇。」

只是說到這裏，吳元就覺得胸膛好像想爆，鮮血如泉噴出，即時暈倒，羅球雖然想盡辦法醫他，但却藥石無靈，當晚便死。

死人沒法對證，吳元死前所說的話，深入腦海，羅球震怒異常，立刻派門徒偵查朱重行住在何處，師傅陳旺究竟有何種功夫，另一方面，派人查問當時朱重行究竟如何打傷吳元，過了兩日，門徒分別探問之後回報，羅球知道朱重行是西關角的富家子弟，住在逢源大街，至於陳旺，不知何處設館。

羅球認爲此種查探，未爲滿意，繼續偵查，然後知道陳旺所擅長的是脚法，陳旺不管與何人相鬥，一脚踢起，對方就整個飛上空中，跌落一丈過外，連敗幾名拳師，曾經在船上把重達三百斤的鐵錨一脚踢去，滾入水中，以此享譽，不過，陳旺雖然設館，但却很少回到館內，往往在富家子弟的家內教拳，並且住在該處，由朱重行等幾個喜歡練武的公子哥兒輪流供養，至於朱重行與陳旺，特別密切，學到的功夫更多，那天，他就是用蹬心腿踢死吳元的，此外，門徒還查出朱重行與陳旺每日必往十三行「九如茶樓」飲中午茶。

羅球獲悉他們的行踪，喜出望外，便帶數名特別勇猛的門徒到九如茶樓品茗，一連三日，但見茶客來來往往，但因他從未看見過陳旺與朱重行兩人，就算對面相逢，也不認識，久而久之，想到一個辦法，索性在飲午茶當中，走到櫃面，佯作有要事必須立刻告知朱重行以及陳旺師傅，已到逢源大街朱家訪問，家人說兩人去了九如茶樓品茗，故此拜托掌櫃指點一下，免得誤事。

掌櫃看見羅球一貌堂堂，似屬殷商，便對他說知，說：「朱陳兩人至今仍未到來，請你坐下來等候，如果他兩人到來，便指點你獲悉。」

羅球聞言，便向門徒打眼色，自己單人在掌櫃附近的一個座位坐下飲茶，有如普通茶客，各徒分別覓座品茗。

十分鐘後，忽見兩人登樓，一老一少，年少的人約二十五六，溫文韶秀，看來不像精通武藝，至於老翁，略爲瘦削，年齡約在五十過外，衣履甚爲樸素，亦不像是精通武功的，羅球看了大感詫異，再三問明掌櫃，然後率領叫做馬棉的一個彪形大漢，走向兩人坐着的一張圓枱旁邊，怒目而視，跟着把他們在座飲茶的茶杯，放在兩人的一張圓枱之上旋轉幾次，表示挑戰。

當時陳旺與朱重行看見，也依照他的模樣，也把自己的茶杯放在對方的圓枱之上旋轉幾次，這樣做等於表示他們願意接戰，即是江湖上說的「受禮還禮」。

陳旺跟着對羅球等人說：「今日你們在我這邊旋轉茶杯，形如挑戰，根本上我跟你們毫無冤仇，何故如此呢？」

羅球向他瞪了一眼，說：「我問你一句，你是否陳旺？」

陳旺說：「對，我正是陳旺。」

羅球憤然說：「我找你很久了，何止傲氣相加呢？坦白點說，今日到這裏來，實在想跟你拚個生死。」

陳旺說：「就算你想殺我，你也要講清楚何以如此憤怒。」

羅球大聲說：「我當然要對你說知，令你死而無怨，不久之前，我有一個徒弟叫做吳元，因爲很瑣碎之事，給你的徒弟朱重行毆殺，而且向站在路旁的人揚言，因爲我教的徒弟不够份量，學技未精，以致喪命，他的拳術是你教出來的，故此，我要和你較量一下。」

陳旺還沒有開口，朱重行站在身邊，已經無法忍受，拍案怒斥對方，說：「你這種人當然功夫有限，不必由師傅教訓，我稍爲動手，你就倒下來。」

羅球說：「既然如此，我們就索性一決雌雄好了。」

聽了這句話，陳旺立刻把馬棉放在枱上的茶杯一拳打碎，表示決裂，因此，羅球亦將對方放在枱面的茶杯，用掌拍碎，就在此時，馬棉忽然向朱重行撲攻。

朱重行一直向陳旺學技，雖然談笑，仍有防衛之心，對方還沒有機會搶攻，他突然微微俯下，一脚撐在馬棉的小腿上面，馬棉即時倒下來，朱重行這邊佔了上風，羅館的人看見，勃然大怒，紛紛由他們飲茶的那張枱走過來，打算圍攻朱重行。

陳旺看見對方人多勢衆，如果大打出手，必有死傷，且又不想令酒家的職工爲難，因爲打碎傢俬什物，他們就給東主責備，故此挺身而出喝令各人不能在此決鬥，向羅球望了一眼，說：「這個地方是茶樓，有許多朋友在此品茗，如想搏鬥，眞的一決雌雄，明日凌晨請到西門城基較量，如果不敢依時前往，此後不必再教授拳脚。」

羅球說：「如果明日我們任何一邊爽約，就等於退縮，不能設館授徒。」

說完，各有各離去。



朱重行跟陳旺返寓之後，兩人研究局勢，朱重行說：「明日決鬥，照情形看，師傅一定依約前往，不過，對方在本地教授拳棒已久，黨羽必多，翌日可能暗中埋伏黨羽多人，如果我們輸了，伏兵不出，反之，我們打贏，伏兵齊出，我們也會受困，敬請師傅再三考慮。」

陳旺認爲此言有理，說：「我們不必找尋三幾十人準備大打鬥，但仍要找幾個武林高手助戰。」

陳旺說完，便即走出戶外，夜深月落，陳旺引四個彪形大漢到來，介紹給朱重行互相認識，說：「我們雖然僅有六人，亦可應付有餘，不必担心。」

朱重行覺得師傅帶來的人物，必然武功精湛，此外，他對自己的功夫很有信心，便不再談此事，分別歇宿，翌日早上，鷄聲初唱，各人便即起床，密藏暗器在身，洗漱之後，便即出門。

在街上走動時，陳旺跟朱重行同行，低聲說：「今日決鬥，非同小可，認眞緊記我平時教授的拳法，因爲對方的拳脚不弱，必須有特殊的招式，然後才有信心打贏。」

朱重行說道：「師傅之言，已緊記在心。」

六人一齊走到西門的城基之上，陽光微露，僅能辨別人影，羅球那邊黑沉沉的有二三十人，朱重行說：「師傅，我們所料不差，隨時會用武器搏鬥，我們不可不防。」

六人同行，絕不分散，直闖羅球那邊的陣地，站定脚步，陳旺拱手爲禮，說：「羅教頭，確有信心，累你久候，甚爲不安。」

羅球獰笑一聲，說：「好話不必多說了，你既然來到，便要搏鬥，究竟如何打鬥呢？請兄台說明。」

陳旺笑了笑，說：「你想如何交手，我必然奉陪。」

羅球說：「既然我跟你都是師傅階級，我與你相鬥，徒弟就與徒弟相鬥，如此安排，你的意下如何？」

陳旺點頭說：「一切遵命。」

既然他答應，於是揮手揚聲，叫朱重行出來戰應，羅球亦叫他門下最得意的弟子梁儀出戰。

朱重行與梁儀雖然是敵對的人，但仍相拱手爲禮，說了一聲「請即發招」，然後向對方衝去。

兩人俱是衝到十分接近才發招的，梁儀左手握拳向上一幌，右手隨即進馬衝打，第一招就使用黑虎偸心，朱重行以右手搭住他衝進的拳，左手搶攻，上下兩手一齊撲去，分別向對方出擊，這一招叫做獅子開口，就此纏着打鬥，跟着化爲八卦蝴蝶掌撲攻，梁儀扭身轉馬，以連環掌橫掃朱重行的頭臉，這一招是鬼王撥扇，朱重行立刻將馬步坐低，側身搶攻，五指向對方的腰脇插去，梁儀又急用千字手劈落解圍，如是者一拳一脚，愈鬥愈緊，過了一會，梁儀急於取勝，突然向前標馬，以葉底偸桃一招，雙手齊出，先後向朱重行下體撲攻，朱重行突然凌空躍起，飛躍到對方的背後，趁着他還未轉身，一脚踢去，梁儀吃了這一脚，撲前幾步然後跌下來，唇破血流，面如桃花，顯然是鬥輸了，朱重行拱手對羅球說：「對不起，你的高徒讓我一招。」

羅球聽了此言，險些氣到胸膛爆裂，厲聲斥喝：「鼠輩不要自誇，看你如何跟我打鬥。」

說完飛步撲出，揮拳搶攻，就在此時，背後有人說：「師傅，讓我出擊。」

羅球回頭看時，便知說話之人乃係大徒弟高華，高華的拳脚比梁儀更精，渾身是勁，臂上肌肉隆起，顯然是高手，羅球聽了便即暫時忍手，讓高華撲攻。

朱重行發覺羅球居然讓步，顯見此人一定是非常勇猛的了，立刻以低樁雀籠式的招式應戰，兩手相交，而且一脚跪地，看來似是未戰先敗。

高華輕視他，急步衝上，打算用金錢吊香爐之法，一手抓住對方的頭髮，跟住把他抛開，殊不料他的右手剛剛揚起，朱重行就以膝頭跪地，雙手向上一托一插，如果高華的手拍落，就會吃了這一拍，胸部中掌，不過高華的拳脚不弱，立刻忍手，轉用拐脚掃他跪地的一條腿，朱重行身手靈活，很快就把跪膝化爲掃堂腿，對方未發招之前已經掃來，一掃就是幾個連環腿，高華猝不及防，竟然給他連掃幾脚之後，一脚打上胸部，吃了這一脚，頹然轉身仆倒在幾尺之外。

羅球看見他的門徒又再輸掉，立刻搶攻，從背後疾走過去，連發幾招，打算一拳攞命，不過，陳旺在旁看見，立刻躍出，截住對方的連環拳，說：「羅教頭，你講過師傅與師傅交手，徒弟與徒弟較量，如果你發招，我就跟你合手。」

羅球聽了更加憤怒，立刻抛開朱重行，發拳向陳旺出擊。他的功夫有限，三幾招就給陳旺踢中胸膛，退後幾步，雙手捧住心窩之處，臉如土色，他究竟是個師傅，不至於倒地打滾，勉强站得穩，已經難得。

就在此時，羅館其他的門徒大喝一聲，紛紛拔出利器，可是，陳旺却有先見之明，搶前幾步，站在羅球身邊，說：「羅教頭，請你喝令門徒退下。」

羅球迫不得已，依言叫門徒散開，並叫徒弟從速離開城基，然後由兩個徒弟扶他蹣跚而去。

羅球是如此鬥輸的，他吃了一脚之後，胸腹之間發生劇痛，兩日未癒，立刻到黃飛鴻館求醫！並且說出此次跟陳旺師傅決鬥的經過情形。

黃飛鴻替他醫治，慨然說：「陳旺的脚力十分沉重，看來他只是半力出擊，如果傾全力踢你，你早已吐血身亡，聞說吳元此人無惡不作，是個賊阿爸，死了不必追究，你還是忘了此事照常設館授徒吧，今後徒弟，切勿濫收，否則，禍延師傅，不堪設想，我跟陳旺稍爲認識，過兩天我到陳館拜訪他，替你們兩人擺酒講和，免得多生枝節，再受別人唆擺，無端端的打起來。」

羅球點頭稱善，於是這場龍虎鬥宣告結束，化干戈爲玉帛。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 黃金美人（上）

馮嘉・文　子成・圖

## 醫生失踪　博士死亡

馬拉卡斯在非洲是一個聲名狼藉的城市，許多犯罪小說都以這裏作背景，而事實上，許多眞實的罪惡，也是以這裏爲背景而產生的。這是司馬洛對這座城市的看法。

現在，司馬洛正在「黑鑽石」的頂樓。黑鑽石是馬拉卡斯最豪華的大酒店之一，而他的房間，又是黑鑽石最豪華的房間之一。前面整堵牆壁都是玻璃的，因此躺在床上，也可以俯瞰這座奇特的城市。

現在司馬洛看着的是那非洲特有的紫色日落，這雖然是很難得的美景，他却希望黑夜快點降臨。

遠遠，那塊空地上仍是人頭湧湧。賣藝和弄蛇的，甚至在作政治演講的，都點起了燈，而繼續經營夜市。

當太陽終於沉落在沙漠的地平綫後面時，司馬洛便站立起來，脫下身上那件白色的毛巾褸。天空已經變成了深紫，房間裏面也變成了一片昏黑，那件白色毛巾褸一脫下來之後，司馬洛便像忽然隱了形似的。

那是因爲司馬洛的身上現在是穿着黑色的衣服，全黑的，沒有閃光反射的那種黑色，黑得像深夜，有點像電影的飛賊所穿的那種夜行衣。事實上，這也正是一套夜行衣。

他看錶，時間也差不多了。他的記憶並沒有錯，年中的這個時候，馬拉卡斯總是在這個鐘點天黑的。

天空已經由深紫變成藍黑，司馬洛的房間裏一點光綫都沒有了，他憑着記憶走到沙發旁邊，拿起了放在沙發上的一條皮帶，那條皮帶大約有六吋寬，一拿起來便發出輕微的鏗鏘之聲，好像有些金屬在互相碰撞。原來那條皮帶的內部是插滿了各種工具的，那些工具，似乎是屬於一個開鎖匠的，但却比開鎖匠所有的更爲精細。

司馬洛把這條皮帶在腰間束好了，走到房間的另一邊，伸出頭向窗下望望。

這裏是酒店的後部，面臨着一條小巷，沒有什麼燈光，下面是一片昏黑的。

司馬洛蹲下身，拿起了放在窗下地面上的一細繩子，那繩子的一端已經縛着一隻爬山用的那種四叉鋼鈎了，他提起長長的腿子，跨出窗外，踏在窗下那條雨簷上，而把那隻四叉鈎子搭在窗子的邊緣上，他拉繩子，發覺鈎子勾得很穩，於是他便拉着繩子支持着他的大部份體重，而雙脚撑住牆壁一步一步慢走下去。一面放出繩子，那繩子雖然很幼，但他並不担心會斷，這是釣大魚用的尼龍繩，比他的身體重十倍的大魚也掙不斷。

窗內是黑暗的，司馬洛也肯定窗內沒有人，他知道窗內那房中的住客是已經赴宴去了的。

窗子雖然關着，可是司馬洛那條皮帶上插着各種工具，一隻用普通鎖的窗門是阻不住他的。

司馬洛很容易就把窗門的鎖弄開了，而且並沒有把它弄壞，如果事後檢驗一下，也不會驗出有什麼不對。司馬洛是曾經受過開鎖的特別訓練的。

那裏面是一個套房，司馬洛進入的是睡房，睡房裏是沒有亮燈的，一片漆黑。不過，外面的廳中却是亮着燈，可以看到燈光正從門下透進來。

司馬洛跨入窗內，踏到了那厚厚的地毡上，便緊緊地閉了一陣眼睛，以習慣那黑暗。他看見這房間裏的設備和他的那一間差不多，那間寫字桌也是一樣的。

他首先走到房門的前面，就着匙孔向外面的廳中窺望一下。廳中之所以亮着燈，那是因爲有一個人在廳中。那是一個黑皮膚的非洲人，穿着一套不大稱身的西服，很高大，很兇悍！

現在他正半閉着眼睛，躺在一張沙發上，鬆弛着，但可以看得出他不是睡着了的，司馬洛知道這是一個保鑣之類，留守在這裏。因爲，住在這房間裏的不是一個普通人物，不過，這一點司馬洛也是早已經知道了，不然的話，他就會從門口進來而不必爬窗了。

他又回到房中那張寫字桌的前面，用戴着手套的手摸一下那匙孔，就不禁微笑起來。因爲這只是一張普通的鋼桌，那條皮帶上的工具帶來實在是太多餘的。

司馬洛伸手從皮帶裏抽出一支尖尖的東西，像是一隻錐子的。他把這東西插進



抽屜，隨即又從皮帶抽出另一件東西來，是一件像一支原子筆般的東西，他按動了筆身上一粒小小的按鈕時便有小小一圈光綫從筆頭射出，原來這是一隻筆型的手電筒。

司馬洛用這小電筒向抽屜裏照射一遍，便不禁咒罵一聲。因爲抽屜裏是空空如也的，什麼也沒有。

他再找找旁邊其餘的小抽屜，也是一樣。

如果住在這房間裏的人有帶來什麼文件的話，那他出去的時候一定也帶走了，並沒有留下來。

司馬洛迅速把房中的衣櫃和床頭也搜了一遍，都找不到什麼，不禁大爲頹喪。這與他原來的計劃是脫節了，現在怎辦呢？只可逃走了！

但他還是不大服氣，他站在房間的中央，遲疑着。

房間裏眞的沒是藏着什麼嗎？經過他的搜索也沒有，就是沒有了。

但是，在他動身之前，一聲恐怖的尖叫傳進了他的耳中！

司馬洛震了一震。

那尖叫是從窗外傳來的，是一個老人在叫，似乎就是發自隣房。他遲疑着時，房門就打開了，一個人從廳中衝進來。

就是那個留守在廳中的那個保鑣，這個保鑣的反應是很自然的，聽見叫聲，知道有所不對，他便直衝進來了。

司馬洛却皺起了眉頭，在心裏呻吟一聲。本來他是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進了來又出去的，但現在不行了。那人一定會發現他的。

不過，他是躲在黑暗中，那人一時是不會看見他的。

那人本能地伸出手去按門邊牆上的燈掣。

司馬洛的手比他快了一點，在那人按燈掣之前，司馬洛的拳頭已經擊中了他的下頷。

司馬洛這拳是擊得很重的，因爲他不打算擊第二拳了，那人簡直雙脚離開了地面，整個飛起來又跌倒。司馬洛果然用不着再擊第二拳，這人已經暈過去了。

司馬洛匆匆探頭到外面的廳中去望了望，廳中並沒有別人在着，這使他放心了一些，放心地踏進廳中，也來一番搜索，房中也沒有他要找的東西，廳中自然是更沒有了。

司馬洛只好又回到睡房中，看來，他是只好離開這裏了。

他走到窗前，跨出窗外，這時才記起剛才那叫聲，是誰在叫？叫得那麼恐怖，就像大難臨頭似的。

這樣想着，叫聲又傳來了，這一次一直叫個不停，就好像那叫的人是面臨着死神！

這一次，司馬洛聽出叫聲是來自隣房的。

司馬洛是一個專管閒事的人，如果是別人，就會盡快沿繩爬上去，回到房間了，但是司馬洛却不如此！他拉着繩子，沿着牆壁走了幾步，到了隣房的窗外，向裏面窺望一下。首先進入他的眼簾的是一張驚駭萬狀的臉。這臉是屬於一個臉色蒼白的老年人，一個白種人，頭髮金黃。看他的面部輪廓是一個英國人，這個老人坐在一張輪椅已經退到了牆角，不能再退了，但這人的手還在輪子上用力，似乎還想再退後一點。

他的眼光注定在身前脚邊的地面上，顯然那就是他所恐懼的來源了。

司馬洛看着時，那人的叫聲已經停止了，並不是因爲他已不恐懼，而是因爲他已恐懼到發不出聲音來了。

而司馬洛看清楚了那東西時，也不禁爲之毛骨悚然，因爲，那地上的是一隻手掌大的大蜘蛛，是那種遍體粗毛，充滿毒液的大蜘蛛，給它咬一口，毒液一滲，人就沒命了。

這大蜘蛛正在慢慢地爬上這人的脚，已快要爬上那張蓋着他腿部的毡子了。如果這不是一個半身不遂的人，那就會一踢兩脚把蜘蛛踢開的。但，一個坐在輪椅上的人，當然就是一個半身不遂的人了，他的腿子不能動，因此，他只能任憑蜘蛛爬上來，一面喉嚨間發出着恐怖的格格的聲音。

「閉咀！」司馬洛在窗外喝道：「你再叫，它要咬死你了！」他一時忘記了自己的處境和身份。

那英國人也忘記了窗外不應有一個人，他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那隻毒蜘蛛的身上，他極力控制着自己，要連那格格的聲音也吞回肚裏。

司馬洛遲疑着。救人一命，這是急不容待的事。但是，以他這種的打扮，他却似乎不便進入房中的，難道，他就這樣見死不救嗎？

接着，那人身子一軟，似乎暈了過去，於是司馬洛也不再考慮了，他馬上跳進了房中。

那隻毒蜘蛛已經爬到了那人的手臂，司馬洛一時也不敢動它，因爲他曉得這種蜘蛛是有着和毒蛇一樣的性格，如果激怒了它，它就會亂咬一頓。這人是照例穿着短袖的衣服的，由於這裏是炎熱的地方，如果蜘蛛一咬，就會先咬着那人的手臂，所以司馬洛只是等着，在黑衣下面，他也冒着大汗。

蜘蛛爬上那人的手臂，那人的體溫以及手臂上的體毛使它覺得不舒服，因此它也沒有停留，它盡快地爬動，離開了那條手臂，到了輪椅的扶手上。

司馬洛的手這時就伸過來了。戴着手套的手輕輕一掃，那隻蜘蛛便飛落在地上，司馬洛一跳過去，脚底踏在它的身上。

他跳起來踏下去，再踏了幾脚，當他跳開時，已看不見蜘蛛了，地上留下一團紫色的肉漿。

司馬洛呼出一口氣，他恨那些有毒的，邪惡的東西，他不明白造物主創造這些東西究竟是什麼目的。

他回頭看看那輪椅上的英國人。那人仍未醒過來。

很自然地，司馬洛的眼光在房中掃射一遍，這房間的擺設和他那一間也是大同小異的。

接着，他看見了房間另一角落的地上，那隻小小的竹籠，籠門是開着的，他知道這是什麼，這是用以裝載蜘蛛的東西。

為什麼毒蜘蛛會放出來了?

司馬洛走過去，把籠子拾起來，就看見籠中還有一張白紙，摺得整整齊齊的。

他把白紙抽出來，打開了，那是一張字條，上面用黑色箱頭筆寫着幾行歪斜的英文字，有兩個字串錯了，但大意就是：「不要再找尋多哥醫生，不然你們都要死掉，這是一次警告!」

多哥醫生?司馬洛的眉頭緊緊的皺起來了。看來，這張紙不單是警告而巳，如果他進來得遲一點，就巳經是謀殺!

他走過去摸摸那人的心臟，那人還活着，只是嚇暈了而巳。

司馬洛遲疑着，他不能夠再多管閒事了，他該快點離開這裏——

這時，房門就推門了，一個女人出現在門口。

這個女人看見司馬洛，便吃驚地張着咀巴。她的第一反應就是要轉身逃走，因爲，司馬洛這身打扮是難免使人吃驚的，一看就知道他是個賊!

接着那女人看見了輪椅上那老人。似乎，對這老人的關心勝過恐懼了。她衝進來，蹲在輪椅的旁邊，搖着那老人。「爸爸!爸爸!」她叫着，「你怎麼了?」然後抬起頭，憤怒地瞪着司馬洛：「你幹了什麼?」

司馬洛聳聳肩：「你爸爸沒事，他只是暈了!但如果不是我進來，他就巳經死了。」他揚揚手中那隻小竹籠，又用脚尖指指地上那團黑漿，還有一條完整的蜘蛛腿，可以讓她看出那本來是什麼。

她深吸了一口氣。司馬洛看到那是一個很美麗的金髮女郎，年紀大概有廿五六歲，巳經充份成熟，離衰老仍遠。她似乎也是一個英國人。但，既然她的爸爸是英國人，她當然也是英國人了。

她懷疑地看了司馬洛一會，眼色就柔和下來了，大概是司馬洛的面貌消除了她的疑團。

一個人長得英俊是很便宜的，尤其是在女人的前面，司馬洛那種是不分東西方都欣賞的英俊，所以說是那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英俊，身體強壯而不流於粗魯，因此西方人不會覺得他太矮，而東方人也不會覺着他太高。

司馬洛把那張紙放進了她手中：「小姐，看來你們是非停止找尋這位多哥醫生不可了!」

「多哥醫生?」那女郎愕了一愕，然後把那張紙接過來，打開看了一遍。

司馬洛走過去先把門關上了。他這打扮，如果再有人進來看見了，那是不大方便的。

回轉身來時，他看見那女人正用一隻手緊按着自己的咀巴，而眼睛仍在定定地看着那張紙，顯然，那張紙的內容是把她驚嚇着了。

司馬洛說：「小姐，我看，你還是先找些藥物來救醒你爸爸吧!你這裏有嗅鹽嗎?」

那女人這時才醒覺過來了，她六神無主地走進那與房間相連的浴室，取出了一瓶嗅鹽。

司馬洛接過來，打開瓶蓋，湊到椅輪上那人的鼻子下面，讓他嗅嗅，那人並不是受了什麼重傷，只是嚇暈了而巳，在嗅鹽那藥味的刺激之下，他便悠悠然醒轉過來。

但是，當他想起剛才是發生什麼時，他的眼睛又恐懼地睜大了。司馬洛連忙按住他的肩把他按定，使他鎭定下來，又指一指地上那隻踏扁了的蜘蛛，說：「現在沒事了，你大可以放心，我巳經把它踏死了!」

「噢，天!」那人鬆了一口氣。

那女郎也走過來，把那張紙放到他的面前。「爸爸，看來這位先生是救了你的命呢!」

那老人把紙拿起來，看了一遍。他震驚地皺起了眉頭：「這——這就是爲什麼他要救我了，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他抬起頭來看看司馬洛。

「我看我還是來一次自我介紹吧!」司馬洛說：「我叫司馬洛!」

「我叫維珍妮!」那女郎說：「你可以就叫我的名字!這便是我的爸爸摩亞博士。」

「博士?」司馬洛和他握手，「幸會!幸會!」

「我是個物理博士!」摩亞說：「司馬先生，很多謝你救了我的命!」

「這不算什麼!」司馬洛說，「我只是順道路過而巳!但，你那裏弄來這隻毒蜘蛛呢!」

「有人——」摩亞博士猶有餘悸地抖了一抖，「有人推開門把籠子放進來的，我沒有看清楚他是誰!」

「看來，是有人很不願意你們找到這位多哥醫生，」司馬洛說，「你們是正在找他嗎?」

「是的，」摩亞說：「但我一點也不明白，爲什麼有人不肯讓我們找到他?」他的眉頭緊緊地皺着，「先是那些恐嚇的電話——」

「恐嚇電話?」司馬洛問。

「是的，」維珍妮回答，「恐嚇電話，也是恐嚇我們不要找多哥醫生，否則就要殺死我們了，我們起先以爲只是有人在開玩笑，但現在才知道是眞的了!」

「有人不願意你們找多哥醫生?」司馬洛沉吟着。

「司馬先生，」維珍妮好奇地上下打量着他，「希望你不介意我問你一個問題，你究竟又是什麼人呢?」她上前來，看着他那一身古怪的服裝。

司馬洛張大了咀巴，但是回答不出來，他是什麼人，這很難用三言兩語解釋清楚的，不過，首先可以否認的就是：他不是一個賊。

他笑起來：「我的打扮像一個賊，我也正在做一個賊的工作，但小姐，我可以保證，我不是一個賊!」

「那麼，你是什麼人呢?」維珍妮又問。

司馬洛聳聳肩：「讓我這樣說吧，我有一位朋友失去了一些貴重的東西，而他懷疑這些東西是到了這裏，就叫我來把它偷回!」

「你有偷到嗎?」

司馬洛搖搖頭：「還沒有!」

「唔，我現在明白了，」維珍妮說，



「你是一個私家偵探!」

「就當我是一個私家偵探吧!」司馬洛說。

其實，他也不是一個私家偵探，不錯，私家偵探的工作他也常常做，不過從來不是爲了錢，而只是爲了正義，或者爲了好奇心，或者爲了冒險。

也許，最後一個理由是最多的，他是一個愛好冒險的人!

司馬洛是一個奇怪的人，可以說他是一個現世紀的豪傑。是奇怪的命運使他成爲這樣一個人的。他自小就是一個孤兒，在馬戲班生活。就是在馬戲班裏，他學到了比美猴子的矯捷身手，再加上天生的特殊快速反應，如果他眞的要去做賊，那他是會成爲世界一流的竊賊的。

但司馬洛也不必做賊維持生活。到他成年的時候，他的生父找到了他，而且在死前留下了給他一筆天文數字的遺產。

這是命運之神給他的甜美。但，跟着命運之神却給他更大的苦楚。那就是，當司馬洛享盡榮華，終於愛上了一個女人，而打算和這個女人結婚時，這個女人却被殺死了——無辜地被捲進了一件罪惡之中，因而被殺滅口。

當然，司馬洛替她報了仇。但是，他巳經失去了生存的目標。他必須找一個生存的目標，不然，他不知道如何做人了!結果，他也找到了他的生存目標，那就是專門找犯罪對抗……

每當有人問他究竟是什麼人時，他的腦海中就不由自主地會閃過這些記憶的。

「呃——」司馬洛徵笑，「我沒有時間再談下去了，我欠你們一個解釋，你們也欠我一個解釋，我們不如在晚餐桌上解釋清楚吧!我得去換一身衣服，十五分鐘之後在樓下的餐廳見面如何?」

她轉頭望望她的父親摩亞博士，摩亞點點頭，她便也點頭：「好的，十五分鐘後!」

「請暫時替我保守這個秘密，」司馬洛說，「不要對任何人提起!」

他說完了便跳上窗沿，敏捷地跨出窗外，拉住了他吊下來的那根繩子。

他幾乎忘記了隣居的那個人。那個人這時正在剛剛醒過來，正迷迷糊糊地把頭伸出窗外來張望。

司馬洛好像盪鞦韆一般地盪過去，「托」，脚尖踢中了他的額角。那人沒有飛出窗口跳下樓巳經是運氣很好的了。他只是兩眼一翻，便跌回房中，再度暈過去。

司馬洛敏捷如猿猴沿繩而上，很快回到了房中，他把繩子收起來了，匆匆穿回了毛巾褸。

他走到窗前探視一下。那木的窗緣因爲給繩子勒過，所以留下了剝落油漆的繩痕，如果有人上來這裏逐房搜查，就會知道人是從窗口吊下去的。但司馬洛並不担心，因爲這房間他是托一位朋友代他租下的，這位朋友把門匙給他之後，就不再回來了，這位朋友現在巳經到了美洲。司馬洛本人其實是住在走廊對面的房間。

司馬洛把他的一應用具都收拾好了，塞在晨褸下面，然後悄悄地打開房門，向外邊張望一下。外面那走廊沒有人，他便匆匆開門而出，進入了對門他的房間裏。他帶來的行李全部都是在這房間裏的。如果有人來追究的話，也只會找尋他那位去了美洲的朋友!

× × ×

十五分鐘之後，司馬洛巳換好了衣服，出現在酒店樓下的餐廳中。

當他穿着夜行衣的時候，他巳經是一個英俊的男人，現在經過打扮，他就更加神采飄逸了。他一向都很講究打扮，他的衣料追得上潮流，等於他對武器及對黑社會的知識一樣。

維珍妮還是穿着那件簡單而高級趣味的淺紫色的衣服，司馬洛第一次有機會注意到這件衣服的胸開得很低，露出兩隻可愛的蜜糖色半球形。

摩亞博士的臉色巳回復正常了，不過還是相當蒼白的——到底他是一個病人!

司馬洛坐下來，維珍妮把菜牌遞給他：「我堅持這一頓要讓我作東道!我要多謝你救我爸爸的命!」

司馬洛聳聳肩微笑。「看來我是却之不恭了!」

他們都點了菜，維珍妮一直凝視着司馬洛，除了對他的身份感到興趣之外，也有一份女人對男人所感的興趣。

司馬洛首先打開話匣：「既然我們要成爲朋友，那麼就讓我先來解釋吧!我剛才是到你們的隣房去偷一些文件!一位客戶的工廠有一些新產品的藍圖被偷攝了，我查到這裏，要把這些偷攝的版樣取回。」他當然是在緊張，但他的態度是那麼誠懇，使人很難不相信他。

「只是這樣?」維珍妮問。她也似乎是相信他了。如果她不是的話，那她的誠懇態度是比他裝得更好了。

司馬洛微笑：「你一定以爲私家偵探的生活都像偵探小說那麼充滿刺激，事實上却不是這麼一回事，如果世界上沒有離婚或商業盜竊案，那就很少私家偵探能維持生活了!」既然她說他是私家偵探，他就索性冒認私家偵探好了。

「你把私家偵探說得一點味道都沒有了!」維珍妮說。

「我只是在告訴你眞相!」司馬洛說，「多謝摩亞博士的一叫，我的對手從夢中醒過來，我偷不到什麼了!」

「對不起!」維珍妮抱歉地說。

摩亞博士乾咳一聲，改變話題：「司馬先生，你對馬拉卡斯的情形很熟嗎?」

「够熟了!」司馬洛說，「我是一個浪跡全世界的浪子，罪惡愈多的地方我愈常去!」

摩亞博士沉默了一會，似乎在鼓起勇氣。最後他問：「你可以替我找到多哥醫生嗎?」

「我找?」

「是的!」摩亞說，「我們的相識，可以說是一種緣份，而且，我們也的確用得着一位私家偵探!我剛才巳經和我的女兒商量過了，我們都覺得你不像壞人。」

「過獎!」司馬洛說，「你們一定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要找到這位多哥醫生了!連那隻毒蜘蛛也阻不了你們!」

摩亞聳聳肩。「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有人這樣害怕我找多哥醫生!但，即使殺死我，我也要找到他!不然，我是和死了沒

有分別的！」他的情緒顯然很激動，頸筋暴現着。

維珍妮連忙補充一個解釋：「是這樣的，司馬洛先生，我爸爸患了半身不遂，有時連手都不能動，這對他的科學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影响的，而多哥醫生是唯一能醫治他的人！爸爸那次爆了血管之後，全身都不能動，多哥醫生替他醫治，使他的上半身恢復了生機。他本來可以把爸爸完全醫治好的——」

「現在我記起了，」司馬洛說，「多哥醫生，就是那位專門研究神經反應的醫生，半年前忽然在瑞典失蹤！」

「是的，是的。」維珍妮興奮地說。

「就是他，那時他就是在替我爸爸治療，就忽然失蹤了！完全沒有理由，沒有預兆，連衣服行李也沒有帶走，就是這樣不見了！警方也覺得奇怪，但是沒有辦法！他們連一點綫索都查不出來！」

「於是你們便自己去找他了？」司馬洛說。

「是的！」維珍妮說，「我們出了些錢，從一些正式的途徑打探，知道他已經來了馬拉卡斯，於是我們就來了！」

「那麼爲什麼又有人警告你們別找他呢？」司馬洛問。

維珍妮聳聳肩。「天知道！我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人阻止一個殘廢人求醫！我們來的第一天，就接到了那些恐嚇性的電話——」

「電話裏說些什麼？」司馬洛問。

「那是一把有着濃厚的中東口音的聲音，那人只是說：『不要找尋多哥醫生，這對你的健康會有很壞的影响！』就是這樣了！」

「唔！」司馬洛點頭，「顯然他們已經知道你來了，那麼也許我們此刻也受着監視了！」

「這很有可能！」維珍妮說道，「他們一定是從警局那裏去查問多哥醫生的下落。」

「警方又怎樣說呢？」司馬洛問。

「他們說紀錄上並沒有關於這位多哥醫生的資料，」維珍妮說，「也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人來了馬拉卡斯！」

「今晚的事情，你打算去報警嗎？」司馬洛問。

「你看報警會不會有用呢？」維珍妮凝視着他。

司馬洛聳聳肩：「我看不出報警有什麼用處。既然警方連多哥醫生是否在此地也不知道，他們又能够替你們想什麼辦法呢？」

「對了，」摩亞道，「這裏的警方，呃——並不是以辦案能幹出名的！」

「問題是，」司馬洛說，「你們現在是否仍然要找到多哥醫生呢？」

「我看——」摩亞說，「這裏的危險程度似乎超過了我的預算，很可能我還沒有找到多哥醫生，就已經丟了性命——也許，我們還是收手好一點！」

司馬洛詫異地瞥了他一眼：「剛才，你却是寧死也要找到的！」

「爸爸，」維珍妮氣憤地說，「你在說什麼了？如果你的病治不好，你活着又有什麼意思？」

摩亞尷尬的聳聳肩，低下頭，嘆了一口氣：「到底人是老了，愈接近死亡，就愈怕死亡！剛才——我已經淺嚐過死的滋味——不過，正如我的好女兒所說，如果我的病治不好，我活下去又有什麼意思？」他幻笑一聲，「不錯，司馬先生，我們必須找到多哥醫生！我們非找他不可！」

「是的，」維珍妮說，「一切的跡象，都指出他是在這裏！我們走了這麼遠路來到，難道就這樣空着手離開不成？」

司馬洛看着維珍妮：「我很佩服你的勇氣，維珍妮！有人把一隻蜘蛛丟進你們的房中，你還是不怕！甚至你的父親也表示退縮了，你還是不怕！維珍妮，你眞的只是爲了你的父親而找到多哥醫生，沒有別的理由了嗎？」

「你是懷疑我說謊！」維珍妮瞪着他，臉上有點紅的。

司馬洛搖搖頭，說道：「不，我只是想再提醒你，在此地，多哥醫生一定是巳經陷身於一件很險惡的事情之中了！「如果你們還需要找他，這對你們兩個人都會很危險的！」

維珍妮忽然又微笑，那是一個嬌羞的，也帶點狡猾的微笑。「我們也不是沒有考慮到這一點的，司馬先生，所以我們才決定請你替我們去找他！」

「嗯，」司馬洛微笑，「把危險都推到我的頭上來，是嗎？」

「對你來說，」維珍妮道，「冒險該是有如家常便飯啦！司馬先生，如果替我們找多哥醫生，你需要多少酬勞呢？」

司馬洛微笑：「我看，我們還是等吃過了東西之後再談錢的問題吧！我不想破壞你們的食慾！因爲我的價錢是不會便宜的！」

「好吧！」維珍妮說。

食物送來了，他們默默地進食。中東風味的食物，味道很特殊，如果你們了解他的吃法，你會津津有味的，否則，就可能覺得難以下咽了。司馬洛是了解吃法的，而且他知道這裏的烹調是稱得上一流的了。唯一美中不足就是，當他一面吃時，他一面還要暗中留心着四面八方。

經過了剛才毒蜘蛛的那一幕，他知道這個地方對於摩亞及維珍妮是危機四伏的，因此對於他也是一樣了。

如果危險來臨，他不想自己變得毫無還擊之力！

不過，如果有人監視着他們，或者是在企圖對他們不利的話，他可沒有看到了。因爲餐廳中人客並不多，而沒有一個顯得可疑的。

喝過了餐後那杯濃黑的咖啡，司馬洛抹着咀靠後身子。維珍妮是早巳完事了，她不知是因爲食物不對胃口，還是因爲事情發生得突兀而失去了食慾。每道菜她只是吃了一點點，或者只是略碰一下就算了。摩亞博士倒是食慾甚佳的。他吃得和司馬洛一樣多。

終於維珍妮又不耐煩地看着司馬洛。「好了，」她說，「你的價錢怎樣了？」

司馬洛再用餐巾抹抹咀唇，覺得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他實在並不是一個私家偵探，而他帮忙人家，也沒有收錢的習慣。

「你不是害羞吧，司馬洛？」維珍妮



說。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多哥醫生的，」司馬洛說，「因爲你們並沒有給我什麼有用的綫索！」

「找尋綫索是你的工作！如果我有綫索，我也用不着請你去找了，是不是？」

「爲什麼你不試試在報紙上刋一段尋人啓事呢？」司馬洛說，「也許看了報紙，多哥醫生就會自己來找你們！」

「我們巳經試過這個辦法，」維珍妮說，「我們一聽說他來了馬拉斯卡，第一件事就是託人在這裏的報紙刋登啓事找尋他！但是沒有結果，我們才親自來的！」

「如果沒有遇上我，」司馬洛說，「你們又打算怎樣呢？」

「我們也是打算請一位私家偵探之類，」維珍妮說，「既然遇上了你，那就正好了！」

「假如我是壞人呢？」司馬洛微笑。

維珍妮也微笑：「我們也可能是壞人的！對不對？」

「你們的樣子不像壞人！」司馬洛說道。

「你回答了你自己的問題了。」維珍妮說。

「而且，壞人很少會無條件救別人的性命的！」接着又好氣又好笑地皺起眉頭，「司馬先生，你究竟怎麼了？有生意上門，還要推三推四的？」

「我只是謹愼，」司馬洛說，「我得爲我的名譽着想的。沒有把握的案子我不接辦，免得添一次失敗的紀錄！」頓一頓，「你出得起多少錢呢？」

「一千元美金吧，」維珍妮說，「我們不是富有的人！這太少嗎？」

「不算多，」司馬洛說，「但，還有一個問題。當我把多哥醫生找出來之後，我不能保證他肯替摩亞博士治病的！」

「這個問題我們會解決的了！」維珍妮說。

「好吧，」司馬洛說，「我明天早上才答覆你，目前，我得先去做一些調查工作！」

「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嗎？」維珍妮問道。

司馬洛搖搖頭。「在馬拉卡斯，有很多地方是不適宜淑女去的，而且，你的爸爸也需要人照顧，你還是留在這裏陪着他吧！」

「好吧！」維珍妮柔順地說。

司馬洛把杯子推開：「你們不介意我現在就付帳嗎？」

「你很忙嗎？」維珍妮看着他。

「我說我要去調查一下，」司馬洛說，「我做事是不會浪費時間的！」

「好吧！」維珍妮說。

× × ×

司馬洛在五分鐘之後就離開了餐廳，走出酒店，沿着那條熱鬧的大街行走。這酒店座落於馬拉卡斯最旺盛的地區，因此和別的大都市沒有很大的分別，只不過來往的人中黑人特別多，阿拉伯裝束的也特別多。

司馬洛似乎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踱着步，終於轉入了一間賭場。像所有的旅遊勝地一樣，在這裏也是塞滿了人客的。司馬洛在這些賭桌之間走了幾圈，讓骰子吃掉了他一點錢，後來又讓角子老虎吃掉了他一大把角子，便離開了賭場。這時，他才似乎若有所憶地，忽然跳上了一部停在路邊的的士，吩咐司機載他到城中較荒凉的地區。一路上，他小心地望後面。當車子到達了荒凉的地區時，他就可以看清楚了。並沒有人在後面跟着他。如果是有人跟蹤的話，是很難逃脫他的觀察的。於是，司馬洛安然地靠回座位上，對司機說：「到電報局去吧！」

於是車子又折回城中心，在電報局的門口放下了司馬洛。

電報局是通宵營業的，司馬洛取一張電報表，在上面塡了一些簡單的字句，大意是：

「S：對象房中無所發現，但龍金的人必在此地，兩朋友正找他，查物理學博士摩亞父女資料！」

他把這封電報用急電發出了，然後他便離開了電報局。

這一次，他不再乘的士了，他只是悠閒地踱着步，到達了那就在不遠處的賭場。他在那裏再輸了一點錢，看看鐘，時間巳經不早了。於是他便回到酒店去。

一進入酒店的客堂門口，他就看見客堂中有兩個人放下了手中正拿着的報紙，打量了他一遍。司馬洛詐作沒有注意到這些人，其實他不但注意到，而且知道這些是什麼人。經常與邪道中人交手，使他有了犀利的眼光，他一看就看見了這些是什麼人。這是二個職業打手，正在注意着出入酒店的人。

無疑地，主使他的人，一定也就是剛才房間被司馬洛光顧過的人，大概給司馬洛踢暈了的那個打手巳經醒了，把發生了的事通知了主人，很可能他們巳經找到了那間窗沿給繩子揩破了的房間，從酒店掌櫃的口中知道了這個人的模樣，於是就派人在酒店門口守候着這個人回來，却不知道，這個人是不會回來的了。

司馬洛忍住一個微笑，進入升降機，回到樓上他自己的房間去。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當他回到他那層樓的走廊時，他發覺門是虛掩着的。他推開門，就看見一個女郎坐在床邊，正擦着眼睛在哭泣。司馬洛認得那一頭金黃色的頭髮。

「維珍妮！」他詫異地說：「發生了什麼？」

維珍妮擦起淚眼看着他，咀巴一張，似乎要說什麼，但還未說得出，就「哇」的一聲哭起來了，而且投進了他的懷中。司馬洛輕輕地擁着她，輕拍着她的肩。「好了，好了，維珍妮，有我在這裏，不用怕，告訴我發生了什麼吧！」

「爸爸！」維珍妮嗚咽着，「爸爸死了！」

「死了？」司馬洛一愣，「是怎樣死的？」

維珍妮又是哇然大哭。司馬洛用兩隻手執住她的肩，輕搖着她：「鎭定一點，告訴我，是怎樣發生的？」

「你……你還是跟我來吧！」她嗚咽着。

司馬洛陪着她出去，他們一起進入了

升降機。升降機下降中時，她又忍不住大聲哭起來。「他看來是死於心臟病，」她哭訴着，「但我不相信！他的心臟雖然不大好，但是也不致於壞到這個程度——」她又嗚咽起來了。

「來吧！」司馬洛輕推一下她的腰。這時升降機已經到達了，升降機門打開，他們可以出去了。

維珍妮用她的門匙開了房門進去，果然看見摩亞博士仍然坐在那張輪椅上，頭低垂着，下頷貼着胸前。司馬洛走過去輕輕推動他的頭。摩亞博士的頭滾側了，可以看到他的兩眼呆呆地圓睜着。摸摸他的皮膚，雖然還有點溫暖，但毫無疑問，這人是已經死了。

「看來是死於心臟病的！」司馬洛說道。

「我不相信！」維珍妮堅決地搖着頭嗚咽着，「一定是他們殺死他的！」

司馬洛站直了，望望周圍的環境。摩亞博士的輪椅是在窗前的。這不是司馬洛早些時候進來的那隻窗子，而是另一隻窗子，一隻側面的窗子。這隻窗子之外，大約廿呎的對面，便是酒店另一翼，一間房間的窗子。對面那間房的窗簾是低垂着的，而摩亞博士這間房間的窗簾，卻是拉起着。

司馬洛轉頭望着維珍妮：「你看着他死的？」

「不，」維珍妮說，「那時我正在洗手間裏做着一些睡前的準備，如果他有什麼不舒服，他該會叫我的，但是我聽不到他的聲音。後來我出來，他便已經——」

她又嗚咽起來，說不下去了。

司馬洛說：「放下窗簾吧！」

「什麼？」維珍妮問。

「我說放下窗簾！」司馬洛說。

維珍妮遲疑了一下，便走過去照辦了。司馬洛不會毫無理由地叫她做事的。

司馬洛看看窗簾已經放下了，便把房間一角落裏的座燈拿過來，開亮了，再把摩亞博士的頭轉側一點。

司馬洛指着他頸側的大動脈說：「你看！」。

維珍妮低頭看看，迷惑地皺起眉頭：「這——這是一個黑點！」

「我猜這是一種用吹管吹出來的毒針，」司馬洛說，「針尖有一種可以麻醉心臟的毒液！這些非洲人的奇怪武器是很多的。」

「我的天！」維珍妮掩着咀巴。

司馬洛轉過頭來看着窗口。現在窗簾已把窗口遮住了，不過他還記得剛才，對面那給窗簾遮住了的窗口。

「兇手一定是從對窗下手的，」司馬洛說，「我不相信他還在那裏，不過，我姑且過去看看吧，你等在這裏！」

司馬洛離開了維珍妮的房間，沿着走廊而行，轉了一個角，已到達了酒店的左翼。

與摩亞博士的窗口相對那房間的門是虛掩着的，從門縫可以看到裏面並沒有亮燈。司馬洛踏着走廊中那厚厚的地毡，悄無聲息地走到那房門的外面，忽然用肩把門撞開了，伸手拔出衣下的手槍來，貼身在門外的牆壁上，等着。

房內並沒有什麼動靜。他小心地伸手進門內，找到了燈掣，而把燈開亮了，仍然沒有動靜。於是他踏入房內。

果然一如他之所料，房中已經沒有人了。窗門打開着，夜風使窗簾輕輕地向內飄送。毫無疑問，毒針就是從這窗口射過去的。這是一間沒有人住的房間，在正常情形之下，窗子應該是關着的，但現在窗子已經開了，就是表示曾經有人用過這窗口。

司馬洛在房內視察了一遍，找不到有什麼遺留下來的綫索。事實上他也不預料會有什麼綫索留下來的。用吹管吹過去一枚毒針殺死一個人，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會留下什麼綫索呢？

當司馬洛回到維珍妮的房間時，她正呆呆地坐在床邊，用兩隻手捧着臉，好像，她仍然不相信她爸爸是已經死了的。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很抱歉！沒有找到什麼人！」

「爲什麼他們不也殺死我？」維珍妮淒然地。

「沒有人愛殺人的，」司馬洛說，「他們認爲殺一個人就够了。你爸爸是爲了醫病來找多哥醫生的。你爸爸死了，就不需要多哥醫生替他治什麼病，於是，你也沒有理由再找他了！」

維珍妮一咬牙。

「我看你還是報警吧，」司馬洛說，「這種地方，這種死亡，是非經過警方不可的！」

「警方可以等，」維珍妮抬起頭看看司馬洛，她眼中的表情是冷酷的，「反正他們是不能使我爸爸活過來的了！司馬洛，告訴我，你剛才去作的調查，有什麼結果嗎？」

司馬洛聳聳肩：「何必問呢？你已經沒有了找多哥醫生的理由！」

維珍妮的表情是近乎猙獰的。「司馬洛，你錯了，他們也錯了！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要找多哥醫生！」

「什麼理由呢？」

維珍妮頓一頓，然後慢慢地說：「多哥醫生是我的未婚夫！我們本來打算結婚的！」

司馬洛抬起一邊眉毛：「原來多哥醫生是這樣一個幸運兒！但，爲什麼早一點時你不告訴我呢？」

維珍妮聳聳肩。「我爸爸也不知道這事的。我不敢在他的面前提起。他認爲我還年輕，不適宜談戀愛。他是一個很舊式的人，他認爲談戀愛應該由父母作主！在他的心目中，我永遠是一個小孩子！也許，這是因爲他是一個那麼孤獨的老人了，而他在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他不忍心失去我……」她忽然又掩面嗚咽起來。

司馬洛安慰地輕拍她的肩，說道：「告訴我，維珍妮，既然多哥醫生是你的未婚夫，你又怎麼會連他的下落都不知道的呢？他到什麼地方去，難道也不通知你的嗎？」

「他沒有通知我！」維珍妮說，「他只是突然不見了！一聲不响地，這就是爲什麼我那麼急於找到他。我恐怕他是遭到了什麼不測！我們是打算他在醫好了我爸爸的病之後就告訴爸爸的！但現在——」



「好吧，」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我答應你，維珍妮，我會替你找多哥醫生的。錢的方面你用不着担心，就當我是一位朋友好了！但目前你得堅強一點！你爸爸的後事等着你辦。現在打電話報警吧，警察來時你可以把全部眞相說出來，但只是不要提起我——」

「爲什麼？」維珍妮看着他。

「理由以後我再告訴你吧！」司馬洛說。

「因爲你——你剛才是在窗外爬——因爲你是不方便和警察見面的，是嗎？」

「可以這樣說，」司馬洛道，「總之，你可以說那隻毒蜘蛛也是你打死的。等這件事辦好了之後我們再聯絡。暫時，我得先離開你了，你一個人應付得來嗎？」

維珍妮點頭。

「好吧，」司馬洛說，「現在打電話報警！」然後他便出去了。

維珍妮遲疑了一陣，終於深吸了一口氣，拿起電話，對接綫生說：「請給我接警局。」

「了什麼事嗎？」接綫生吃驚地問。凡是酒店，都不願意與警方接觸，警察在酒店出入，就會影响生意。

「這裏——有一個人死了，」維珍妮說，「是一件謀殺案！」

「呃——小姐，」接綫生十分緊張地，「如果你不反對，我先請經理上來看看好嗎？應該辦的一切手續，他會替你辦的了！」

「好吧！」維珍妮已六神無主的。

× × ×

時間過了兩天，維珍妮終於把應辦的手續辦好了，摩亞博士的遺體在馬拉卡斯的殯儀館裏寄存着，由於維珍妮要把他運回英國去下葬，但她暫時又不打算動身。

第二天，維珍妮覺得，摩亞博士的後事已經算是辦妥了，也沒有警探再來麻煩她了，她便打電話到司馬洛的房間去。她覺得，這應該是她找司馬洛的時候了。接綫生查了一查，回答道：「對不起，小姐，司馬洛先生已經退了房！」

「你的意思是，他已經不住在這裏了？」維珍妮錯愕地問道。

「是的。」接綫生回答。

「他——他是什麼時候走的？他到那裏去了？」維珍妮像要哭出來的。

「我還是接你到櫃面吧，」接綫生說，「他們會告訴你的！」

於是這個電話給接到了櫃面，櫃面的人告訴維珍妮，司馬洛已經走了三天，那是說他在摩亞博士死亡的那天晚上就離開了。「他有沒有留下地址？」維珍妮問。

「沒有，司馬洛並沒有留下地址，也沒有說他是要到那裏去。他祇是結清了帳便離開了。小姐找他有什麼事呢？」

「哦，沒什麼，」維珍妮淡然地說，「他答應了我做一件事！也許，他自知做不來，所以就不告而別了！不要緊，我自己也可以去做的！」

她放下了電話，一時按着電話筒，緊咬着牙齒，咬得緊到她臉頰上的肌肉也在動着。「司馬洛，」她自言自語地說着，「你以爲我自己就做不來了嗎？我也知道馬拉卡斯有那些地方是比較容易探得情報的，我會自己去！」

她打開衣櫃，從其中一隻抽屜內把一大堆內衣褲翻出來，在下面取出了一把小手槍。放進了手袋，便離開酒店而去了。

她是走回馬拉卡斯的貧民區。

基本上，馬拉卡斯仍然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有一個貧窮而窄隘的部份，是由一些已有不知多少年代的鴿籠小屋所組成，住了一些已在此住了不知多少年代的本地人，也存在着許多不知已在此存在了多少代的罪惡，包括了最老的行業——娼妓，以及最新的行業——間諜。

也許維珍妮的想法是，如果警方也沒有多哥醫生的消息，那麼多哥醫生必然就是在這一區內了。這一區內有許多地方及事情，是警方也對之一無所知的。

維珍妮離開酒店的時候，並沒有感覺到原來有一副望遠鏡正在監視着她的行動。用望遠鏡的人是在對街一座二層高的矮屋的二樓，一間黑暗的房間裏。當她離開酒店，向那個貧困的區域走去時，拿望遠鏡的人便伸一隻手到背後去。

他背後有一張床，床上正躺着一個蠓頭而睡的人。他的手就推推這人，這人馬上醒過來了。這個人就是司馬洛，現在，司馬洛的身上祇是穿着內衣褲，這裏是個很熱的地方，穿着內衣去睡覺，已經算是穿着很多衣服了。如果能把皮也剝下的話，相信他也願意的。

司馬洛打了一個呵欠，抓抓頸旁一個發癢的地方，埋怨地說：「熱死了！」跟着轉向那個用望遠鏡的人，「怎麼了？」

「我們的魚要滑走了！」那人說。

司馬洛馬上跳起身，在身上披上衣服，不過卻不是他以前那英俊飄逸的西服，而是又鬆又寬的阿拉伯裝——幾塊白麻布半纏半披在身。再戴上了頭巾和一副黑眼鏡，他就像一個普通的阿拉伯人。或者至少，他已不像原來的他了。衣服和眼鏡遮了他這許多的地方，就不容易看出他並非一個阿拉伯人了。

最後，他在腰間插了一把槍，便匆匆下樓。

下到街上時，維珍妮還未消失在視綫之外，他並沒有什麼困難便接近了她，之後便保持着距離，遠遠地吊在後面。維珍妮穿過了一個熱鬧的市集，有幾個本地人奇異地瞥她一眼。

她的打扮和許多過往的遊客無大分別，但她的臉卻是有分別的，因爲她不像別的顧客般帶着好奇的笑臉，去欣賞着市集上的一切，她祇是帶着那張憔悴的臉，似乎漫無目的地深入這個貧瘠的區域，漸漸地，她走到了一個女性遊客較少到的部份，開始受人注意了。

女性遊客少到這裏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因爲，那些黑暗的窄隘的門口，差不多每一個都站着一個女人，有些是穿着輕紗睡袍的前面約略打開一點，讓人可以見到在下面的，有些索性祇是三點裝束出現。而那些男性遊客，就像上市塲買菜的家庭主婦般。

鑑賞選擇，目不暇給，有兩個還下流地對維珍妮吹口哨。維珍妮沒有理會，司馬洛卻反而有點替她担心起來了。

有兩個顯然是幹扯皮條的飛型阿拉伯

青年在她的面前一鞠躬，以破落的英語說：「小姐，找消遣嗎？」

別的女人會避之則吉，逃走唯恐不及的，但是維珍妮却反而停了下來。她打量了一遍，說：「也許吧！」她打開手袋，從裏面取了兩張鈔票，又說：「你們想不想賺這些錢呢？」

那兩張是十元面額的美鈔。即使在美國，廿美元也不是很少的錢了。

「二十元！」那兩個青年的眼睛差點跳出來了。二十元美金，在這裏可以買很多東西的。其中一個忍着那隻要自動伸出去的手。「你要我們幹什麼呢？」

維珍妮微笑：「這裏有可以坐一坐的地方嗎？讓我們先談一談！」

司馬洛站在二十呎的後面，焦急地看着。

這個笨女人！她不知道她是多麼的危險！

那二個青年，可能會爲了她手袋裏還放着那幾張美鈔而割破她的喉嚨的！但是他又不方便現身。

「這邊來吧，小姐！」那二個青年恭敬地說着，領她走向一間蹩脚的露天咖啡室。

司馬洛在遠遠看見他們在一張桌子坐下了，却不敢走過去，因爲，假如就這樣過去，那是跟蹤得太着跡一點了。但，他又急於要知道，他們是在談什麼。於是司馬洛走進了最接近他們的一個門口，一手搭着那個正在招徠客人的半裸妓女的肩膊：「我們到裏面去談談吧！」

那妓女打量了他一遍。他也是黃皮膚的，可能是一個本地人，這就使她馬上懷疑，他是否有錢了。

「我也是外國來的，」司馬洛解釋，「我想在這裏花點錢！」他摸出幾張鈔票來，在她的鼻子下面揚一揚。

「好吧，」那妓女堆出一個職業性的微笑，「讓我們進去吧！」

司馬洛急不及待地挽着她的腰，半推半攬地帶着她進去了。

如他剛才所料，她那狹隘的小房間是有一隻窗子，對着那露天咖啡室的。他把釘在窗框上的窗簾掛起一角——這窗簾是永不打開的。

「你在幹什麼？」那女人大吃一驚地問。

司馬洛先向外面張望一下，看見維珍妮仍在那裏，才回答道：「我要的不是你！」他把一張鈔票塞在她的手裏，說：「這是你的！」另一張在她的臉前一揚：「如果你能替我做一件事，這張便也是你的了！」

「你要我做什麼？」那女人問。

司馬洛向那邊的維珍妮一指：「我要聽到他們在談些什麼！你最好快些去！」

「哦，這很容易！」那女人說，「只要你先拿錢來！」

司馬洛只好把另一張鈔票也塞進了她的手中，那女人慢條斯理拉起床褥，把那張鈔票塞到下面去，然後動手解開她的衣服。她對他作一個嫵媚的微笑：「你已經付了錢的東西，你還是享受一下吧！」

「不！不！」司馬洛焦急地連忙替她把衣服拉好，「我要的不是這個，我要的是要聽他們說話！請你快些去，行嗎？」

「我用不着去的，」她伸手一指，「看見那個肚子大大的人嗎？他就是開咖啡座的老板，他的名字叫巴巴斯！這並不是他的眞姓名，這個字的意思就是多管閒事！他這個人就是最愛管閒事的！你看見嗎？他現在已經在傾耳而聽了，他的耳朵簡直已經伸長了兩吋！一會兒我去問他，就會知道他們在談着的是什麼！」

「這樣！」司馬洛聳聳肩。

「躺下來吧！」那女人按着他的肩，「看你的樣子像神經很緊張，我可以給你來個按摩，讓你鬆弛一下！」

「不！」司馬洛推開她的手。他實在也是一個風流種子，他對女人的興趣一向都很大的，不過，現在實在不是時候，他完全沒有心情！「我就這樣坐着好了，你用不着替我作什麼服務的！」

× × ×

在那個露天咖啡座上，維珍妮正裝出很世故的態度，對那二個飛仔說：「多哥醫生！」

「什麼？」

「多哥醫生，」維珍妮說：「有聽過這名字嗎？」

兩個人交換了一個眼色，搖搖頭，其中一人說：「沒有，他是誰？」他們用的是很破落的英語，不是學校學來，而是路邊、酒吧之類東拚西湊而學來的。

「是一個瑞典……」維珍妮這樣說着，又覺得也許是她是說得太深一點了，於是她盡量說得簡單：「是一個白人，一個歐洲人！」

「這裏有很多歐洲遊客，」另一個伸手一指，「你看，滿街都是！」

「不，不是遊客，」維珍妮說，「是一位醫生！」

兩個飛仔交換了一個詭詐的眼色，之後，第一個說：「也許，我們可以幫助你找到他！」很顯然地，他們是打算把她誘到一個僻靜的地方，然後恃强行刼之類。

「我不相信你們找得到他，」維珍妮說，「但，你們可以替我做點事！」她又掏出兩張鈔票推過去，那二個飛仔十分快捷地收了下來。她又說：「我要你們做的事就是替我把消息傳出去，說我正在找尋這位多哥醫生，如果有他的消息，就傳來通知我，我是出得起錢交換有關他的情報的！」

「好……吧！」那二個飛仔不斷點頭他們貪婪地把胖老板送來的那泥水般的咖啡一飲而盡。

「再給他們來同樣的！」維珍妮揮揮手！

「多謝，小姐！你……你眞是一個好人！」

維珍妮也說一些完全沒有誠意的話：「你們兩個看來都是很好的青年，你們拿了我的錢，一定會落力替我工作的！我明天再來，希望你們會有好消息給我！」

「你……你可以放心，小姐，」那二個飛仔一力担承地，「只要辦得到的，我們一定辦到！」

「明天再見吧！」維珍妮說。她在桌上留下一些錢付咖啡帳，便走了。

在那個女人的房內，司馬洛看着她走了，便焦急地推推那女人：「快點，去問他吧，我和你一起去！我……我還得跟她走！」

「那是你的未婚妻嗎？」她問。

「不，」司馬洛說，「這不關你事！快點！」

「哼，他們說歐洲女人的身體有一股臭味。」那女人不服氣地喃喃着，「難道你的鼻子有問題嗎？」

「算我的鼻子有問題吧，」司馬洛沒好氣地，「但你得快一點！」

「好吧，」那女人聳聳肩，「我們一起去！」

× × ×

當司馬洛和那女人一起走到咖啡座時，那二個青年已經離開了，一面走，他們就一面討論這個歐洲女人是多麼美麗，而他們的運氣多麼好，他們也在研究，明天當她再來的時候，應該繼續騙她出錢呢，還是把她的手袋搶過來。這是吃母鷄抑或吃鷄蛋的問題。

他們在那些曲折的街道上穿來穿去，到了一條更窄，更暗，連妓院都沒有的街上。這裏當然也沒有遊客，他們正要轉角，忽然有兩個人擋住了去路。

那是兩個袒着胸部的大漢，可以看到他們腰間插着的刀子的刀柄。兩個青年飛仔不由得窒住了脚步。這二個大漢的眼光已經告訴他們，這狹路相逢並不是偶然的事了。

他們差不多一齊向後轉，要離開那裏。但是，兩隻强大有力的手伸過來，執住他們的衣領把他們提了起來，一放手，他們就撞在牆壁上，這一撞，震得他們幾乎連站都站不穩了。

「唏，怎麼了！」其中一個抗議說。

「我們是鱷魚比圖的人，」其中一個大漢說，「你聽過鱷魚比圖的名字嗎？」

這個名字，似乎比那牆壁上的一撞更有效。那二個飛仔的膝蓋開始發軟，他們不斷地點頭，這個名字，在這裏是一個代表恐怖的名字，一個有勢力的名字，通常與死亡及暴力連在一起的。

「我們……我們又沒有做什麼……」一個飛仔吶吶地說。

「我們知道你們沒有做什麼，」那個大漢說道，「但是鱷魚比圖要你們做一點事！」

「呃……你儘管吩咐，我們一定做……做什麼事情呢？」

「剛才那個女人！」那大漢說，「她對你們講了些什麼？」

這二個飛仔一定是很會說謊的人，但，對鱷魚比圖的名字，他們却不敢說謊。他們詳細地把剛才的經過報告上了。

兩個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其中一個大漢在地上一指，說：「你們先在這裏等着！」

他走了，留下他的同伴守着他們，大約十分鐘之後，他又回來了，顯然是已到不知什麼地方請示過上司之類。他胸有成竹地說：「很好，這情形正如我們之所料，現在你們兩個聽着，明天，當那女人再來找你們時，你們告訴她，多哥醫生已經來了……」

（未完）



## 古今武俠叢書掌篇

### 張青

混沌書生

大梁趙紳，頗饒於資，然慷慨好友，非守財奴可比，會趙女于歸有日，携資晋省備辦粧奩，中途遇一闊面大漢，負小行囊一，趙行則行，趙止則止，初猶詫異，既思此種行爲，必係路道上朋友，少川資耳，於是趙每飲食，輒邀與俱，而某亦豪放，未嘗稍辭，逮將抵周口鎭，同宿店中，某向趙曰，沿途渥承厚遇銘感無旣，某姓張名青，綠林中人也，公囊中之金某已偵悉，所以不即刼取者，特不忍耳，然明日有急需非二百不敷，公能允，公能允吾償，當不爽，趙實言晋省原因，萬一有失，殊難爲計，張云不妨，明日公可先行，某即隨至，諒此區區之欵，決不誤公，煩先告我寓址，俾便尋覓，趙無法從之。抵汴之次日，客牕獨坐，正鬱鬱不自得，而張飄然至，笑顏向趙曰，別來無恙耶，所約幸不辱命，今請倍償之，望公哂納，趙固辭而後受，張曰，我雖綠林中人，不刼單客之財，商旅之資，亦未嘗妄爲染指，至於官吏，剝削小民，充裕私囊，途中一遇某等，十九不得免焉，此金即某縣令貪囊中物耳，臨別贈一袖劍，囑爲珍視，設遇不測，示此可免，後趙歸途中無事，實賴是也。

俠情中篇故事

文·圖 皐成 高子

# 雁南飛（四）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顏丹腹中雖已有高竣的骨肉，但她無法改變高竣的立場，顏丹無奈，只好解開高竣的穴道，並贈寶劍和流星門血雨三式。讓高竣離去，高竣十分感激……分袂後，高竣繼續趕路，一路上，他遇到不少阻碍，但都被他一一解開，到達休寧以西的漁亭鎭，高竣又爲鐵拳堡主及其一班高手所阻，鐵拳堡人多勢大，且武功不弱，高竣正感無法抵擋，想把寶劍送出之際，忽然陰山堡主前來相助，使高竣又過了這一難關。

## 神州滄桑刦　面目已全非

車內走出兩名絕色女郎，一身黃衣，風情萬種，前面的一個約莫二十四五，後面的只有雙十年華，但不管她們如何美麗，只要瞧看她們一眼，就會不由自主的吸進一口涼氣。

敢情這兩位姑娘雖是美如天仙，但她們的面頰是冷酷的，似乎全身上下都在放射一股令人難耐的寒氣。

也許這是一派之主應有的威儀，因爲她們正是陰山山主。

年歲較長名叫青鶯，雙十年華的名叫青鸞，這雙名滿武林的姊妹，是一對十分神秘的人物，在茫茫人海之中，能够瞧到她們廬山眞面目的很難找到一個。

但她們却慧眼獨具，找上了英俊瀟洒，一身敖骨的高竣。

不管怎樣，她們是有恩於他之人，禮不可失，於是他洒脫的雙拳一抱道：「高竣見過山主。」

青鶯山主嫣然一笑道：「三公子勿須客氣，你出招吧！」

她這嫣然一笑，臉上的陰霾盡除，似乎像換了一個人似的。

高竣見過不少女人，但笑容如此動人的還是第一次瞧到，因而他忘了回答，好像她那一笑將他的靈魂攝了過去一般。

青鶯的笑容更强了，幾乎是眉挑目語，風情流露，那不只是解解凍的春風，簡直具有熔金爍石一般的熱力。

立在一旁的青鸞似乎瞧不下去，因而咳了一聲道：「三公子：我姊姊叫你出招，你還在等些什麼？」

高竣啊了一聲道：「賢姊妹神光奪人，請恕在下失儀，不過在下那幾招……」

青鶯山主道：「你那幾招我能够接下來，你就不必顧慮了。」

高竣道：「好吧，山主注意了。」

他暗凝功力，擧掌一揮，以五成眞力發出血雨三式的第一招。

這一招雖然只是五成眞力，但仍有開碑裂石之能，但在青鶯山主大袖一拂之下，就好像是輕風過耳，半點痕跡也沒有留下。

高竣呆了一呆，繼續發出第二招，這



一招他已加到八成眞力。

八成眞力的血雨三式，並不能發出什麼作用，在青鶯山主大袖輕拂之下，依然消失得半點不存。

最後一招高竣使用了全力，按他往日的經驗，縱然是一座山只怕也擋它不住。

一座山都無法擋住的神功，却在青鶯山主雙袖拂動中失去了作用，現在高竣相信了，也對這位嬌滴滴的青鶯山主，產生了一股崇敬之意。

招式一收，雙拳一抱道：「山主神功驚人，藝業無雙，高竣佩服得很。」

青鶯山主面色一整道：「武功一道深如浩海，本派雖是得天獨厚，却也不敢以此自滿，如果當眞碰到流星門的傳人，咱們這點武學就算不了什麼了。」

高竣道：「多承指敎。」

青鶯山主道：「兄弟功力够高，但仍難敵大庾雙怪，聽姊姊的話，決不能逞匹夫之勇。」

高竣長長一嘆道：「小弟身負重任，必須前往泉州，生死禍福，只好委諸天意了。」

青鶯山主道：「不，兄弟，你如果能够聽從姊姊的安排，保證你萬無一失。」

高竣道：「哦，請問……」

青鶯山主道：「咱們車上寬敞得很，坐車也比騎馬省力，而且還可以聊聊天，解解旅途的寂寞，兄弟，你可願意？」

高竣略作沉吟道：「不。」

青鶯山主道：「爲什麼？兄弟。」

高竣說道：「沒有什麼，只是有些不便。」

青鶯山主道：「兄弟，你這就不像江湖兒女了，咱們只要心地皎潔，如月在天，在行爲上大可不必泥古不化，像一個酸學究似的。」

高竣道：「對不起，山主，在下實在不習慣坐車，請山主多多原諒，告辭。」

脚步一點地面，身形拔空而起，雙腿凌空一盪，不偏不依的坐到馬背之上，然後右手輕輕一提韁繩，逕向漁亭鎭急馳而去。

他走了，却留給青鶯山主一份難堪，瞅着在蒼茫夜色中逐漸消失的人影，她的面色在一變再變。

青鸞忍不住哼了一聲道：「姊姊，此人太狂傲了，咱們把他抓回來。」

青鶯山主搖搖頭道：「不，這不是狂傲，是氣節，也是好男兒不能少的東西，我沒有瞧錯，高三公子的確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

青鸞道：「姊姊，我不懂。」

青鶯山主道：「咱們爲什麼要他坐到車上？」

青鸞道：「自然是爲了保護他，他却一點也不知道好歹。」

青鶯山主道：「妳願不願接受別人的保護？」

青鸞道：「我爲什麼要接受別人的保護！他高三公子麼？哼……」

青鶯山主道：「別瞧不起高三公子，他只不過沒有受到名師指點而已，適才他獨戰鐵拳三英妳是瞧到的，他能在交戰之中很快摸清對方的拳路，連傲封都認爲他習過鐵拳門的武功，可見他智慧之高，可當得世無其兩。」

青鸞道：「這個……咳，小妹並不是瞧不起他，只是氣他太狂了一點。」

青鶯山主道：「小妹，我跟妳說過，這不是狂，是男子漢應有的氣節，妳不願受人保護，難道他一個男子漢就應該接受兩名女人的保護？」

青鸞道：「姊姊說的對，小妹就沒有想到這麼多，不過他這一走麻煩就多了，難道咱們還要跟下去？」

青鶯山主道：「不錯，咱們還要跟下去，不過咱們不能挑明了與官府作對，只能化明爲暗，在暗中帮助他。」

青鸞道：「他今晚必然歇在漁亭鎭，咱們也去？」

青鶯山主道：「咱們不必住到鎭上，在漁亭附近找一個農家或野廟借宿一宵就是。」

青鸞道：「好吧。」

× × ×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高竣謝絕了青鶯山主的垂愛，獨自奔往漁亭鎭投宿。

翌晨天剛破曉，他便策騎上路，經黟縣，祁門，直向江西省境的浮梁奔去。

這一路他都十分小心，住店登記用的是假名向立，一直通過浮梁，都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這天到達樂平，麻煩終於來了，他剛剛落店不久，幾名差役帶着十多名官兵將店門完全封閉。

客棧老闆立即迎上前去向一名差役打躬作揖的道：「胡大人，你老請坐，有什麼事麼？」

所謂胡大人只是樂平縣的捕快頭兒，他一手推開客棧老闆道：「沒有你的事，走開一點。」說話之間他已經向着高竣走來。

身着白衣，美如臨風玉樹，只要知道高竣的這些特徵，不難一眼就可認出，顯然這位胡捕頭已經知道高竣的底細，所以一逕衝着他來了。

「朋友可是姓高？」

「唔，你找錯人了，我姓向。」

高竣心知對方來意不善，雖是仍在慢慢的吃喝，但已暗作應變的準備。

胡捕頭哼了一聲道：「這麼說你朋友就不够光棍了，好漢作事好漢當，既敢動刀殺人，就應該有勇氣承認。」

高竣道：「哦，你說我殺了人？是你瞧見的？」

胡捕頭雙目一翻道：「別跟我要嘴皮子，這對你沒有好處，走，跟咱們見縣太爺去。」

高竣冷冷道：「不要逼我，閣下，向某忍耐力有限，你走吧。」

胡捕頭面色一變道：「怎麼，你想拒捕？」

高竣道：「閣下言重了，在下只是不想被人寃枉而已。」

胡捕頭哼了一聲，右掌倏伸，五指如同鋼鈎，逕向高竣的眉頭扣來。

此人還是一個會家子，如果讓他扣着肩井重穴那就遭了。

高竣冷冷一笑，手中筷子忽然反臂一夾，正好夾着胡捕頭手腕的脈門。

別看這只是兩根竹筷，在高竣的手上

決不亞於兩枝鋼條，竹筷剛剛夾上手腕，胡捕頭已哀聲痛嚎起來。

那般如狠似虎的官差可全都瞪了眼，一上來頭兒就落到別人的手中，他們那裏還敢蠢動？

高竣手指上加了一點力，胡捕頭疼得冷汗直流，哀聲求告道：「大爺請放手，小的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你老是人大量大，何必跟我們這般下人過不去。」

高竣吐指如風，連點胡捕頭三處穴道，然後鬆開筷子道：「老兄今年貴庚？」

胡捕頭手腕的痛苦雖已解除，却全身懶洋洋的，一點勁力也提不起來，他知道這是穴道被點的原因，但不知會有怎麼樣的結果，高竣問他貴庚，他只得巴巴結結的道：「小的今年三十六歲，家中還有老母及妻小。」

高竣道：「三十六歲正當壯年，死了豈不可惜，再加上孤兒寡婦一大羣，這實在值得叫人同情，只可惜……」

胡捕頭急道：「高大爺，請你高抬貴手，小的……」

高竣道：「你又弄錯了，我姓向，不姓高。」

胡捕頭道：「是，向大爺，小的有眼無珠，請你老大人不見小人過，小的再也不敢了。」

車船店脚衙，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但像這位捕頭大人這麼窩囊倒也頗爲少見。

像這種小人，高竣懶得跟他多囉嗦，只是哼了一聲道：「回去告訴你們縣太爺，我名向立，叫他不要寃枉好人，聽到了麼？」

胡捕頭道：「聽到了，向大爺，可是小的混身不對勁，還請大爺高抬貴手。」

高竣道：「這個麼，就要看你的表現了。」

胡捕頭哀聲道：「只要小的辦得到的，大爺儘管吩咐。」

高竣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在下不願有人打擾，我想這事你是辦得到的。」

胡捕頭道：「辦得到，當然辦得到，從現在開始，包管沒人敢來打擾大爺。」

高竣道：「那就好，明天勞你駕起個早，就便送在下一程，今後閣下就會沒災沒病，長命百歲了，好啦，你請吧。」

胡捕頭知道必須送這個煞星離境，他才肯替自己解開穴道，多說無益，只得垂頭喪氣的率領一干兵勇鼠竄而去。

這般人剛剛離店，食堂裏面立即喧聲四起，聽他們的語氣，敢情高竣整治胡捕頭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

不過出門的人多半不願招惹是非，他們雖是稱頌高竣，却沒有人敢跟他交談一言半語。

高竣也不願節外生枝，吃完飯就回到客房蒙頭大睡，這一晚倒是清靜得很，再也沒有出什麼痲煩。

翌晨天剛破曉，高竣洗了一把臉，吃了一點東西後準備上路，那位胡捕頭已匆匆奔來。

「大爺早，店錢小的已替你老結了，特來侍候大爺。」

「啊，這怎麼好意思。」

「能够侍候大爺是小的光榮，你老就不必客套了。」

「好吧，你有沒有準備馬匹？」

「準備了。」

「好，咱們走。」

馳出樂平約莫十里，高竣才解開胡捕頭的穴道放他回去，然後馬頭一轉，撇開官道向東南奔去，這一着他走對了，一直到達貴溪就沒有再出岔子。

由貴溪到資溪，趕緊一點，一日可達，資溪過去四十里的止馬鎮，屬於福建光澤縣管轄，能够趕到止馬鎮，就算擺脫江西巡撫的控制了。

這是高竣的計劃，從計劃到實現自然還有一段不算太短的距離，高竣不是一個狂傲無知的人，因而他依然十分謹慎。

到貴溪還有兩三里，巍峨的城堞已遙遙在望，他抬頭瞧瞧天色，西山只剩下一片餘輝，好在縣城近在咫尺，天黑前趕到大概不成問題。

就在他抬頭瞧看天色之際，他的馬兒忽然一聲急嘶，前脚人立而起，幾乎將他摔了下來。

好在高竣騎術極精，雖然事出意外，他依然穩穩的坐在馬背之上，不過他明白，馬兒所以如此，必然事有蹊蹺。

他沒有猜錯，一對像貌獰惡，長像怪異的紅袍老者，已由一顆大樹之後走了出來。

這兩人掀鼻暴齒，面貌十分相似，惟一不同之處是一人只有一隻耳朵，另一人却有三隻耳朵。

失去一隻耳朵不算稀罕，長有三隻耳朵的却天下少見。

此人當然不是長有三隻耳朵，他的左耳是被人劈成兩截，中間還少了一塊，乍然一看，好像多了一隻似的。

另一人的左耳被人削去，耳門平平整整，像似天生如此一般。

他們由樹後轉出向大道之中一站，一隻耳朵的道：「老大，你剛說什麼來着？我又忘了！」

三隻耳朵的道：「你就是這麼不用心，老大說的話你也像耳邊風似的。」

高竣心知這兩人來意不善，一搭一唱無非故意調侃而已，因而哼了一聲道：「這個不能怪他，因爲他只有一隻耳朵。」

這兩名紅袍老者正是大庚雙怪侯氏兄弟，三隻耳朵的侯傳修是老大，一隻耳朵的侯傳賢是老二，他們在對敵之前，喜歡使用靈貓戲鼠的手法，先調侃別人一番，想不到這回陰溝裏翻船，調侃的話還沒有說出，倒被高竣揭掉瘡疤大加譏諷，這對怪物自然掛不住了。

他們果然面色一變，兩人互瞧一眼，同時哈哈大笑起來。

侯傳修道：「老二，你說這是不是怪事？」

侯傳賢道：「這小子一定知道咱們兄弟的底細，所以才先發制人。」

侯傳修嗯了一聲道：「知道咱們的底細還敢這樣，難道他的胆子是鐵打的？」

侯傳賢道：「這就難說了，不知天高地厚的渾小子多的是，不信咱們問問。」

侯傳修道：「說的也是，那你就問他吧。」

侯傳賢目光一抬，冷冷瞅着高竣道：



「小子，你可是姓高？」

高竣道：「你問這個做什麼？在下可不想跟你們套交情。」

侯傳賢啊了一聲道：「好大的口氣，你也配跟老夫兄弟套交情！」

高竣道：「那麼閣下橫身阻路是爲了什麼？」

侯傳賢道：「這個麼，待會老夫自然會告訴你，你先說認不認識老夫兄弟？」

高竣道：「不認識，不過由你們這副德性猜想，倒也不難猜出你們的身份。」

侯傳賢道：「哦，說說看。」

高竣道：「大庚雙怪，一對見利忘義的老畜牲，對麼？」

這一回侯傳賢再也忍耐不住了，口中一聲怒吼，一掌拍了出來。

這一掌事出倉促，他無暇提聚莽牛氣功，但這含怒一擊，仍有開碑裂石之力。

這正合了高竣的心意，他算準了只要給他們一點氣受，他們必然忍耐不住，臨時出招，莽牛氣功就無法運集。

侯傳賢沒有運集莽牛氣功，高竣却已將血雨三式提到十成，此時擧掌一揮，以全力擊了出去。

這是他的計劃，如果能够毀掉一個老怪，自然再好不過，否則至少要使雙怪之一失去戰力，然後一對一獲勝的機會就大得多了。

他的計劃十分成功，雙方掌力一接，發出一聲震天巨响，他被那股强悍的力道震得倒退三步，雖是血氣翻騰，總算沒有摔倒下去。

及擧目向侯傳賢一瞧，心頭不由一陣狂喜，老怪果然遭了報應，被他一掌震得飛出兩丈，此時已經血洒荒草，一瞑不視了。

大庚雙怪橫行江湖數十年，一身莽牛氣功，幾乎是打盡天下無敵手，想不到二怪侯傳賢竟會栽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少年手裏。

栽，在江湖道上是常事，不過如果連老命也栽下去，這就不是大怪侯傳修所能接受的了。

他沒有哭泣，也瞧不出一點悲傷，只是向高竣緩緩走來。

他每踏出一步，都似乎具有萬鈞之力，地皮隨着脚步轟的一震，高竣的心臟也同時轟的一跳。

打從離開襄陽起，高竣就跌進驚濤駭浪之中，兇險的場面見的太多，已經不知道什麼叫做恐懼。

現在他也不恐懼，只是對當前的處境，在作有條理的分析。

大怪侯傳修在作死亡進軍，眼前的拚鬥將是生死一搏，但由適才他與二怪侯傳賢一掌對搏的經驗來做預測，他那血雨三式必非莽牛氣功之敵。

不敵的結果只有一個死字，侯傳修決不會讓他活着離開，那麼除了死中求活，他還能有什麼選擇？

於是他作了一個十分理智的決定，擬定了對付强敵的作戰策略。

最後，在一聲低沉的牛吼之中，一股强勁無比的氣勁，像山岳一般壓了過來，高竣一聲長嘯，也擊出一記血雨三式。

祇不過他掌力推出，身形也同時飄起，讓那無堅不摧的莽牛氣功，找不到攻擊的對象。

他作戰的策略是正確的，侯傳修的確浪費了不少氣力，但他沒有想到侯傳修的莽牛氣功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縱使餘勁波及，他也承受不起。

在十招過後，他的行動已不如以前敏捷，長此以往，他必然會被侯傳修所傷。

爲了保留精力，他不再揮掌反擊，只是縱躍飛馳，在對方掌力下全力閃避。

此時他的身形正向左側飄落，但足尖尚未着地，一片暗勁已像怒潮一般的當頭壓來！

他心頭一震，暗喊一聲：「糟了，我上了老怪的大當！」

他的確上了大當，侯傳修適才只是虛幌一招，眞正的掌力却瞧準他逃避之處攻來。

一個人的輕功無論如何高明，在勁力用盡，身形下墜之時，除非獲得借力就不可能再度拔起，那麼高竣處境的危殆就不言可知了。

只是高竣究竟不是常人，雖在生死傾俄之際，他仍能心神不亂。

他明白拔起雖難如意，加速下墜必然輕而易擧，於是眞氣一沉，足尖找地，身形貼着地面往前一竄，然後向一側接連幾個翻滾。

這一招臨機決斷，可以說妙絕人寰，他身後沙石激飛，草木四濺，地面出現一個駭人的大坑，他却逃過了一次可怕的刦難。

侯傳修呆了一呆道：「好小子，眞有你的，老夫倒要瞧瞧你還有什麼門道！」

高竣雖已逃過一刦，却已身負內傷，只要侯傳修再來一掌，他必然無法逃避。

殺弟之仇，勢在必報，侯傳修自然不會就此罷休，那巨靈之掌再度緩緩擧起，莽牛氣功也已運至極限。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忽然彩影划空，銀芒若矢，侯傳修掌力還未揮動，竟然大吼一聲躍起數丈，然後摔落地面一蹶不起，敢情一隻七首插入他的後胸，傷中要害，他如何還能起來。

高竣呼出一口長氣，衝着馳援的黃衣麗人抱拳一禮道：「多謝山主。」

原來救他的是陰山山主青鶯，適才那及時一刀，挽救了他一條生命。

青鶯山主道：「別跟姊姊客氣，啊，兄弟，你受了內傷，快，快吃下這個。」

她取出一只瓷瓶，倒出兩粒清香撲鼻的紅色丹丸道：「這是療傷聖品，吃下後運功一個時辰內傷便可痊癒，不過，兄弟，咱們可沒有療傷的時間了。」

高竣道：「爲什麼？難道……」

青鶯山主點點頭道：「石巡撫派來大隊官兵，携着不少火槍，那是血肉之軀難以拒抗的，姊姊出其不意毀了他的火槍隊，但他們必然會增派兵力，追踪前來，所以咱們必須立刻上路，儘快趕出江西的境界。」

她說話之間，陰山門下已隨後馳來，高竣萬分歉咎的一嘆道：「姊姊恩比天高，叫小弟如何報答？」

他這一改稱姊姊，青鶯山主不由心花怒放，一記白眼，再跟着一聲輕笑道：「

跟姊姊還要客套，快上車，咱們趕路一面調息。」

他原先不願坐車，現在可就不能不坐了，只得說了一聲「姊姊請」，就隨着青氏姊妹進入車中。

車中的陳設豪華已極，而且目迷五色，馨香觸鼻，使得高竣有着飄然之感。

車廂的上方是一張錦榻，旁邊是兩條舖着坐墊的錦櫈，還有茶水，點心，及盥洗用具的設置。

青鸞山主指着錦榻道：「兄弟，這邊坐。」

高竣回答道：「不，小弟怎敢如此無狀。」

青鸞山主道：「你要盤膝運功，錦櫈的寬度就不够了，再說道路不平，車行頗爲顚簸，如果你不坐到榻上，如何能够運功？」

高竣道：「既然如此，請恕小弟放肆了。」

他坐上錦榻，立即開始運功，片刻之後，已入忘我之境。

青鸞山主曾說他運功療傷，需要一個時辰，但他療傷醒來，却已寒露侵衣，滿天星月了。

此時馬車停在一座破廟之中，車廂之內除了他已無一人。

他心中感到詫異，急忙躍下馬車，流目一瞥，敢情青鸞姊妹正在指揮屬下清理破廟的塵土，看情形她們是準備在此地渡過一宿。

他邁步走向破廟，一條人影忽然速向他奔來。

「啊，公子醒來，內傷痊癒了麼？」

「多謝春蘭姑娘關心，我已經沒有事了。」

「那就好，山主正在準備歇息之處，我要到車上取東西，公子自己進去吧。」

「姑娘請便。」

他走進破廟，青鸞山主立即迎了上來，一雙情焰似火的目光向他瞧了一陣道：「好了麼？兄弟，到這邊坐。」

高竣道：「多謝姊姊關懷，小弟已經完全痊癒了。」

青鸞山主道：「那就好，來吃點東西，我想你必然餓了！」

高竣的確餓了，他也不再客氣，坐下來狠吞虎嚥的吃了一飽。

飯後青鸞山主邀請高竣到廟外走走，他自然不便推辭。

此時星月在天，晚風透着一點涼意，好在他們全都身負上乘武功，這點寒氣自然不會在乎，不過這畫一樣的景色，詩一樣的情調，應該是情侶雙雙，互通欵曲才對，然而他的身旁，却是一個相交不深的女人。

造物者無所不能，但造物者的安排，往往令人啼笑皆非，想到這些，他不由吁出一口長氣。

「怎麼啦？兄弟，有心事？」

「不，小弟只是担心那石巡撫會不會找來。」

「不必担心，兄弟，咱們已在福建境內，石巡撫是鞭長莫及的，兄弟，你到底有什麼重要之事必須前往福建？」

「這個……」

「兄弟，不便說就不必說了，我不會怪你的。」

「小弟要見鄭成功將軍，事關民族存亡，請姊姊多多原諒！」

「好，姊姊不問你，咱們全力保護你見到鄭將軍就是。」

「不，姊姊，咱們既已到達福建，前途就不會再有困難了，小弟一人輕騎急行要方便一些，不再必勞動姊姊。」

「兄弟，你不能這麼大意，此去泉州尚須穿過福建全省，迢迢數百里，我還是放心不下。」

「不必躭心，姊姊，小弟會照顧自己的。」

「這樣吧，兄弟，我叫二妹陪你，她心思細密，武功除了我很難找到對手，有她陪你我才能放心。」

「這……好吧。」

他們言談之間，已經走到一座山頭，青鸞山主伸手挽着高竣的臂膀，坐向一塊巨石，這位名噪江湖，傲視羣倫的一帮之主，竟然風情萬種，無限柔情的依在高竣的身上。

高竣原是一個風流種子，像這等月下訴情當然不是第一次，祇不過情景相似，懷中人不同罷了。

但高竣頗重情操，並不是一個喜新厭舊之人，而且他與饒靈珠情根深種，也不是任何人所能代替的，此時雖是溫香滿懷，玉人在抱，他的反應並不怎樣熱烈。

這一點自然瞞不過青鸞山主，她那眉峯眼神之間，忽然湧出一片殺機。

「兄弟，你不喜歡姊姊。」

「不，小弟是身負重任，心情上難免受到影响罷了。」

「那饒靈珠跟你的情誼很深吧？」

「她是一個志行高潔的女孩子，却有一個鮮廉寡恥的父親，唉……」

「那麼顏丹呢？聽說對你也是一往情深……」

「姊姊，咱們不談這些，目前神州板蕩，炎黃子孫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對兒女私情小弟已經提不起往日的興緻了。」

「好吧，不過姊姊有一點想法，不知道該不該說。」

「不要緊，姊姊請說。」

「處理非常之事，必須具有非常之能，兄弟智慧如海，只是武功還不能達到一流境界，要想當眞有所作爲，就必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兄弟以爲然否？」

「姊姊說的是，不過……」

「不必担憂，兄弟，本門陰陽導引神功，天下無人能敵，待你見過鄭將軍之後姊姊教你。」

「多謝姊姊。」

「好，夜深寒重，咱們回去吧。」

這一夕長談，在高竣的內心又增加了一重壓力與不安，青鸞山主固然對他有恩，却引不起他內心的共鳴，他不願接受她太多的恩惠，但又不便直率的拒絕，此種矛盾的心情，使他感到極大的困擾。

翌晨在青鸞山主殷殷送別之下，他與青鸞聯騎南下，經邵武直奔泰寧。

青鸞個性沉默，不苟言笑，但對高竣的照顧却十分盡心，倒使高竣有點過意不去。



這天他們到達赤水鎭，月色祇不過剛剛偏西，高竣道：「鸞妹子，咱們是歇在這裏，還是再趕一程？」

青鸞道：「還早嘛，再趕一程吧。」

於是，他們在鎭上吃了一點東西，立即繼續趕路。

此地是戴雲山脈，雖然有這麼一條山道，但山巒綿延，溝壑處處，走長途辛苦已極。

他們走到日落，走到月出，不要說市鎭了，連一個借宿之處也不易找到。

現在青鸞有點後悔了，因爲這是她的主意，不過高竣並沒有抱怨，只是輕輕道：「鸞妹子，天色要變了，咱們如果找不到人家，也得找一個聊避風雨之處。」

青鸞道：「嗯，我知道，啊……」

她在說着話，却不停的向四週瞧着，這麼心神一分，就忽略她脚下是一條不太堅固的便橋了，馬兒一脚踏空，竟連人帶馬一起向山溝中摔去。

山溝中是水，而且流速很急，她縱然不被摔死，在那滾滾急流中也很難逃得性命。

高竣走在她的身後，兩人相距莫約五尺，她這一馬失前蹄，倒給了高竣一個懸崖勒馬的機會，祇不過他雖然沒有摔下去，却跳下去了，因爲他發現青鸞不會水，他不能見死不救。

他抓住了青鸞，兩人在急流中翻落，經過一段時間的掙扎，終於泅到一個淺灘之上。

此時他們已是筋疲力盡，雖是上了淺灘，依然緊緊的抱在一起。

當喘息初定之後，寒冷又在向他們侵襲，因而他們抱得更緊了，想藉體溫來抵禦寒氣。

最後高竣鬆開了手，將青鸞拉起來道：「鸞妹子，這樣不行，咱們得找一個避風之處，升點火烤乾衣服。」

青鸞點點頭，但却嬌紅滿面，不敢瞧着高竣一眼，只是輕輕道：「我……走不動……」

高竣呆了一呆，忽然攔腰一撈，將她抱了起來。

這一下算是作對了，她不只是沒有反對，還將她那張宜嗔宜喜的俏臉蛋埋到高竣的懷裏去了。

於是高竣抱着她運步如飛，逕向山中奔去，總算運氣並不太壞，讓他找到了個頗爲寬敞的山洞。

「妳歇着，我去找一點乾柴。」

「嗯。」

他很快就抱進一捆乾柴，再以鑽木取火的方法將乾柴燃燒起來。

他們以山籐牽了一條長繩，將包裹裏的衣服掛起晾着，並找出幾件還可以穿的衣衫，準備將身上的濕衣換下！

「鸞妹子，濕衣不能穿得太久，快去裏面換下來。」

「嗯。」

她抱着衣服走進長繩之內，哆嗦良久，忽然發出一聲尖呼：「啊，竣哥哥：快，快來呀！」

高竣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意外，一個箭步，跨進長繩，目光所及，不由地神色一呆。

敢情鸞姑娘已將濕衣脫下，乾衣却丟在地上，全身赤條條的寸絲未掛，站在那兒不停的發抖。

靠洞壁之處盤着一條毒蛇，昂首吐信，呼呼有聲，形狀頗爲獰惡。

其實這條毒蛇不過兩尺長短，以她那身功夫，舉手投足都可以將牠除去。不過女人天性就是怕蛇，這倒也不能怪她。

她瞧到高竣如同瞧到救星，一頭扎到他的懷裏，抽抽噎噎的哭泣起來。

「竣哥哥，那條蛇……好可怕……」

「你不要害怕，鸞妹子，我會除掉牠的。」

他以左手摟着她的嬌軀，右手曲指一彈，那只蛇頭已應手折斷，他鬆開左臂，拾起地上的衣衫說道：「快穿上，別着了涼！」

待青鸞接過衣衫，他立即回到火堆之旁，片刻之後青鸞出來了，雖是滿面羞紅，兩隻像利刄一般的目光却向他逼視着。

「竣哥哥，你討厭我？」

「妳說那裏話，鸞妹子，我怎麼會討厭妳呢？」

「可是……適才……」

不錯，適才有女懷春，袒裎相見，他竟然心如鐵石，視同未覩，在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來說，這是罕見的。

高竣握着她的玉手，將她拉到身旁坐下，然後無限歉意的長長一吁道：「妹子，妳錯了，我是自慚形穢，不敢褻瀆佳人罷了。」

青鸞白他一眼道：「你瞎說，你爲什麼要自慚形穢？」

高竣道：「顏丹的事妳是知道的了，我怎能再糟塌一個冰清玉潔的女孩子？」

青鸞先是一怔，然後幽幽道：「你果然是一個心如皎月的正人君子，難怪姊姊要不擇手段的對付你了。」

高竣道：「鸞妹子，妳說令姊要不擇手段的對付我？」

青鸞道：「是的，她要你永遠跟着她，永遠作她的不貳之臣。」

高竣哼了一聲道：「令姊固然對我有恩，但她的要求太過份了。」

青鸞道：「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她縱然過份，你又能怎樣？」

高竣面色一沉道：「士可殺不可辱，妳說話最好客氣一點。」

青鸞說道：「對不起，竣哥哥，我不是有意羞辱你，實在是今生今世你都無法擺脫姊姊的控制，我那樣說，只是替你難過。」

高竣道：「今生今世都無法擺脫令姊的控制？這是什麼意思？」

青鸞一嘆道：「她已在你的身上下了蠱……」

高竣大吃一驚說道：「妹子，此話當眞？」

青鸞幽幽道：「自然是眞的了，我怎會騙你？其實家姊眼界極高，芸芸衆生之中，能够被她瞧中的連你在內不過三人而已，以她的條件來說，對你並不辱沒！」

高竣冷冷道：「令姊色藝無雙，可以傾倒天下的男人，但高某這一身傲骨，不是威脅利誘能够屈服的。」

青鸞道：「我知道，竣哥哥，祇是一旦蠱毒發作，你就會全身癱瘓，你這一身傲骨也只能聽人擺佈了！」

高竣呆了一呆，忽然，他仰天一陣狂笑道：「令姊千算萬算，結果還是少算了一點。」

青鸞道：「哦，她少算了那一點？」

高竣道：「死，高某如果自裁而死，難道她也能控制？」

青鸞愕然道：「竣哥哥，你千萬不能這樣，大丈夫應留有用之身，怎能輕言生死！」

高竣淡淡一笑道：「我何嘗想死，只是不願聽人擺佈而已。」

青鸞沉吟半晌道：「我有辦法解除你的蠱毒，祇不過……」

高竣道：「祇不過怎樣？」

青鸞道：「我也練成一種金綫蠱，可以以蠱制蠱，消滅姊姊的附骨之蛆，只不過如此一來，必然造成三敗俱傷。」

高竣道：「怎樣三敗俱傷？」

青鸞道：「兩蠱相鬥而死，我與姊姊的心神都會受到傷害，但你受的傷害最大，不只大病一場，而且一身功力也將蕩然無存。」

高竣一嘆道：「做一個凡夫俗子，也比行屍走肉自在多了，只是讓妳受到牽連，使我十分不安。」

青鸞道：「別這麼說，竣哥哥，爲了你，我什麼都願意，不過如此一來，姊姊必然不會放過咱們，天下雖大，只怕很難找到容身之處。」

高竣道：「咱們隱姓埋名，逃往海外去。」

青鸞道：「也只好如此，不過……」

高竣道：「妳還有什麼顧慮？」

青鸞道：「竣哥哥：你應該替我想一想。」

高竣道：「妳是說……」

青鸞道：「我跟着你算什麼？咱們風雨同舟，你就不能給我一個名份？」

高竣道：「妹子，這樣豈不是委屈妳了？」

青鸞螓首一垂，說道：「竣哥哥，我願意。」

最難消受美人恩，是因美人之恩無由以報，高竣更不必說了，一身之外無長物，他還能用什麼報答鸞姑娘的恩情？

× × ×

山洞的火還在熊熊的燒着，雖然是在寒夜，它卻帶來一片春意。

耐不住春心的山猿，突然發出幾記啼聲，它是那麼動人，那麼纏綿。

× × ×

夜，悄悄的溜走了，陽光像一個無賴，在偷窺山洞裏面的春色。

「起來嘛，竣哥哥，太陽照進山洞來了，你還賴！」

「好，好，好，我起來。」

青鸞嬌羞的一笑，抱着一包東西跑到山溝裏去了，昨夜揉碎了幾許桃花，她必須洗去這些令人臉紅的痕跡。

高竣找來了一些野果，勉强搪塞了一下飢腸，然後找來僅有的一匹坐騎，讓給青鸞乘坐。

經過幾日跋涉，他們終於到達泉州，當晚在客棧歇了一夜，次日上午就見到鄭成功將軍。

高竣將密藏的書信交給鄭將軍，雙拳一抱道：「草民責任已了，就此告辭。」

鄭將軍道：「不，高壯士，必待國土重光，咱們才算責任已了，本軍正當用人之際，我希望你能留下。」

高竣道：「承蒙將軍不棄，草民內心感激，只是草民身中蠱毒，能夠見到將軍，已是邀天之幸了，唉，報國有心，事與願違，但望將軍垂諒。」

鄭將軍愕然道：「有這等事？我能給你什麼帮助麼？」

高竣道：「但望將軍賜給一艘大型漁舟，其他之事草民可以自作安排。」

鄭將軍道：「好，如果還有什麼需求，你可以隨時來找我。」

高竣道：「多謝將軍，草民告退。」

他與青鸞走了，一葉輕舟，遠颺海外，將一切是是非非暫時拋了下來，但泉州的軍事行動，卻有了極大的轉變，鄭將軍在準備戰船，在經營海島，並派人深入中原，全力發展留漢組織，這些轉變都是高竣帶來的。

× × ×

天色陰沉沉的，狂風掠過樹梢响起一片呼嘯之聲，海浪像山岳一般向岸邊衝擊，炸起白色的水花，飛揚、激射，景象壯麗無比。

儘管氣候如此惡劣，卻有兩個孩子在沙灘上嬉戲，他們輪流以掌力迎擊衝向岸邊的浪頭，使浪頭開花，然後激射飛揚。

這兩個孩子只穿着一條破舊的短褲，清秀的面頰，古銅色的肌膚，健美而活潑，是兩個逗人喜愛的孩子。

大的約莫十五六，小的只有十三四歲，他們的掌力卻十分驚人，一掌擊出，風雷俱動，迎面衝來的浪頭，必然被他們炸成美麗的水花。

忽然……

「啊，大哥，你瞧那是什麼？」

「是人。」

那的確是人，可能是一個落難者，他隨着排山倒海的巨浪，向着岸邊衝來。

此人所以未被巨浪吞噬，因爲他的身上繫着一塊木板，現在他可能絕處逢生，但也可能被巨浪捲向岩石立即斃命。

大孩子似乎瞧出了此人的危機，他忽然伸手一抓，呼的一聲，那人竟然離開巨浪向沙灘飛來。

他伸手將那人接着，輕輕放在沙灘之上，然後對小一點的孩子道：「這人沒有死，快去叫爹來瞧瞧。」

「好的。」

片刻之後，小男孩引來一名短衣芒履，英朗洒脫的青年男子，與一名荊釵布裙的少婦，併肩向沙灘奔來。

大男孩迎上青年男子道：「爹，這人被浪捲來，已經暈了過去。」

青年男子向那落難者瞧了一眼，然後蹲下去用雙手替他推拿，約莫半盞熱茶之後，那人終於醒了過來。

他睜開失神的雙眼，口齒微動却語不成聲，顯然，他雖是拾回來一條生命，但已力盡精疲，語難成聲了。

青年男子用雙手將落難者托起，再回顧少婦道：「他需要休養幾天才能復元，妳去收拾一個地方。」



少婦應了一聲，帶着兩個孩子，先行奔了回去。

他們依山結廬，茅屋數楹，聊避風雨，生活簡陋已極。

青年男子將落難者安置於木榻之上，然後餵給他一盌魚羹，再經過一陣調息，他的精神已略見好轉。

「多謝……救命之恩，你……是高大俠吧？」

「不錯，在下正是高竣，秦大俠精神還未復元，待你休養幾天後，咱們再慢慢聊。」

他的確是高竣，雖是歲月悠悠，他的神采似乎不減當年。

當落難者再度睡去之後，高竣投目窗外，神情上是一片迷惘。

十六年前，襄陽高氏爲了完成一件歷史性的使命，毅然毀家抒難，投入江湖。

他雖是完成了使命，却中了青鶯山主的蠱毒，不得不一葉扁舟，亡命海外。

當漁船離開泉州灣的第四天，他的蠱毒便已發作，雖經青鸞以蠱制蠱解救了他，那種痛苦却不是常人能够忍受的。

但他畢竟忍了下來，並協助青鸞與驚濤巨浪展開搏鬥。

兩個月後，他們到達海南島東南四百里的無名小島，然後依山結廬，養鷄種菜，過着隱士一般的生活。

青鸞是一個賢淑的妻子，她不僅每天裏裏外外的忙着，還帮助高竣運功，希望恢復他的功力。

經過三年多的努力，高竣的眞力才能逐漸凝聚，五年之後，他的功力終於完全恢復！

現在他們已經有了兩個男孩，使孤島生活增加了不少生趣。

高竣天才橫溢，智慧十分之高，他綜合形意，陰山，及三招血雨三式等三種不同的武功，創造了幾項驚俗駭世的絕學。

天鸞神罡，玉鸞散手，鸞虎劍法，鸞虎導引，每一項武功都冠以一個鸞字，可見他與青鸞夫妻之情是如何的深厚了。

他們的兩個孩子，大的十五歲名叫漢英，小的十三歲名叫漢傑，別看他們小小年紀，功力之高，縱然是當代一流高手，只怕也難當他們隨手一擊。

× × ×

人生的際遇是很難捉摸的，高竣隱居荒島，與世隔絕，原已無重作馮婦，再出江湖的打算。

因爲他有一個美麗賢淑的妻子，兩個活潑可愛的孩子，生活雖是清苦，他却安於現實。

但多事的海浪却將莫干三友的老大秦飛熊送來，使他寧靜的生活起了極大的轉變。

× × ×

是三天後的一個夜晚，月白風淸，海平如鏡，高竣夫婦陪着秦飛熊在茅屋之前閒聊。

「飛熊能够留下這條殘身，全是賢夫婦所賜，大恩不敢言謝，飛熊今後有生之年，將追隨驥尾，矢志匪他，尚望賢夫婦不棄。」

「啊，秦先生言重了，咱們身爲俠義道豈能見死不救？再說荒島生活清苦，秦兄只怕難以適應。」

「不，在下並非膏粱子弟，不在乎任何辛苦，只是中原形勢已變，高大俠恐怕不能安居海外了。」

「哦，難道明室……」

「明室已經覆亡，大好神州已落入滿人的掌握。」

「鄭成功將軍呢？」

「鄭將軍已退據海島，整個明室只剩下他這枝孤軍了。」

「秦兄是說，滿人對在下也不會放過嗎？」

「不，滿人還無暇找到這個荒島，但爲中原武林千萬生靈，及令尊令兄着想，高大俠似不應獨善其身。」

「哦，秦兄能不能說明白一點？」

「滿人爲了澈底摧毀民氣，及消滅民間武力，因而收買了不少武林敗類，對不甘附逆的予以無情的打擊，虎嘯鏢局也是他們打擊的對象。」

「家父還在經營鏢局？」

「是的，祇不過境況不佳，已是朝難保夕了。」

高竣沉吟良久，回顧青鸞道：「妳說，咱們該怎麼辦？」

青鸞道：「回去吧，相公，咱們的確應該對武林同道盡一點心力。」

高竣道：「可是咱們勢單力孤，只怕很難有什麼作爲。」

青鸞道：「相公不是常說成功不必在我麼？何况咱們爲孩子着想，總該落葉歸根啊。」

高竣道：「好吧。」

經過一天的準備，他們再度揚帆出海，十天以後抵達瓊州半島，在白沙附近棄舟登陸。

好在高竣早先携帶的銀票還能管用，倒還不致遭到金錢上的困難！

他們在鎭上添置了衣物行囊，然後穿越粵湘兩省，直奔襄陽虎嘯鏢局！

刦後的襄陽並沒有太多的改變，只是虎嘯鏢局却已沒落了，庭院淸冷，門可羅雀。

高竣走進大門，只瞧到一個在門邊打盹的老人，他是趟子手尤貴，由於年事漸高，已由趟子手改任門房子。

「尤大叔，尤大叔……」

對於追隨父親的老人，高竣一向是尊敬的，尤貴雖然只是一個門房，他仍然以大叔相稱。

尤貴被高竣叫醒，睜開兩眼向高竣打量着：「你……找誰？」

高竣道：「尤大叔，你不認識我了？我是高竣。」

尤貴啊了一聲道：「三少爺？啊，當眞是你，三少爺，局主跟夫人天天在念着你，你終於回來了。」

高竣道：「尤大叔，我爹娘他們都還好吧？」

尤貴道：「好，好，只是……咳，三少爺，你只怕累了，咱們快去見過局主你好歇着。」

尤貴雖是老了，脚下還是剛勁得很，他領先奔向大廳，並高聲吆喝道：「快來

瞧，三少爺回來了。」

他這一陣吆喝，鏢局裏面立即湧出來十幾口子，領頭的是大哥高端，大嫂朱雪蘭，其他的是鏢師，趟子手，以及僕婦丫環等人。

高竣趨前幾步，雙拳一抱道：「見過大哥大嫂。」

高端抓着高竣的雙手，由頭到脚向他打量着，他沒有說話，但雙目隱含淚光，顯得激動已極。

朱雪蘭爲了轉移他們兄弟悲傷的情緒，瞅着青鸞一笑道：「三弟，這位是弟婦吧，怎不跟咱們介紹一下？」

高竣道：「是的，大嫂，她是弟媳青鸞，這兩個是侄兒漢英漢傑，你們快參拜大伯父大伯母。」

家人團聚，骨肉重逢，果然沖淡了他們兄弟間沉痛的情緒，然後高竣介紹莫干三友的老大秦飛熊與高端相見，在一陣寒暄之後，這才進入大廳。

虎嘯劍客高子儀，夫人管竹君已在大廳相候，這對曾經名震江湖的夫婦，已是白髮蒼蒼，老態龍鍾了。

高竣瞧到雙親此等老邁落寞的形態，忍不住心頭一陣抽搐，噗的一聲就跪了下去。

「爹，娘，兒子不孝了……」

「快起來，孩子，讓娘瞧瞧，這是你的媳婦……」

「是的，他們是娘的小孫子。」

「啊，好，好……」

見過父母，見過大哥大嫂，但那位從小就跟他最談得來的二哥高靖却迄未曾出現。

於是，他詢問高端道：「大哥，二哥呢？」

高端道：「這個……」

高竣面色一變道：「大哥，你快說，二哥出了什麼事？」

高端沒有回答，眼淚却悄悄的洒了下來，管竹君朱雪蘭已是泣不成聲了。

高子儀長長一吁道：「竣兒，你二哥因病去世了，生老病死，人爲難免，這有什麼好傷心的？」

高端勉强的一笑道：「爹說的是，何況三弟平安的回來了，還跟爹娘帶回來兩個可愛的小孫子，咱一家團圓了，大家應該高興才是。」

朱雪蘭道：「爹，別談咱們自己了，還有客人呢？」

秦飛熊立即趨前兩步，躬身一禮道：「小侄秦飛熊參見伯父伯母。」

高子儀啊了一聲道：「不敢當，秦大俠請坐。」

秦飛熊道：「小侄的生命是三兄弟所救，伯父千萬不要對小侄客氣。」

高子儀微微一笑道：「好，好，雪蘭，今日咱們家大團圓，酒菜應該辦豐富一點。」

朱雪蘭道：「是，爹。」

青鸞道：「大嫂，我不會做菜，跟妳做個下手吧。」

朱雪蘭道：「那還用得到妳做菜，來，咱們到廚房去瞧瞧。」

這兩名妯娌走了，管竹君却被兩個孫子纏着問東問西的一直笑個不停。

高子儀父子跟秦飛熊在聊着，世事變化之大，有如白雲蒼狗，感慨一多，他們的談話就難免要唏噓以對了。

直待吃過午飯，這家人的情緒才逐漸穩定下來，不過高竣瞧得出，他大哥高端只是在强言歡笑罷了。

當高子儀夫婦回房歇息之後，高竣再也忍不住了。

「大哥，咱們的生意還在做？」

「做？當然，不過……」

「大哥，有什麼困難你說。」

「這……」

「大哥，咱們自己兄弟，秦兄也不是外人，不必顧慮，你說吧！」

「唉……」

這位老成持重的高氏長子，此時竟然發出一聲長嘆。

「三弟，自從國體大變之後，江湖上也形成另一種局面，大將軍辰泰網羅高手，收買亡命，對不甘俯首聽命的武林門派，作令人髮指的血腥屠殺……」

「啊……」

「就這樣武林各派已是朝不保夕，人人自危了，估不到還有一些鮮廉寡恥之輩，竟然狐假虎威，狗仗人勢，良善者自然要日陷絕境了。」

# 以爪取勝的功夫

希華

中國功夫出手傷人，不一定靠拳頭或手掌，有時另有其他特色，此乃「虎爪，鶴嘴，鷄爪及鳳爪」是也，這幾種功夫的特色，各有不同，但却是相當厲害的，如不懂得如何解救，隨時就會一招喪生。

虎爪是大俠甘鳳池創造出來的，他本人究竟擅長那一路拳法呢？現在已經難知其詳了，但却知道當年他是很喜歡用虎爪出擊的，至於仍有甘家虎爪這種練功的招式遺留下來，先行用手插鐵沙然後抓木，把一塊木板懸掛在高處，低垂下來，突然飛躍出擊，一手抓下去，倘用手掌拍打，木板碎裂，反之，五指併合，就地取勢，飛躍出擊，抓在板上，也會使它發生幾條裂痕，當年甘鳳池橫行大江南北，沒有敵手，就靠虎爪揚威。

後來虎爪傳到南方來，擅長洪拳的黃飛鴻師傅就精於這一套，有所謂虎鶴相形拳，係由洪熙官創製，拳內有幾招屬於虎爪，黃飛鴻把甘家虎爪功放在該拳之內，打得更加出色，於是，擅長洪拳的人，如果懂得虎爪，等於高了一級。

黃飛鴻虎爪，並非突然打出的，亦非飛躍出擊，而是兩人搭手之際即時出擊，舉例言之，對方以直拳右手打來，你用右手擋格，由低下兜上去，搭住對方之拳，往自己懷中一拉，跟着以虎爪之形抓在對方面上，這是黃飛鴻的虎爪，另外一種虎爪就是先行出擊，但却是虛招，伸出右拳來，讓對方伸手搭住，然後用左手向對方之手劈下，一劈就抓，同時進馬，這一招也是虎爪，總之，甘鳳池的虎爪是飛躍出擊的，黃飛鴻的虎爪是搭手即抓，略有分別。

這兩種虎爪不管那一種，都是特別强勁的，由於練過虎爪功的人兼練拍打，給他一掌拍在臉上，或者用五指平伸出去，抓住臉孔或頸部，等於給老虎拍打以及撲抓一樣，傷勢嚴重，强敵交手，使用這一招，當然是比較用拳掌略勝一籌，不過，黃飛鴻師傅担心練習虎爪之人太過威猛，不夠靈活，於是以鶴嘴配合，鶴嘴亦名飛鶴手，勢如飛鶴，故有這種名稱，即是把五指撮合，向對方額角太陽穴出擊，勢如飛鶴，故有這種名稱，照老師傅稱述，黃飛鴻鶴嘴並非正面出擊，乃是轉身出擊，換言之，誘敵貼身打來，忽然轉身等於繞道走到對方背後，然後發招，那時敵人看不清楚他的來勢，故比一啄就中，五指之形，恍如鶴嘴，練慣這一招，用來啄沙啄石，非常厲害，額角的太陽穴係由顱骨併合而成，不管如何緊湊，仍有絲毫裂縫留下，故此，給鶴嘴啄中，可能喪命，最低限度身受重傷。

北方的白鶴拳，以鶴爲名，至於它的鶴爪，跟洪拳的鶴嘴略有不同，白鶴拳雖有爪形，但却不是用爪出擊，而是用它去抓對方要害的，這招等於抓，不是啄，有此招式甚爲毒辣，如果給鶴爪抓住一張嘴巴，立刻渾身發軟，這種抓法是很怪異的，看來有如用掌出擊，可是，貼近對方的咽喉，却用大姆指頂住對方下頷，上面四隻指頭一齊撲下，五指用力，就將對方的嘴巴拑緊，那是點穴法當中的一種，被拑嘴巴的人，無力再戰。

鷄爪拳是由雲南傳入，因爲雲南貼近泰國，泰國的人喜歡鬥鷄，看得多了，便把雄鷄相鬥的招式默記在心，打鬥的時候施展出來，雄鷄相撲，俱是飛躍然後出擊，鷄爪也是如此，他們苦練飛撲之形，還把十隻指頭插沙打石，浸藥水，使指甲變厚，到時向前飛撲，見手抓手，且頭抓頭，簡直雄鷄一樣，普通拳師沒有碰過這種打法，可能手脚一慢，就給他抓傷。

最後，談談鳳爪，這種爪必須把指甲削尖，有如三角形，然後把它苦練，不但變厚，而且變硬，五指撮合，非常尖銳，才有資格稱做鳳爪。

說是鳳爪拳，當然是婦女練習的了，這種拳脚據說是大俠甘鳳池傳授下來的，五指撮合之後，有機可乘，立刻向對方咽喉出擊，或者抓眼，另外一招叫做撩陰手，向對方下體出擊，人體最弱三個地方就是咽喉，眼睛以及下陰。就算頂頂大名的拳師，也無法把這三個部位練到堅實如鐵，故此，精於武功的婦女，想打贏敎頭，以柔制剛，就要施展這種陰險毒辣的鳳爪，本來有一套拳稱做鳳爪拳，今已失傳。



「這就是咱們鏢局的困擾？」

「是的，年前咱們丟了鏢，賠掉五萬銀子，因而家道中落，一蹶不振，目前鬼劍潘化又在本城西門開了一家龍吟鏢局，專門跟咱們作對，咱們不理，他就變本加厲，居然到咱們鏢局來挖人手，你說這不是欺人過甚？」

「別忙，大哥，咱們年前丟了鏢，這鏢究竟是怎樣丟的？」

「咱們保一趟鏢到貴陽，在經過湘西辰龍關時，碰到一批蒙面强人……」

「以後呢？」

「自鏢師以下，沒有一個活口，如非一個重傷的趟子手裝死，咱們只怕連怎麼丟的鏢都無法明白。」

「那趟子手呢？」

「已重傷不治。」

「他說了些什麼？」

那般蒙面人全都身材瘦小，其中一人叫了一聲『山主』，聲音嬌嫩，像是一個女人。」

「啊，難道的她？」

「你說是誰？三弟。」

「陰山山主青鶯。」

「愚兄曾如此設想，但咱們跟陰山河井不犯，毫無過節，她們爲什麼要如此對付咱們！」

「是爲了小弟，不過其中曲折頗多，一時很難說得明白，以後再慢慢告訴大哥，這是十萬銀兩的銀票，大哥先收下。」

「啊，三弟，你那兒來的這麼多的銀子？」

「說來話去，還是以後再說吧，大哥，饒靈珠小南兒可有消息？」

「饒知府調了京官，但饒靈珠並沒有跟去，半年前小南兒帶着他的媳婦回來過，因爲你不在，所以他們又到江湖上找你去了。」

「哦，小南兒成了家了？」

「是的，他的媳婦就是饒靈珠的丫頭瑤姑，也是饒靈珠叫他回來找你的，據小南兒說，靈珠對你情深如海，如果找不到你，她今生今世就浪跡江湖了。」

「唉！小弟對不起她。」

「這是造化弄人，怎能怪你！」

他們兄弟正在談着往事，門房尤貴忽然跌跌撞撞的奔了進來道：「三少爺，孫少爺跟龍吟鏢局的打起來了，小的攔他們不住。」

高端一驚道：「三弟，咱們快去瞧瞧，別叫孩子吃了虧。」

高竣微微一笑道：「別急，大哥，英兒他們不會吃虧的，尤大叔，你說，這事是怎樣發生的？」

尤貴道：「當時兩位孫少爺在門前玩耍，龍吟鏢局的少局主忽然帶着三名鏢師走來，他們對咱們鏢局指指點點的說笑，還要摘下咱們的招牌，所以孫少爺就跟他們打了起來。」

高竣道：「這般人實在欺人過甚，大哥，咱們走。」

他們走出大門，舉目向打門之處一瞧，兄弟兩個却現出兩樣截然不同的表情。

高端目瞪口呆，幾乎不相信眼前的事實，高竣却含着淺笑，對兩個孩子顯得頗爲嘉許。

（未完）



# 躍馬黃河（七）

劍氣長江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浣花蕭家被權力帮徒衆圍困，因衆寡懸殊，形勢危急，蕭西樓當機立斷，即派蕭秋水突圍前赴桂林求援。左丘超然、鄧玉函、唐朋都自告奮勇，要與蕭秋水同往，於是四人乘夜突圍而出，即被權力帮徒衆圍攻，四人各自爲戰，終被衝散，各走各路。蕭秋水衝出重圍後，獨自前進，途經新都桂湖，又遇上三才劍客登雕樑、溫艷陽、江秀音等三人，由於雙方立場不同，又打了起來，蕭秋水寡不敵衆，正在危急時，左丘、鄧、唐三人先後趕到，擊退三才劍客，救了蕭秋水，又一同上路，到達桂林……

## 秀甲樓遇險

## 鋒鏑慶餘生

霽虹橋上，可以看見光采奪目的甲秀樓，亦可以俯望南明的淺淺清流。

他們四人走過。

鄧玉函說：「我餓了。」

左丘超然忽然笑道：「人家的傳奇裏，俠客們都是高來高去，銀両花不盡，肚子不會餓，可是我們……嘿……肚子吱咕叫，銀両又在突圍時掉光了！哈！哈哈！」說到無奈，只好乾笑幾聲。

蕭秋水淡淡地道：「難怪我們的遭遇，不會被記在傳記裏了。」

唐朋忽然激動地道：「不，你們一定會被記下來，」大家站住，錯愕的望着她：「你們少年時就敢惹權力帮，衝出劍廬求援，對三才劍客饒而不殺，袋子裏一個錢也沒有，還上甲秀樓大喫……」唐朋眼神裏充滿着光采，熾烈地道：「你們這些雖然不像故事中的大俠、俠女，但是你們更親切、更眞實、更人間……」

大家都怔住了，鄧玉函忍不住道：「唐朋，難得妳相處時短，卻這般了解我們：……江湖上卻有不少人說我們是無行浪子哩。」

蕭秋水却柔聲道：「唐朋，我們被記下，那妳也將被記下。」

唐朋抿嘴一笑，終於忍不住要笑個痛快，就像一朶花綻放，盡是芳心可可。

左丘超然接道：「好，從今以後，我們都不叫唐姑娘了，要直呼妳唐朋囉！」

唐朋笑道：「這當然。嗯，聽說除康刲生外，你們另外的好兄弟，鐵星月與邱南顧也要來嗎？」

鄧玉函道：「是，可是他們向不失約，而今未至，很可能是遭權力帮的……」

左丘超然接道：「不。我在放走刲生前有一條件，就是問明老鐵和小邱的下落，據說是他們三次想自外攻入，但皆被擋住，後來生死不明……」

蕭秋水長嘆道：「老鐵莽直衝動，但願小邱能制住他的野性。」

左丘超然却搖首道：「可惜小邱也是瘋瘋癲癲的。」

唐朋側首問道：「聽來你們對鐵星月及邱南顧的感情，似乎比對刲生要好！」



蕭秋水、左丘超然、鄧玉函三人幾乎異口同聲道：「要好多了！」

左丘超然哈哈笑道：「老鐵最喜歡放屁……」

鄧玉函也笑道：「小邱什麼都好，却最怕鬼……」

蕭秋水忍不住也笑着道：「他們倆，眞是一對活寶。有他們在的地方，天下大亂！」

他們談笑着走進甲秀樓，叫了幾道小菜，大嚼起來。

甲秀樓本是名樓，直至明代方才由政府修建，成爲風景的一部份，此刻的甲秀樓却是飲食之所，有錢有勢的人把它買了下來，換上個招牌，在這兒喫東西，自然都會貴一些。他們沒有錢，但唐朋從髻上摘下了一枚金釵，這金釵價值不菲，何況金釵上還刻有一個小小的「唐」字。

唐家的東西都是值得人信賴的。

奇怪的是這家店子的招牌竟空白無一字。

× × ×

蕭秋水、唐朋、左丘超然、鄧玉函四人走進了甲秀樓，叫過了菜，菜送上來的時候，蕭秋水就要起筷，然而唐朋却阻止了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摘取髮上的銀針，在每道菜裏沾了一沾。

唐朋的髮上飾物有銀針與金釵，金釵可以當作暗器，銀針則可探毒。

菜裏當然沒有毒。

蕭秋水道：「唐姑娘眞是心細如髮，三才劍客既截擊我於桂湖，這一路上去桂林，絕不可能平靖無波的，眞的還是小心點兒好。」

左丘超然慢條斯理道：「百毒神魔的嫡傳弟子與一洞神魔座下的兩個寶貝，只怕也會跟上來。」

鄧玉函冷冷笑道：「不怕他不來，要是南宮松篁來，說什麼我也把他誅之於劍下。」

唐朋悠然道：「這些人還不怎樣，要是康出漁、沙千燈等來了，倒是不容易應付？」

蕭秋水道：「不過要是他們追來了，也等於是替浣花劍派引開了部份强敵。」

這四人吃吃談談，正正午陽，甜靜如畫。

這時一位夥計走了近來，脚下絆了痰盂，身子砰地撞在蕭秋水等人的檯角上，手也立時砰地按在桌子上。

蕭秋水眼尖，喝道：

「此人易容！」

那人長身而起，倒竄出去。

他倒竄的身形恰好閃過蕭秋水一劍！

可是却閃不過左丘超然的手。

左丘超然一手揪住他的衣領，虎爪抓臉。

那人竭力一閃，一張臉皮竟被抓了下來，跟着「嘶」地一聲，那人衣領撕破，翻身而出，正要搶出窗外。

窗外是南明河。

× × ×

蕭秋水的母親是孫慧珊。

孫慧珊家學淵源，父親是當今十字劍派之老掌門十字慧劍孫天庭，母親則是天下易容大家「慕容・費」中排行第三的費宮人。

孫慧珊雖是女子，但却喜弄槍玩刀，對十字慧劍練得直追孫天庭，然對母親易容術，却不感興趣，孫天庭自是高興得笑呵呵，費宮人却無可奈何。

雖則如此，孫慧珊蕭夫人的易容術，亦有她母親的二、三成本領，這二、三成本領，在江湖上已是了不得，不得了的了，至少可以把「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中的康出漁、沙千燈、孔揚秦也騙倒，以爲陰陽神劍張臨意復活了。

而蕭秋水更是磊落男子，不喜易容，易容本領，根本沒學，對浣花派的的劍法，却自有悟性，也自創一格。

但他自幼悟心奇類，而且耳渲目染下，又極好奇，對易容術也頗曉些微，雖只有他母親的一、二成本領。但天下三大易容高手的子弟，會差到那裏去？他這一下本領，至少還遠在一般宵小易容術之上。

所以那夥計行來時，他本不甚覺意，但待那人一摔，他立時警覺，立時瞥見此人耳角一道黏痕，便叫了起來，要大家小心，那人一逃，即作賊心虛，他便立時出劍！

原來一般不精之易容術，耳際頸邊總留一道縫痕，蕭秋水懂得易容，自然一看就給他看出來了。

× × ×

蕭秋水一出手，第二個出手的就是左丘超然。

擒拿手本就講求反應快，快得像自然一般，因爲擒拿的時候，要制勝於人，則必須要比意識還快，不但運用到潛意識，甚至要無意識的出手，也一樣可以制人於死地。

所以練擒拿手的人，一招一式，無不練習千百遍，但這點在左丘超然來說，每招每式從小到大，莫不練過十萬遍以上。

甚至一個細節，一根指頭，一個姿態，也是要苦學，因爲擒拿手看來握拿之間便能制人，但如遇到高手，你不通變化，只求一招一式死施，那等於是送上前去捱揍而已。

來人雖扯破衣衫，脫身而逃，但臉上易容，也被撕了下來，這人翻身就要出去，但撲面陽光，湖清水明，只聽鄧玉函叫道：

「南宮松篁！」

× × ×

南宮松篁！

百毒神魔華孤墳的嫡傳弟子：南宮松篁。

華孤墳被唐門唐大所殺，但唐大也一時大意，爲毒所制，却死於康出漁和辛虎丘的暗殺，也可以說是間接死於華孤墳之手的。

而唐大倒下後，鄧玉函曾與南宮松篁對峙過，差一些就着了南宮松篁的道兒。但對南宮松篁却是化了灰也識得他！

想起那一場對峙，鄧玉函猶有餘悸，在認出來的同時，鄧玉函就出了劍。

× × ×

南宮松篁一被認了出來，立即就逃，連毒也來不及施放。

他避過蕭秋水一劍，掙脫左丘超然的

雙手，立即飛出窗外。

長空幻起一道血箭。

顯然南宮松篁中劍。

南宮松篁本要落到霽虹橋上，然而却失足墮入河中。

清澈流水，立即冒上一股紅泉。

然後唐朋就出手了。

唐家的女子都不會婦人之仁。

唐朋如燕子一般，掠過藍天，自上而下，打出了幾點一閃而沒的黑點，打入了河中，然而巧妙地一側，如燕子剪翅一般，又飛回甲秀樓中。

河裏冒出的不再是一道血泉，而是五、六股股紅。

誰都知道，在這世界上，再也沒有，沒有南宮松篁這個人了。

× × ×

唐朋輕盈地坐了下來。

蕭秋水歎了一聲，道：「我現在才眞正感受到『笑飮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的滋味，開始以爲這是豪邁，但被殺者的心情呢？他的悲落，是造成殺人者的慷慨，唉。」

鄧玉函沉默了一會，道：「不過南宮松篁這種人，確實該死。」

左丘超然道：「快快吃吧，吃飽了好趕路，早日到桂林，早日好。」

唐朋搖首笑道：「你們喫吧，我已飽了。」

三人又吃了一些，忽聽一人笑道：

「吃吧，吃吧，再吃多一些，黃泉路，路不遠，寧作飽死，不做餓鬼。」

× × ×

蕭秋水等人吃了一驚，只見對面桌上，坐了一位彪形大漢，足有七尺高，一身肌肉賁起，瞪目虬髯，却正在冷笑着，一面拿出了兩根細針。

原本以蕭秋水等人，一進來就已看見此人，此人雖牛高馬大，但在眞正的武林中人眼中，體積的龐大是毫不足道的，越是高手，容態越是平凡，這也就是說，漸入化境。

而今這大漢並不使蕭秋水等人喫驚，喫驚的是他取出兩根細針，分左右手握着，顯然就是他的武器。

一個這般彪形大漢的武器居然是一雙綉花針，這就不平凡了。

唐朋忽想起一人，失聲道：「『見到即盲』柳有孔，柳雙洞？」

大漢暴笑道：「見到就盲，就是本人，哈哈哈哈……我這雙綉花針，不綉鴛鴦不綉花，只綉瞎子，好姑娘，我把他們幾個刺成瞎子後，再來跟妳好……。」

唐朋臉色怒白，雙肩一牽，立即就要發出暗器，但背後陡然响起一陣巨大的風聲挾雜着一絲尖銳的厲聲，狂襲而來。

× × ×

蕭秋水沒有出手。

鄧玉函也沒有出手。

連左丘超然也不動手。

爲什麼？

唐朋來不及施放暗器，前有桌子，後有暗襲，飛身而起，柳雙洞的雙根針閃電般在她「跳環」、「四白」二穴刺了一下，唐朋就摔倒下去。

× × ×

唐朋跌在地上，秀髮如雲，鋪在地上，柳雙洞竟看得痴了，但唐朋才看見背後暗算她的人。

一個商賈打扮的胖子，拿着一根長棍，奇怪的是長棍起端比一般的棍子都粗，如碗口般大，但棍子很長，愈到尖端愈細，到最後細如牛毛一般。

這根棒子可以使出棍法，但亦可以刺出劍法。

拿這種武器的人，武林中只有一個人，就是「喉嚨穿洞」鍾無離，鍾單洞！

柳有孔，鍾無離是「一洞神魔」左常生座下兩員大將。

× × ×

左常生是肚子一個大洞，他以這點殘缺來殺人，所以外號稱作「一洞神魔」。

然而他手邊這兩員哼哈二將，柳有孔與鍾無離，都是要人穿洞，眼睛穿洞及咽喉破洞，所以又名柳雙洞與鍾單洞，都是武林中極其可怕的辣手人物。

唐朋料不到還有權力帮的人在這裏，是因爲她料不到權力帮的人竟眼看南宮松篁被殺而不救。

以唐朋的武功，縱受暗算，兩方夾擊，也不致於敗於俄頃，這更是因爲她料不到蕭秋水、左丘超然、鄧玉函等，竟沒有在千鈞一髮之際出手牽制住這兩個惡客！

爲什麼他們不出手？

到底爲什麼呢？

× × ×

唐方知道時已經遲了。

因爲她也看見了蕭秋水、左丘超然、鄧玉函他們。

他們已倒了下去，手不能動，口不能言，但眼神是急切的、焦慮的。

爲什麼他們會倒下去呢？

一想到這點，唐朋就明白了。

那一拍，南宮松篁迫近桌子時假裝摔倒前的一拍。

這一拍，已在菜餚中佈下了毒。

而唯獨唐朋未吃，吃的人都中了毒。

唐朋這時氣得簡直要哭了，但她緊緊咬着唇，咬得下唇都白了，就是不哭。

多年唐家的教育告訴她，要堅强，不能在敵人面前哭。

所以她不哭。

× × ×

鍾無離的第一句話是得意非凡、狂妄自大的，但確也解了唐朋心中的疑團。

「你們雖殺得了南宮松篁，却不料他一拍間下了毒，他料不到我們見死不救，却造成我們的得手，因你們中毒，哈哈哈哈哈……。」

柳有孔也妄笑道：「你們道這是什麼毒？其實沒什麼，就是軟痲散，你們現在，嘿，有脚，不能走，有手，不能打，有口，不能言，越輕的毒越易下，憑南宮松篁那死鬼，一拍間也不能下什麼重毒！嘿，嘿嘿！」

鍾無離也笑的得意十分：「而且這種毒啊，藥力只一盞茶的時間，就消失了，但是我們呢？哪——」一俯身，一探手，轉眼間封了蕭秋水「啞穴」、「淵液穴」、「京門穴」、「大椎穴」，再回頭，照板照眼的也點了左丘超然的穴道，那邊的柳有孔也點了鄧玉函的穴道，接道：



「眼看你們功力又恢復，但又被我們點了穴道，這是不能動，不能打，不能叫，不能生，不能死，哈哈哈哈……」

笑聲一歛，又道：「其實你們怎樣都逃不出我們手掌心的！就算逃得過這一關，下一關是我們帮裏的神護出手，你們怎逃得了，哈！哈哈！」

鍾無離揚揚鐵杆，又加了一句：「而我們要你們怎樣，你們就得怎樣，哈哈哈哈……」

柳有孔一雙怪眼，打量着唐朋，瞇眼笑道：「尤其是這位如花似雪的大姑娘嘛——」忽見唐朋臉色刹白，一雙清水分明的眼睛大現殺機，美麗得讓人動心中竟隱透俏殺，不禁一噎，竟說不下去，却側首見蕭秋水望來，嘴唇溢血，顯然因極怒而齒噬及唇，以致流血的，柳有孔一想便明，勃然大怒：「好，你這臭小子敢情看我不順眼，我就要毁了你雙眼。」

說着一步過去，提針便刺！

這一刺，就要把蕭秋水刺成一個臉上有兩個血洞的瞎子！

× ×

忽聽樓下有人大聲道：「我們一直攻不進去，眞他媽的鱉氣死了。」

另一人聲音甚是尖銳，道：「死了死了，又不見得你眞的死了？」

這兩聲對話語音宛若破鑼，人仍在霽虹橋上，但語音在樓上，簡直像打敲鑼鼓一般，鍾無離、柳有孔二人對望一眼，迅速地行動起來，一連拖了七八面桌布，然後把蕭、左丘、鄧、唐四人踢到一張桌底下，用桌布蓋了起來，又壓了幾張櫈子之類東西，就像個茶樓上的貯物處。

鍾無離壓低聲音道：「你們暫且待着，我們看清楚對方來路後，做掉他們，再與你們樂。」

四人在桌底下擠在一起，心中無限凄苦，唐朋恰巧頭枕在蕭秋水胸前，髮絲如雲，幽香若蘭，蕭秋水心中一蕩，忙歛定心神，暗罵自己輕薄，無限赧然。

× × ×

這時樓下的人又說話了：「咦，這裏有座樓。」

另一人沒好氣道：「盲的呀你！這偌大一座樓，現在才看到？」

原先那個聲音粗重的人道：「嘿，我也是早看到了呀？只是故意說給你聽罷了，我還知道這樓叫做什麼樓呢！叫做甲秀樓。」

第二個聲音尖銳的人怪叫道：「當然知道叫什麼樓了！大大個『甲秀樓』寫在上面，三里以外也看得見，這還用得着你說！」

那粗聲大漢怒道：「我又不是說給你聽！」

那尖銳大漢反駁：「那這裏又沒有別人，你是說給鬼聽了？」

粗聲大漢道：「那邊有條狗，我是說給狗聽？」

尖聲大漢道：「哦，你會講狗話，一定是狗了！」

粗聲大漢道：「我現在就對着狗講話。哈！」

尖聲大漢道：「這狗話跟人話倒蠻像的嘛！」

粗聲大漢怒道：「放屁？」

尖聲大漢也叱道：「你放狗屁？」

粗聲大漢怒不可抑：「狗放屁！」

尖聲大漢也怒極：「你放狗屁！」

忽然一陣靜默，粗聲大漢竟搶天呼地的笑了起來，一笑不可抑，大家都覺納悶，只聽那尖聲大漢沒好氣地道：「他媽的！笑什麼！笑你沒有嘴巴啊！」

那粗聲大漢像笑得接不上氣來，邊喘邊道：「哈……你……你輸了……哈哈哈哈……」

尖聲大漢忍無可忍，怒喝一聲，這聲音把遠在樓上，但因穴道被封，無法運功的四個人，震得跳了一跳，可見這大漢內力之高。

「我有什麼輸？你說！你說！你快給我他媽的說！」

那粗聲大漢在尖聲大漢大喝時，依然笑得死去活來，完全不顧，此刻，忍笑喘道：

「哈……屁……屁那裏可以放……放狗……你……你說錯話了。我們說過……哈哈哈……罵架可以，但無理不可以……你……你剛才就全無道理……哈……所以你輸了……哈哈……」

尖聲大漢忽然大笑了起來，笑得天驚地動，連樓上的柳雙洞，鍾單洞也變了臉色。

這次輪到粗聲大漢笑不出了，怔怔地望了一會，跺足怒道：「你又笑什麼？」

尖聲大漢還自在笑，粗聲大漢忽然怒喝一聲，呼地打出一拳，尖聲大漢聲音陡止，也呼地打出一拳，只聽「蓬」地一聲，兩人一時都笑不出。

這下樓上的鍾、柳二人，相覷了一眼，手上的兵器不禁都緊了緊，從剛才兩名大漢對打一拳的拳風中，可以得知這兩人拳勢之霸道，眞可說是無堅不摧！

只聽尖聲大漢怒道：「我爲什麼不可以笑！」

粗聲大漢暴燥地道：「因爲你沒有理由笑，我笑就可以！」

尖聲大漢詫而問道：「爲什麼你笑就可以？」

粗聲大漢喋喋笑道：「因爲我有理由笑啊，蠢材！」

尖聲大漢怒道：「我當然也有理由笑啊！」

粗聲大漢奇道：「你已經輸了，那裏有理由可笑？」

尖聲大漢哼聲道：「誰說的？屁明明可以放狗，不信，我放給你看！」

粗聲大漢嘿聲道：「屁那裏可以看的！又不是脫褲子放屁！」

尖聲大漢怪聲連連，又道：「那你不看，可以聽啊；請君爲我傾耳聽：聽好了啊——？」

說到這裏，忽然「蓬」地一聲，然而這聲音又有點像「汪」地一聲，像一隻睡着的狗忽然被人一脚踢起，悶嗥起來一般，然後聲音之大，他們人還在霽虹橋端，甲秀樓上却清晳可聞。

唐朋雖身在險境，聽來都不覺好笑。

這兩人怎麼如此戇直，說放就放，相隔如此之遠，猶聞巨聲，如在面前，那還了得？她遊目可以看見蕭秋水、左丘超然、鄧

玉函幾人，雖無法語言，亦無法動彈，却看見蕭、左丘、鄧等人目中，却有一種奇怪的神色。

這眼神似有笑意，又有欣慰，既發神采，又是焦急，更像有莫大的喜悅，要告訴她什麼，但又偏偏說不出話來。

唐朋百思不得其解，但又無法詢問，但見三人似十分留意樓下那兩個莽漢的對話。

唐朋不禁也留神地聽下去。

× × ×

只聽那粗聲大漢怪叫一聲，捏着鼻子的聲音直嚷嚷道：「好臭，好嗅，他媽的好臭！」

那尖聲大漢笑道：「豈敢，豈敢，天下放屁第一臭者，是屁王，不是我。」

粗聲大漢一呆，問道：「哦！誰是屁王？」

尖聲大漢笑道：「屁王鐵星月，就是閣下你啊。」

那粗聲大漢不怒反笑道：「這還差不多。邱南顧，要論到放屁，你還不是我對手。」

尖聲大漢笑道：「這點當然。」

× × ×

唐朋心中一亮。

她現在終於了解蕭秋水等人的眼神要告訴些什麼了。

原來樓下的兩人，就是：

鐵星月！

邱南顧！

蕭秋水的好兄弟！

蕭秋水等人從唐朋恍悟的眼神中，也知道她瞭解了，所以眼色更是欣悅。

可是更令他們担心的是：

這魯莽的鐵星月與戇直的邱南顧，好像還不知道他們被擒在這裏，然而鍾單柳雙二人在此守株待兔，會不會連他們二人也遭毒手呢？

× × ×

只聽邱南顧嬉笑道：「論放屁你可以稱王，但論口才，則是我霸口邱南顧！……不過嘛，我放屁雖不如你，但却能放屁放出狗的聲音來，這點你該認了罷？」

鐵星月怒道：「我承認你的確是屁放狗叫，但我也一樣可以呀！我不但可以放出狗叫，還有貓叫、豬叫、鱷魚叫、鯊魚叫、老鼠叫……你要不要聽聽？」

唐朋只聽得啼笑皆非，怎麼這兩人如此窮賴，幸好下面邱南顧已怪叫道：

「別別別……我最怕你放屁的了，這樣好了，你對一半，呃，我對一半，一人一半，兩不吃虧，好吧？」

鐵星月不情不願似的沉吟了一會兒，終於道：「好吧……」忽又發現新大陸似的叫了起來，道：「嗨，這樓原來是飯館，怎麼招牌是空白的？」

唐朋一聽，心中一喜，知道鐵、邱二人，已經進入甲秀樓內了。

只聽邱南顧却道：「空白招牌，不行，讓我上去摘下來看看……」只聽一陣衣袂之聲，又落到地上，落地十分沉重，但起落間足有四、五丈，居然如此迅捷，邱南顧輕功之快急亦可想而知，柳雙洞、鍾單洞二人又變了變臉色。

× × ×

只聽鐵星月直着嗓子唸：「……力……什麼……歡……又不是歡……什麼力……什麼居……」

邱南顧怒道：「什麼『歡力居』，這個是『權』字！『權』字都不認得！」

鐵星月抗聲道：「豈有此理，誰叫他的楷書寫得那麼亂，不會寫字！」

邱南顧反問道：「誰說是楷書了？」

鐵星月怪叫道：「哈！不是楷書是什麼書？四書啊？篆書啊？經書啊？」

邱南顧道：「放屁！是草書！」

鐵星月反問道：「誰說放屁是草書？屁是屁，書是書，你只能放屁，難道能放書？這次你放屁能放出一本書來，我就服了你。」

這二人夾纏不清，强詞奪理，聽得柳雙孔、鍾無離二人頭暈腦脹，蕭秋水等人若不是穴道被制，早已笑到碌地，但回心一想，自己來時，確也曾看見空白的招牌，却不似鐵星月、邱南顧二人眞的扯下來察看，若他們先看見招牌背面有字，而且是「權力居」，當然會有所戒備，不致遭了暗算。

能把甲秀樓買下來開茶樓食館的人，除了「權力帮」的錢多勢大外，還有誰能夠呢？

蕭秋水等簡直痛恨自己的疏忽大意，然而聽來鐵星月、邱南顧兩個寶貝好像完全查覺不出什麼，大搖大擺的上了樓。

× × ×

說話震人，放屁甚響，出手如雷，輕功如電，這四件事，早已令鍾無離、柳有孔下了殺心。

蕭秋水等人是塞在桌底，上面壓滿了櫈子、桌布，甚至還有掃帚，與垃圾斗，但在底下的一個縫隙裏，依然可以望出去，看見鍾、柳二人的兩雙脚，以及那把樓梯踏得格登作响，大步上來的兩個人。

首先出現的是頭。

唐朋好奇的望過去，只見兩顆很奇怪的人頭。

一是彪形大漢，却有一顆很小的頭，像個小瓜子一樣，貼在脖子上。

一是較瘦小却精悍的漢子，他有一顆大頭，像一隻西瓜，吊在瓜籐上。

彪形大漢是說話粗聲的，大頭人是尖聲的，兩人一面與高采烈的罵着架，一面大步踏了上來。

這只是短短一瞥，也是給唐朋第一印象，這兩人已經上了樓，從桌布縫隙望過去，樓上遠處多了兩雙脚，兩雙鞋子又黑又臭的大脚。

有一隻鞋子，還破了一個洞，露出隻脚趾頭，脚趾頭也破了個洞，唐朋那有見過這樣的怪人，定睛看去，却見那脚趾頭竟向自己轉了轉，招了招，唐朋那裏見過比等怪事，眞是給唬住了。

頭小小的彪形大漢是鐵星月。

頭大大的瘦小漢子是邱南顧。

這點唐朋也記住了。

但她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牢牢記住蕭秋水結義兄弟們的名字。

她自己也沒有覺察到這點。

× × ×

只聽鐵星月沒好氣地道：「嗯？怎麼有樓沒人？有菜沒夥計的？」



邱南顧却喜道：「哪哪哪，那兒不是有兩個人嗎？」

這時只見鍾、柳二人的脚步移上去，鍾單洞笑道：「這兒客人通常來的不多，今天尤其少，客官要吃些什麼，我是掌櫃的，夥計不在，我也可以代弄幾道好吃的呀。」

鐵星月道：「我是餓扁了，總之有好吃的，全部拿來！」

鍾無離恭卑地道：「是是是……」

邱南顧却道：「喂，掌櫃的，旁邊是你的伙計嗎？」

鍾無離笑道：「不是不是，這是我弟弟……」

邱南顧道：「赫！怎麼他這麼兇神惡煞！」

鍾無離道：「唉呀客官有所不知，我弟弟他是個白痴……」

邱南顧奇道：「白痴？」

鍾無離嘆道：「是呀。他小時也喜歡弄槍舞棍，有次遇到個武林高手，就把他打得成了白痴，傻里巴巴的，簡直成了人頭豬腦，哎呀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啊，飯倒是吃得不少喎。」

邱南顧奇道：「打成白痴？好高的武功！」

鐵星月不屑道：「那有什麼了不起！我有次與人交手，把那人打成一條狗！」

邱南顧道：「一條狗？那裏會把一個人打成一頭狗！」

鐵星月洋洋得意道：「好簡單啫！打到他滿地爬，滿街叫，當塲拉屎，不是狗是什麼？是邱鐵口？」

邱南顧虎地吼了回去：「你他媽的老子沒惹着你，你幹嗎罵人是狗！」

鐵星月勝了一着，倒是不理他，向鍾無離道：「打他的人是誰？」

鍾無離答道：「我也不知道。但那人是用指鑿，打在我弟弟的眼蓋上，他……他就這樣子了。」

鐵星月嘀咕道：「打在眼皮子上？那怎會這樣子的呢？」

蕭秋水聽到這裏，猛地想起一事，心中暗叫不妙，十分焦急，無奈又叫不出，動不得！

鍾無離會不會故意引鐵星月、邱南顧去檢查柳有孔的眼睛？

而柳有孔的雙針——

柳有孔的雙針！

眼睛！

蕭秋水急得額上佈滿了黃豆大的汗珠，唐朋見了，也感覺出生死一髮。

但又徒呼奈何呢？

這時只聽鐵星月那莽夫果然道：

「怎麼會這樣子？讓我看看？」

只見那破鞋子走前兩步，貼另一雙鞋子而立，兩人相距之近，眞是鼻可相觸，蕭秋水的一顆心，幾乎要跳出了口腔。

× × ×

忽聽邱南顧道：「爲什麼要讓你看？你以爲你是醫生啊？讓我看……去！……來，眼皮子翻翻？……」

蕭秋水從縫隙望出去，只見原來那雙破鞋子蹌蹌踉踉退了五、六步，原先立足的地方又換上了一雙破鞋子。

敢情是邱南顧推開了鐵星月，而他自己上前去探看。

蠢材啊！蠢啊！蕭秋水心中又急又憤，心中忍不住大罵！

× × ×

只聽鐵星月怒道：「你幹嘛推人？你難道醫得好他！」只見那雙破鞋已經踮高了脚，顯然正在翻柳有孔的眼皮，凝神注視。

這時忽聽「呼嚕」一聲，接着「嗤」一聲破空，便是鐵星月的狂吼與邱南顧的怪喝！

——他們果然動上了手！

——「呼嚕」是鍾無離鐵杵的聲音。

——「嗤」則是柳有孔銀針的聲音。

——然而鐵星月、邱南顧發出的是驚呼。

× × ×

地上的脚步迅速交錯起來，時急止時迅動，以及搏鬥聲與怒吼聲。

——他們怎麼了？他們怎麼了！

——鐵星月啊，邱南顧啊，你們究竟怎麼了！

× × ×

遇險了！

鍾無離先出的手！

十一尺長的鐵杵，趁着鐵星月往後退的時候，呼嚕地疾刺了出去，然而重要的是「嗤」地一聲！

這「嗤」地一聲，是鐵杵前端的利針所劃出來的，眞正可怕的不是杵的力量，而是這辛辣、迅急的一刺！

「呼嚕」是鍾無離長杵帶起的聲音，「嗤」是杵端那一下急刺！

急刺鐵星月後頸！

鐵星月一聞聲，立時回頭，那一刺，等於是刺向他咽喉！

杵長，刺急，按理說鐵星月怎麼都避不開去。

可是鐵星月不避！

他只做了一件事：

他一拳打了出去！

「崩」！

血肉的拳頭擊在鐵刺之上，竟發出金石之聲！

更令鍾無離大驚的是：鐵刺竟被擊斷了！

而且鐵星月似一點也不痛，另一隻拳頭已飛了過來！

因爲驚愕，鍾無離竟避不過這一拳，「蓬」地被打飛出去，天旋地轉，天烏地暗，天驚地動，向後倒飛，「砰」地撞飛一張桌子，兩張櫈子，最後撞在那藏蕭秋水、唐朋、左丘超然、鄧玉函的桌上！

「嘩啦啦」……一陣亂响，所有的東西都塌了下來，白桌布扯裂，露出了蕭秋水等……。

× × ×

鍾無離一出手，柳有孔也出手了！

柳有孔出手更快，但他的雙針爲何沒發出聲音？

因爲發不出聲音。

邱南顧似也料不到一個彪形大漢會使的是兩口針，又因離得太近，不及應變，竟做了一件事。

一把抱住柳有孔。

攔腰抱住柳有孔，柳有孔的雙手，也

掙脫不出來。

兩人就這樣對瞪着，一時都呆住了。

邱南顧强笑着打招呼道：「嗨……你好。」

兩人臉本來貼得極近，而今簡直是鼻唇相接了，柳有孔青了臉色，怒叱：「你……你……」

邱南顧笑嘻嘻地說道：「沒辦法，我不能鬆手，一鬆手，你一定會刺瞎我雙眼；嗐嗐嗐，現在臉貼臉，兩個大男人，多難看啊，眞是，我都叫你不要用這種招式嘞！」

柳有孔又氣又怒，一時說不出話來。

邱南顧嬉皮笑臉道：「你很氣是不是？唉呀，想暗算我們啊，我們其實一過霽虹橋，便知不妙，怎麼河裏一個地方的魚全翻了肚子，一定有毒；這茶樓上怎麼沒有人，只有你們兩個怪物？招牌上明明寫的是『權力居』，你當我們懵的呀？還想不到跟『權力居』有關係麼？我們心裏倒是早有防備啦！蠢材！」

柳有孔狂吼一聲，拚命力掙，兩人相距已無縫隙，柳有孔雙臂使針已至半途，性命交關，邱南顧也死命抱住，那裏敢鬆呢？

× × ×

——聽到這裏，唐朋才知道這兩個邋里邋遢的莽漢，居然是粗中有細的豪傑。

——也明白了鐵星月、邱南顧二人，何以接得下柳雙洞、鍾單洞二人的狙擊。

——南明河中的死魚，顯然是因爲南宮松篁的屍首，這百毒神魔之弟子，死在河中，還是可以毒死了河中無辜的魚羣，令人不寒而慄。

桌椅翻倒，布裂人現，却聽鐵星月大喜怪叫道：「哈！哇！媽媽唏哩喎呀！哈！呱呱！你們啊原來在這裏！嘻！你們好哇！」

然後一個勁兒地衝過來，抓住蕭秋水使勁地搖個不停，道：「媽媽的！老大你好！好久不見了哇！」

然後又抓住左丘超然就是一拳，再給鄧玉函一脚，一面歡叫道：「死老二，鬼老三，哈哈！我們又見着了！」

又走向唐朋。唐朋差點沒給嚇暈過去了。

鐵星月却皺眉搖了搖頭道：「奇怪？這標緻的妞怎麼沒見過？」又抓住蕭秋水打了一拳哇哇叫道：「好哇！居然有個叮噹啦，也不告訴我老人家！」

這下可慘了。原來蕭秋水、唐朋、左丘超然、鄧玉函的穴道被封，鐵星月興奮過度，居然沒有看出來，蕭秋水慘在不能言語，眞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鐵星月逕自而興奮，大聲呼叫道：「喂！喂！死小邱！老大他們來啦！哇哈哈！樂死我了——」

却猛見一人掩着臉自破碗爛欖中站了起來，原來是鼻血長流的鍾單洞。

鐵星月奮然叫道：「好哇！你還沒死啊！來來來，我再補你兩拳——」

飛奔着過去，鍾無離大叫一聲，一杵打下去，鐵星月興奮過度，竟忘了閃避，鍾無離本已受傷，功力大減，却聽「碰」地一聲，鐵杵打在鐵星月背上，鐵杵竟變成半月形，鐵星月悶哼一聲，竟然沒事，還一把搶過鐵杵，一口咬了下去！

這一下大家都看呆了。

却聽「崩」地一聲，鐵杵竟給他咬了一個缺口！

只聽鐵星月燥怒道：「媽媽的，居然咬不斷！」竟發狂把鐵杵往身上、腰間、臂上、腿間，又拗又纏，那十一尺餘長的鐵杵立時變成了棉花糖一般，捲成一圈又一圈，拗成一段又一段。

這下不但蕭秋水他們看呆了，就連鍾無離也怔住了，鐵星月拗罷鐵杵，抬頭看見他，大吼一聲：

「哈！你還在呀，小老弟——」

鍾無離嚇得三魄去了失魂，怪叫一聲：「媽媽呀——」火燒屁股似的，沒命似的飛跑，鐵星月也一面叫：「喂喂喂別走——」一面沒命似的追！

一追一逃，兩人在甲秀樓上，頃刻間繞了幾十個圈。

× × ×

左丘超然白了臉，鄧玉函靑了臉。

鐵星月那一拳和那一脚，對無法運功抵禦的左丘超然與鄧玉函來說，實在不是好受的。

蕭秋水當然也不好受。

那邊的邱南顧與柳有孔，也分出了「勝」「負」。

柳有孔旣掙不脫，邱南顧也騰不出手來。

柳有孔掙得一臉通紅，忍不住罵道：「去你媽的！」

邱南顧却光火了：「我媽媽又沒犯着你，你幹嗎罵我媽媽！」一張口，就咬了過去！

這一下，柳有孔料也沒料到，這一口，就咬個正着。

柳有孔的鼻尖，竟給邱南顧這一口噬了下來。

柳有孔慘嚎一聲，疼痛難當，也不知那來的力氣，一頭就向邱南顧臉上頂了過去。

邱南顧也猝不及防，捱了一記，雙手一鬆，退了三四步，又要衝來！

柳有孔雖然痛不欲生，但他體格魁梧，又足智多謀，臨危不亂，「嗤嗤」彈出雙針！

這雙針不是攻向邱南顧，因爲他知道，以邱南顧武功身手，這雙針是威嚇不了他。

這雙針是掟向蕭秋水這邊的唐朋與鄧玉函的。

攻其必救！

他已看出蕭秋水等人與邱南顧等之感情非同凡响，而蕭秋水等人穴道被封制，飛針射向他們，邱南顧必搶身去救，却沒料到，邱南顧、鐵星月二人，是大事細心，小節粗心的莽漢。

一直要到他們闖蕩江湖近十年後，才漸漸能剛能柔，粗中有細。

但這近十年的江湖譎詭中，他們二人，立了不少奇功，但也眞箇闖了不少的大禍！

× × ×

這兩口飛針射唐朋與鄧玉函，邱南顧根本不顧。

有什麼好顧？邱南顧心忖：蕭秋水他



們才不會連兩根小小的飛針都躲避不了！

這飛針飛起時他同時飛起，柳有孔捂住鼻子，斷未料到邱南顧又到了他面前，打出一記鶴鋤！

這一記「鶴咀鋤」雖沒眞箇要了柳有孔的命，但也眞的要了柳有孔一隻眼！

柳有孔慘叫一聲，翻身穿窗，飛墜落河，邱南顧也不窮追，但十分得意。

此番柳有孔雖未喪命，但在以後的「神州奇俠」故事中再出現時，他是名符其實的「柳有孔」，而且是活生生的「柳雙洞」，鼻子一個洞，眼睛一個洞！

× × ×

飛針極快，雙雙掠過鐵星月前面。

鐵星月本可雙手撈住，但他正忙着揍人。

原來他追鍾無離不到，追了十一、二個圈，興味索然，鞋子又破了大洞，脚板全伸了出來，他蹲下來要套好鞋子，却正在套時，「呼」地一個人一脚踩在他身上，鐵星月大怒，一挺身，那人倉惶間也摔了一個大跤，在地上打了一個照面：原來就是鍾無離！

原來鐵星月蹲下去穿紮鞋子時，鍾無離臉部痛極，以爲鐵星月還在追他，失心喪魂，亂跑一場，竟已跑了一個圈，看不清楚，恰好撞到鐵星月，跌了一大跤，猛見是這天神般的壯漢，眞是唬得傻了！

鐵星月一見，簡直是元寶天上掉，老實不客氣，一連七八拳，擂在路無離肚子上，鍾無離開始還接了三、四拳，到了後幾拳，勁道之重，壓力之大，簡直接不住了，「蓬蓬蓬」打在腹間，眞是痛得死去活來，也不知那來生出的力氣，竟一把推開鐵星月，亦翻窗出去，落入河中去了！

鐵星月揍得痛快，得意異常。

鍾無離此番雖得不死，但全身骨頭欲裂，待下回出現於「神州奇俠」中，鼻樑都凹了進去，正是鐵星月揍的，也恰合了他的外號：「鍾單洞」。

那兩枚飛針，就在鐵星月攬着鍾無離猛揍時掠過的。

兩枚小小的飛針？鐵星月才不管呢！

然而這兩枚小小的飛針，却是致命的飛針！

一枚飛向唐朋「人中穴」！

一枚飛向鄧玉函的「眉心穴」！

奪命飛針！

× × ×

飛針眼看就要取去唐朋、鄧玉函的性命，而且無人可救。

就在這時，忽聽一聲暴喝，蕭秋水忽然標了起來！

此時正是千鈞一髮！

蕭秋水已來不及救兩個人！

唐朋在左，鄧玉函在右，兩人相隔恰好比人在中間而雙手展開更闊一點，蕭秋水救得了左，便救不得右；救得了右，却救不了左。

但蕭秋水不愧爲應變的奇才，立即躍起，把身一橫！

這一來，他等於是攔在唐朋與鄧玉函面前，頭右足左，手掌與脚脛，剛好截住了飛針！

他雙手一捉，自是抓捉了飛針，救了鄧玉函，但他的脚就沒有那末靈活了，加上他穴道剛剛才冲破，運勁不上，所以，就硬吃了一針，雖救了唐朋，但也摔跌下來。

針嵌在肉裏。

鄧玉函眼中流露出感激。

左丘超然目中透露出敬佩。

然而唐朋眼眸中都是淚。

× × ×

蕭秋水的穴道當然也被封了，可是他怎樣能在一髮千鈞間躍了起來營救呢？

原來是蕭秋水自己衝破了被封的穴道的。

可是唐朋、鄧玉函、左丘超然與蕭秋水內力相仿，左丘超然練的是擒拿手，內功稍爲穩實一些，而蕭秋水練的是浣花劍法，浣花劍派向來主張以氣禦劍，所以蕭秋水的內息，又比左丘超然强一些。

但這强一些兒，還不是使蕭秋水有能力自冲穴道。

而是蕭秋水一開始到現在，就沒有放棄過運內功冲脈的努力，加上鐵星月那一拳，他硬受一擊，却早有準備，把外力轉成內勁，鐵星月的剛勁何等犀利，蕭秋水轉移調息，自然一冲就破。

但這種內息轉移法極是傷身，何況蕭秋水一旦得脫，即全力營救，所以更傷內脈，而今又中了一針，臉色蒼白，大口氣的喘息了幾下，立即替左丘超然解開了穴道。

左丘超然一得以脫，即刻疾點，解開鄧玉函、唐朋穴道，唐朋、鄧玉函即扶住巍顫欲跌的蕭秋水，這時四人才眞正鬆了一口氣，好像從閻羅殿前打了一轉回來，這時，鐵星月與邱南顧已打跑了柳雙洞與鍾單洞，也笑嘻嘻的走過來，左丘超然跟鄧玉函一肚子火，忍不住都要發在這兩個憨人的身上。

× × ×

左丘超然、鄧玉函也裝作笑嘻嘻的走過去，唐朋即扶住蕭秋水。

邱南顧還笑道：「嘿，幾日不見，老大怎地得了哮喘病啦？」

鐵星月居然也笑道：「喂，剛才你們躺在那裏，吃灰塵呀？」

左丘超然笑着握住鐵星月的雙手道：「不是吃灰塵，而是請你吃拳頭。」

鄧玉函也拍拍邱南顧肩頭笑道：「不止老大有病，你也有肚痛症啦。」

一說完，兩人同時猝然揮拳，「蓬蓬」痛毆，左丘、鄧二人與鐵、邱二人是好朋友，早已知道鐵、邱的要害破綻，兩拳下去，兩人猝不及防，痛彎了腰！

鐵星月嘶聲道：「媽的……打那麼大力，你想死咩？…………雪………」

邱南顧嗄聲罵道：「死人頭！……你暗算本大爺……唷………王八蛋！」

鄧玉函也怒道：「媽的，剛才你揍我們那麼大力，現在報回大仇！」

邱南顧怪叫道：「我們見面禮向來是這樣的呀，什麼大不大力的？」

左丘超然道：「我們的穴道皆被封鎖，命在砧上，你們走過來，居然不解穴，由得我們生死！哼！」

鐵星月一副精明地叫道：「那老大又怎麼能動？分明謊話！」

——未完——

武壇軼事

# 陳錦泉竹竿破雙刀

嚴霜・文

黃飛鴻的門徒當中有一名高手姓陳，叫做錦泉，他的武功非常精湛，體型並非高大，但却得到黃飛鴻的眞傳。雖然他的名氣遠比不上林世榮，但却是另有一派的，能够以柔制剛。洪拳本來十分威猛，從洪熙官開始就以剛强的氣勢見稱，陳錦泉能够化剛爲柔，確是難得，本文談及他在梧州勇挫大力士鄔彪雄的情形，當做茶餘酒後之談。

當時陳錦泉離開黃飛鴻，遠赴西江，抵達梧州，希望在該處發展，但因人地生疏，加上梧州方面的武館甚衆，猛虎不敵地頭虫，故此還沒有正式開館之前，仍要再三考慮，那時在梧州有一名商人姓陳，喚做陳賢，一向跟陳錦泉十分知己，兼且陳賢認識黃飛鴻已久，於是陳錦泉抵達梧州之後，就在陳賢家內住宿，閒來無事，陳賢帶他到富春樓拜訪另外一個姓陳的富商，叫做陳浩川，三人在富春樓這間酒家，一談就是大半天，所說的全係武功方面，陳浩川認爲陳錦泉確是一個出色的武林高手，如果在梧州設館，相信館務一定發達，勸他暫時留下來，不必到別個地方去，跟着邀請陳錦泉到他私人設置的練武廳看看。

陳錦泉欣然點頭，於是三人一起離開富春樓，回到陳浩川私人創立的健身院。

陳賢雖然口中說是喜歡武藝，但却沒有認眞學習，至於陳浩川，不但口裏說說，他本人確是對武功有興趣練習的，而且延聘一名大力士鄔彪雄到該處教授拳脚，他早晚苦練不輟，別人認爲辛苦，他却樂此不疲。

鄔彪雄所教的鄔家拳，另有一套，氣力沉雄，發拳極猛，他認爲一個武林中人如果氣力不繼，打起來就馬步浮浮，發拳無力，雖有功夫，無濟於事，故此，他在陳浩川健身院裏面放置許多臂力和馬步的器械，除了普通武館所用的木人樁，以及橋手樁之外，還有仙人担，舊日的仙人担，用兩塊石磨中間穿過一枝厚竹竿製成的，有如今日的鐵製槓鈴，另有石鎖，用來練習腕力，鄔彪雄身高六尺，體重一百九十磅，渾身肌肉發達，抓住一百斤的仙人担，舉上舉落，非常輕鬆，跟着把五十斤重的石鎖抓起來，抛到高處，單手接住，如是者抛高抛低，有十多次然後把石鎖放下來，面不紅，氣不喘，每晚他開拳踢脚之前，必然玩這些健身兼練武的器械。

那天，鄔彪雄正在健身室搬弄石鎖仙人担，陳浩川携同陳賢和陳錦泉兩人進去，站着觀看，偶然交談幾句，後來看鄔彪雄舞弄大關刀，那一把關刀重五十斤，他玩得跳躍如飛，舞動一會，哈哈大笑，對旁人說：「這一柄關刀不够重，起碼八十斤然後能够顯得出我的威力來。」

他說得十分豪氣，忽然看見陳浩川在場，走前打招呼，陳浩川跟鄔彪雄閒談幾句便即走開，跟住鄔彪雄教授拳脚，陳錦泉和陳賢在許多看熱鬧的人叢中觀看，沒有走出來，陳浩川因爲別的事情走開，沒有把鄔彪雄跟兩位陳氏逐個介紹，因此陳錦泉看過鄔彪雄的武功，並不做聲，只是看完就算，後來陳賢問他鄔彪雄的武藝如何，陳錦泉只是點點頭說：「他的氣力不弱。」

究竟鄔彪雄是否眞的武功精湛，能够打鬥呢？陳錦泉沒有批評，陳賢也多沒有多問。

世事很奇，本來陳賢跟陳錦泉站着看看，偶然交談幾句，不會損害鄔彪雄的，殊不料當時在人叢中有一個閒人叫做張六，此人一向多嘴，兩人走後，他就暗中對鄔彪雄說知，剛才在人叢裏面看師傅演武的閒人當中有一名武林高手叫做陳錦泉，乃是廣州黃飛鴻師傅的高足，武藝極精，看來師傅未必能够在這裏安枕無憂。

此言等於挑撥，鄔彪雄聽了不以爲意，說：「他有胆就來踢盤，何必多慮。」

恰當有事，翌日鄔彪雄出門品茗，路上碰着張二，張二係富春樓的買賣手，抓着許多豬肉和牛肉等物，在途中碰着鄔彪雄，偶然談及陳錦泉，張二說：「鄔師傅，這位陳錦泉偶然批評了你幾句話，雖然我不敢說，但却很悶，如果你知道，恐怕比我更悶。」

鄔彪雄引以爲奇，再三追問，張二說：「鄔師傅，陳錦泉說你的氣力很大，可惜拳脚不够靈活，簡直是一個木頭公仔，眞的下場交手，那就必輸。」

鄔彪雄此人非常魯莽，聽了這番話，勃然大怒，立刻到陳宅老闆家內，打算跟陳錦泉理論，於是展開劇鬥。

張二會得這樣說，並非跟鄔彪雄有仇，而是因爲鄔彪雄平時誇口說天下無敵，他想看看鄔彪雄是否有眞功夫，於是有意無意的挑撥是非，盼望鄔彪雄與陳錦泉打起來，那時他看見鄔彪雄到老闆家裏，知道他一定是找陳錦泉尋仇，以爲不久就有一場好戲可看。

殊不料鄔彪雄到了陳府，陳錦泉與陳賢就在客廳之內，於是鄔彪雄更覺滿意，很高興的走前點頭爲禮，陳錦泉也立刻點頭，陳浩川介紹兩人認識的時候，順便說知陳錦泉是黃飛鴻師傅的門徒，他只是隨口說說，不料鄔彪雄聽了火遮眼，登時向陳錦泉說：「聽說黃飛鴻師傅在廣州極有名氣，連敗十幾名武林高手，他的拳脚跟我所學的鄔家拳，大不相同，有機會的時候，大家不妨施展武功，互相研究，你的意思怎樣呢？」

陳錦泉只是點頭隨口敷衍，說道：「好極了，得到鄔師傅的指點，正合我的心意。」

陳錦泉這句話係敷衍性質，沒有惡意，怎料鄔彪雄前後聽到兩個人的閒言閒語，已經心裏對陳錦泉極爲憎恨，聽了這番話，便即發生誤會，以爲陳錦泉眞的想踢



盤，冷然說：「陳師傅，功夫必須較量一下，然後分得出高下來，我們可否就在這裏玩玩呢？」

說完這句話他就標馬上前，迫陳錦泉交手，當時富春樓的老闆陳浩川在旁看了，大吃一驚，根本上他並非想引陳錦泉到來較量的，只是想協助陳錦泉在梧州設館教授洪拳而已，那時兩人相鬥，不管誰勝誰負，都是不妙的，況且兩人在他家內交手，消息傳出，更加對他有不良的影响，他正想勸止兩人不要打鬥，可是，定眼看時，兩人已經打起來，只好靜觀其變。

陳錦泉是被迫交手的，故此他剛剛合手，就採取守勢，不管對方如何猛攻，總是退讓，凡是兩個師傅交手，如果一邊猛攻，仍然不能取勝，顯然是對方高强過他許多，這種情況給陳浩川看在眼裏，對黃飛鴻教出來的武藝暗暗佩服，至於鄔彪雄，屢攻不下，更加焦躁，很想在老闆的臉前把陳錦泉一拳打出門外，於是暗中運力，施展他的連環標搥，企圖一招打贏。

所謂連環標搥，乃是標馬上前，人到拳到，左右兩手俱是如此，一標一退，如果對方伸手擋格，他就退開，對方不管是否追上來，他一退即行再度標馬上前，照理這樣打法是相當吃力的，不過，它亦有一種好處，那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不容易給對方乘虛而入，這一招標馬衝搥連環打出，乃是鄔家拳最厲害的一種拳法，陳錦泉雖然未學鄔家拳，但亦知道如何消解，他把洪拳裏面的退馬穿橋施展出來，對方標馬，他就退馬，而且伸手在對方的手臂之下穿過，使對方拳拳落空，如是者鄔彪雄三次標馬衝搥，都是給陳錦泉化解，他憤然轉身施展一個獅子大開口，左右兩拳分別向陳錦泉的臉孔和腹部撞擊，這一招又怪又毒，而且是轉身打出，不易招架，陳錦泉本來不想眞的發招跟他見個高下，但因他們兩人在客廳打鬥，地方不够寬闊，他已被迫到靠牆，那邊有一排很厚的八仙椅放置，他避無可避，一退就坐在椅上，只好施展黃飛鴻教的穿心腿，趁着坐在椅上姿勢，飛出左脚，由於脚長手短，鄔彪雄上下兩拳還沒有打中他，他的一脚已經踢中鄔彪雄的胸膛，鄔彪雄退後幾步，知道碰着勁敵，仍不認輸，那時陳錦泉已經離開八仙椅，他仍要搶攻，飛步上前，連發幾個直拳，但給陳錦泉側身取勢，抓住他的手臂一拖，他就整個向前直衝六七步，然後跌下來，那時已經靠近門口，鄔彪雄一言不發，翻身站起來，便即向門外飛奔。

這一場龍爭虎鬥顯得出黃飛鴻的武功確是非同凡响，能够在非常忙亂當中一招取勝，陳浩川佩服不已，於是兩人在廳內坐着繼續閒談，對剛才發生之事不以爲意，以爲消息絕不外漏，亦即對鄔彪雄絕無影响，怎料鄔彪雄此人一向自大，從不認輸，那時給陳錦泉一脚踢倒，雖然沒有受傷，但却十分丟臉，他暗想，陳錦泉的拳脚雖然熟練，而且能够借力取勝，自己未必是他的敵手，再打也不外如是，還是把心一橫，用刀劍取勝，想定之後，他就奔到演武廳那邊，從兵器架上拔出兩柄金背大砍刀來，殺奔陳浩川家內，打算把陳錦泉一刀兩斷。

當時陳浩川與陳錦泉兩人仍然閒談，瞥眼看見鄔彪雄手握雙刀，直衝進來，兩隻眼睛纏住紅筋，好像噴火一般，陳浩川剛剛站起，刀已撲面殺來，當然不是殺向他那邊的，只是向陳錦泉出擊，好個陳錦泉，雙刀殺來，他立刻跳開半步，順手把坐着的八仙椅向前舉起來，暫時抵擋一陣，跟住走到外邊去，看看有甚麼武器可供抵禦之用，事實上陳府雖然闊大，客廳裏面有些傢俬，擋住去路，不易躲閃，當然是走到外邊搏鬥好些，不過，雙刀如此沉重，如何找到長棍或花槍之類抵擋呢？陳錦泉心裏仍是焦躁的，在忙亂之中，他忽然看見有幾件衣裳穿在晒衫竹上面，那枝晒衫竹雖然細小，却是茶竿竹，相當堅韌，長達丈二，喜出望外，立刻趨前抓起來，暫時把衣裳抛開，握着竹竿翻身迎戰。

他剛剛轉身，鄔彪雄已經握着雙刀飛奔過來，向他砍劈，如果那枝竹竿太短，希望用細小茶竿竹招架雙刀，一定抵擋不住，但因它有足够的長度，可以從刀鋒之間穿過刺向對方的咽喉，那就迫鄔彪雄不敢發狂般衝過來，因此仍有得鬥，再又因爲茶竿竹可以兩邊飛舞，忽然從背後刺來，忽然從上邊刺下，竟然使手握雙刀的鄔彪雄無法佔上風。

雙刀和竹竿相鬥，如果一經接觸，當然持竹竿的人吃虧，隨便一刀，即可把它削斷，愈削愈短，那就必輸，等於手無寸鐵，聽候雙刀斬死，故此，陳錦泉竭力避免竹竿與雙刀碰撞，唯一的辦法就是恃着竹竿够長，能够在雙刀未劈之前，可以向上刺去，故此，憑着他靈活的手法，把竹竿看做花槍，能够抵擋得住。

儘管如此，要是繼續苦鬥，吃虧的仍然是他，假如鄔彪雄沉住氣纏着他苦鬥，必然打贏，可惜他火遮眼，突然把雙刀架住竹竿之後，就用它向竹竿削去，左一刀右一刀，那枝竹竿長達一丈二尺，經過兩刀砍斬，僅得五尺多些，鄔彪雄的兩把刀由於向上劈下，變成中部空虛，反而給陳錦泉乘虛而入，拚死把竹竿向他的咽喉刺去，幸而竹竿並非像槍尖那麼尖銳，但仍使鄔彪雄受傷，不過刺了一下，立即倒地昏迷。

原來竹竿刺中他頸上的穴道，鄔彪雄把刀抛開，頸上受傷，而且昏迷不醒，陳浩川看了，大驚失色，幸而陳錦泉懂得醫理，先行替他撫摸頭部，使血液流通，然後拍打他的肩膊，扶着他站起來，跟着送還雙刀，說聲：「得罪」。

鄔彪雄滿臉羞慚，低頭走開，他無顏再在梧州立足，當晚就收拾行李離開，此後富春樓的武術教練，就由陳錦泉担任，後來洪拳在梧州發揚光大，全是陳錦泉的功勞。

事後，陳錦泉對門人說知，用竹竿對抗雙刀，極爲危險，因爲對方的兩把刀隨時可以把竹竿削斷，如果鄔彪雄僅用一刀削斷竹竿，另一刀護住中路，他就無計可施，幸而鄔彪雄不明白這一層道理，連劈兩刀，兩把刀已經由高處劈下，中路空虛，然後有機可乘，否則，他的竹竿始終是竹，鬥不過雙刀，勸告門人以後要注意這件事情，逼不得已，然後揸住竹竿跟刀劍決鬥。

（完）

「劍仙列傳」故事之二

# 崑崙七子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鐵池與梁瑩瑩在一處山崖遊玩，由於兩人有三世姻緣的關係，所以雙方都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彼此熱情奔放。正當兩人纏綿悱惻時，突被「九尾金蜂」方紅及佟飛燕撞見，方紅出言嘲辱，梁瑩瑩則反唇相譏。雙方口槍舌劍，各不相讓，終於動起武來。瑩瑩拋出「法華輪」向對方打去。由於方紅一心向杜鐵池施展媚術，疏於防備，幸佟燕飛及時拋出「百花宮」七寶之一的「百花帳」抵禦，才擋住「法華輪」攻下，雙方在相持中……

## 傳來嬌笑聲　驚破淫婦夢

眼前情形，雙方都至爲尷尬。

在方紅這一邊，方紅想戰，佟飛燕却想和，不願多事，在瑩瑩這一面，瑩瑩思戰，杜鐵池却又不想多事，雖然已曾交手，却都沒有各盡全力。

瑩瑩自得悉對方來自巫山百花峒的人，心裏也有點自責莽撞，只是眼前既已動手，自不能中途罷手，無故認輸的道理。

尤其使她氣不過的是，方紅那一雙桃花眼看着杜鐵池時的樣子，那種媚挑目蕩，秋波暗遞的冶姿艷態看在了她的眼睛裏，眞恨不能撲過去劈頭帶臉的打他一頓才能出氣。

心裏實在氣不過，由不住手指當空，連連唸動口訣，當空那個「法華輪」霍地更加大了數倍，爆射出的火光流焰，更像是江河倒瀉一般，直向二女當頭壓下來。

如此一來，佟飛燕所放出的「百花寶帳」，頓時顯現不支，在當空倒瀉的火光流焰之下，被壓得扁塌下來，看上去幾乎爲之破裂。

佟飛燕大驚之下，雙手連連搓揚不已，遂即由其掌心裏發射出兩股白濛濛的霧氣。

兩股霧氣，乃是飛燕本身所修練的「玄女姹菁」，屬於道家本命三光之一，如非情勢危機到不可復加地步，她也斷斷不會輕易施展。

即見兩股白霧一經出手，頓時蔚爲一天白氣，形成一面薄如蟬翼的透明霞光，向着那面「百花寶帳」幕上一貼，帳面遂即膨勃脹起。

「九尾金蜂」方紅更是按捺不住，嬌聲叱道：「小賤人，這可是妳自己找死，怪不得你姑奶奶我手狠心毒！」

一面說，伸手向着髮上一指，其上戴着的一朵玉質紅花，倏地衝天直起，隨着方紅手指處，化爲一點飛螢，透過當空寶帳，一閃即出。

緊接着空中就像是爆開了一聲鳴雷，轟然聲中，即見那朵紅色玉花，在曇花一現，一度暴長之後，遂即爆炸開來！

却有一天紅霧，隨着那聲霹靂之後，化爲千萬道游絲飛蛇，四下裏散竄開來。

杜鐵池與梁瑩瑩那裏識得是個什麼玩藝兒，只覺得鼻子裏聞得一點異香，頓時全身一陣癱瘓，雙腳一軟坐倒在地。

這其中，瑩瑩又要較杜鐵池略有見識，一覺出香味有異，頓時止住呼息，饒是如此，仍然由不住頭昏眼花，遍體如棉，再看杜鐵池，由於吸入較多，早已一頭栽倒，人事不省！

瑩瑩見狀心裏越是着急，無奈全身上下竟是一點力道也提不起來。

空中「法華輪」由於失去了控制，頓時光華大減，只收成栲栲大小的一輪白光，在瑩瑩的頭上盤旋不去，其威力僅足防體，却連身旁的杜鐵池也不能兼顧。

「九尾金蜂」方紅見狀大喜，立聳佟飛燕將所發「玄女姹菁」與防身異寶「百花寶帳」收起，遂即縱身飛出，落在了瑩瑩身邊。

梁瑩瑩見狀大驚，奈何她此刻身軟如棉，遍體乏力，非但如此，最糟的却是思維不能集中，以至於一些仙法口訣却都無從記憶，所倖那隻師門至寶「法華輪」，



妙用無方，尙能在危險關頭防範主人，倒是出乎她意料之外。

「九尾金蜂」方紅一縱過來，伸手就空一抬，即將那朵紅色玉花收到手中，重復戴在髮上。

──她笑哈哈的手指着瑩瑩道：「小賤人，這一下妳可知道我的厲害了吧，這是我『百花敎』的『萬花迎春追風散』，慢說是妳這麼一點點淺微道行，就是妳那賤人師父吳嬪在場，也是照倒不誤，今天落在了我手裏，先叫妳嘗點厲害再說。」

說完話，倏地向後退了一步，右手略抖，即由手指上暴伸出五道與她手指同樣粗細的紅色奇光，正待向瑩瑩頭上「法華輪」上抓去。

一旁的佟飛燕見狀忙即伸手拉住她，道：「方姨娘──不要再惹事了，咱們快走吧！」

方紅其實一心在杜鐵池身上，見他已被迷倒擺平，却也不思再與瑩瑩糾纏，因見對方法寶不錯，想乘機揀上一個便宜，正待以本身所練「劍炁」，試圖下手分開對方法寶「法華輪」外寶光，佟飛燕這麼一拉，也就算了。

當下冷笑一聲道：「便宜妳這個丫頭了。」

嬌軀輕幌，已來到了杜鐵池身邊。

佟飛燕却搶先她一步，護在杜鐵池身前，驚異的道：「方姨娘妳想幹什麼？」

「九尾金蜂」方紅，臉上略略的現出了一些不得勁兒，噗哧！一笑道：「喲！小燕，我的那點心思，瞞得了別人，還能瞞得了你嗎，走開一邊，妳方姨娘把這個人帶回去，以後包管我最疼妳！」

說着就往杜鐵池身邊走過去。

佟飛燕睜大了眼，紅了臉道：「方姨娘──不──這個人不行，妳不能！」

「咦！妳這孩子怎麼了？」

「九尾金蜂」方紅奇怪的打量着她，有點出乎意外，佟飛燕上前拉住她道：「方姨娘──人家是正經修道的人，妳怎麼忍心……咱們走吧！」

方紅一笑道：「妳方姨娘喜歡的就是這種人，小燕，妳別給我搗蛋好不好？」

佟飛燕不勝嬌羞的道：「不……不行……方姨娘，妳不能毀了他……何必呢？妳就饒了他吧！」

方紅不禁有些惱了。

「妳是怎麼回事！」她瞪着這個不是自己生的女兒道：「妳爹都管不着我，要妳這個丫頭來多事？快閃開，要不然我可是發脾氣了。」

佟飛燕還是依依護着杜鐵池，聆聽之下，不覺偏過頭來，看着地上的杜鐵池。

也說不出是一種什麼感受，從第一面看見這個人，她的小心眼兒裏，可就對這個人存下了微妙的好感！說不上什麼情愛，只是看着他順眼，舒服！

「百花敎」上上下下的那些淫穢事，她知道得太清楚了，嚴格說起來，整個百花敎裏，大概就只有她和哥哥玉鱗這麼兩個人是完全乾淨的。

──現在她可不願意，眼看着這個仙風道骨的英俊少年，落到了方紅這個淫女人的手裏。

「方姨娘──妳不能……這個人不行……爹會不樂意的，我們走吧！」

「九尾金蜂」方紅正思發作，却又笑了起來。

「小妮子，敢不是妳也動了心了？」說着伸出手在佟飛燕粉頰上捏了一下，桃腮漾春的道：「沒問題──妳方姨娘心裏有數。」

佟飛燕粉臉一紅，嬌嗔道：「妳胡說──誰像妳一樣，我是好言勸你，眞要不聽，我也管不着你，不過將來要是惹了什麼事，可沒有我的份兒──」

說着身子一扭，閃開一邊！

方紅嬌笑一聲，道：「對了──這才對！」

言罷驅前，探身把杜鐵池抱了起來。

佟飛燕回過身道：「方姨娘，妳眞的要……？」

方紅這時抱起杜鐵池，近看抱中人神姿英發，更不禁怦然心動，春情盪漾，老實說她雖淫蕩成性，面首三千，可是俱是些左道旁門牛頭馬面角色，就只一個佟玉鱗看上還有些道氣，却又碍於是老魔之子，輩份不當，對方又瞧他不上，未能勾搭得上，這時乍然發現了杜鐵池，觀其氣質，尤其佟玉鱗之上，這等角色就算爲他死了，拚着與老魔佟聖翻臉也都值得！

所謂「色胆包天」，對於女子一樣通用！

「九尾金蜂」方紅淫念既起，那裏還顧忌到一切後果，抱着杜鐵池，只喜得心花怒放，根本連佟飛燕在一旁說些什麼，都沒有聽見！

佟飛燕見狀知道拗她不過，偏偏女孩兒家臉嫩，有些話又不便出口，又急又氣，只管瞪着「九尾金蜂」方紅發呆。

這番情景看在瑩瑩眼中，才叫是「柔腸寸斷」，偏偏是身軟如棉，欲振乏力，只得眼睜睜的看着心上人被對方那個無恥淫婦抱着，一時情急，眞恨不能跳起來跟對方拚命，只急得蛾眉倒豎，杏眼怒睜，嬌軀連連戰抖不已。

「九尾金蜂」方紅一眼看見，禁不住「格格！」嬌笑出聲，抱着杜鐵池，走到了瑩瑩面前。

「賤丫頭」，她樂不可支的看着瑩瑩道：「這個人姑奶奶收下了，看在他的份上，我暫且饒了妳，妳要是再瞪着我，姑奶奶心裏一火，可怪不得我把妳這雙眼睛給挖出來──」

梁瑩瑩身子抖動得那麼厲害，氣急敗壞之下，那雙美麗的眸子裏，禁不住汨汨的淌出了眼淚。

佟飛燕在一邊看着不忍，正要向方紅勸說，忽見對面嶺上似有青光閃了一閃。

「九尾金蜂」方紅目的既達，那裏再思其他，見狀急忙招呼飛燕道：「有人來了，我們快走！」

足下頓處，帶着杜鐵池化爲一道粉色長虹，直衝青冥，遂即向着東南方疾馳而去！

佟飛燕究竟心懷仁慈──

她悉知方紅那朵「如意花」中所藏的「萬花迎春追風散」，最是奇毒，一中人身，初三日骨軟人昏，第四日如不得解藥，即有生命之憂！

瑩瑩雖與她談不上交情，但是對方既

是「青城」吳仙子門人，到底是正派人士，終不忍見她受此折磨，更不想她爲此嫁恨「百花教」！

當時忙即轉向瑩瑩面前道：「這位姐姐不必害怕，等妳醒轉之後，快請吳仙子來百花教面見教主，把經過說清楚，我爹爹說不定看在吳仙子面上，把剛才那位道友放了！」

邊說，匆匆由袖中取出一個紫色玉瓶，放在瑩瑩身邊道：「這瓶子裏是解藥，服下三粒，馬上就有妙用，實在是對不起的很，我走了！」

說完擧手作別，正待縱馳遁光飛起——驀地眼前青霞漫天裏，落下一個綺年玉貌的長身道姑！

瑩瑩一眼認出來人正是師父吳嬪，不禁大喜，却是無法招呼！

「碧溪仙子」吳嬪乍然現身，見愛徒受制於人，不禁大吃一驚——

她認定了必是面前這個少女所爲，怒叱一聲：「大胆！」

當下不容分說，左掌揚處，發出「太乙神雷」，即由其掌心裏，爆射出百丈奇光雷火，霹靂連聲大震，天搖地動裏直向佟飛燕當頭打到！

佟飛燕見狀大驚，嬌呼一聲道：「吳仙子且慢動手——」

奈何其勢已是不及！

原來吳嬪眼見愛徒受害，至寶「法華輪」寶光盡失，認定了敵人必係異派高手，是以一上來即施展出厲害殺手，於神雷中加附了一根青城派的「碧火針」！

這種「碧火針」體積細小如髮，色作暗紅，由於體積過於細小，如非特別注意，簡直難以辨認，更何況滲雜於雷火之中，更是防不勝防！

佟飛燕方自由掌心裏發出「玄女姹蕎」，用以抵擋當頭而來的雷火，只覺得面前青光一閃，倏地覺出肩上涼得一涼，全身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冷戰，倉促間心念起飛口訣，化爲一道綠濛濛的霧般長虹，直向東南方疾馳而去！

「碧溪仙子」吳嬪心中微微一愣，只覺得對方遁光甚是格別，不似五金菁英所煉，倒像是西方「乙木眞氣」所凝！腦子裏陡地想起了一個人，驚得一驚，已失去對方踪影！——

却見瑩瑩在「法華輪」罩頂之下，全身癱瘓在地，已是奄奄一息，驚呼一聲撲身上前，一揚手將「法華輪」收回手上！

梁瑩瑩開口叫了聲：「師父！」

只是氣若游絲，聽不出她在說些什麼，那雙眸子却盯視在地上方才佟飛燕所留下的那個紫玉瓶上！

吳嬪近看愛徒面色青白，牙關緊咬，臉上浮着一片汗水，雙眉間却隱隱有一絲紅影幌動不已——

她見多識廣，頓時想到了不妙，大吃一驚！急問瑩瑩道：「方才那個姑娘，莫非是『巫山』百花教的人麼？」

瑩瑩勉强的點了一下頭——

吳嬪臉色一變，大驚道：「那麼妳所中的，竟是百花教最歹最毒的『百花迎春追風毒散』了——這可怎麼是好？錯非有百花教的『妙香丸』，任何仙藥，俱都無效——」

話聲未完，却發覺到面前的那個紫色小小玉瓶，微微一怔，伸手拿起！

「咦——」她奇怪的道：「這是誰留下來的？」

打開瓶塞，倒出了一些看看，見是一顆顆清芬盈鼻的細小顆粒，每一顆僅有芥子般大小，正是「百花教」擅解百毒的罕世靈藥「妙香丸」！

瓶中約莫剩有二三十粒，此乃「百花教」最寶貴的靈藥，一向不以贈人，即用以解毒，至多兩三粒也就够了，瓶中却留有許多。

「這是怎麼回事？」——吳嬪心裏想着，隨即由瓶中倒出了三粒，放入瑩瑩嘴裏！

一股濕香之氣，直貫丹田，刹那百骸復甦，不過是轉瞬之間，梁瑩瑩已痛苦盡失，探身坐了起來！

吳嬪見她醒轉，一顆心才算放了下來，當時長吁一聲，嗔道：「妳這個丫頭——這又是怎麼回事，杜道友呢？」

瑩瑩眸子一紅，簌簌淚下，又怕師父責罵，當時低下頭，眼淚漣漣的道：「杜鐵池被她們擄走了——」

吳嬪頓時一驚道：「他們……誰是他們？」

瑩瑩還在哭！

吳嬪忿忿道：「還有什麼好哭的，快說呀——」

瑩瑩緩緩站起，一面抹着眼淚——

「是百花教裏的人……」她傷心的說：「……她們把我和杜鐵池迷倒了，就把他給帶走了！」

吳嬪乍聽見「百花教」三字，不禁臉色一陣大變，遂即用狠厲的眼光看向瑩瑩，瑩瑩被看得越加的害怕，當時連哭也不敢再哭了。

「妳這丫頭幹的好事……」吳嬪怒視着瑩瑩道：「妳可知道他們都來的是些什麼人？」

瑩瑩噙着淚點點頭：「我知道，一共是兩個女的，一個自稱叫什麼『九尾金蜂』方紅的——說是『百花教主』第九房……什麼的！」

吳嬪冷笑了一聲道：「原來是這個賤人！」

瑩瑩道：「還有一個就是剛才師父打跑的那一個——她就是百花教主的女兒佟飛燕——」

吳嬪聆聽之下，不禁呆了一呆，却是沒有吭聲。

瑩瑩道：「師父不該傷了她，其實她是好人，她所以留下來，是特意給我解藥的！」

吳嬪道：「既然這樣，又何必把妳們迷倒？」

瑩瑩道：「不是她，這都是那個方紅一個人作的，佟飛燕一直在勸她她都不聽！兩個人還差一點吵起來！」

吳嬪輕嘆一聲道：「不用說，又是妳這丫頭先惹的禍了，現在杜道友被他們擄去了，又怎麼是好？」

瑩瑩紅着臉過去拉住了吳嬪的手，哀求道：「師父，妳快想辦法救救他吧！」

吳嬪摔下了她的手，冷笑道：「我有什麼辦法？眞恨不能好好打妳一頓才叫出氣！」



瑩瑩怔了一下，想到了杜鐵池，心裏面一陣黯然，遂即低下頭來！

吳嬪看着她無可奈何的嘆息一聲，道：「妳小小年紀，那裏知道這件事的嚴重性……你以爲百花教是好惹的麼？」

瑩瑩道：「如果師父親自上門，百花教主說不定會看師父的面子把人放了！」

「妳說的容易！」吳嬪冷冷的道：「那個老魔頭豈是這麼好說話的人？這個天底下他又賣誰的賬？再說，我又一時莽撞，傷了他的愛女——」

嘆息一聲，她接道：「就我所知，佟聖對他這個寶貝女兒疼愛異常，如果沒有這件事，也許我還可以硬着臉派他一個不是，可是這麼一來，只怕我不找他，他或許還會上門找我呢！」

瑩瑩聽師父這麼一說，登時不再吭氣兒了！心裏一陣着急，禁不住熱淚奪眶而出！

吳嬪對這個徒弟着實疼愛，見她一哭，却也不忍心再加以苛責，嘆息一聲道：「妳也不要哭了，事情既然發生了，總要想法子挽救，哭又有什麼用？」

瑩瑩泣道：「這都是我害他的，師父，妳看杜鐵池落在他們手裏，會不會有什麼危險？」

吳嬪冷冷的回答道：「我看危險還不致於——」

她當然明白「九尾金蜂」方紅所以要把杜鐵池擄回去的原因，却不便說明，心裏正在盤算這件事如何自處。

驀地眼前紅光一閃，徐雷忽然現身眼前。

雙方乍見徐雷即道：「原來吳道友師徒在這裏，我以爲發生了什麼事呢！」

「碧溪仙子」吳嬪不禁臉上一紅，道：「道兄來得正好，這件事還要請道兄拿個主意才是——」

徐雷詫異道：「什麼事？」

吳嬪嘆息一聲道：「寒舍就在附近，請枉駕一行，返回之後再說如何？」

徐雷因爲臨時有幾句話，想到要囑咐杜鐵池，見他不在眼前，只以爲必在吳嬪洞府之內，當下也就不再客氣，遂即點頭道好！

吳嬪彩袖輕拂，一片青光閃過，已簇擁着老少三人破空直起！不過閃得一閃，已抵達對峯居處。

當下遂即由瑩瑩行法，開了禁制，直趨內室！

徐雷還是第一次來，見此仙景，讚不絕口，吳嬪師徒却是滿臉憂容，也不曾與徐雷寒暄客套！

在一間寬敞的丹房內，雙方都落座之後。

「碧溪仙子」吳嬪面有難色的道：「道兄有所不知，杜道兄失身妖婦之手，被人擄走了！」

徐雷登時一驚，作聲不得。

吳嬪訕訕道：「這事都怪我一時疏忽，只顧了在丹房內用功，却不曾注意到，小徒爲此還差一點喪失了性命，道兄你看這件事如何是好？」

徐雷驀地站起來，道：「那裏的妖人這麼厲害？我們這就找他們去！」

吳嬪嘆道：「道兄暫請稍安勿燥，這件事莽撞不得，却要從長計議才好！」

徐雷怔了一下，緩緩坐下來！

他深知吳嬪性情，若非是遇見了絕大困難，絕不會這般忍氣吞聲，想到了杜鐵池的安危，心裏好不着急。

當時兩眼發直道：「吳仙子你就快說吧，救人要緊，却是拖不得！」

吳嬪緩緩點頭道：「道兄，這個搶奪杜道友的妖婦，並非是沒有來路的人，她是——」

「是誰？」

徐雷迫不及待的問着，目光裏蘊含着無比憂慮！

「她是『巫山』百花教來的人……」——吳嬪緩緩說道：「想必道兄也會有個耳聞吧！」

徐雷登時一愣，睁圓了眼道：「是佟聖那個老魔？」

吳嬪緩緩點頭道：「這件事似乎與老魔佟聖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却是他百花教的來人，這一點是不會有錯！」

徐雷冷笑道：「是誰？」

「『九尾金蜂』方紅！」吳嬪冷冷的道：「老魔第九小妾，道兄可曾聽說過這個人？」

徐雷搖頭道：「沒有聽過——」

接着冷笑一聲，道：「百花教雖是不易招惹，可是却也容不得他們上門欺人，我這就去一趟，倒要面見老魔，向他要回一個公道！」

說罷就要轉身步出！

吳嬪忙道：「道兄留步，這件事要三思而行！」

徐雷回過身來，嘆道：「杜道友還在他們手裏，這件事怎麼能不急？」

吳嬪道：「就是因爲杜道友在他們手上，才不可莽撞行事，道兄莫非不知佟聖老魔是出了名的難惹，再說，他那百花教，却是不易進出呢！」

這句話，顯然含有深意。

徐雷登時愣了一下道：「這個我倒是不清楚了！莫非他那百花教，還設有什麼厲害的禁制不成？」

吳嬪點頭道：「正是這樣——難怪道兄不知道，這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

徐雷回過身子，坐了下來！倒要一聽究竟！

吳嬪乃道：「老魔佟聖四十年前在元江，收伏了萬載金蛛，帶回巫山之後，迫使那個毒物爲他看守大門，這還不說，且在他所居住的百花谷，以五行生尅妙用，設了五座界峯，分由五名極厲害的專人把守，以天時地利之使，設下內外禁制，休說一般難以通行自如，就是道力高深之人，如無特別指引，冒然撞入也是必吃大虧無疑！」

徐雷冷笑一聲說道：「原來這樣，無怪乎他手下的一名小妾，也敢這等胡作非爲了！」

吳嬪苦笑道：「佟聖修道千年以上，雖說倡行異術，到底還不失正直，只是他手下妻妾門人衆多，這些人仗着佟聖修爲有年，魔法無邊，又因佟聖生性護短，才使他們胆敢胡作非爲肆無忌憚，過去百年來，這個老魔因參透了『魔火眞經』，法

力益高，武力所及，遠近披靡！」

微微一頓，才又接下去道：「——道兄尚還記得昔日橫行天地五極的五名魔頭麼？」

徐雷點頭道：「道友指的是『五極尊者』？」

「不錯！就是他們五個！」吳嬪道：「這五個人如今居然紆尊降貴，改投百花教下，自甘雌伏，聽憑佟聖驅使指揮，我方才說到的那五行界峯，即由他們五人分別看守！」

徐雷神色一變道：「啊——這就難怪了！」

他聽聞「五極尊者」五個厲害魔頭大名，悉知這五個人乃是天地間五個奇異的化身，分承金、木、水、火、土五行精英異性而生，平日各守一方，不相往來，性情兇惡毒特，大悖人情，為天地五怪，却是怎麼也想不到他們五個人竟然會團結一起，甘事於人？

吳嬪似已看出了他心裏的疑團，當下苦笑道：「道兄莫非還有所置疑麼？」

徐雷擰着一雙火紅的濃眉道：「五極尊者各霸一方，素聞他五人各秉生性，水火不容，何以如今修好一爐，却又甘心投效佟老魔？」

吳嬪道：「這件事，我原先也是不信，說起來這話可就長了——現在也不及多說，據說佟老魔『元江探寶』時，為他巧得了一部前古仙人留下的『五極神飛道統』法典，分金木水火土，共五册！據說佟聖得此五卷書後，才得以分別控制這五個魔頭——至於詳細情形，是不是這樣，我就不知道了！」

徐雷頓了一頓，冷笑道：「道友這麼一說，果然不便冒然行事了，只是這件事豈能就這樣算了不成？」

吳嬪嘆息一聲道：「自從這五個魔頭為佟聖所用，再加以他本身習透魔火眞經；魔法大進，達數十年來，無疑已是魔道魁主，正道人士很少願意招惹——」

話才說到這裏，只見面前白光乍閃，「玉樹眞人」桑羽忽然現身眼前！

他乍然現身，遂即冷笑插口道：「那也不一定，却要看看他惹的是什麼人！」

吳嬪等三人見狀相繼站起！

徐雷嘆息道：「桑兄來的正好，這件事還請拿上一個主意才好！」

桑羽嘻嘻一笑，看向吳嬪道：「嬪妹妳何必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據我所知，那佟老兒雖是行為猖狂不可一世，未必就肆無忌憚，只是這件事從何而起，何故與他為敵，倒要聽妳說說清楚！」

他與吳嬪雖是近在咫尺，但是過去相交並不好，此刻忽然改了稱呼，可知彼此已捐棄前嫌，言歸於好，只是當着人前這般稱呼，却使得吳嬪粉面通紅，有點不好意思。

她臉上紅了紅，看了徐雷一眼，再轉過眼來白向桑羽，微微嗔道：「我與徐道兄正為這件事煩悶，你還有心情來說笑，眞是好雅興！」

桑羽這才發覺那在座各人，包括梁瑩瑩在內，每人臉色都不太對勁，心裏微微一怔！

徐雷已嘆道：「桑兄還不知道麼？杜道友被百花教的來人强擄去了！」

桑羽頓時一驚，看向吳嬪道：「這是眞的？」

吳嬪冷冷一笑，說道：「自然是眞的了——」

她目光凌厲的看向梁瑩瑩道：「瑩瑩，妳把當時發生的事，再向二位前輩說一遍！」

瑩瑩一直坐在那裏發呆，聆聽之下，眼圈一紅，遂即又禁不住落下淚來。

當下就先前之事，一五一十的向着徐桑二人哭訴了一遍，這當中自然也有不足為外人道處，大體都還實在！

桑羽與徐雷聆聽之下，都不禁怒形於色，「碧溪仙子」吳嬪也氣得頻頻冷笑！

這三個人，都不是好欺侮的，現在却被對方一個婦人上門欺凌至此，硬生生的把杜鐵池給迷暈架走，這件事要是一傳揚出去，那可眞是丟人現眼！

徐雷忍不住怒聲道：「這個姓方的女人太也胆大妄為了，我們去找佟老兒說話，他總不能不管！」

桑羽冷笑道：「這你就錯了，佟老魔是出了名的護短，不要說是他的愛妾了，就是他百花宮隨便一個門下，也不容外人指責，不過——」

略一吟哦，他遂即又接下去道：「……不過據我所知，這個魔頭倒也並非眞的胆敢與天下為敵，最起碼却是有一個人很令他心存忌諱！」

徐雷一怔道：「誰？」

桑羽微微笑道：「道兄應該記得當年東海屠龍的幾位前輩眞人吧！」

吳嬪與徐雷俱不禁神色一動，各自點了點頭，徐雷道：「桑道友所說，莫非指的是在崑崙的幾個老人？被稱為『崑崙七子』的七位老前輩？」

桑羽一笑道：「這就對了，據我所知，似乎只有這幾位前輩眞仙出山，才得能令那個魔頭伏首認錯，否則任何人這個老兒也不會賣帳！」

「碧溪仙子」微微點頭道：「這話倒也是眞的！我聽說佟老魔過去在這七位前輩手下吃過大虧，如非是七位前輩中的那位『乾坤子』霍明老前輩代為說情，佟老魔幾乎喪失性命，不知是否眞有此事？」

桑羽冷笑道：「當然是眞的了！」

他鼻子裏哼了一聲，接下去道：「自從那一次以後，佟老魔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發奮勤習『魔火眞經』，並把他所居住的百花谷佈置成天羅地網，十面埋伏，以期七子再來襲擊，我那摯友『小倉神君』對於這件事最是淸楚！」

徐雷嘆息一聲道：「我現在只是担心杜恩人的安危，萬一有了什麼差錯，可是怎生是好？」

桑羽搖頭冷笑道：「這一點道兄大可放心，杜道友雖說是前生法力尚未完全恢復，但是却已深悉七修壁圖，一旦醒轉過來，却非那妖婦所能任意擺弄，再說那妖婦既垂念杜道友之少年英俊，也必不致對他下什麼毒手，這一點是可以認定的！」

吳嬪緩緩點頭道：「這話倒也不錯，怕只怕杜道友年紀輕，閱歷尚差，着了那賤婦的道兒，可就不好！」

桑羽微笑搖頭道：「這話我不同意，



杜道友年紀雖輕，實力却有過人之處，否則豈能在短短時日裏，參悟出七修老仙師繪於洞壁的那些玄妙心法？那個婦人看來是在他身上佔不到絲毫便宜！」

吳嬪嘆道：「話雖如此，我們豈忍坐視杜道友身陷險境而不與理會？」

桑羽點頭道：「這件事我已有主見，看來要想救出杜道友，則非要請出這七位老人家不可了！」

徐雷站起來道：「事不宜遲，我這就往西崑崙去面求七老了！」

桑羽一笑道：「道兄但請稍安毋躁，這件事是急不來的！」

一旁的梁瑩瑩却含淚趨前，向着桑羽姍姍拜下道：「桑師伯，您老人家請快救救他吧！」

桑羽嘆息道：「妳這丫頭，快快起來，我們現在不正是在商量辦法麼！」

「碧溪仙子」吳嬪却道：「瑩瑩，妳起來吧！」

瑩瑩叩頭站起，悄悄站立在一邊，還在落淚！

吳嬪目光向桑羽一轉，微微嗔道：「你心裏有什麼就說出來，別再一個勁兒的賣關子了！」

桑羽看了她一眼，這才輕咳一聲，道：「杜道友命中活該有此一難，七七四十九日是逃不掉的，不過却是有驚無險，各位大可放心！」

各人都怔了一下！

徐雷很奇怪的看向他道：「桑道友你又是怎麼知道的？」

桑羽一笑道：「小弟幼從『龜齡公』，曾習過『六合奇門神術』，以之卜人從不失算，是杜道友出山之刻，因見他氣貫五嶽，分明大得氣勢，所向無前，建功至廣之格，然而却於紅光頂盛中，有絲浮沉不定陰影，是我心中奇怪，當於靜中參悟時，仔細運功推算，才得知一個概括！」

徐雷點頭道：「原來這樣，龜齡公神課妙算，天下無雙，桑道友既承傳授，想必高明之至了！」

桑羽一笑道：「怎麼高明却不敢說，不過以之測人吉凶，却是靈驗得很！」

吳嬪道：「卦上怎麼說？」

桑羽微微笑道：「卦上結果，杜道友雖是眼前有四十九日之難，却與他秋毫無損，臨終却可因禍得福——」

各人心中頓時一鬆，梁瑩瑩也情不自禁的展開了笑顏，却見桑羽一雙眸子注定着她，瑩瑩臉上一陣羞澀，怪不好意思的低下了頭！

桑羽目光一轉，似想說什麼，却又欲言又止的忍住不發！

頓了一下，他才又接道：「是我細心推算之後，測知非解杜道友這一難的救星，位在西方，幾經研算，也想不起是什麼人，現在才知道敢情是應在了『崑崙七子』這七位老前輩身上！」

「碧溪仙子」吳嬪蛾眉微顰道：「這件事很討厭，誰都知道這七位老前輩，是出了名的難說話，要想請他們出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還要他們去對付百花教主，這件事太難了！」

桑羽微微一笑道：「這件事開始是由瑩瑩而起，瑩瑩，妳却脫不了關係呢！」

瑩瑩傷感的點頭道：「弟子知道，師伯只管差遣就是！」

「這就對了！」桑羽看着她道：「解鈴還需繫鈴人，我看還是由妳動身，專誠往西崑崙去一趟，當面懇請七位前輩眞仙比較妥當！」

瑩瑩答應一聲，却把眼睛轉向師父。

吳嬪心知「玉樹眞人」桑羽神機妙算最是靈驗，他既這麼說，必有深意，當時點頭道：「既是桑師伯這麼說，妳就遵示快去吧。」

瑩瑩見師父答應，心中甚喜，當下趨前道：「請師伯關照，我這就去了。」

桑羽打量着她，含笑點頭道：「妳答應了就好，這件事暫時不急，明天此刻，妳穿着整齊，再來我處，我再告訴妳怎麼一個走法吧。」

徐雷原是急性之人，更因為杜鐵池與他兩世淵源，關係不同，一聽遇難，眞恨不能即刻前往解救，偏偏遇上了桑羽這麼一個不慌不忙的慢郎中，心裏好不着急。

然而他畢竟修行有年，道力高深，當時乘桑羽與瑩瑩對答之際，略運神機暗中推算了一下，一顆心登時安靜了下來。

當下由不住長長嘆息一聲，點頭道：「丙午之難，想不到竟然應在了此時，這就難怪杜恩人會有此一難了。」

桑羽微微一笑，向徐雷道：「道兄既然也已洞悉，倒要向道兄請教高明了。」

徐雷搖頭道：「桑道友你心裏有數，天機不可洩露，一切只有待崑崙山七位前輩解決了。」

「碧溪仙子」吳嬪先前也未及深思，這時聽他二人先後這麼說，遂即也默運神機推算了一下，得悉了一個大概！

桑羽苦笑一下，看向她道：「嬪妹大概也知道了吧！這場浩刦端賴崑崙七子大力平復，我等也只能從旁協助了。」

吳嬪輕輕一嘆，道：「我沒有你那個神機妙算的本事，只得略窺門徑，看來這場未來浩刦，禍福尚在不知，杜道友逢凶化吉是可認定，這樣我也就放心了，只是瑩瑩這孩子遇事不够穩重，恐怕難當大任，要是出言不當，開罪了七位老人家，豈非不好？」

桑羽一笑道：「妳太多慮了，這件事我方才已經運思過了，只有瑩瑩去最為合適，妳就不必多担心了。」

他二人對答時，只見徐雷在一旁閉目不語，他雙目微閉，擰着一雙濃眉，却由頭頂上蒸騰出一片嬝嬝霧氣。

桑、吳二人互看一眼，俱都知道此老道法通玄，這時必然在運施「聚神」之術，神遊太虛，當下遂即不再對答！

小半盞茶時間過後，才見徐雷睜開了眸子，頭臉上滿是汗珠。

桑羽微微笑道：「道兄這一趟神遊那裏去了？」

徐雷一再拭着臉上汗珠，頻頻苦笑道：「吳道友說的不錯，那『百花教』果然已十面埋伏，難以通行，如非我見機得早，只怕已困在了『五極元陽陣』內，好厲害！」

邊說兀自頻頻搖頭嘆息不已。

吳、桑二人聽他這麼說，心中大是震驚，想不到他竟然在如此短暫時間裏，竟

然以「聚神」之功，暗施「身外化身」之術，神遊萬里之外，如此功力，如非有極深之「煉神」造就，萬難臻此，當下心中好不佩服。

吳嬪驚訝的道：「道兄可曾見到了佟聖那個魔頭？」

徐雷搖搖頭道：「妳說的也未免太輕鬆了，不怕二位見笑，我却只在那裏打轉，端詳了半天，方自窺了些門徑，却見有紅黃藍白黑五道彩氣，將當空百里方圓內外罩定，是我妄以爲略通五遁之術，當時借『乙木』之氣，遁入陣門，正想分出第三化身，潛入氣眼，不意陣勢却自行發動，將我捲入『戊火』，見有一道上通天眼的紫氣——」

吳嬪面色一驚道：「道兄千萬近身不得。」

徐雷神色至爲疲憊的看向她道：「吳仙子妳說的不錯，只是我當時却沒有看出，萬萬沒有想到那道紫氣，竟是總合五極眞氣的『氣眼』，待到身臨近前之一霎，才覺出來，形勢已是不及——」

說到這裏，嘆息一聲，搖搖頭，臉上猶有餘悸。

桑羽道：「後來呢？」

徐雷哈哈一笑道：「是我覺出有異時，再想脫身，已是不及，却爲一股絕大吸力將元神吸起，眼看着將入那紫色氣渦之內，想不到却由東南方大位青光裏，湧出了一個青面枯瘦老者——」

說到這裏，他臉現遺憾的苦笑了一下道：「那老人事後才告知我名姓，原來是五極尊者中的木神精『木尊者』，承他破格打救，才得躲過了殺身之難……」

憶及先時之險，他情不自禁的打着冷戰，一時間神色黯然！

「玉樹眞人」桑羽大爲納罕的道：「道兄是說『木尊者』？」

徐雷點頭道：「不錯！我久聞這『五極尊者』殘暴成性，却是怎麼也不曾料到這位『木尊者』，竟然會對我破格開恩，實在是想像不透其中原因。」

桑羽與吳嬪俱吃一驚，面上都不禁現出納罕之色。

吳嬪還不敢確信，吶吶道：「道兄是說，這個木尊者曾對你仗義援手。」

徐雷感嘆着道：「當時情形眞可謂險到極點，是我發覺不妙時，元神已被吸起，眼看着將入氣渦的一刹那，只見那個綠面老人，由十指間發出『乙木眞氣』，將我全身罩住，遂即縱身進前，將全身化爲一片綠色霧光，借乙木神雷之勢，將我震出陣外——」

桑羽呆了一下，道：「這件事確是古怪，木老兒是出了名的黑心辣手，怎會對道兄破格援手？這件事實在難以想像。」

「碧溪仙子」吳嬪道：「他可曾與道兄說些甚麼？」

徐雷定了一下神，點頭道：「自然是有——」

頓了頓，才又道：「這個魔頭，當時行動甚是驚慌，只喚住我，自報姓名，囑我不可忘其今日救助之恩，言罷叫我速返，遂即隱身不見！」

「碧溪仙子」吳嬪皺了一下眉，實在也想不出其中道理，桑羽也思索着未曾出口。

徐雷苦笑了一下道：「——是我當時承他關照，不敢再造次闖入，只在附近觀查了一下，發覺到百花教端的不可輕視，只是在通向百花谷一段路口，少說也有五道厲害禁制，我因爲有了前車之鑑，再也不敢莽撞，這才匆匆轉了回來。」

桑羽點頭道：「道兄總還算見機得早，據我所知，姑不論由『五極尊者』所看守的『五極界峯』變化萬千，萬難擅越，就是佟老兒自己所佈設的『百花毒陣』也是大非等閑，如非先有防備，只怕上來就要吃大虧——」

說到這裏，冷冷一笑道：「佟聖老兒，雖是異派出身，但千百年來，除了行爲任性以外，倒也別無惡彰，他又何須這般防守自己！」

吳嬪點點頭道：「我看這其中一定有甚麼隱秘。」

桑羽站起來道：「再說吧，我友小倉神君飛劍傳書，約我一晤，就此還要跑上一趟大漠，瑩瑩不要忘了明天來一趟，我當有機密告訴妳！」

深瑩瑩忙自點頭答應，桑羽遂向徐、吳舉手爲禮，一片銀光閃過，人已無踪！

徐雷微微搖頭嘆息一聲，也再站起道：「這件事，既然是早已注定，急也無用，不如且依桑道友說法，着瑩瑩到北崑崙走上一趟，面訪七位前輩之後，再定取捨吧！」

吳嬪苦笑了一下，道：「也只好這樣了！」

遂即又道：「我看桑眞人是胸有城府，他承龜齡公傳授過許多高奧的先天易理推算之數，這件事他心裏有數，要不然他不會這麼沉着！」

說到這裏輕嘆一聲，道：「說來說去，這件事都怪我不好！要不是我把杜道友拉來，也就不會有這件事了……」

徐雷道：「吳仙子妳又何必自責，杜恩人此番出世，如旭日東昇，理當光華大顯，必將逢凶化吉，說不定爲此更有一番新的遇合也未可知！且待瑩瑩見過崑崙七位老前輩再說吧！」

說罷起身告辭，吳嬪偕同瑩瑩送至洞前，徐雷道別後自行飛去！

吳嬪候各人去後，才把瑩瑩喚到身前，詳詳細細的問了一遍，少不得嚴厲的譴責了瑩瑩一頓——

由於這件事牽扯的對象是百花教，自不免使吳仙子觸及到當年與佟聖之子佟玉麟的一段舊情，雖然事隔多年，往事不堪回首，思來令人斷腸，但是對於佟玉麟那個人，她仍有一份藏在內心深處的感情！只是這段感情，却不能也不願在人前承認，甚至於連她自己也不敢承認！

越是不要想，越是紊亂！而對方佟玉麟翩翩神采，更是翻飛眼前，把他與另一面的「玉樹眞人」桑羽拿來比較，更是難以持平！

她這裏一番回溯，一番興嘆，眞是「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似一番滋味在心頭！」

以吳嬪之仙道功業，數百年的修爲，自恃玄功變化，無所不能，然而一觸及情懷，却顯得那麼樣的脆弱，霎時間，她就像變了個人兒似的！

返回到昔日靜坐的丹房裏，她猶自無法平靜下來——神仙歲月，固是綺麗多彩，無所不能，却獨獨看不開，掙不脫這個「情」字！

她深深譴責着自己的脆弱與無能——

隔室傳過來瑩瑩的哭泣聲音！——師徒一般的爲「情」所苦！

想着想着，吳嬪宛若「置身寒冰」！

× ×

一串炫耀着五彩光華的風鈴，在柔風裏轉動着，散發出美麗的連串音階，「叮叮！」互撞出聲，聲音美妙舒徐！

杜鐵池恍惚的睜開眸子，只覺得自己睡在一塊綴滿了紅水晶的軟榻上！

——四週圍是姸麗奇彩的柔紗幔子，微風那麼柔和的顫動着，就像是輕淘上岸的浪花！

金角架上站着一隻翠羽的鸚鵡！

白玉的地面上設置着熊皮的軟墊，有一尊古琴，花瓶裏插着一束紅梅！

……

這一切就像是一個夢！

比夢更要充滿了玄疑！迷幻……

杜鐵池一個咕嚕由牀上翻了下來，只覺得身上兀自帶有微微的怠懈！

他忽然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在雁蕩，他與瑩瑩遭遇到百花教二女的那一幕，冉冉由記憶中昇起。

他記得當時瑩瑩正在與那個「九尾金蜂」方紅在鬥法，對方二女被困於瑩瑩的法寶「法華輪」下，方紅忽然揚手打出了一朵玉花，爆射出一陣奇香的彩霧。

隨後他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這麼一想，禁不住嚇出了一身冷汗！

這個地方，絕非是什麼好去處！

想着，他放步向門外奔出，不意足下方一接近門前，倏地由門側四週，閃射出長短均衡的七道黃藍不等的光華，即有一股強大的彈震之力，把他身子向後彈了出去！

由於這股彈震之力，異常猛勁，杜鐵池原先又未曾料及，猝然遭受之下，身子已被彈出七八尺外，險些摔倒，非但如此，全身上下更像是觸了電似的爲之半身發麻！

經此一來，他才忽然警覺到，原來就在這間房子裏還設有厲害的禁制！

房子裏另外開有兩面軒窗，杜鐵池却不敢再冒險撞出，他隨手由一張玉几上拿起了一個鎮紙隔窗擲出，不意那鎮紙才經出手，即由窗前捲起一片紅光，將鎮紙彈回墮地，杜鐵池呆了一呆，站在當處動彈不得！

心裏想着八成是着了那魔女道兒，待要施展飛劍攻破眼前禁制，不意單手方向腰間一探，才發覺到那口圍束在腰間破月劍，連同七修眞人留贈的一口七修劍，兩口前古神兵，俱已不翼而飛，非但如此，就連隨身的法寶囊，也被人解了下去！

固然兩口仙劍，連同法寶囊，俱有仙法禁閉，非擅知開啓口訣者萬難啓開施用，只是這等仙家異寶，關係着他未來的仙業至鉅，甚至於與整個正派的未來安危，都有極大的關係，却是萬萬遺失不得！

現在杜鐵池忽然發覺到全部遺失，自是非比尋常，一時急出一身汗來！

眼前到底是一處什麼地方，他還弄不清楚，只覺這間玉室面積甚大，室內除了這張玉榻以及前述各物以外，另設有一面玉鼓，高懸空中，更有紅白兩面長幡，交插着置於榻前，更不知是什麼傢俬，站在室內隔窗眺望出去，更見玉閣飛簷，長橋掠波，鱗次櫛比，好一派富貴光景。

杜鐵池左右觀望了一刻，心中越是大惑不解——

他自從深悉七修心法，拜飲「靈石仙液」之後，早已身具異能，只是有些功能苦在不能自知，又因上來被「百花毒散」迷昏了頭，現在雖已甦醒，却還有些混沌，並未完全恢復過來！

這時猝然發覺到厠身非地，不得不打點起精神來——

當下他強自鎮定着，在寶內熊皮厚墊上坐下來，心念着七修仙法中的「返璞歸元」坐功圖譜，試着閉目調息了一刻——

約盞茶之後，起身站起，遂即神清智爽，較之先前，判若二人，當下運用慧目四下再次觀察一遍，這一次可就看出了一些蹊蹺，目光視處，只見玉室內迷漫着一片氤氳之氣，繞着這間玉室四週，却有一圈紅藍異彩，形同是一面透明的琉璃罩子，將整個房子罩定，而在出口處，却開有類似門戶的一處洞口，却有黃藍不等的七道光華隱約將門前罩定！

這道七彩奇光，形若一道長虹，作弧狀垂下，一端罩向門前，另一端却發自一面形態怪異的鏡面上！

杜鐵池若非曾飲用過萬載難逢的「靈石仙液」，對於這些暗設的室內禁制，萬萬難以窺知！

他雖然身具多方異能，本身功力更在恢復之中，只是仍同凡人一般，具有非常的好奇之感，對於一切的玄功異術，都心存迷惑，似知不知，如悟又非！

玉室內的一切，大大的提高了他的警覺，本身雖在危困中，吉凶不知，只是眼前的這些明暗設施，却大大的激發了他的好奇心！

他既然窺知了眼前虛實，就把注意力投注在那面看似怪異的鏡面上——

那是一面六角形，約有手掌大小的白骨銅鏡，鏡身懸在玉榻上方石壁，不十分高，杜鐵池只須略企足尖即可摸到。

他急欲要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却礙於室內的禁制，不便出入，既發覺到那層無形的禁制，是由牆上那面骨鏡發出，說不得就要將它移動一下。

當下他不假思索的伸手向鏡上捫去，果然手指方一捫向鏡面，即如同先前那般感覺一般！一股奇大的反彈力，將他整條手臂高高彈起，幾乎有爲之折斷的感覺！這才知道厲害，再試着由側面摸過去，却是沒有事！

他手摸着鏡面的骨架，只覺得這小小一面鏡子，却似重有萬斤！

杜鐵池正待聚結眞力，把這面骨鏡移開，忽然耳邊聽到了一些什麼——

須知他自從飲過「靈石仙液」之後，各類官感均極靈敏，只須略一聚神，即可察視聽於微妙之境，即使成道有年之修爲之士，亦往往不及！

——這時他彷彿聽見了一種「呼呼」破空之聲，由於他本身亦此道中人，是以乍然一聽，即可判定乃是「劍遁」之聲！

換句話說，就是有人來了！

他趕忙移開了這隻手，向後退開！身子方自站定，即見室外月白色的光華閃得一閃，一個粉裙羅衫的綺年少婦，已現門前！

杜鐵池方自認出來人正是「九尾金蜂」方紅，後者已輕啓蓮步走向門前！

只見她手掐靈訣，向着門上一指，鏡光立隱，遂即含笑步入！

杜鐵池注意到那道七色鏡光，一俟方紅步入之後，遂即又自行射出！仍如前狀將門戶罩定！

「九尾金蜂」方紅似乎未曾想到杜鐵池已經醒轉過來，不禁微微一驚。

「哦——」她手摸桃腮，挑着一雙細長的眉毛笑道：「敢情你已經醒了？」

杜鐵池面色一沉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什麼地方，你又把我帶來這裏幹什麼？」

方紅「格格」一笑，翻着一雙桃花眼瞟着他：「我的少爺，你先別急呀，幹嘛的：像炒爆豆似的，倒是叫人家喘上一口氣呀！」

杜鐵池其實已無須再問她什麼，也能猜知是怎麼回事了，心中固是驚惶不已，表面上却越加的力持鎮定。

「無恥妖女！」他冷冷笑道：「我乃七修眞人末世衣缽傳人，妳豈敢欺凌與我？還不快點將我飛劍法寶持還給我，我也就念在妳無知，不再論罪，要不然的話，哼哼……」

「九尾金蜂」方紅乍聞得對方竟然是「七修眞人」衣缽傳人，由不住大吃了一驚——

可是緊接着她鳳杏一轉，粉臉上遂即帶出了一片笑靨，當下輕笑一聲，向前走了幾步，在玉榻上坐下來——

「你說什麼來着！小兄弟？」聲音裏充滿着嬌媚：「你是七修眞人的末世傳人嗎？」

杜鐵池睜圓了眼道：「你豈能不信？那把七修仙劍就是證明！」

方紅臉色微微一變，却又吃吃笑道：「這也就對了，怪不得那把劍我弄不開呢！原來是七修老前輩的仙劍！小兄弟，來到了姐姐我這個地方，你也用不着害怕，我又不是老虎，還會吃了你？」

杜鐵池見對方少婦，櫻口桃腮，粉面着春，人本來就長得不錯，再特意的一粧扮，也落得一朶鮮花似的，眉梢眼角，更顯出春情萬種，心中由不住微微一動！

當下暗忖道：不好，這婦人分明對我不懷好意，我却是不能着了她的道兒。

一念及此，杜鐵池頓時有如着身冰露，再也不爲她所惑，當下緩過臉來，冷冷的看向她道：「我知道妳這裏是巫山百花教，百花教主佟老前輩，雖然我並不認識，但是我却知他修爲千年，除了行爲任性，倡行異說之外，倒算不上是什麼惡人，妳把我騙來這裏，又是爲了什麼？我勸妳還是好生的想想明白，否則的話，我如今雖然法力尚未能完全恢復，不能運施自如，可是我的幾個朋友，如果得悉我被妳騙來這裏，必不會與妳干休，到時候只怕連佟教主也脫不了干係，我說的都是眞話，妳可不要自誤誤人才好！」

這一番話倒是千眞萬確，絲毫不曾誇大！

按說「九尾金蜂」方紅其人，除了生性淫蕩，行爲任性以外，倒也與百花教主佟聖一樣，平素並無什麼惡行，即以淫蕩而論，素日面首也都出諸對方心甘情願，並不敢過於踰規！

杜鐵池這番話，理當發人深省，使她頓悟所非才是，無奈她色令智昏，總以爲對方所說未必實在！

一來，她萬萬不會相信，杜鐵池眞的會是七修眞人傳人，再者杜鐵池之俊美，仙風道骨，確是她前所未見，這等美男子，平日看上一眼也是舒服，更何況已在自己掌握之中，那裏捨得將到口美食隨便放過！

當下笑瞇瞇的道：「你的朋友我已經見識了，本事也不怎麼樣，我要是不看在你的面子上，還會有她的命在麼？」

杜鐵池怔了一下道：「妳是說瑩瑩，她人呢？」

方紅把嘴撇了一下，道：「怎麼回事，心裏還想着她麼！你這個人倒看不出還是挺多情的——」

說着，姍姍走到了杜鐵池面前，單手插腰，展示着她玲瓏動人的軀體道：「呶——你自己瞧瞧吧，我又那一點比那個丫頭片子差了！別傻里瓜吉的只釘着一個雛兒不放好不好？」

杜鐵池眞恨不能一拳搗過去，可是他一來不願意伸手打一個女人，再者自己此刻落在對方手上，飛劍法寶都已喪失，此時此刻確實不宜與對方翻臉，以免各走極端，落成不可收拾局面！

這麼一想，硬生生的忍下了眼前的這口怨火。

「九尾金蜂」方紅見他只瞪着自己，並不發話，臉上表情更是先怒後平，只當是已爲自己姿色所動，心裏好不高興，由不住把身子又湊了湊。

却把一隻白酥酥的嫩手，搭在了杜鐵池肩上，那雙水汪汪的眸子裏，交熾着一脈春情，無邊慾火——

「小兄弟，你這又是怎麼啦？」

說着粉頸低垂着，却把那雙充滿了慾火的眸子瞟向杜鐵池，臉上帶着勾人盪魄的淫媚。

「我還眞以爲天下有不吃魚的貓呢！看起來——」

一面說，這婦人扭動着楊柳腰肢，吃吃笑着，却把兩根春葱似的指頭，向着杜鐵池臉上擰去！

杜鐵池雖是不慣與婦人打交道，却也無法再忍受，當時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妳！想幹什麼？」

方紅一隻手被他用力的握住，却是並不掙脫，鼻子裏嬌哼一聲，乾脆把整個嬌軀向對方懷裏倚去！

杜鐵池低叱一聲：「賤婦——」

正待舉手向她臉上摑去，忽然門外傳來一聲女子嬌笑聲：「哧——」

雖祇是輕輕的一笑，却使得杜鐵池與方紅二人相繼一驚！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 幽靈四艷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仙女廟中，桑木道長與李三奇、任天豪全力將鐵大鵬施救，當鐵大鵬傷勢好轉，清醒過來時，桑、李、任三人互勸鐵大鵬暫時忍辱負重，歸附仙女門中任客座護法，却爲鐵大鵬所拒，但經不起三人苦勸，而且盱衡當前情況，終於只好答允了。晚上，仙女門主青蓮子邀請他們夜宴，於是由桑木帶領鐵、李、任三人一起赴會。席上，除他們四人外，其餘被邀請的還有十三人，以鐵大鵬久歷江湖，見聞廣博，竟不認識……

## 是戰還是和　雙方費躊躇

青蓮子的目光轉向東面首座上，一個穿着藍衣的中年人，道：「王總巡查，你有什麼成就？」

藍衣人站起身子，道：「屬下奉命籌欵，已籌得紋銀三十萬兩。」

青蓮子道：「三十萬銀子雖然不少，但對本門的龐大用度而言，還嫌不足。」

藍衣人道：「屬下繼續籌措，三個月內，當籌足百萬之數。」

青蓮子微一頷首，又轉向桑木道長，道：「道長，準備先爲本門立一件甚麼功勞？」

桑木道長道：「對本門中事，貧道知道的不多，門主有何差遣，只管吩咐。」

青蓮子道：「好！諸位共替本門去消滅幾個人。」

鐵大鵬心頭震動，忍不住道：「消滅甚麼人？」

青蓮子淡淡一笑，道：「鐵大鵬，我會告訴桑木道長，你如有什麼疑問，請問他就是。」

鐵大鵬暗暗吁一口氣，閉上嘴吧！

李三奇和任天豪一直担心他會發作，但他竟然忍了下去。

桑木道長道：「門主可否作進一步詳細的指示？」

青蓮子道：「我告訴你一個地方，你們明天上午出動，對他們展開圍擊。」

桑木道：「請示門主，那些都是些什麼人，門主可否指示一二？」

青蓮子笑道：「到時間，你們會見面，道長自然明白了。」

桑木道：「我們全體出動呢？還只是出動部份人手。」

青蓮子道：「道長率領的客座護法，全數出動，因爲，對方也不是很容易對付的人，所以，你們要花費一番心血。」

桑木道長道：「貧道遵命。」

青蓮子笑一笑道：「道長，你率領這些人，都靠得住麼？」

桑木道長道：「靠得住，如有錯失，貧道願負担一切責任。」

青蓮子笑一笑道：「好！等你們建了第一次功勞之後，我會給你們一些獎賞，

現在，你們先去休息吧。」

桑木道長站起身子，單掌當胸一立，道：「貧道告退。」

帶着所有的客座護法，快步而去。

桑木道長並沒有立即回到自己的住處，却隨同風塵三俠，行入了鉄大鵬的居室內。

鉄大鵬面色冷肅，不待桑木開口，已冷冷說道：「道長眞要替他們殺人了。」

桑木道：「此情此景，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鉄大鵬道：「什麼意思？」

桑木道長道：「這是一次很冷酷的考驗，我想，他的目的，不在乎我們去殺那些人，只是要我們證明一下，我們是否願去。」

鉄大鵬道：「道長，這不是口頭上幾句話，而是眞實的事，血淋淋的搏殺。」

桑木點點頭道：「我知道，貧道也正爲此而困擾……」

鉄大鵬道：「道長可知道，我們要去殺的是什麼人麼？」

桑木道：「不知道，不過，單憑想象，那一定是正大門戶中的人物了。」

鉄大鵬道：「如是正大門戶中人，道長作何打算？」

桑木道：「這一招很毒辣，所以，貧道才來和閣下商量一下。」

鉄大鵬見桑木對自己如此敬重，神色緩和下來，道：「道長，咱們絕不能殘殺同道，這數十年的奔走得來的聲譽不易，怎能一點都不珍惜呢？」

桑木道長輕輕吁一口氣，道：「鉄大俠，貧道覺着，咱們如是必在兩害之間，選擇其一，鉄大俠有何高見？」

鉄大鵬道：「兩害相權取其輕。」

桑木道：「對！事到臨頭時，這利害輕重就要鉄大俠抉擇了，貧道告退了。」

望着桑木道長的背影，鉄大鵬皺皺眉頭，道：「我是不是說錯了什麼？」

李三奇道：「沒有啊！」

鉄大鵬道：「桑木道長該和咱們仔細的商量一下的，但他却突然走了。」

李三奇道：「大哥爲人太過耿直，所以在用謀方面，都不便和你詳細商量。」

鉄大鵬道：「看來，太過耿正的人，也不太好。」

任天豪笑道：「有些事，必須圓滑一些，大哥論事，經緯分明，語氣堅決，完全沒有商量的餘地。」

鉄大鵬沉思不語。

人處矮簷下，鉄大鵬不得不很認眞的想一想自己的處境了。

李三奇，任天豪，相互望了一眼，兩人也悄然而退。

× × ×

桑木接到了仙女門主的令諭，而且，奉派傳令的竟是岳湘。

桑木道長對岳湘的事，全不瞭解，只有恭謹的奉命行事。

鉄大鵬想了一夜，是否想通了什麼？沒有人知道，他沒有對別人說，也沒有人問他。

桑木帶了風塵三俠和黃鎭山，一行五人，近午時離開了仙女廟。

一路上，誰也沒有說話，神情問，都很沉重。

桑木道長當先帶路，直奔向城外水月軒。

水月軒是靠近江邊一座大宅院，原本是一位鹽商的府第，三年前換了主人。

這是座建築堂皇富麗的宅院，但在揚州地面上，却是默默無聞。

直行到大宅院外，鉄大鵬才忍不住，低聲問道：「道長，咱們可是找這家莊院主人？」

桑木道：「不錯，咱們要殺的人，就在這座水月軒中。」

鉄大鵬道：「看這氣派，似是一個富豪之家。」

桑木道：「這就不清楚了。」

鉄大鵬道：「如若這水月軒中，都是武林同道，道長是否也要下手呢？」

桑木道：「這就是我只帶你們四個人來的原因了，仙女門主，明明知道，咱們不是眞心的降服，她們不但接受了，而且，完全不作防範，不過是想利用我們拚命，拚掉一些武林同道，至於我們是勝是敗，是死是活，好像他們並不放在心上。」

鉄大鵬道：「對極！道長之言，正合吾意。」

桑木道：「我們原是別具用心而來，現在看來，咱們很難得償心願，所以，我想借水月軒一行，決定咱們該去該留。」

鉄大鵬點點頭，道：「走前叫門。」

任天豪一掌拍在銅環上。

銅環叮咚聲中，木門却呀然而開。敢情，這座水月軒的大門，竟然是虛掩着的。

桑木道長微微一怔，道：「諸位當心一些，貧道走在前面。」

大門內是一道長廊，迎面一副木牆上，寫着一個大字：「靜」。

事實上，這裏相當的靜，靜的聽不到一點聲音。

桑木提一提眞氣，暗作戒備，當先而行。

長廊盡處，是一座築建得很好的八角亭子。

長廊就接在亭子上，進了亭中，才能分向各處行去。

這麼一個奇怪的建築，完全脫離了一般建築的常規。

八角亭子相當闊，中間是一片白玉作成的桌子，四面擺了五張椅子。

似乎是早已知道了，他們是五個人來的。

玉桌上已放着五杯香茗，四盤細點。茶還冒着熱氣，一張白箋上寫了幾行字是：

茶中無毒，放心飲用，盤內金棗，食則有益。

下面未署名。

桑木緩緩坐了下來，笑道：「這地方本是一座有水有花的明媚宅院，但這道長廊，接上這座八角亭，反而把一座繁花似錦的莊宅，變的詭異起來，妙手高招，一筆之間，有畫龍點睛之妙，也有一筆反虎爲犬之變。」

鉄大鵬端起手中茶杯，喝了一口，在嘴裏品嚐了一陣，道：「如果這茶中有毒，也該是一種很烈性的毒藥了。」



所有人的目光，投在鉄大鵬的身上，都極注意他喝下去這杯茶的反應。

鉄大鵬這個人果然是胆氣豪壯，竟然把一杯茶全數喝光，閉上雙目，運氣調息一陣，道：「茶中無毒。」

但那些點心呢？

鉄大鵬伸手取過了一枚金棗。而且，毫不猶豫的吃了下去。點心也沒有毒。

鉄大鵬道：「看來，這裏的人，倒是誠心的待客。」

李三奇心中明白，鉄大鵬對眼前的作法，有着極度的不滿，但他爲了大局，又强自的忍了下來，這和他的性格，有着很大的距離，這使他有意毀滅自己。

除了鉄大鵬喝光了面前的茶外，別的人，都沒有動過點心、茶杯，小心一些，總是沒有什麼差錯。

桑木站起身子，緩緩說道：「此地主人，既然早已知道咱們來了，想已早有準備，咱們進去瞧瞧吧！」

一個清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咱們已候駕多時，只不過，咱們沒有想到，來的人，竟然是風塵三俠，和桑道長罷了。」

一個身穿長衫的中年人，緩步行了過來。

鉄大鵬道：「是你……」

長衫中年人笑一笑，道：「怎麼？可是有些意外麼？」

鉄大鵬道：「想不到，想不到。」

桑木嘆息一聲，道：「金陵四英，有幾位在這裏。」

敢情，大家都是熟人。

長衫中年人道：「我們四個人都在這裏，還有八個願共生死的家僕。」

鉄大鵬道：「怎麼會是你們呢？」

長衫中年人笑道：「這有什麼奇怪，正像我們想不到來的，竟會是風塵三俠一樣。」

鉄大鵬苦笑了一下，問道：「你是侯瑜。」

侯瑜道：「侯老三。」

鉄大鵬道：「他們三位都在這裏？」

侯瑜道：「對！」

桑木道長道：「很奇，你們好像早知道了今天的事，爲什麼，還守在這裏不肯走？」

侯瑜道：「走？到那裏去？」

桑木道長道：「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容身。」

侯瑜道：「也許諸位還不大瞭解，走！我帶你們瞧瞧去。」

桑木道長點點頭，道：「請帶路。」

侯瑜帶着幾人，行入了一座大廳中。

這座大廳很寬敞。

而且，廳中沒有什麼陳設，但却擺了四張大木椅。

三張木椅上，都坐的有人，一張木椅却空着。

侯瑜輕輕吁一口氣，道：「空的那一張木椅是我坐的。」

桑木道：「這廳中不見陳設，四位却坐在此地，不知用心何在？」

侯瑜道：「這樣寬敞的大廳，可以使雙方放手一戰，至於咱們坐在此地，自然是在等人。」

桑木道：「等誰？」

侯瑜道：「來的却是你們。」

鉄大鵬道：「侯兄的想像之中，來的是什麼人呢？」

侯瑜道：「反正想不到是你們風塵三俠就是。」

桑木道：「侯大俠，可知道我們來此的用心了麼？」

侯瑜道：「知道！諸位來此，用心就在殺人。」

桑木道：「侯大俠說對了，他們三位，請起來吧。」

原來，那木椅坐的三個人，只在桑木等進入大廳時，望了幾人一眼之外，就閉上雙目，靠在大木椅上似是睡着了一樣。

侯瑜問道：「道長等來此的用心何在呢？」

桑木道：「奉命來此，殺了諸位，不過，貧道事前，絕不知道，這裏竟住的是你們金陵四英。」

侯瑜道：「現在，你知道了，準備如何？」

桑木道：「現在，咱們的處境，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諸位也是江湖道上，很負盛名的人，大家放手一戰，倒是很難說鹿死誰手了。」

侯瑜道：「你看看他們三位，像是可以動手的樣子麼？」

鐵大鵬道：「他們是不是病了？」

侯瑜道：「對！很厲害的病。」

鐵大鵬回顧了桑木道長一眼，道：「道長，金陵四英，病了三個，咱們總不能對三個病人下手吧。」

桑木淡淡一笑，道：「鐵大俠可有更好的辦法？」

李三奇突然開了口，道：「侯兄，那些點心，香茗，可是你替我們準備的。」

侯瑜沉吟了一陣，道：「也許，是他們吧。」

「他們是誰？」

侯瑜道：「是我們八個隨來此地的僕人。」

李三哥道：「那點心很精美，絕對不是粗手粗脚的人，所能作得出來，所以，這座大宅院中，除了你們金陵四英，八個義僕之外，還有別人？」

侯瑜道：「酒肉穿腸過，佛在自心頭，你們看到了甚麼？就自己猜想去吧？」

任天豪冷冷說道：「不管我們看到了甚麼？不管這裏有些甚麼人？如若現在咱們出手對付諸位，老實說，他們也來不及救援閣下了。」

金陵四英，似是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了。

除了侯瑜之外，另外三個人，簡直像睡着了一般，望也不望李三奇等人一眼。

侯瑜淡淡一笑，道：「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諸位如是要出手，盡管請便吧。」

桑木道長望着鐵大鵬笑道：「鐵大俠，你看，咱們應該如何？」

鐵大鵬有些火了，冷冷說道：「侯瑜，你們金陵四英，這般裝瘋賣傻，可是認爲我們眞的不敢殺人麼？」

侯瑜道：「閣下請啊！」

鐵大鵬右手一揚，呼的一掌，向一個長衫老者前胸拍去。

那是金陵四英的老大，神拳陶琪。

鐵大鵬掌勢何等强勁，這一掌如被擊實，就算是鐵打銅鑄的人，也要被這一掌震飛。

但陶琪竟然全然無覺。

鐵大鵬掌勢逼近前胸時，突然收住，歎息一聲，道：「你怎麼不還手？」

陶琪忽然一抬右手，五指抓住了鐵大鵬的右掌脈穴，冷冷說道：「你怎麼不拍下這一掌？」

鐵大鵬呆了一呆，道：「你？」

陶琪冷笑一聲，道：「這一掌，你如眞的拍了下來，大概，你必死無疑，姑念你還有一念仁慈之心，你自己選擇一個死法吧。」

陶琪五指，有如鋼鉤一般，緊緊扣住了鐵大鵬的右腕脈穴，使得鐵大鵬半身酸軟，完全沒有了反擊之力。

李三奇，任天豪，雖然想出手搶救，但又恐陶琪傷了鐵大鵬，不敢出手。

事實上，陶琪這等出其不意的反擊，大出了幾人意料之外，塲中人，除了金陵四英之外，都不禁爲之一呆。

桑木道長歎道：「人心險惡，鐵大俠想已明白了。」

鐵大鵬冷冷說道：「只怕我一念仁慈，反受所制，你們不用顧忌我了。」

這時，閉目躺在木椅上的另兩個人，緩緩站了起來，道：「陶老大，下手吧，看來，今日難免一戰了。」

李三奇冷冷說道：「只要你們傷了鐵老大，今天就要你們個個鷄犬不留。」

陶琪笑一笑，道：「李三奇，是你們找上門來的，對麼？」

李三奇道：「不錯。」

陶琪道：「我就算放了鐵老大，你們也不會饒過我們。」

李三奇道：「那總得可以商量，如若，你傷害了鐵老大，咱們就誓不兩立。」

鐵大鵬笑一笑道：「陶琪，我死不足惜，只是這中間，有很多我不瞭解的地方，想請教一二。」

陶琪道：「你說吧。」

鐵大鵬道：「你們金陵四英是怎麼回事，躲到這一座宅院之中，而且，似是早知道我們要來。」

陶琪道：「對！所以，咱們一切都準備好了，需候魚兒上鈎。」

鐵大鵬道：「你們可知道這幾日中，江湖上，有了很大的變化？」

陶琪道：「如是咱們兄弟不知道，金陵四英，爲甚麼不好好的在金陵，跑到這裏幹甚麼？」

鐵大鵬道：「這麼說來，你們一切似乎是都有準備了。」

陶琪道：「所以，你們根本沒有取勝的機會。」

鐵大鵬道：「這也不是你們金陵四英的單獨行動。」

陶琪道：「吾道不孤，你們風塵三俠可以在壓力之下屈服，但江湖上，還有很多是鐵錚錚的漢子。」

鐵大鵬哈哈一笑，道：「好！鐵大鵬死而無憾了，你可以出手啦。」

陶琪怔了一怔，道：「你好像死的很愉快。」

鐵大鵬道：「朝聞道，夕死可以，何況，我聽到了我最關心的事……」

又是一陣哈哈大笑，接道：「老二，我死了之後，不用替我報仇。」

李三奇道：「大哥，他不是一拳一掌的勝了你，他是鬼計暗算。」

鐵大鵬道：「鬼計暗算？」

李三奇道：「對啊？」

鐵大鵬道：「老二，你聽着，陶琪殺死我之後，你們不許替我報仇，這是我的遺命，你們必需遵從，不過，你們如是以仙女門客座護法的身份，和他們動手一戰，那就不是我所能干涉了。」

李三奇歎息一聲，道：「這些年來，小弟一直沒有頂撞過你一次，今天，小弟斗胆要奉勸大哥幾句話了。」

鐵大鵬道：「你要說甚麼？」

李三奇道：「大哥是誠信之人，只是太過輕淡生死了。」

鐵大鵬道：「一個人如是生不如死，活着也是無味的很。」

李三奇道：「有很多事，好像是和想法有關，對問題，如能深一層看，人生意義，就深廣的多了，生命是可貴的，不能太過輕淡生死。」

鐵大鵬笑一笑，道：「千古艱難唯一死，難道我希望死亡，不過，死亡只是一瞬間的痛苦，苟活於羞辱之下，那份痛苦却是極爲深長。」

陶琪冷笑一聲，道：「鐵大鵬，我現在終於發覺了一件事。」

鐵大鵬道：「甚麼事？」

陶琪道：「你活着比死亡有價值。」

鐵大鵬道：「怎麼說？」

陶琪道：「我們殺了你，只有你一個人，但你活着，可以使風塵三俠完全失去作用。」

鐵大鵬道：「笑話，你認爲，他們眞肯聽命於我麼？」

陶琪突然歎口氣，道：「鐵大鵬，你們風塵三俠，也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人了，爲甚麼竟然甘願作仙女門的爪牙？」

桑木道長和黃鎭山，只是冷冷的看着李三奇，鐵大鵬的生死，掌握在陶琪的手中，兩人倒是不便多說甚麼，只好靜觀其變。

任天豪重重咳了一聲，道：「老二，咱們拚了吧。」

提聚一口眞氣，反手一探，拍向陶琪前胸。

陶琪右腕加力，生生把鐵大鵬帶了過來，硬向任天豪的掌上撞過。

任天豪身子一側，拍向陶琪的掌勢一偏，易掌爲指，點向了陶琪的右肋。

他一連攻出七招，陶琪一直用鐵大鵬的身子，封開了任天豪的攻勢。

桑木道長低聲道：「三奇兄，咱們可以出手麼？」

李三奇點點頭，道：「不能爲我們害了諸位。」

任天豪試攻了幾招之後，掌勢、掌指，越來越快。

陶琪雖然仍能以鐵大鵬的身軀，封擋部份攻勢，但已被逼的左手相輔，始可應付。



這時，最爲痛苦的却是鐵大鵬了，他脈穴受制，一直被對方拖來拖去，用以封擋任天豪的攻勢。

鐵大鵬已被折騰的滿臉大汗，但他咬着沒有哼出一聲。

侯瑜發覺了陶琪右手抓着的鐵大鵬，不但未能對他帮助，反而成了一個極大的累贅時，準備出手相助。

但李三奇攔住了侯瑜。

黃鎭山，桑木道長，攔住了另外兩個人。

任天豪攻出了數十招之後，發覺了已可控制局勢。

在綿連不絕的搶攻之下，陶琪沒有傷害到鐵大鵬的機會。

也看出李三奇等，分別阻攔金陵四英中另外三人，一面全力出手，攻勢更見快速，一面說道：「閣下如是還不肯放手，莫怪在下出手無情了。」

口中說話，雙手攻勢更緊。

風塵三俠的技藝成就，本就高過金陵四英。

只因鐵大鵬被陶琪出其不意的扣住了脈穴，使李三奇，任天豪不敢輕易出手。

目下情形改變，任天豪一番警告之後，攻勢更快！

鐵大鵬不肯合作之下，陶琪的右肘，終於被任天豪劈中了一掌。

這一掌，劈斷了陶琪的肘間關節。

一聲輕微的骨折之聲，陶琪的右臂，忽然失去了作用。

自然，再無法抓得住鐵大鵬。

劇疼刺心，使得陶琪在一瞬間，完全失去了反擊的能力！

任天豪如要殺他，實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但任天豪却沒有下手。

回頭看去，只見鐵大鵬神情肅穆的盤膝而坐，似是正在運氣調息。

侯瑜行了過來，低聲對陶琪問道：「陶老大，受了傷？」

陶琪道：「嗯！我的右臂好像被折斷了。」

侯瑜道：「但不知骨骼碎了沒有？」

陶琪道：「沒有吧？」

侯瑜道：「你忍一點痛苦，我來試試看。」

抓起陶琪右臂，摸索了一陣，竟然接上了斷骨。

任天豪手下留情，未擊碎他肘間的關節。

桑木突然冷冷說道：「陶琪，你們四兄弟，合力出手，也不是風塵三俠敵手，何况，還有貧道和黃施主？」

這時，金陵四英都已被看住！

黃鎭山低聲道：「道長，咱們出手吧，這樣對耗下去，又會有甚麼結果呢？」

桑木點點頭道：「陶琪，任天豪已經求得了證明，諸位這些時間，苦苦進修，並沒有太大的成就，如是就這樣打下去，諸位支持不過五十招。」

陶琪道：「聽你大師的口氣，似乎是除了一戰之外，我們還有路走了。」

桑木道：「諸位束手就縛，貧道想法子向門主爭取，保荐諸位進入仙女門。」

陶琪道：「好！道長可否讓我們兄弟商量一下。」

桑木道：「可以，但不許任何人離開這座大廳。」

陶琪召過去三位兄弟。

四個人圍在八尺以上的地方，似乎眞的在低聲商量甚麼？

只可惜聲音太低了，低的連八尺外的李三奇一點也聽不出他們說商量的甚麼。

忽然間，桑木道長轉過了身子！

不知何時，大廳中已進來了五個人。

五個人並排而立，手中的刀已出鞘。

五刀莊的神刀五傑。

這五人和金陵四英有很大的不同，他們由江湖上闖蕩出來，五個人，五把刀，會過了不少江湖上英雄豪傑。

他們既非同門，也非親兄弟，而且由天南、地北的會合一處，由彼此的互相挑戰，打成了朋友。

五個人，結成了異姓兄弟，建立了五刀莊，也創出了神刀五傑的名號。

十年來，五個人已很少在江湖行走，一直深居在五刀莊。

他們不是在五刀莊中享福，而是各人將刀法上心得供獻出來，五個人相互切磋研究。

這就是現在的神刀五傑，十年研究，追求，每個人的刀法上成就，最少比過去，增加了五倍。

風塵三俠中，李三奇最愛結交朋友，所以，他認識神刀五傑。

神刀五傑，來自不同的地方，所以，他的身材，面貌，都由顯著的不同，年齡也有着很大距離。

居中一人，年齡最大，胸前飄着花白長髯，就是神刀五傑中之首的，過關刀章杰。

章杰冷冷的一笑，道：「李兄，久違了……」

李三奇淡淡一笑，道：「實在想不到，神刀五傑，竟然也到了鎭江。」

章杰冷笑道：「風塵三俠，竟然變成了仙女門中的護法，那才是江湖上一大奇聞了。」

李三奇道：「有些事，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主裁。」

章杰道：「所以，你們投入了仙女門中。」

李三奇道：「神刀五傑，可是與仙女門有過節。」

章杰哼道：「仙女門是一股邪惡的勢力，風塵三俠，却是江湖上堂堂正正的英雄人物，怎麼會投入了那麼一個組合之中呢？」

李三奇回顧了桑木道長一眼，道：「道長，看來，今日的情形很複雜，這地方，只怕住了不少的高手。」

桑木點點頭。

他開始考慮，仙女門爲什麼派他率人來此的用意了。

青蓮子是否已經知道了這裏有很多的武林高手。

爲什麼只派自己帶着這些人來。

難道仙女門一建立就想排除異己，準備我們和這些人先拚個同歸於盡麼？

只聽章杰冷冷說道：「桑木道長也加

入了仙女門。」

桑木道：「白雲蒼狗，人事變幻，若非貧道，焉知貧道之心。」

章杰道：「神刀五友是粗人，不知道道長言中玄機，不過，我們却知道大名鼎鼎的桑木道長，忽然間投了仙女門中，而且，帶了一批仙女門的殺手，準備行兇殺人。」

桑木尷尬一笑，道：「這座大宅院中，除了金陵四英，神刀五傑之外，還有些什麼人？」

章杰道：「諸位先殺了我們神刀五友之後，再說。」

桑木長長歎一口氣，道：「李大俠，貧道也不知該如何措施了。」

章杰冷冷說道：「很簡單，如若諸位還有是非之分，那就離開仙女門，咱們不究既往。」

李三奇低聲道：「道長，看來，除了金陵四英，和神刀五傑之外，只怕還有別的人了。」

桑木道：「難道這地方是他們約定的聚會之處。」

任天豪問道：「道長，咱們奉命來此殺人，如是殺不了別人？是不是該讓人殺呢？」

黃鎭山道：「我們化了不少心血，費了不少的功夫，如若就這樣死了，豈不是功虧一簣。」

侯瑜似是已經聽出了一些內情，低聲道：「諸位心中有什麼事，不妨說個清楚，這地方，我們有着很嚴密的防守，我想不會有人摸進來。」

桑木沉吟不語。

李三奇低聲對桑木說道：「道長，這分明是有意的安排，要我們在這一場搏殺中，打一個同歸於盡。」

桑木道長目光一掠金陵四英和神刀五傑，問道：「九位之中，那一個是主事的人？」

章杰道：「咱們都是，道長心中有什麼，只管請說。」

桑木道：「有些話，不能在很多人面前說出來。」

章杰厲聲喝道：「道長是武林中極有身份的人，如此吞吞吐吐，可是想拖延時間。」

長刀一擺，直欺過來。

桑木道長肅然的神情中，泛現出憂鬱之情。

李三奇道：「道長，咱們眞要出手一拚麼？」

他閱歷豐富，觀察入微，已看出了桑木道長內心中，有着無比的痛苦，但却又在極力的忍耐着。

章杰一動，神刀五傑全都開始向前逼了過來，一場激烈的搏鬥已然迫在眉睫。

金陵四英也亮出了兵刃。

黃鎭山神情堅毅，作勢戒備，只要對方一出手，立刻準備還擊。

但李三奇和任天豪，都是猶豫不決，不知是否應該出手。

桑木道長緩緩亮出長劍，平橫胸前，道：「諸位之中，有誰知道三眞會。」

章杰道：「三眞會，那是一個什麼組合？」

桑木臉色一變，道：「別說諸位未必勝過我們，就算勝過了，諸位也無法逃過仙女門的高手追殺。」

章杰冷笑一聲道：「你語無倫次，含糊不清，那裏有武當名宿的氣度。」

長刀一揮，迎面劈下。

桑木揮劍封住章杰的刀勢，道：「大盈若虧，不要逼人太甚。」

章杰哈哈一笑道：「桑木道長，你究竟在說些什麼？當眞是叫人無從所猜。」

侯瑜低聲道：「章兄，且慢出手，他們已陷重圍，急也不在一時……」

章杰冷冷道：「這牛鼻子老道，胡言亂語，分明在拖延時間，等侯援手，侯兄理他作甚？」

侯瑜呆了一呆，道：「章兄，咱們眞要放手一戰麼？」

章杰道：「我們神刀五友先上，你們四兄弟，隨後接應，萬一我們不是敵手時，諸位再出手不遲。」

桑木道長和黃鎭山也在低聲商議。

原以爲，這地方，只是幾個揚州地面上的人物，但却沒有想到，這裏的情勢，竟然是如此的複雜。

桑木也有着極大的爲難之感，這一戰不論誰勝誰負，對武林同道而言，都將是一件很悲慘的事。

對於章杰的燥進和急於一決生死的作法，桑木有着很意外的感覺。

神刀五傑，似乎是對他們有些深痛惡絕，大有立刻的除去的用心。

桑木在被迫之下，說出了三眞會，奇怪的是，對方竟似不知道這麼一個組合。

顯然，神刀五傑和三眞會沒有什麼關係？

桑木道長惶惑了，不知道如何應付這個局面才好。

侯瑜似是已經領略到了桑木道長的言外之意，似是要極力阻止章杰的出手。一橫身，攔住了章杰，低聲道：「章兄，事先還沒有完全明朗，似乎是用不着急欲出手。」

章杰冷冷說道：「侯兄已經聽得很清楚了，他們是奉了仙女門門主之命，到此地來殺人。」

侯瑜道：「但他們一直沒有出手。」

章杰道：「那是因爲他們還不知道我們的實力、內情，現在，他們知道了，所以，又要拖延時間，等侯援手。」

侯瑜搖搖頭，低聲道：「他說出三眞會，章兄知道麼？」

章杰道：「不知道，啊！兄弟從來沒有聽到過這個組合。」

侯瑜道：「所以，咱們不能輕易出手，先要把事情查明白，再作道理。」

章杰道：「查什麼？」

侯瑜道：「咱們最好先瞭解一下，以桑木道長的身份，應該不會如此的叛經離道。」

章杰皺了皺眉頭，道：「侯兄，我看不用問了。」

侯瑜苦笑一下道：「章兄，這件事不能太冒昧。」

章杰道：「好吧，要查，請你侯兄去查吧，如若查不出什麼？侯兄再招呼咱們一聲。」



舉手一招，竟然帶着四個兄弟退了下去。

侯瑜訝問道：「章兄，你這是什麼意思？」

章杰沒有理會侯瑜，帶着人直行出去了。

這一來，原來劍拔弩張的場面，突然間冷了下來。

望着神刀五傑的背影，侯瑜輕輕歎息一聲，道：「這個人的脾氣很壞。」

目光轉注到桑木道長的身上，接道：「道長的口氣之中，似乎是若有所含，不知道在下是否猜對了。」

桑木點點頭。

侯瑜道：「道長似乎是用不着再打啞謎，有什麼事，還是明說出來的好。」

桑木低聲道：「侯大俠，如若我們放手一拚，不論鹿死誰手，都將是一個很悲慘的結局，對麼？」

侯瑜道：「不錯。」

桑木道：「諸位，何不設法避開去，消去了這一場拚戰呢？」

侯瑜道：「咱們在這大宅院中，你們能夠找到，咱們躲在另外的地方，諸位也會追踪而至……」

放低了聲音，接道：「以道長在江湖上的身份，爲什麼竟會投入仙女門中，可是別有用心麼？」

桑木歎息一聲，道：「貧道身在玄門，年過花甲，那裏還會把生死之事，看的嚴重。」

侯瑜哦了一聲，道：「這麼說，道長是有意混入仙女門了。」

桑木沒有正面答覆，避開了正題，道：「你們怎會集中此地。」

侯瑜道：「這座大宅院中，除了神刀五傑，和我們四兄弟外，還有不少江湖高手，今日如是眞的動手拚命，道長決難討得好去。」

桑木道：「侯兄，這宅院之中，雲集了這多高手，諸位之中，必然有一位由諸位推舉的首腦了。」

侯瑜點點頭，道：「金刀鎭江南，宇文照在這裏。」

桑木道：「宇文照在這裏？」

侯瑜道：「不錯。」

桑木道：「侯兄，可否請他出來，和貧道見見。」

侯瑜道：「他嫉惡如仇，除非你有很好的解說，否則，只怕他不肯和諸位相見了。」

桑木道長沉吟了一陣，道：「宇文照過去和貧道來往很久，我想，你只要提提貧道的姓名，他也許可以和貧道談談。」

侯瑜道：「他早知道你來了，如若他要見你，也就早就來了。」

這時，坐息在地上的鐵大鵬，突然站起了身子，道：「侯瑜，宇文照和在下的交情不錯，你去告訴他，就說風塵三俠在此。」

侯瑜道：「他早已見過諸位了。」

鐵大鵬冷哼一聲，道：「他如早已知曉了我們在此，爲什麼不肯現身一見。」

侯瑜道：「宇文大俠如若願意見諸位，自然會早已現身了。」

鐵大鵬道：「在下和他杯酒論交，來往甚歡，想不到，他竟然會端起了架子，連我們的面也不要見了。」

侯瑜道：「這個麼？鐵大俠也不能怪他。」

鐵大鵬道：「爲什麼不能怪他。」

侯瑜道：「因爲，他是這裏的負責之人，不能有任何的徇私行徑，他不願見你們之面，以免得受到影响。」

鐵大鵬道：「有一件事，鐵某人要說個明白，我們絕對不是害怕諸位。」

侯瑜道：「此地早已佈下了天羅地網，諸位已是網中魚雀，就算你們肯拚命，也不過是死前一番掙扎而已。」

鐵大鵬冷冷說道：「至少，咱們可以先把你們金陵四英放倒這裏。」

侯瑜冷冷說道：「那倒未必。」

鐵大鵬道：「好！諸位不信，咱們就不妨試試。」

金陵四英，立刻排成了一個迎敵的陣形。

桑木低聲道：「鐵大俠，此刻不能衝動。」

鐵大鵬道：「你如此多慮，那還能辦什麼事？」

桑木道：「貧道已經想的很清楚了，出手一擊，很可能會造成一種無法彌補的憾事，那就成了不死不休的局面。」

鐵大鵬道：「哦！」

桑木嘆道：「所以，貧道一直在忍耐着。」

鐵大鵬道：「我忍不下這口氣，只爲了宇文照這做法太過決絕。」

李三奇低聲道：「大哥，現在，你好像是……」

鐵大鵬道：「是什麼？」

李三奇道：「好像是忽然有了個很大的轉變。」

鐵大鵬道：「唉！剛才我在靜靜的聽，靜靜的想，覺着，這中間很多事，實在有些出奇的不可思議。」

李三奇道：「有什麼出奇之處。」

鐵大鵬低聲道：「桑木老道似是一直在暗中提示什麼，這神刀五傑却一點不肯賣賬，金陵四英似是聽動了一些什麼，他們阻止了神刀五傑。」

神刀五傑幾乎是負氣而去。

金陵四英似乎是想逼桑木說出一些什麼？但桑木却又不肯說出來。

李三奇道：「其實，桑木道長已經說的很明白了，仙女門根本就不相信咱們，這是一次測驗，如若咱們眞和水月軒中這些武林同道幹上了，那也許會使情勢改觀的。」

鐵大鵬道：「我剛才，一直就在想這件事，桑木道長仍是在暗示什麼？金陵四英聽懂了一些，但却又好像不懂。」

任天豪道：「如是咱們現在倒了戈，桑木道長就只有黃鎭山了。」

鐵大鵬道：「剛才，我也想到了，以他目下處置的困難，咱們就算是想倒戈，也似是有所不能了……」

李三奇接道：「爲什麼？」

鐵大鵬道：「咱們又怎能如此的乘人之危，無論如何，他們是救我命的人。」

李三奇道：「大哥的意思，咱們現在應該如何呢？」

（未完）

# 我救卿卿誰救我

八仙鬥八魔

諸葛青雲・文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玄、韓劍平、藍啓明等三人在秘魔莊被濃霧迷失去向，宛如置身於八陣圖中，連番遇險，幾經折騰，才安然摸索到秘魔門前。於是三人分由左、右、中而出，韓劍平出右門，進門後，沿途一帶所見，幾似迷離仙境，最後到達一處狹谷，驚見秘魔門中的鐵袖煞僧率領四人追趕七星島主狄長青等三人。韓劍平便藏身樹叢暗自窺看。只見鐵袖煞僧强要狄長青將一長形包裹留下，爲狄長青所拒，雙方僵持不下，一言不合，就要動起武來了……

那四名黑衣大漢也同時揮動奇形兵刃，齊向灰衣老者及虬髯中年大漢圍攻過去。

狄長青身形卓立不動，跟着對方的袖角，拂到離身尺許，方才一翻右肘，立掌如刀，平創而出。

「鐵袖煞僧」史不空「嘿」了一聲，右袖已電捲而出，飛襲狄長青下部要害。

狄長青足下微錯，移形換步，雙掌一分，一招「星分翼軫」，左掌虛擊對方大袖，右掌挾雷霆之勢，朝向「鐵袖煞僧」史不空肩背劈下。

史不空滑步旋身，雙袖揮動，舞起千重袖浪，捲起陣陣罡風，還擊過去。

狄長青沒料到這個「秘魔莊」的二總管內力竟如此雄渾，大袖上的招式竟如此奇詭，遂收起輕視之心，將獨門絕學「璇璣掌法」施展開來，接招還攻。

那名灰衣老者與虬髯中年大漢，亦已撤出兵刃，與四個黑衣大漢戰在一起。

韓劍平躲在樹叢中，對這兩方面人馬的勝負，並不放在心上，他唯一關心的祇是那虬髯中年大漢背上的長大包裹，裏面不知是否就是「美人狐」白牡丹？

如果是的話，狄長青又是在甚麼地方把她找到的？是在「秘魔莊」內？是在「秘魔莊」外？還有這些「秘魔莊」的人物，爲何追截狄長青？是不讓他進去？抑是從莊裏追出來？

可是，雙方拚了數十回合，却未分出個勝負來。

在狄長青與「鐵袖煞僧」史不空這面，一個是掌法奇奧，變化莫測；一個是內力雄渾，招式迅疾厲害，恰成了半斤八兩之局，估量在一百招以內，決難判斷誰能佔得上風。

而那灰衣老者與虬髯中年大漢，雖然在人數上吃了虧，但二人掌中的一根「盤龍軟杖」漫空飛舞之下，竟使那四個黑衣大漢的奇形兵刃，發揮不出一點威力。

尤其是對那虬髯中年大漢背上的長大包裹，「鐵袖煞僧」史不空曾吩咐不准傷碰，因而使那四個黑衣大漢，更有束手縛腳之感！處處給對方不少的便宜。

這時，韓劍平業已從灰衣老者與虬髯中年大漢所使的「盤龍軟杖」之上，認出他們乃是九宮山「盤龍門」中之人，心想：「難怪狄長青這傢伙要先到九宮山去，原來是去邀請帮手，看這老者與中年大漢的杖法，顯已深得「九宮盤龍杖」法的精髓，可見他們在「盤龍門」中的地位相當高，倘若他們勝了猶可，萬一敗了之時，古玉奇便要添上一個難纏的敵對門派了……」

他心中方自忖念，陡聽「鐵袖煞僧」史不空一聲大喝：「殺！」

喝聲乍落，頓聽「錚錚錚錚」四下機簧之聲響處，那四個黑衣大漢手中奇形兵刃，刃尖兩側的月牙鈎突然飛射而出。

這時，那灰衣老者與虬髯中年大漢的「盤龍軟杖」，杖首龍頭正點在黑衣大漢們的奇形兵刃以上。

而黑衣大漢們的奇形兵刃，恰在這時將刃尖兩側的月牙鈎發射出來，但見八道藍光，閃電般分向灰衣老者與虬髯中年大漢的肩上腿上射去。

兩人驟不及防，不由大吃一驚，慌不迭挫腕撤杖，沉肩，滑步，打算把這八道藍光躲過，可是已然慢了半步。

但聽「哧哧」兩聲，灰衣老者的右肩上與虬髯中年大漢的左腿上，已分別被藍光劃破了一道傷口。

二人祇覺傷處一陣痲癢，情知對方兵刃淬了劇毒，不由胆顫心寒齊聲叫道：「風緊！」

狄長青眼見同伴受傷，又聽他們這一叫喚，那還敢再戰下去，遂拚力劈出兩掌，將「鐵袖煞僧」史不空震退，急聲叫道：「扯乎！」躍身過來，劈出兩股強猛掌風，擋開了四個黑衣大漢的兵刃。

灰衣老者與虬髯中年大漢忙趁機撤出重圍，在狄長青掩護之下急急遁走。

「鐵袖煞僧」史不空冷喝道：「不把東西留下，便想逃麼？」一面冷喝，一面當先疾追而去。

那虬髯中年大漢腿部受傷，又要運功阻截毒氣蔓延，是以行動十分不便，狄長青遂揮手一劃，將他背上細縛長大包裹的繩索割斷，探手接過包裹……

但由於這一躭擱，便給那「鐵袖煞僧」史不空一個機會，率了四名黑衣大漢，將他們追上。

狄長青用不着衡量，已知萬萬無法帶着這個長大包裹安然撤退，於是一咬牙，雙手一抖，竟將那長大包裹，迎着「鐵袖煞僧」史不空擲將過去。

「鐵袖煞僧」史不空沒料到狄長青會來這一手，不由微微一怔，慌忙停步，伸手將長大包裹接住。

就這一躭擱的工夫，狄長青已一手一個地，掀起灰衣老者與虬髯中年大漢，飛掠而逃，消失在霧靄之中。



「鐵袖煞僧」史不空眼見狄長青等人已然去遠，料想無法追趕得上，遂冷笑一聲，用「千里傳音」功力，遙遙說道：「狄島主，你們的朋友已被本莊『蝕骨魔涎』侵入體中，一個時辰以內若不救治，明年今日便是他們的忌辰了。」

說完，不見狄長青有絲毫反應，便又復冷笑了幾聲，吩咐一名黑衣大漢將長大包裹接過去抱在胸前，轉身朝峽谷這方向走去……

那知……

他們剛一轉身，脚步還未抬起，便愕然瞠目。

祇見一位身穿青衫，年少翩翩，風神絕世的佳公子，手持一管翠竹簫，含笑卓立道中，將他們的去路擋住。

「鐵袖煞僧」史不空一愕之後，便冷然問道：「你是誰？深夜到來有何貴幹？」

韓劍平微笑道：「我是貴大莊主的貴賓，因見此地月色頗佳，是以信步閒玩至此，二總管相不相信？」

「鐵袖煞僧」史不空臉色一變，冷然問道：「剛才的事，你都看到了？」

韓劍平點了點頭，微笑不答。

史不空冷冷一笑，朗聲道：「朋友偷窺於前，攔路於後，究竟想怎麼樣？」

韓劍平含笑道：「我祇想請問二總管兩句話兒，以及請求答應一樁事兒，不知二總管能否慨允所請？」

「鐵袖煞僧」史不空目光閃動，將韓劍平上下打量了一眼，冷然道：「你問的是兩句甚麼話兒，請求答應的又是一樁甚麼事兒，不妨先說來聽聽，洒家好斟情考慮。」

韓劍平笑道：「我問的話兒很簡單，第一句是此地當眞已在秘魔莊外？第二句是二總管在何處遇上狄長青，是莊外抑是莊內？至於請求答應之事，我想瞧瞧這長大包裹裏面，包的是甚麼東西？」

「鐵袖煞僧」史不空點了點頭，冷冷說道：「你的第一句話兒，我可以爽快告訴你，此地雖已離却『秘魔莊』有三里之遙，但仍在本莊勢力範圍以內。」

話聲微頓，冷笑一聲，續道：「至於第二句話兒，和你請求之事，得讓洒家先瞧瞧你的道行如何，萬兒是否夠響夠亮，洒家才能答應你。」

韓劍平朗聲大笑道：「好好好！在下姓韓名劍平，人稱『玉笛韓湘』。」

說至此處，揚了揚手中翠竹簫，目注「鐵袖煞僧」史不空，軒眉說道：「憑我這管竹簫，二總管認爲夠不夠資格？」

「鐵袖煞僧」史不空聞言，心頭暗地一凛，目光再次凝注在那管翠竹簫上，立即認出乃是一件絕世神品，簫既如此，可見人必不俗，當下一定心神，冷笑道：「原來朋友是『東遊雁蕩仰韓湘』的韓大俠，失敬了！失敬了！」

史不空話聲一頓，冷冷又道：「憑『玉笛韓湘』的名頭以及你手中的絕世神品，的確夠資格有餘，但史某素來有個唱反調的脾氣，故此祇好請韓大俠亮幾手眞才實學，讓史某見識見識再說。」

韓劍平朗聲哈哈大笑道：「我可以套用二總管剛才的一句話兒，那就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笑聲一頓，目光一掃那四名黑衣大漢，軒眉又道：「是二總管單獨受教，抑是要他們一齊動手，用他們兵刃上的暗器取勝？」

「鐵袖煞僧」史不空臉上微微一熱，冷然道：「韓大俠如果害怕了，那就由史某單獨領教便了。」

韓劍平大笑道：「慢說閣下這人下之奴以及幾個奴下之奴，就算你們古大莊主親率全莊人馬而來，韓劍平照樣以掌中一管竹簫，將魔氣掃蕩乾淨！」

史不空冷笑道：「好，好，那就不必客氣了。」

目光一掃那手抱長大包裹的黑衣大漢，冷喝道：「小心放在一邊，一齊來領教這位韓大俠的驚世絕學，不用講甚麼客氣。」

那名黑衣大漢應了一聲，退後幾步，將那長大包裹放在地上，然後走過來，與其他三個同夥，展開身形，將韓劍平圍住。

「鐵袖煞僧」史不空目光左右一掃，然後注定韓劍平，冷冷道：「請！」

韓劍平笑道：「强賓不壓主，二總管用不着客氣。」

「鐵袖煞僧」史不空目射兇光，擧袖一揮，那四名黑衣大漢齊揮動手中奇形兵刃，向韓劍平圍攻而至。

韓劍平功聚簫身，祇輕輕幾點便將四柄奇形兵刃蕩開，笑聲道：「二總管怎不動手？」

「鐵袖煞僧」史不空眼見韓劍平功力不凡，招式瀟洒俐落，心頭也自一凛，聞言，冷笑一聲，雙袖齊揮，向韓劍平捲去。

韓劍平朗聲大笑道：「這樣才夠意思。」

當下，身形游走於四柄奇形兵刃與一雙鋼板般的大袖之中，掌中一管翠竹簫盡施平生絕學，舞起千重翠影，層層碧浪，將「鐵袖煞僧」史不空及四名黑衣大漢，逼得如走馬燈一般，佔不了半分便宜。

轉眼間便是二三十個照面過去，「鐵袖煞僧」史不空眼見自己這方面仍無制勝的機會，不由心中大感煩躁，厲喝一聲，雙袖施足十二成勁力，硬將韓劍平的翠竹簫逼開一綫空隙，那四名大漢已然趁勢按動奇形兵刃上的機括。

就在翠竹簫的空隙乍露之際，「錚錚錚錚」四聲機簧響處，八道藍光，閃電般從那空隙之中激射進去，分射韓劍平胸、腹、肩、背、下部等要害。

却聽韓劍平驀地發出一聲龍吟般的長嘯，千重翠影忽地一收，化作一道碧光，迅疾繞了一圈。

陡聽「琀琀琀……」一連串輕微的金鐵交觸之聲過處，四名黑衣大漢頓覺手上一輕，那奇形兵刃上連繫着兩個飛鈎的八根金綫細鍊，已被韓劍平的翠竹簫劃斷。

緊接着，又聽韓劍平一聲清叱：「原璧奉還！」

喝聲中，八道藍光，隨着一股奇强勁力，挾劃空銳嘯，分向四名黑衣大漢射去。

這一切的變化，都祇是一瞬之間的工夫，容得四名大漢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時，八道藍光業已當頭罩將下來！不由嚇得亡魂皆冒，一個個慌不迭縮肩吸胸，擰腰朝地下一滾而出。

那「鐵袖煞僧」史不空原以爲韓劍平在八道藍光突襲之下，不死也必受傷，却沒料到事情竟會有此巨變，睹狀之下，那敢怠慢，一雙大袖交互連拂，拂出數十年修爲的內力，硬將那八道射向四名黑衣大漢的藍光震散開去。

韓劍平又是一聲清叱，翠竹簫已連施煞着，疾攻過去，「哧哧」兩聲，立將對方的一道大袖，洞穿四個圓孔。

「鐵袖煞僧」史不空頓覺勁道一洩，情知再不見機，後果便不堪設想，遂打了個暗號，率了四名甫自鬼門關逃回了性命的黑衣大漢，朝峽谷遁去。

韓劍平也不追趕，便朝那遺留在地上的長大包裹走去，先蹲下來用手隔着包布輕輕一按，祇覺裏面軟綿綿地，的確似是一具人體。

當下，尋着那個綑縛繩索的結頭，將包裹緩緩解開。

韓劍平輕輕將包裹解開，首先映入眼簾的，赫然是一頭柔軟的秀髮，顯示這包裹裏面，不但是一具人體，並且當眞是個女人。

他懷着興奮的心情，方自繼續將包裹解開之際，耳中突聞峽谷裏面，傳來一陣輕微急促的脚步之聲，估量人數最少也在十人以上，他立時警覺到，這羣人馬，極可能是「鐵袖煞僧」史不空逃回去召來的追兵。

當下，略一忖度，便匆匆將包裹包好，抱起來，展開身形，疾向山下奔去。

皆因他這時已十分肯定這包裹中的女人必是「美人狐」白牡丹無疑，但她這種不能動彈，似乎還失了知覺的情形，顯然不是穴道受制，便是被藥物所迷，是以不欲再與「秘魔莊」之人糾纏，打算找個僻靜地方替白牡丹救治。

但那知道從峽谷中奔出來的一羣人馬中，並非完全是「秘魔莊」之人，他這一匆匆走避，遂使得後來生出許多事故，幾乎影響了「八仙之盟」。

且說韓劍平抱着包裹，一口氣疾奔了半盞熱茶工夫，越過幾座山頭，回顧身後已無甚麼動靜，這才將脚步放慢下來，四下尋找一個合適的地方……

這時，大半輪冷月已將西沉，山野間的霧氣，雖然已不像「秘魔莊」內那樣濃厚，但由於月光較暗的關係，遂使得視綫並沒有開朗多少。

但韓劍平並不去理會，自顧運足眼力，四下尋找，終於，被他發現了一處頗爲合適的地方。

那是右側一片危坡下面，一個大可容人進入的洞穴。

韓劍平快步走到洞口，先留神傾聽了一下，察知洞中並未潛伏有蛇蟲獸類，這才彎腰走進洞中。

這洞穴只有八九尺深，寬約四、五尺，地面堆滿乾草枯葉，想是山中打獵採樵之人臨時歇脚的地方，韓劍平輕輕將包裹放在地上，迅速解開包布，藉着從洞口透進來的微光，凝眸一看。

不錯，這包裹中的女人，果然就是「美人狐」白牡丹。

祇見她雙目緊閉，嬌軀綿軟，韓劍平伸手一探她的鼻息，發覺甚爲均勻，這才略略放心，又復彎腰湊近她的口鼻一嗅，也未聞到甚麼藥物的氣味，遂斷定她必然是被人用奇特的手法，制住了穴道。

韓劍平乃一代奇俠，對天下武林各門各派的武功都有相當的研究，他將白牡丹的脈搏一量，四肢略一檢查之下，便看出她乃是被人用「移經錯穴」手法所制。

雖然看出了制住白牡丹穴道的手法，但他却反而猶豫起來，沉吟着不立即動手解救。

這倒不是他不懂得解穴手法，而是考慮到開解這種被「移經錯穴」手法制住的穴道，必須按遍她的奇經八脈，但男女授受不親，他又怎能與她如此肌膚相接？

此外，還有一個辦法，就是以他本身的眞力，運聚掌上，隔衣認穴，將眞力透過她的衣裳傳進體內，但這個辦法勢將損耗他甚多的眞力，而在這情況多變，强敵環伺的環境下，萬一有甚變故，那時，後果便不堪設想。

韓劍平考慮再三，終於决定情願多耗眞力，也不作逾禮之舉。當下，靜立片刻，將眞氣調和，運聚於掌指上，隔衣認穴，緩緩吐勁，在「美人狐」白牡丹的奇經八脈穴道上，一面按拍，一面將眞力源源透進去。

足足費了頓飯的工夫，方才將白牡丹渾身穴道按遍。

韓劍平已累得鬢角沁汗，疲倦不堪，他覺着白牡丹的嬌軀已開始微微閃動了一下，這才放心地站直了腰，長長地噓了一口氣。

那知……

他一口氣還未吐完，突覺小腿之間泛起一陣奇寒，不由心頭一震，趕忙把眞氣一沉，打算運功抗禦時，已然慢了半步，祇覺那奇寒之氣迅即蔓延開來，渾身如置冰窖之中，一個冷顫，登時昏迷過去，「咕咚」仆倒地上。

他剛剛昏倒，那「美人狐」白牡丹嬌呻了一聲，慵懶無力地撐持着坐起身來，星目緩緩張開，左右一掃。

當她發現身旁竟仆臥着一個男人時，不禁「啊」了一聲，嬌軀一挺，便站了起來，退到洞壁，怔怔地望着仆臥在地上的男人。

過了一會，見這男人毫無動靜，她才略爲放心地活動一下四肢，暗自運勁一試，居然眞氣暢通，不由更是寬心大放。

又過了一會，見這男人仍然沒有動彈，遂戒備着走過去，倏地玉腿一抬，脚尖一挑，將這男人翻了個仰面朝天，定睛仔細一看。

那知不看猶可，這一看之下，登時驚得她腦子裏轟的一聲，祇叫了一個「韓」字，便櫻口大張，瞠目結舌地再也叫不出聲來。

半晌，她方才定下心神，腦子裏電也似地回憶一下，立時明白自己必然是被韓劍平所救，並不惜多耗眞力替她解開受制的穴道，以致昏厥過去。

她這一判斷决定無誤，便立即蹲下去，打算把韓劍平抱起來，施展推宮過穴手法將他救醒再說。

但她的手指剛一觸及韓劍平的皮膚，登時又是一驚，冰冷冷地，使她慌忙縮手不迭。

這樣一來，她更進一步地明白韓劍平不但眞力耗損過甚，而且還受了嚴重內傷。

是甚麼傷呢？是被內家眞力震傷？是爲兵刃暗器創傷？還是中了毒物毒性發作？

她腦筋裏飛快地想了想，然後略一定神，再次伸手一摸韓劍平的體溫，並探了探鼻息脈搏，發現他的呼吸與脈搏的跳動雖然微弱，但還沒有立刻停止的徵象，心頭這才略爲寬舒了一點。

這時，她却不管甚麼男女授受不親了，立刻便動手在韓劍平身上到處檢查，看看到底是如何受傷的，並設法救治——

那知……

她把韓劍平從頭檢查到脚，竟沒有看到一點傷痕，甚至連衣衫也沒有一絲破碎，不由大爲駭詫地喃喃自語道：「奇怪，莫非他又同上次一樣，被甚麼無形毒粉侵入內臟不成？」

她一面自言自語，雙手仍是到處翻查，忽然指尖觸及韓劍平那襲藍綢長衫的下擺，有一處似乎業已腐朽，被她的指尖輕輕一摸便成了碎粉，現出一個錢大的小洞。

白牡丹悚然一驚，趕忙將他長衫下擺掀起來，但一看他的褲管部份，仍是完完整整的，不見有甚破損，不禁柳眉一皺。

白牡丹略一思忖，遂用手在褲管上到處一摸。

果然，在靠小腿肚的地方，褲管又無故應手粉碎了一小塊，同樣現出一個錢大的小洞。

她忍住心頭的怦怦跳動，取出一柄小銀刀，小心翼翼地將這褲管的下半截割開，低頭凝目瞧去。

目光觸處，不禁一呆。

祇見韓劍平的小腿肚上，此刻竟有一塊銅錢大小的淡淡藍印。

奇怪的是，這塊藍印若說是掌傷，却嫌太小，但若說是指印，又嫌太大，因爲皮膚完整



，更不能判斷是兵刃暗器的傷痕。

那麼，到底是甚麼傷痕？白牡丹苦苦想了一會，把自己所知道的武林各門各派，以及南北黑道等等的武功都想過了，却仍然尋不出一點頭緒。

最後，她無可奈何地把身上所帶的普通解毒丹藥，塞了幾粒進韓劍平的口中，又不避嫌疑地嘴對着嘴，用本身的眞氣將丹藥度下他的腹中。

她當然也知道這種做法，根本希望甚微，最要緊的是趕快帶了韓劍平離開此地，設法尋找能人救治。

當下，「美人狐」白牡丹彎腰用雙手將韓劍平抱起來，舉步向洞外走去，那知……

她剛一舉步，便突然聽見一陣人聲，飄過靜寂的夜空，傳進洞來。

白牡丹凛然一驚，忙將韓劍平放在靠裏的一個角落，自己嬌軀緊貼洞壁，一面運功戒備，一面凝神靜聽。

祇聽那人說話之聲，斷斷續續的飄來：「……他媽的！眞倒楣，給那賊……化子逗了一夜……還讓……跑……了！……這……時候叫……我們到那兒去……去找……」

另一人道：「三總管，俺看不用找啦！那賊老花子既已逃出莊去……難道……還有……這大胆子……在山邊躲着麼？」

又聽一人怒聲喝道：「閉上你的臭嘴！我不把那賊老花子尋到，抽他的筋，剝他的皮……，我就不姓楊……」

啊！這聲音聽來好耳熟，白牡丹略一回憶，驀然想起，這正是「三眼煞神」楊九思，不禁又是一愕，暗想：「怎麼？難道此地乃是嶗山『秘魔莊』？」

白牡丹心念電轉，情知他們口中所說的賊老花子，必然就是「鐵拐酒仙」李玄，這樣看來，韓劍平自然也是他們搜索的目標無疑。

這時，那說話的聲音愈來愈大，分明正是朝這個方向而來。

祇聽又有一人說道：「三總管，那邊有一個獵戶們常用的山洞，我們要不要去看看？」

轉瞬間，白牡丹的耳中，已聽見脚步的聲音，在這情形之下，她明白已沒有希望帶韓劍平離開，當下，一咬銀牙，索性站在洞口，見機行事。

她剛一站好，臉朝外將洞口堵住，便見五條人影，迅速奔了過來。

當頭一人正是楊九思，後面隨着四名黑衣勁裝，手持奇形兵刃的大漢。

楊九思快要奔抵洞口，忽見洞口已卓立着一個白衣女子，不由一怔，趕快停了下來，再次仔細瞧去。

他這一瞧之下，登時又是一怔，隨卽抱拳道：「原來是呼延西夫人，你好？」

白牡丹不知他葫蘆裏裝的是甚麼藥，但人家既以笑臉相迎，總不好意思不睬，遂微一檢衽，道：「楊三總管好！」

楊九思笑道：「呼延夫人何故深夜在此閒立？」

白牡丹「哼」了一聲道：「怎麼？此地不准人閒立麼？」

楊九思皮笑肉不笑地聳了聳肩，說道：「在下不是這個意思，因爲今天晚上，敝莊爲了夫人的緣故，給鬧了個天翻地覆，而夫人却在此閒立，是以在下深感奇怪罷了。」

白牡丹冷笑道：「這有甚麼好奇怪的，你們『秘魔莊』給人怎麼個鬧法，關我甚事？」

楊九思忽然臉孔一板，冷冷道：「天人倒推得個乾淨，在下看來，却有麻煩，夫人有同往敝莊一行的必要。」

白牡丹冷笑道：「我認爲楊三總管這個必要，似乎有點多餘！」

楊九思「哼」了一聲，道：「不管多餘也好，必要也好，在下既然見到了你，便祇好麻煩你走上一趟了。」

白牡丹撇了撇櫻唇，道：「假如我不想麻煩又如何？」

楊九思臉色微變，万待有所動作，但忽然眼珠一轉，笑道：「夫人不高興同敝莊去，在下自然不便勉强，不過嘛……可否請天人稍爲移開一點，讓在下進這山洞裏看看？」

白牡丹心頭微震，冷笑道：「此地非秘魔莊，你這請求行得通麼？」

楊九思陪笑道：「此地仍在嶗山範圍，夫人總得給我個面子吧？」

他一面說，一面慢慢的移近白牡丹，同時，兩道眼神却從她身旁的空隙，朝洞裏望去。

此際，天上已無月色，是以恁他運足目力，也看不清洞裏究竟有些甚麼。

陡聽白牡丹嬌喝一聲道：「站住！」

楊九思矍然停步，冷笑道：「夫人當眞不肯讓開？」

白牡丹神色凛然地說道：「你祇要再走近一步，便教你終身後悔……」

楊九思哂然一笑道：「在下倒有點不大相信。」

白牡丹冷冷道：「不相信你就試試看。」

楊九思冷然一笑，回顧那四名黑衣大漢，喝道：「你們過去請呼延西夫人讓開。」

四名黑衣大漢齊應一聲，舉步朝白牡丹走去。

白牡丹卓立不動，冷冷望着這四名黑衣大漢走近到一丈以內，倏地羅袖一拂，嬌喝一聲道：「躺下！」

走在前面的兩名黑衣大漢，立卽齊聲狂叫，登時雙雙仰跌地上，用手按住膝蓋，痛得滿地亂滾。

後面的兩個見狀，那還敢再走近一步，慌忙將同黨扶將起來，狼狽縱回原地。

「三眼神煞」楊九思在一旁，竟沒有看淸自己的手下到底是怎樣受傷的，不禁心頭一震，一晃身躍至兩名受傷的黑衣大漢身旁，撕開他們的褲管，定睛朝膝蓋一瞧。

這一瞧之下，頓令他心頭又復一震，眉峯一緊。

祇見這兩名黑衣大漢的膝蓋關節上，都露出一根分許長短細如毫毛的黑色芒刺。

楊九思略一忖度，便用手指鉗住芒刺，凝功往外一拔，那知……

這一拔之下，祇將那露出外面的小半截拔了出來，其餘大半截芒刺，竟似化入肌肉之中，不知去向。

同時，這兩名黑衣大漢竟齊地渾身一縮，氣絕身亡。

這樣一來，不由楊九思又驚又怒，愧恨交迸，霍地站將起來，反身戟指白牡丹，厲聲喝道：「好一個心腸狠毒的賤婦！這番却饒你不得！」

白牡丹冷笑道：「楊三總管武學超羣，當然不會把我的『羅刹追魂刺』放在眼內，所以，我根本就不想求饒，你有本事，儘管施展便了。」

楊九思乍聞「羅刹追魂刺」之名，不田又是一震，暗想：「怪不得這賤婦如此大膽了，原來是恃仗着這種陰毒的暗器，這下便如何是好……」

皆因他深知這「羅刹追魂刺」，發射時無聲無形，乃是用一種特別金屬製成，一經刺入人體，若不拔動還不至影響性命，但祇要一動，尖端便立卽碎斷，隨着血脈流竄，使人受盡無窮痛苦，直等到竄入心臟之際，才得氣絕死

去。

楊九思也知道白牡丹守着洞口不肯離開，足證洞中必然大有文章，但又不敢招惹她的「羅刹追魂刺」，是以一時之間，竟想不出個妥善之策。

白牡丹眼見楊九思進退失措之狀，撇嘴一笑道：「楊三總管既然感到爲難，那就用不着試了，請早點回去休息。」

「三眼煞神」楊九思「哼」了一聲，厲聲道：「賤婦休要張狂，我拚着今晚多死幾個人，也要你乖乖就縛。」

話落，轉對那剩下來的兩名黑衣大漢，喝道：「你們趕快回去，稟知莊主，説白牡丹人已尋到，請立刻增派人手前來擒拿這賤婦。」

兩名黑衣大漢躬身領命，雙雙轉身急奔而去。

白牡丹心頭一震，暗叫一聲「糟糕」！這兩名黑衣大漢倘若眞的將「魔心秀士」古玉奇，或是「秘魔四煞」的其他三煞請來，那時，要想脫身便比登天還難了……

楊九思目光一掠，不禁嘿嘿狂笑道：「呼延夫人，勸你還是早點聽話的好，否則，來人一多，那時就不大好看了。」

白牡丹冷笑道：「楊三總管這番話兒，説的倒還不錯，祇可惜對象找錯了。」

「楊九思仰面狂笑道：「錯與不錯，馬上便知，嘿嘿……」

那知，他的笑聲剛一出口，便立即被兩聲劃空傳來的慘叫堵住了。

楊九思乍聽之下，立即聽出這兩聲慘叫，乃是那兩名被遣回去傳訊的黑衣大漢所發，不由臉色一變。

這兩聲慘叫過後，夜空中便恢復了原來的靜寂，顯見那兩名黑衣大漢，業已凶多吉少。

楊九思略一盤算，立即伸手在懷中取出一根圓管，猛力朝天空擲去。祇聽「嘶」的一聲，這根圓管昇空三丈左右，便自動爆裂開來，同時似乎有五彩光芒一閃。

那知，這五彩光芒方自一閃，便告立時熄滅，同時，彷彿被一股極大的吸力一吸，數根碎圓管「呼」地斜斜飛落黑暗中，消失不見。

這情形分明是有人隱伏暗處，施展極高功力，將這根作信號用的圓管收去。

楊九思心頭一震，定一定神，厲聲大喝道：「是何方高朋貴友，隱伏相戲，楊某人敬請現身一會。」

「嘿！」

夜空中，祇飄來一聲不屑的笑，却未見有人現身。

楊九思勃然大怒，厲吼一聲，一展身形，循着笑聲來處，疾撲過去。

白牡丹情知有高人暗中相助，將楊九思引開，暗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當下，返身進洞將韓劍平抱起，展開身形，覓路急奔而去。

這時，冷月已隱，正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時辰，她抱着韓劍平在黑暗中荒不擇路地拚命飛馳，也不知翻過多少座山頭，越過幾道幽谷，終於……

夜盡天明，天邊隱現一抹魚肚白色。

白牡丹這時已是香汗淋漓，嬌喘吁吁，疲累不堪，她估量業已遠離嶗山，渴望找個地方歇脚，同時好仔細察看一下韓劍平，看他到底是被甚麼毒物所傷。

當下，她脚步一停，舉目四望，但見崗巒起伏，四野荒凉，竟看不見半點人烟。

在這種情形之下，她不得不靠智慧來判斷，她首先探了探韓劍平的脈搏和鼻息，覺出情況並未惡化，這才稍爲放心地喘了口氣，將韓劍平放下來，再次運足眼力，四下眺望。

這時，天色又比較亮了一些，祇見在她的前方和左面，盡是一行行重叠山頭，在右方之處，却有一片樹林，隱現於晨霧之中。

她略一忖度，便決定到那樹林中去碰碰運氣，看林中是否有人居住，好暫時落脚歇息，並設法替韓劍平療治。

主意已定，遂又將韓劍平抱起，振奮精神，拖着疲乏脚步，朝那片樹林奔去。

這一段路程，足足奔行了一盞熱茶之久，方才到達樹林外面，她停下身形，閃目向林中窺去，果見濃枝密葉，彷彿久已沒有人來過，白牡丹一面前行，一面心中已因此產生了警戒之意。

不多一會，那隱露的簷垣便清楚地呈現眼前，白牡丹的脚步也隨之一頓。

原來這是一座破敗不堪的廟宇。

那一列青石砌成的圍牆，已然坍塌了多處，牆上爬滿了籐籮雜草，從坍圮了的缺口望進去，當中是一間朽敗的大殿，殿前一片不大的院庭，兩側的配殿，大半已倒塌不全。兩扇山門緊閉，門框上有一塊木匾，匾上的字已模糊不清。

看這種情形，廟中當然不會有人居住，白牡丹不由涼了半截，深悔跑了這趟寃枉路，但這時她的確已無力另尋地方，遂祇好將就一些，進廟中歇歇再說。

當下，她也懶得去推開那兩扇山門，抱着韓劍平，逕從圍牆缺口跨進去，直上當中的大殿。

那知她的前脚剛剛一跨過大殿的門檻，後脚便像生了根一般，釘在地上，再也提不起來。

敢情大殿之中，竟然有人？而且還是個熟得不能再熟的人。

原來在殿中之人，赫然竟是「逆天魔醫」施不施。

這時，他方自靠在神龕下面盤膝假寐，似乎被白牡丹的脚步聲驚醒而緩緩睜開眼睛。目光觸處，不由這魔頭也是一怔，「咦」了一聲，道：「是你？」

目光一落，射在韓劍平身上，不禁又復一怔，但隨即發出一陣獰笑道：「是他？嘿嘿嘿！眞想不到。」

白牡丹情知這時想走也走不掉，遂把心一橫，索性裝得大方一些，舉步走進殿中，自顧尋了一處比較乾淨的地方，將韓劍平放下來，自己也盤膝坐下，然後冷笑說道：「是我又怎樣？是他又怎樣？」

「逆天魔醫」施不施厲聲道：「是你，老夫便要代呼延西整頓家風，是這小子，嘿嘿！老夫也懶得動手，就讓他屍骨無存便了。」

白牡丹冷笑道：「我早已脫離『九疑魔宮』，你這番話兒未免說得多餘，何況你自己的家風，才眞的要整頓整頓呢！」

「逆天魔醫」施不施怒喝道：「賤人竟敢信口雌黃，這回眞是饒你不得！」

白牡丹哂然道：「我從來就不曾向人討過饒，你打算怎樣，祇管放馬過來便了……」

施不施冷冷道：「老夫要把你怎樣，還不是舉手之勞？不過，在你未死之前，想問你幾樁事情，你若答得好，便少受些痛苦，否則，可休怪老夫手狠。」

白牡丹微微一笑道：「我也有一樁事情，打算請教一番，我們彼此交換一下如何？」

「逆天魔醫」施不施瞥了躺臥地上的韓劍平一眼，冷冷道：「若是關於這小子的事情，便最好不要問，免得白費精神。」

白牡丹搖頭笑道：「這樁事情非問問不可，否則免談……」

施不施獰笑道：「這小子已離死不遠，大約再過幾個時辰，便全身化爲血水而死，還談



他則甚？」

白牡丹冷然接口道：「你也不曾仔細看過他，怎知他幾個時辰以後，便會全身化爲血水而亡？」

施不施聞言一窒，期期道：「這個……這個……」微微一頓，傲然道：「老夫目光如電，這般明顯之事，祇須一瞥便知，那用仔細察看？」

白牡丹哂然笑道：「好大的口氣，也不怕閃掉你的舌頭。」

施不施勃然道：「好，老夫就說給你聽也無所謂，免得你說老夫吹牛。」

話聲一頓，目注白牡丹，沉聲道：「這小子乃是中了『九寒晶砂』，現在他的骨血，正被寒毒侵蝕，大約再過幾個時辰，便全身化爲血水。」

白牡丹乍聽「九寒晶砂」四字，彷彿曾聽說過此物的厲害，不由心中暗吃一驚，但臉上却泰然地冷笑道：「這東西名不見經傳，好像是你杜撰的吧？」

施不施「嗤」了一聲，冷冷說道：「這祇怪你自己孤陋寡聞，見識不多而已，怎能說此物名不見經傳？」

白牡丹冷冷一哼道：「聽你的口氣，這所謂『九寒晶砂』，難道是你『逆天魔醫』的獨門暗器？」

施不施不屑地接口道：「老夫功力通神，那會用這種下五門的東西？」

白牡丹故作不解地說道：「那就怪了！此物既然並未載於典籍，但又不是你的東西，那麼，到底是甚麼人的呢？」

施不施仰面狂笑道：「瞧你這副蠢相，反正你也難逃得過今天，老夫索性讓你做個明白鬼便了！」

笑聲一頓，仍自仰面冷冷說道：「當今武林之中，僅有東海『莫邪島』島主冷威擅用這種東西，難道呼延西不曾告訴過你麼？」

白牡丹故作恍然道：「原來是他的東西，聽說普天之下，也祇有他才有解藥，除此之外，便是神仙下凡，也沒有辦法解救的呢！」

施不施點頭應道：「不錯。」

他話剛說完，白牡丹陡地「格格」大笑起來。

施不施被她笑得莫名其妙，愕然叱道：「你笑甚麼？」

白牡丹止住笑聲，目注施不施，道：「我是笑你居然會說出『不錯』這句話兒來。」

施不施「哼」了一聲，道：「我這話有甚麼不對？」

白牡丹正色道：「你這『逆天魔醫』的外號，是甚麼意思？」

施不施怔了一怔，隨即長長「哦」了一聲，冷笑道：「你繞了牛天的彎子，原來是想激我救這小子，嘿嘿！你簡直是在作夢。」

白牡丹哂然道：「憑你那點蒙古大夫的本領，也値得我激麼？」

施不施獰笑道：「老夫年老成精，你的花樣休想在老夫面前耍，如今閒話休提，該你來回答老夫的問話了。」

白牡丹冷冷道：「我憑甚麼要回答你的問話？」

施不施「哼」了一聲，道：「你方才不是說要交換的麼？老夫已將你想要知道的事情都告訴你了，你還想抵賴不成？」

白牡丹笑道：「剛才根本是你自詡博聞廣見，無所不知的自說自話而已，我又不曾正式問過你，怎能算數？」

施不施氣得冷笑連聲，喝道：「你敬酒不吃，想吃罰酒麼？」

白牡丹「格格」笑道：「不錯，我生平專門愛吃罰酒，但不知施大神醫這杯罰酒，却是怎樣吃法？」

施不施勃然變色道：「賤婢竟敢揭我瘡疤，哼，這杯酒非要罰你吃得痛快淋漓不可！」

白牡丹哂然一笑，說道：「請把酒兒篩來，讓我瞧瞧所謂痛快淋漓究竟是甚麼味道？」

施不施目中兇光一閃，厲喝道：「賤婢你就接着！」

喝聲中，長身暴起，右手五指微曲，倏地遙空一抓。

「嘶嘶」連聲，五縷勁銳罡氣，電也似地向白牡丹胸前「肩井」、「玄機」、「將台」、「七坎」、「章門」等死穴激射而去。

白牡丹一聲輕笑，香肩微晃，嬌軀已閃電般橫移三尺，恰將射來的五縷指風讓過，同時，羅袖微微一拂。

兩根「羅刹追魂刺」，無聲無形地從袖中飛出。

施不施驟施「岐黃毒手」獨門魔功，猝然突襲之下，以爲一定把白牡丹手到擒來，沒想到竟被她輕易躲過，不由大怒，厲喝道：「賤婦……」

那知他話剛出口，突覺左右膝蓋關節上一陣刺痛。

「逆天魔醫」施不施情知一時疏忽大意，中了對方暗算，不禁怒上加驚，「噗」地跌坐地上。

白牡丹心中大喜，嬌笑盈盈，目注施不施，笑道：「施大神醫，現在你……」

那知……

她話剛出，陡聽施不施一聲厲喝：「賤婦納命！」

祇見他雙手連揚，白牡丹頓覺週圍已在勁銳指風籠罩之中，不由大吃一驚，趕忙施展「柳絮隨風」獨門輕功身法，左飄右浮地遁出對方「岐黃毒手」的指力範圍。

「逆天魔醫」施不施這時直恨不得把白牡丹撕成碎片方才甘心，他運聚護身罡氣將膝蓋關節的穴道閉住，盤坐地上，目中兇芒如電，注定白牡丹，連連施展「岐黃毒手」，遙空猛攻過去。

白牡丹沒料到這魔頭的功力竟然這般深厚，挨了兩根「羅刹追魂刺」，仍能全力出手攻來，心中不由駭懍至極，祇好仗着靈巧身法，一面飄身閃避，一面尋思脫身之法。

施不施吃虧在雙腿不能動彈，光靠着深厚的功力，發出指風遙空攻襲，效果不免大減，是以一時間，這破敗的大殿中雖然充滿了「嘶嘶」銳響，無數洞金透石的勁氣，上下縱橫，却奈何傷不了白牡丹一根毫髮。

一個憑着深厚功力，一個憑着靈巧身法，又相持了一會，仍然難分勝負。施不施殺心大起，惡念頓生，右手攻向白牡丹，左手倏地一伸，五指一彈，竟然施展「岐黃毒手」，朝躺臥地上的韓劍平攻去。

「美人狐」白牡丹沒料到這魔頭竟會使出這般卑鄙的手段，不由大驚失色，一面閃身躲避，一面急聲喝道：「住手！」

施不施冷笑一聲，霍然停手，「嘿嘿」笑道：「你服氣了麼？」

白牡丹且不答話，躍至韓劍平身旁，定睛一看，發現在他週圍的地面上，現出五個深深的小洞，不問而知，必是施不施剛才五指一彈之力，同時也明白這魔頭此舉，乃是藉以威脅她就範而已。當下轉身目注施不施，厲聲叱道：「你也算是個成名人物，怎能這般卑鄙？」

施不施得意地奸笑道：「爲了報復你送給老夫的兩根『羅刹追魂刺』，老夫這般措施，又怎能算得卑鄙？」

白牡丹怒道：「暗算你的是我，你有本事

就應找我算帳，何況他已失去抵抗能力，你怎能對他下手？」

施不施搖頭笑道：「你既然對他如此關心，那麼，老夫看來，對付他和對付你便完全一樣，沒有分別的了。」

白牡丹怒道：「你若有種對付他，就該在他能動的時候施爲，這種乘人於危的勾當，也虧你做得出來，簡直把『宇內八魔』的名頭都丟光了。」

施不施獰笑道：「不管你怎麼說法，總而言之，你今天就非要乖乖聽話不可，否則休怪老夫手辣心狠！」

白牡丹暗自思忖，情知這魔頭不要臉之下，甚麼醜事都幹得出來，自己對付他的「岐黃毒手」已深感吃力，實難兼顧韓劍平的安全。

她想來想去，實在想不出半條妙策，祗好無可奈何地，悻悻的問道：「老賊！你打算怎樣？」

施不施微微一笑，道：「首先，老夫想知道那李玄老化子，現在甚麼地方？」

白牡丹聽這魔頭提起李玄來，心中不禁靈機一動，暗想：「對呀！韓劍平也許是和李玄一路的，我何不拖這魔頭一下，也許會有奇蹟出現。」

她主意已定，遂微笑道：「你尋他老人家幹麼？是不是還想吃一碗髒酒？」

「逆天魔醫」施不施勃然變色，厲聲喝道：「賤婦，你死到臨頭，還要賣弄口舌，快快回話。」

白牡丹「喲」了一聲，嬌笑道：「就算我揭了你瘡疤，也用不着生這大的氣呀！何況我就是眞的告訴你，他老人家在甚麼地方，難道你還有膽量去找舌頭吃不成？」

施不施怒喝道：「少嚕囌，你到底說是不說？」

白牡丹「格格」嬌笑道：「好好好，我就打個啞謎讓你猜一猜，你如果猜不中，可不要怪我沒告訴你。」

施不施勉强按住心中怒火，冷笑道：「老夫對於啞謎倒頗有研究，你就說來聽聽。」

白牡丹微微一笑，又故作姿態地沉吟一會，方開口笑道：「譬喻說他老人家遠走呢？」

施不施怒道：「胡說，老夫就不相信那老化子會跑到天邊去。」

白牡丹又笑道：「那麼，近呢？」

施不施聽得一怔，說道：「近在眼前？你是說……」

話猶未了，殿外陡地傳來一陣粗豪的大笑說道：「施大神醫，你這一猜，可猜着了。」

笑語聲中，祇見一個人手持枴杖，一跛一跛的走進殿來。

施不施和白牡丹乍聽之下，用不着看便知來人是誰，登時不禁一驚一喜，齊將目光移注來人身上。

驚的是施不施，喜的是白牡丹，這走進殿來之人，正是說到曹操，曹操就到的「鐵拐酒仙」李玄。

祇見他走進殿中，撐枴站在施不施丈許遠近，滿面不屑之色，冷笑連聲道：「嘿嘿！施大神醫好威風呀，好煞氣，嘿嘿嘿……」

施不施定一定神，怒喝道：「甚麼威風煞氣？少在我面前鬼扯！」

李玄怪笑一聲，道：「堂堂一個名列『宇內八魔』的施大神醫，居然勝不了一個弱質女流，又居然會施展出這般絕妙天下，見不得人的絕招，逼得對手俯首就範，豈不是威風八面，煞氣冲天之極麼？」

施不施被說得臉上一陣紅一陣白，最後鐵青着臉，强顏說道：「臨陣對敵，講究的是隨機應變，取勝第一，爲求達到目的，根本不必選擇手段，你這李老化子懂得麼？」

李玄仰面大笑道：「聽君一番謬論，勝聞十個臭屁，今日之事若然傳了出去，怕不臭遍武林，永垂後世才怪！」

施不施冷冷一笑，毫不在乎地說道：「李老化子，你的話雖然說得不錯，但可惜今日之事，却永遠不會傳出去的。」

李玄怪笑道：「好大的口氣！你吃了多少大蒜？」

施不施冷冷道：「事實如此，何用老夫吹噓？」

李玄怪眼一翻，喝道：「一個白姑娘你都奈何不了，如今再加上我老花子，哼！你是否能走出這廟門還成問題呢！」

施不施哂然道：「日牡丹賤婦乃是甕之中鼈，老夫隨時可以將她擒下，至於你這老化子麼……」

話聲一頓，眼中射出兩道怪異的光芒，注定在李玄臉上，一字一字的說道：「你自己還能夠活得多久，你恐怕要比老夫清楚得多。」

李玄似乎微微震了一震，便卽仰面狂笑道：「我老花子壽比南山，命與天齊，用不着你施大神醫關心！……」

笑聲止處，目注施不施又復怪笑問道：「你對我老花子孺慕之情如是之殷，究竟想幹甚麼？」

施不施厲聲喝道：「老夫要抽你的筋，剝你的皮！」

李玄怪笑一聲道：「我如今就站在你面前看你怎樣行這忤逆不孝之事。」

施不施「哼」了一聲 喝道：「你以爲老夫中了這賤婦的暗算，便奈何不了你麼？哼哼！老夫祇要一伸手，立刻要你吃不成午飯。」

李玄笑道：「好得很，老化子這頓午飯反正還沒有着落，就求施大神醫打發也好，免我老花子煩心。」

施不施獰笑一聲，喝道：「既然如此，老夫就讓你早幾個時辰上路便了。」

喝聲一落，右手倏地一抬，五指齊彈，施展「岐黃毒手」，發出五縷勁銳指風，挾破空之聲，射向李玄胸腹要害。

李玄枴杖一撐，身形橫飄數尺，閃避開去，大喝道：「且慢！」

施不施停手，獰聲喝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李玄怪笑道：「施大神醫醫術通神，怎不醫醫自己的腦子？」

施不施怒道：「你鬼扯甚麼？」

李玄目注施不施，沉聲道：「你的腦子患了健忘症，還不趕快醫治醫治？」

施不施「嘿嘿」冷笑道：「李老化子，你如果打算在拖延時間，等待救援的話，那你就大錯特錯，蠢得可憐了。」

李玄怪眼一瞪，喝道：「放屁！你難道忘了在『九疑魔宮』之中，喝我老化子那碗髒酒之事？」

施不施聽了李玄這話，恨得咬牙切齒，厲聲道：「老夫就是爲了此事，才不惜踏遍四極八荒，搜尋你這老化子，抽你的筋，剝你的皮！方消心頭之恨！」

李玄笑道：「好好，不過嘛……在我老化子的筋被你抽，我的皮被你剝之前，你施不施神醫似乎還有一樁事情忘記了罷？」

施不施眼皮一翻，冷笑說道：「我忘了甚麼事？」

李玄搖頭怪笑道：「我老化子說你患了健忘症，你偏不認賬，你看，這麼重要的一樁事情，你都攪忘了。」

施不施「哼」了一聲，道：「既然你的腦筋比老夫强，那你就說給老夫聽聽。」



李玄「嘖嘖」兩聲，轉頭對「美人狐」白牡丹笑道：「白姑娘，那天在『九疑魔宮』的酒席上，這位施大神醫在答應喝我老化子的一碗髒酒之前，還答應過一些甚麼，姑娘可記得嗎？」

白牡丹這才明白李玄的意思，不由芳心大喜，忙答道：「那樣有趣的妙事，賤妾怎不記得？」

李玄笑道：「那就麻煩姑娘說出來給施大神醫聽聽吧！帮助帮助他恢復失去的記憶力便了。」

白牡丹瞧了施不施一眼，學着他昔日的口吻道：「李老花子，你如果眞有辦法令我喝下這碗酒，我還要答應送一件天大的便宜……」

李玄也照昔日情況，怪笑連聲道：「是甚麼樣的便宜？快說快說！」

白牡丹勉强忍住笑容，一本正經說道：「我答應替你指定的一個人治一次病。」

李玄笑道：「那敢情謝了。」

轉對施不施笑道：「施大神醫，你聽見了沒有？這一下你總不能說你的記憶力，還沒有恢復過來了吧？」

施不施厲聲道：「就算我說過這話，但我與你仇深似海，恨高比天，你想要我替你指定的人治一次病，簡直……」

李玄雙手連搖，不讓施不施再說下去，手指白牡丹，目注施不施笑道：「喏喏喏！好在這裏還有一位證人，那一天你施大神醫還有幾句話兒，要不要白姑娘一併說來給你聽聽？」

施不施「哼」了一聲，道：「我還說過甚麼話來？」

李玄眼望白牡丹，笑道：「那天施大神醫還說過幾句話兒，姑娘可還記得？」

白牡丹點頭道：「施大神醫說的那幾句話，委實精彩絕倫，擲地有聲，眞可傳誦千古，令人聽了永遠不會忘記。」

李玄道：「那我們就表演一段相聲給施大神醫聽聽如何？」

白牡丹點頭微笑答應。

李玄怪笑一聲，道：「施大神醫，你喝了我老化子這碗酒兒之後，與我便仇深似海，恨高比天，怎會還肯替我指定之人治病呢？」

白牡丹學着施不施的口氣道：「復仇是一回事，踐約却是另一回事，你不妨問問認識『逆天魔醫』的所有豪雄，我施不施生平是否決不虛言，言出必行……」

李玄目注施不施，沉聲道：「你聽見了沒有？你如果能把吐出來的口水吞回去，我老化子無話可說，否則便要聽聽我的。」

施不施無可奈何地「哼」了一聲，悻悻道：「好罷！就算老夫說過這話，如今你要老夫替誰治病，就快說罷。」

李玄怪笑道：「不知你是裝葱還是裝蒜，此時此地，我老化子除了要替韓劍平治病之外，還有甚麼人？」

施不施望了韓劍平一眼，冷笑道：「李老化子，你擠了老夫半天，原來是想請我替他治病？嘿嘿！你這一着，却是有點多餘了。」

李玄怪眼一翻，喝道：「怎麼？你還想耍賴？」

施不施冷笑道：「老夫又不是神仙，怎能替死人治病？」

李玄怒道：「放屁！他又不會死！」

施不施冷冷笑道：「他雖然未死，但已去死不遠，此刻，他恐怕已在猛敲鬼門關的大門了。」

李玄厲聲道：「祇要他還有一口氣，你便得替我醫治他！」

施不施聳了聳肩，奸笑道：「再說，他是受傷，又不是生病，老夫祇答應過治病，却不曾答應過療傷，是麼？」

李玄勃然大怒道：「好個狡猾無耻的東西，今天不管你是治病也好，療傷也好，你若不遵守諾言，便祇有一條路可走。」

施不施「哼」了一聲，冷冷道：「老夫倒要看看你這老化子能夠拿甚麼來威脅我？」

李玄怪目一瞪，精光電射地注視着施不施，厲聲道：「你以爲我老化子此刻的功力，不足和你同歸於盡，是嗎？」

施不施聽得心頭一震，定睛瞧着李玄半晌，方才「哼」了一聲，悻悻道：「好罷，算你又贏了一次。」

右手一伸，沉聲道：「拿解藥來！」

李玄一愕，道：「甚麼解藥？」

施不施微笑道：「你這老化子裝葱還是裝蒜，此時此地，除了『九寒晶砂』的解藥以外，還要甚麼解藥？」

李玄大怒道：「放屁！放臭狗屁！我老化子要是有了解藥，還要你這蒙古大夫幹麼？」

施不施冷笑道：「李老化子好大的口氣，老夫問你，那『九寒晶砂』解藥的用法，你可知道？」

李玄一怔，隨即說道：「這個……這……個……」

施不施聳了聳肩，雙手一攤，搖頭道：「既然沒有解藥，請恕老夫愛莫能助，你趕快另請高明罷！」

李玄大喝一聲，目注施不施，厲聲道：「好！我老化子就另請高明，但你那塊『逆天魔醫』的招牌，從今以後却須扔到茅坑裏去！」

施不施怒道：「老夫又不是不肯爲韓劍平醫治，祇怪你沒有解藥，與我何干？更與我『逆天魔醫』的稱號何干？你這老化子休要逼人太甚。」

李玄「嘿嘿」冷笑道：「你連對小小一個『莫邪島主』冷威的『九寒晶砂』都束手無策，還有甚麼本領法術敢稱『逆天』？」

施不施冷笑連聲道：「老化子這樣說法，未免從門縫裏看人，把我『逆天魔醫』施不施看得扁了。」

李玄怪眼一翻，喝道：「你既有辦法，爲甚麼要推三阻四？」

施不施冷然道：「嘿！老夫醫術，可稱通神，祇不知道老化子你敢不敢讓老夫大顯神通罷了。」

李玄喝道：「有甚麼不敢？你且把辦法說出來聽聽。」

施不施慢呑呑地說道：「在沒有解藥的情形下，要救韓劍平一命不難，難就難在你們捨不得他的一身武功。」

李玄怔了一怔，說道：「啊！甚麼？你是說……」

施不施冷冷道：「不錯，老夫可以施展『疏經洩穴』大法，將他體內『九寒晶砂』的奇寒毒氣，從經穴之間洩出來，但他一身功力，便將隨之喪失殆盡了。」

李玄聽得怔了半晌，忽然怪眼一翻，注定施不施，沉聲道：「好一條借刀殺人的毒計絕招，嘿嘿，老化子就不信你沒有其他更妥善的辦法，快說。」

施不施窒了窒，道：「這……這個……」

李玄厲聲道：「你不是有一種靈藥，叫做『逆天神散』，又號『氣死閻羅續命丹』的麼？還不趕快拿出來醫治韓劍平？」

施不施勃然變色，怒道：「老夫那瓶『逆天神散』，早在『九疑魔宮』被藍啓明小賊摸去，虧你還說得出口。」

李玄笑道：「藍啓明摸你的東西與我何干？同時，我也不信你僅僅煉了這麼一瓶，給他一摸，便斷了種麼？」

施不施冷然道：「老夫當然不止煉了一瓶，但此時却偏偏沒有帶在身上。」

李玄目注施不施，厲聲問道：「在甚麼地方？」

施不施冷笑道：「祇要你老化子有種，敢隨老夫跑一趟施家堡，老夫便送你一服『逆天神散』如何？」

李玄怒道：「放屁！這裏到施家堡最快也要十天半月，韓劍平的命可不能等這麼久。」

施不施哂然道：「李老化子其蠢如牛，眞是可憐亦復可笑！」

李玄怪眼雙翻，喝道：「我老化子那一點不夠聰明？」

施不施傲然道：「祇要你敢隨老夫到施家堡去，老夫自有辦法叫韓劍平在這十天半月以內，絕對死不了便是。」

李玄略一沉吟，左右思量，決定不如先答應這魔頭，讓他將韓劍平的性命暫時保住，然後再見機行事。

主意打定，遂又怪笑一聲道：「施家堡又不是龍潭虎穴，祇要你施大神醫肯拿好酒好菜供奉我老化子，那我就陪你跑上一趟便了。」

施不施獰笑一聲，轉對白牡丹，冷冷道：「老夫膝蓋下面的兩根『羅刹追魂刺』，你還不快快過來取回去？」

白牡丹冷冷一哼，道：「那有這樣簡單，人還不曾醫好，就想舒服了麼？」

施不施大怒道：「好個賤婦，有朝一日你再落在老夫手中，不教你吃盡生死都難的苦楚，老夫這『逆天魔醫』四字便倒過來寫。」

話聲一頓，厲喝道：「把韓劍平抱到老夫面前來。」

白牡丹依言抱起韓劍平，走過去放在施不施的面前。

施不施伸手先將韓劍平小腿上受『九寒晶砂』侵入的部位略一察看，然後從懷中取出一個薄薄的狹長銀盒，打開盒蓋，但見盒中排列着十數根長短不一粗細不同的銀針。

李玄和白牡丹這時都暗自運足功力，盡聚於掌指之間，四道眼神，瞬也不瞬地盯着施不施，準備這魔頭萬一存心不善時，便立下殺手搶救。

施不施輕蔑地瞧了李玄和白牡丹一眼，便自選了一長一短兩根銀針。分握左右手中，略一閉目寧神，便迅速將左手短針，刺入韓劍平左手，「太陰肺經」的「少商」穴中。

接着，他手不停揮，展眼之間，便將韓劍平「手太陰肺經」的十一處穴道刺完，緊接着右手一落，刺入左足「湧泉」穴內，然後順着「然谷」、「太谿」……等次序，直刺到「俞府」穴。

這一道「足少陰腎經」刺完，跟着又將「任脈」「腹脈」「帶脈」……等脈刺遍，足有一盞熱茶之久，施不施方才吃力地收起銀針，拭了拭額上的汗水，抬頭對李玄道：「如今老夫施展疏經而不洩穴之法，將他體內所有的寒毒之氣，盡數疏聚於『丹田』穴中，本來老夫祇要一針下去，將『丹田』穴一洩，便立可將寒毒洩出，但這樣一來，他的功力亦隨之盡廢了……」

白牡丹急急接口道：「現在呢？」

施不施瞥了她一眼，道：「現在他的功力仍然存在，不過老夫得先把話說明，在李老化子能逃得脫性命回來以前，着他切勿妄運眞力，否則『丹田』便立刻震破，那時，休說是有老夫的『逆天神散』，便是大羅天仙下凡，也救不了他的命了。」

白牡丹吃了一驚，說道：「這樣說來，他最少在這半個月內，不能與人動手過招了，那……那……」

李玄安然笑道：「不要緊的，這座破廟甚為偏僻，相信不會有甚對頭尋求來，你休聽這魔頭的話，我老花子擔保準在半月內把他的『逆天神散』取來就是。」

施不施冷冷一哼，目注李玄，說道：「你還等些甚麼？」

李玄笑道：「啊啊！你急甚麼？難道我老化子不親眼看着他醒過來，就糊塗地跟你走不成？」

施不施「哼」了一聲，仰面不語。

就在這說話之間，祇聽韓劍平喉中發出一聲低沉的呻吟。

白牡丹這時也顧不得避甚嫌疑，忙蹲下去將韓劍平扶起，讓他盤坐在地上，急聲問道：「韓大俠，你覺得怎樣了？」

連問了幾聲，韓劍平方才吃力地睜開眼皮，目光一觸之下，登時渾身一震，「咦」了一聲，吶吶問道：「你……你……」

目光一轉，又發現李玄也在身前，不禁更為詫異地說道：「二哥，你是怎樣來的？這裏是甚麼地方？」

李玄笑道：「我是怎樣來的之事，說來話長，此刻我們是在一座離嶗山不遠的破廟之中，你現在是否覺得好些了？」

韓劍平聞言，定一定神，方待將眞力運行一試之際，施不施突然發出了「嗤」的一聲冷笑。

韓劍平愕然望去，不由一怔，道：「施朋友怎麼也在此地？並為何發出冷笑？」

李玄怪笑接口道：「施大神醫是警告你不可運行眞力，否則會有性命之憂哩！」

韓劍平一頭霧水，莫明所以地茫然問道：「為甚麼？」

李玄道：「因為你中了『莫邪島主』冷威的『九寒晶砂』暗算，命在垂危，幸虧施大神醫遵從我老化子的命令，將你暫時救活過來，此際你命雖保住，但却不能妄運眞力，故而施大神醫才及時對你發出警告。」

韓劍平這才憶起在山洞之中，替白牡丹解開穴道時的情形，心中恍然有點明白，但仍然不解地問道：「暫時救活？這是甚麼意思？」

李玄解釋道：「因為要解這『九寒晶砂』之毒，除了『莫邪島主』冷威的獨門解藥以外，便祇有施大神醫的『逆天神散』可解，但此物目前不在施大神醫身上，須我隨他同施家堡去拿，故此施大神醫遂將你體內的毒素，疏聚於『丹田』穴上，可保你在半個月內，不致有性命之憂，等我……」

韓劍平吃了一驚，急急截口道：「甚麼？二哥答應跟他到施家堡去？你和他……」

李玄搖頭止住韓劍平，微笑說道：「不要緊的，我相信一到施家堡，施大神醫便會毫不吝嗇地，便將『逆天神散』，雙手獻上的，你祇要安心在這裏等待好了。」

韓劍平劍眉微皺，正待再次開口勸阻，施不施在一旁已不耐煩地「哼」了一聲，對李玄道：「老化子，韓劍平既已醒轉，你還賴着不走幹麼？」

李玄怪笑一聲道：「走走走，施大神醫還不在前領路，更待何時？」

這時，白牡丹也已替他把「羅刹追魂刺」，用「吸星石」吸了出來，施不施遂「哼」了一聲，舉步朝殿外走去。

李玄暗用「蟻語傳音」功力對韓劍平說道：「老四儘管放心，相信你的二哥絕對不會吃虧的。」說完，鐵拐一撐，跟着「逆天魔醫」施不施出殿而去。

韓劍平眼望着李玄的背影消失在廟牆外面，默然半晌，方低低叫道：「白姑娘……」

——未完——

##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林則徐（清高宗乾隆五十年—宣宗道光三十年，西元一七八五—一八五〇）

林則徐，字少穆，清福建侯官人。道光時，累官至湖廣總督。會禁烟議起，其疏議尤為切要，遂受朝命馳赴廣州查辦禁煙。終獲鴉片二百數十萬斤，毀之於虎門海灘，中外圍觀者，對其坦然無私，讚佩不已。且知中英戰禍之難免，故一則加強粵省防務，主購置西洋船礮；一則蒐譯西國書刊，為知己知彼之計。清季師夷制夷之策，實以此為開端。鴉片戰起，謫戍伊犁，經默察熟慮，宣言俄羅斯必為中國大患。而其時朝野於此皆忽視無睹，惜哉！卒謚文忠，著有政書等。

孫會文敬撰　陳其銓拜書

陳海虹